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1



La piel del cielo

天空的皮肤

〔墨西哥〕波尼亚托夫斯卡 著

张广森 译



内容简介

《天空的皮肤》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中西葡拉美文学入选作品。该书描写一个天文学家的生活遭遇。出身卑微而性格倔强的洛伦索十分迷恋天文学，高中毕业后有幸投身天文工作，进而得以到哈佛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被安置在一个天文台工作，由于他科研业绩突出，后来被提升为另一天文台台长。但是，墨西哥社会的现实环境使得洛伦索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多半消耗在应付官僚主义和处理人际关系等日常琐事中，而他本人的“不明事理”，也使得自己很难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他工作上麻烦重重，爱情上更是一筹莫展。

本书详尽地记录了当代墨西哥的社会生活、政治背景及经济状况，其中有较专业的天文知识，又有对墨西哥当地风土人情的描写和方言土语的运用。



ISBN7-02-004041-1/I · 3073
定价：16.00元

La piel del cielo

天空的皮肤

〔墨西哥〕波尼亚托夫斯卡　著
张广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2－4219 号

Elena Poniatowska
LA PIEL DEL CIEL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空的皮肤/(墨)波尼亚托夫斯卡著;张广森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7－02－004041－1

Ⅰ.天…　Ⅱ.①波…②张…　Ⅲ.长篇小说－墨西哥－当代　Ⅳ.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3412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装帧设计:康　健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李　博

天空的皮肤

Tian Kong De Pi Fu

〔墨〕波尼亚托夫斯卡　著

张广森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16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125　插页 2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7－02－004041－1/I·3073
定价:16.00 元

1

"妈,那远处就是世界的尽头吧?"

"不是,世界没有尽头。"

"那你就说说怎么没有尽头吧。"

"我会带你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去见见世面的。"

洛伦索眼睛望着火红的晚霞听到母亲这样说道。弗洛伦西娅是他的同伴和朋友,只要一个眼神,双方就能相互理解。母亲有感于儿子话语中流露出的急切,第二天就领着他到圣拉萨罗车站买了一张半到夸乌特拉去的二等车厢的车票。

洛伦索为火车的启动而激动不已,可是,看到车厢外面的景物朝着相反的方向疾驰,他心里又充满了恐惧。电线杆子飞速

闪过，山冈为什么却一动不动？最让他揪心的还得说是那地平线，因为，他以为他们肯定会到达世界的尽头并且跟着火车一起掉进无底深渊。火车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洛伦索三番五次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就要到悬崖边儿上啦，一起都快完了。"弗洛伦西娅从儿子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对虚空的恐惧。

"别担心，洛伦索，你会看到一切又都从头开始。你会到达一个山谷，接下去又是一个山谷。过了波波和伊斯塔，还有别的山，又会出现地平线。大地像个球，而且不停地旋转，没有尽头，总是在延伸、延伸、延伸。太阳落下是转圈，是去到了别的地方，永远都不会完结。"

洛伦索一连好几个月都忘不了那次旅行。每天睡觉之前，他都要重温一遍，总想发现点儿被忽略了的细节。旅途见闻令他困惑。"妈，这么说，我所看到的只是整体的一个极小极小的部分喽。"感官的惊人局限成了他的又一块心病。"眼睛为什么不能看得更远？为什么不能看得更多？妈，这也就是说，我是个不会有多大出息的人喽。"

"过不了多久，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啦，你会在学校里得到答案的，"母亲对他说道。

弗洛伦西娅熟知地上和天上的事情，认得空中和水里的生物。"今天夜里可要盖得暖和点儿，要变天啦。你瞧，宝贝儿子，星星多密、多亮啊。"不需要学校。弗洛伦西娅从教育自己的五个子女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从未想到过大儿子会对现存的事物提出疑问。她只需要一本书，一本关于自然的书。"过来，埃米利娅，在地上画个圆圈儿。你，洛伦索，在那个圈儿上再画个圈儿。"

胡安和莱蒂西娅站在一边看热闹。

"你，胡安，告诉我，那是……"

"那是两个摞在一起的西红柿。"

"是个8字!"洛伦索喊道。

孩子们欢笑不止。随着圆圈儿、木棍儿数目的增加,点点滴滴的生活常识以及有关树龄、年轮、花粉、假借阳光点燃篝火的凸镜的故事也就逐渐扩展了开来。

弗洛伦西娅不断地进行引导。母亲像个老师似的解答着子女们提出的为什么。她在同他们戏耍的时候脸上总是沁满着汗珠。她无法漠对体内的激情、无法控制那在飘摆不定的长裙下面伴着潜藏心底的乐符不住舞动或像溪流不息奔涌的双腿。

洛伦索和胡安长得很像:同样的身躯,同样的探询眼神,同样的不知安分。埃米利娅和莱蒂西娅又是多么娇媚!如果不是因为身在庄园,她们简直都会飞上天去。堂娜特里妮一直都称她们为"小天使"。"快看,小天使们来了,"人们每次见到她们都要这么说上一句,因为她们走起路来悄无声息而且对谁都是笑脸相迎。

在圣卢卡斯,人们习惯于黎明即起。弗洛伦西娅总是在欢声笑语中打点孩子们的早餐。从一只金黄色的篮子里取出还带着热气的金黄色面包以及她亲手制作的果酱和奶酪。而那大杯的牛奶咖啡,又是多么诱人!"咱们来看看谁的咖啡胡子更漂亮,"她怀抱着最小的儿子桑迪亚戈笑着对其他几个孩子说道。大儿子和大女儿,洛伦索和埃米利娅,恨不得用眼睛将她活吞下去;接下来的两个,莱蒂西娅和胡安,更是片刻不离她的身边。早餐之后,他们一起跑进庄园去忙活自己的事情。

"只有埃米利娅和洛伦索可以到井边去提水。"

那兄妹两个每天晚上还得负责点燃蜡烛和给牛备草。埃米利娅已经学会挤奶了。洛伦索很喜欢奶水滋到桶里发出的响声,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和金环厮混。每逢他走进马棚,金环都会以难以想象的优雅姿态抬起头来用火辣辣的眼睛望着门口,期待地竖起耳朵,仿佛在询问着什么。那牲口通体似金而又

泛红,所以一度曾想叫它为“赤驹”。因为它耳朵尖儿上有一个显眼的金色小环斑,弗洛伦西娅更喜欢“金环”这个名字。

那匹马只有七岁,比洛伦索晚生三年。“我总觉得那头牲口真比特奥蒂瓦坎[①] 的金字塔还要神秘,”弗洛伦西娅说道,“咱们永远都不可能摸透它。洛伦索,那马就归你啦,把毛驴给埃米利娅。”

“好啊,好啊,埃米利娅是驴。”

弗洛伦西娅把每天早晨在园子里的活计看得如同神圣仪式一般。要想过好日子,必须把活计做好。牲畜需要照料,树木、花草也一样。世间的事情全靠自觉尽职。

阿马多每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必到无疑。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是“特纳家的长工”。没人确切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又到什么地方去睡觉,不过,他对堂娜弗洛伦西娅的耿耿忠心倒是有目共睹的。他不仅割草、捆草、清圈、慢慢腾腾和笨手笨脚地修废补残,而且还一边不慌不忙地讲述着洛伦索终生难忘的乡间奇闻轶事。

每天下午,孩子们被准许跟着阿马多去把喝不完牛奶卖掉并到浓荫密布的科约阿坎转转,因为,他对孩子们的呵护真是胜过任何一个女人。他对最小的桑迪亚戈尤其上心。小家伙正是以那种骑在他的肩头上的奇妙方式开始认识世界的。他高高地举着孩子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傲立激流的圣克里斯托瓦尔。

几年前,阿马多也正是这样将洛伦索驮在肩头给他讲述了罗马角斗士的故事。

格拉科是最优秀的角斗士、最机敏和烈性的奴隶。他向皇帝提出了要同自己的师傅比武的请求。皇帝深感意外,还从来

① 墨西哥中部前哥伦布时期最重要的城市,在今墨西哥城东北五十多公里处,是著名的墨西哥太阳神和月亮神金字塔的所在地。

都没有哪个徒弟提出过这样的挑战,不过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条件是必得那位老人愿意应战。

年轻的格拉科找到了自己的师傅。老人已经满头白发、皮松肉懈,当时正坐在一块温热的石头上沐浴着午后的阳光,高贵的脸上洋溢着沉静的深情。

"师傅,我想跟你比武。"

"孩子,你的全部本事都是我教的,为什么要跟我比?"

"因为你是惟一没被我打败过的人。"

昔日的角斗士注视了他好一会儿。

"好啊,那就比吧。"

两位武士在观众的鼓乐声响和病态期待中登场了。皇帝在他那金碧辉煌的包厢里发出了号令。人们全都焦急地伸长了脖子。较量开始了。年轻的格拉科越战越勇、越战越强,老人却是趔趔趄趄、难以招架对手的凶狠攻击。师傅的每一次磕绊都会在看台上唤起一阵女人的惊叫。洛伦索想象着角斗士的神态:身着短衫、裸露着粗壮的双腿、脚上穿着没帮的软底鞋,就跟晚上同妈妈一起在书上见到过的一模一样。师傅又一次跌倒了,格拉科竟然胆敢将他踩到脚下,赛场的四周立即响起了一片嘈杂的议论声。老人浑身是伤、血流不止,但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把徒弟掀翻在地并扼住了他的咽喉。皇帝于是宣布那位最为杰出的角斗士获得了胜利。师徒两个走出角斗场的时候,格拉科愤愤不平地说道:

"师傅,那一手你可没有教给过我啊。"

"没有,因为那是专治忘恩负义的绝活。"

弗洛伦西娅在教洛伦索辨认那些像是会跳舞的蜘蛛一样难以制伏的字母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知识也跟这个故事一样令他着迷。"一共是二十六个,记住,二十六个。"多亏了母亲,洛伦索上学后的头一年就因为具备了认字的能力和掌握了加减的规则

而成绩优异。“我没能念完小学,儿子,可不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在庄园里,弗洛伦西娅不放过任何一个施教的机会。她在地上写出一个字母:“你们说,怎么读?”在厨房里,她让孩子们盯着奶锅以便让他们明白灭菌的道理,哥哥姐姐们一看到开始冒泡就立刻争着抢着把锅从火上端下来。“快看啊,又跳舞又唱歌呢!”

到了晚上,世界会变得更加神秘莫测。弗洛伦西娅教他们辨认北斗七星、北极星、七姐妹星,教他们让烛光在墙上打出蝴蝶、蜗牛、豺狼的手影。吹肥皂泡也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肥皂泡能够飘起来是因为比空气轻,”她解释道。从这儿再到莱特兄弟① 不过也就是一步之遥而已,洛伦索正是扯着妈妈的手跨了过去。

庄园里的畜禽也成了教材。眼看着鸡雏——那个叫声滑稽、又丑又娇的小东西——几个月之后变成一只头顶着大冠子的漂亮公鸡真是不可思议。埃米利娅的毛驴则是恰好相反,蠢头蠢脑、一成不变、灰不溜秋,没法让人喜欢。不过,那只大公鸡可就有看头多了,它对待母鸡的傲慢态度给洛伦索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它突如其来地冲到母鸡的身上,而那傻东西却低头闭眼服服帖帖。它的翅膀的剧烈抖动激荡着周围的气氛,也令洛伦索产生种种遐想。每当它引颈长啼的时候,不仅会使鸡栏显示出巨大的生机,还会引逗得整个科约阿坎地区的所有公鸡全都应声而和。“咯咯咯咯,我爱帅哥,”弗洛伦西娅欣喜地附和道。那公鸡昂首阔步,简直就像一株凤凰木,它是一个花样的活物、一朵傲视苍穹的红色羽花。

奥里昂的毛丛中有时候会钻出来的那根红色肉橛也让洛伦

① 指奥维尔·莱特(1871—1948)和威尔伯·莱特(1867—1912),美国航空先驱,飞机发明家。

索好奇不止。弗洛伦西娅怀里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桑迪亚戈("这小东西越来越沉啦,"她笑着说道),总能神情自若地给各种事情作出恰当的解释,这是洛伦索在任何别的女人那儿所无法见到的。"它发情了,想把那个东西塞进母狗的肚子里去。"看到儿子关注公鸡和牧羊犬奥里昂的交合,弗洛伦西娅就告诉他:所有的生物,花草,禽兽,还有人,都是通过交合来避免灭绝的。"那是本能,儿子。"

"什么本能?"

"生命的本能。"

等到奶牛开始不停地哞哞叫唤起来了以后,他们就从堂娜特里妮那儿借来了一头牤牛,不过,爬胯的过程很快就结束了,洛伦索没能见到。或者,也许是弗洛伦西娅没有打算让他亲眼目睹。她只是打发他跟阿马多一起把钱给她的朋友堂娜特里妮送了过去。九个月后,当小白快要下犊的时候,她把大儿子和大女儿叫了过去。"你们两个去给我弄点儿水来。"

小白开始在牛圈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用蹄子刨着地面,一会儿去到门边、一会儿又回到槽头,怎么都不得安生,滚圆的肚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必须解除这一痛苦,时不时地还会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沉闷的叫声。突然,仿佛得到了号令,它走到草垛跟前、劈开了两条后腿,一定是肚子里面也有什么东西爆裂了开来,因为它一下子就蹲了下去。"没出来,"弗洛伦西娅说道。于是,她将袖子挽过胳膊肘,先是把手、紧接着是将整条胳膊伸进了血糊糊的牛肚子里。"出来吧,出来吧,"她大声地喊着使劲一拽。首先出来的是一个大脑袋,随后才是身子,细细的小腿儿贴在肚皮上,蹄甲很嫩很软。

把浑身湿乎乎的牛犊放到麦秸上以后,弗洛伦西娅的胳膊还继续在牛肚子里面和弄。那牲口一动不动,眼睛似睁似闭。她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终于找到了,接着用力一拉,拽出来了

一个红色的袋状东西，洛伦索觉得很像一条卷起来的大舌头。牛犊一动不动，尚未回过神来的小白也是木木然毫无反应。弗洛伦西娅当着儿子女儿的面儿在水桶里洗了洗手臂，只是说了一句：

“把水倒掉，再换点儿干净的。”

等到他们再回来的时候，胞衣(他们的母亲应该这样称呼那个东西)和血水全都不见了。弗洛伦西娅抚摩着脑门上有块黑斑的小白。孩子们没有吭声，突然听到母亲对牛犊说道：

“现在看你啦，站起来吧，快。”

她将牛犊拦腰抱向自己的怀里，那小家伙先跪后立，居然稳稳地站了起来。

弗洛伦西娅得意地转向自己的儿女说道：

“瞧见了吧，人得一年半才能办到的事情，牛却生下来就行。”

啊，弗洛伦西娅，你就是山的神明、水的精灵！

在随后的几天里，观看牛犊站在小白那如同天空一般护卫着自己的大肚子下面吃奶成了一大乐事。小白舔着爱子，用头撞它，撞过再舔，丰沛而温热的尿液使满是粪便的地面变成了黄色；它悠然而又一刻不停地倒嚼着装满四个胃里草料，硕大的乳房任由小牛恣意吮嘬。

圣卢卡斯的那座庄园简直就是生命的赞歌。不知是来自天空还是来自母亲的光焰使洛伦索眯缝起了眼睛。雨过之后，一股鲜草的气味儿拔地而起，苍翠欲滴的树木让他产生了一种只有母亲才会唤起的激情。洛伦索总是将雨后的大地同母亲联系在一起，从未想过大自然有时会对人类施暴而母亲却永远都不可能。

惟一能使洛伦索觉得难挨的日子就是父亲到访的时候。如果说母亲的陪伴总是让孩子们欢欣鼓舞的话，父亲的登场却会

使他们倍感拘束。他每回都是戴着手套走下租来的汽车。就连他的话语仿佛也都戴着套子,而他那很像外国人的蓝眼睛一向都是无精打采地死盯着房间里的夯实地面。

"孩子们,快过来向爸爸问好。"

弗洛伦西娅会将一把椅子搬到院子里去,那个男人是绝对不会伸手帮忙的。

堂华金·德·特纳每次前来看望他们的时候都是衣冠楚楚,同他的女人和孩子们的隔夜裤子、破旧衣衫、带泥的鞋袜恰成对照,落座的时候,还要抻抻裤腿,深怕破坏了裤线。弗洛伦西娅望着他的眼神就跟小白的一样,润泽而温柔,有时候还带有几分恳求。洛伦索讨厌那一切,讨厌那位根据天气情况或带着银柄手杖或带着黑色雨伞的呆板男人的一切。

"快跟爸爸说说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埃米利娅惯于撒娇和饶舌,几个小的因为害怕弄脏了他的衣服而不肯近前,洛伦索则是死不开口。堂华金·德·特纳几乎不屑于抬起他那也许是因为陷得太深而褪了颜色的失神眼珠看上他们一眼。"死鱼眼睛,"洛伦索心里想道。那人肯定不会在乎自己的长子不跟他讲话,因为根本就没有将其放在心上。在他的眼里,几个子女就像是一串葡萄,压根儿就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跟爸爸说再见吧。"

在被打发睡下了以后,洛伦索并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只是知道柜子里有他的衣服。"这是你爸的衬衣,"弗洛伦西娅说道。那些衣服全都被她用自己那长满老茧的农妇的双手仔细熨过。

堂华金·德·特纳同妹妹一起住在华雷斯小区,只是星期天下午才会租一辆汽车从"城里"到科约阿坎去走一趟。这已经是够屈尊的了。

对他本人、他妹妹卡耶塔娜·德·特纳、墨西哥社会而言,华金是个单身汉。他所属的阶层不承认他的婚姻,所以,他的那些子女自然也就并不存在。德·特纳家族的人绝对不会接纳非婚生子。卡耶塔娜偶尔会悄悄地跟自己的挚友卡里托提起"乡下女人",也就是华金的错误,不过,那口气倒像是在讲某种必须打针防御的疾病。华金有时是十五天、有时甚至是三个月都不露一面,弗洛伦西娅就好像怕孩子们想念似的说道:"你们的爸爸到英国参加斯托尼赫斯特学院校友会去了,"或者,"你们的爸爸到维希去洗矿泉了。"连明信片都不寄一张。对洛伦索来说真是太好啦,消息越少就越好。那个男人会使他们兄弟姐妹同母亲变得疏远起来。

尤为糟糕的是,那个男人在以自己的驾临羞辱着母亲,也许只有洛伦索能够感觉得到那种羞辱。母亲很可能不知道皮卡迪利马戏团是怎么回事,但是,她善察天象,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推断出那个男人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中心,所以也就能够摆正每件事情的位置。"咱们别把这看得那么重要,"她对喜欢夸张的埃米利娅说道,"今儿晚上你觉得大得不得了,明天就会发现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爸爸不理我,看都不看我,"埃米利娅一边捋着头发一边吼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又怎么啦?他也不理我,我也没有死掉。"在茫茫的苍穹下,一个不得娇宠的小丫头的哭闹又算得了什么?

弗洛伦西娅即便是真的需要堂华金,表面上也是没法看得出来的。她得照料子女、禽畜、庄稼,一天到晚根本就没有去思去想的空闲。每当趁还处在怀抱中的桑迪[1]在摇篮里睡觉的工夫准备开始缝缝补补的时候,都会有另外一个儿子或女儿凑到她的膝前说道:

① 桑迪为桑迪亚戈的爱称。

"妈,给我讲点儿什么吧。"

除了眼前的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让她分心,直到有一次在堂华金很久没有露面之后,洛伦索听见她对阿马多说手头的钱就要花完了。阿马多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也许是到镇上去活动过,十天后,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居然有人来问弗洛伦西娅愿不愿意到乐园影院去代卖糖果。她答应了下来,每天下午四点那场开演之前赶到那里并且还带上大儿子和大女儿帮忙打打下手。于是,洛伦索和埃米利娅的生活也就不再局限于庄园那块天堂了,而是进入到了映在银幕上的影像天地之中:那些影像对他们兄妹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将他们带入了未知的世界。一天夜里,洛伦索发觉母亲的语气中多了一种陌生的乞求意味。

"可是,你怎么能到电影院里去卖糖果呢?"堂华金责问道。

"钱不够花啊,华金,你应该明白,好多张嘴呀,我应付不了。"

"让自己的儿子挎着糖果匣子在电影院里走来走去,我无法接受。人家认出他来可怎么是好啊?"

"没人认得我们,你已经为此用尽了心思。惟一偶尔到庄园打个照面的人就是堂娜特里妮,而且还总是帮衬我们。"

"啊,对,就是那个从不摘下围裙的女人!"

"永远也都不会摘的,不过,就像小白舔牛犊一样,她能够在心里给我以安慰。"

"科约阿坎有人认识他们,弗洛伦西娅,去乐园的人很多。"

"没有华雷斯小区的,乐园是个镇级影院。"

"我不能答应。"

这时候,洛伦索听到了母亲啜泣的声音,而且是有生以来头一次。"我一定要宰了这个鬼东西,宰了他,"他气得直哆嗦。如果不是房门上了锁的话,他肯定会冲进屋去揍那家伙一顿。

2

洛伦索同乐园的放映员堂希尔维斯特雷成了朋友并被允许带着糖果匣子待在放映室里，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赶紧出去叫卖。“水果糖，口香糖，巧克力，蜜饯果脯，糖蘸花生，”他沿着过道吆喝着，以便能够尽快地钻到两排座位间的空隙中去。灯光熄灭之后，他就重新回到放映室里，放映机那吱吱啦啦的声响就成了他的催眠曲。弗洛伦西娅已经不再为影片的内容担心了，因为，如果说洛伦索起初还对情节有所关心的话，随后新的兴趣就取代了对故事的注意。在放映室里，堂希尔维斯特雷经常要倒片子：杯子里的水倒流回坛子，雨点儿朝着天空纷飞，玫瑰蜕变成花蕾，羽箭退回到弦上。洛伦索绞尽脑汁想要知道大人是不是可以再重新成为孩子。

弗洛伦西娅还把埃米利娅打发回了庄园。“乐园不是你待的地方。”镇上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年轻人根本就不进放映厅，被那个十三岁的小丫头的甜蜜眼神、口中茴芹糖的香气、比胭脂还要红艳的嘴唇、“咪咪”牌棒棒糖一样的纤腰所吸引，一个个全都手里攥着电影票嗡聚在糖果柜台的四周。“埃米利娅，你最好还是留在庄园里照看弟弟妹妹吧。”埃米利娅走了以后，有些人也跟着消踪匿迹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却依然故我。洛伦索发现自己的母亲也很招人眷顾，啊，我的美人，我那身如盛开的鲜花一般的弗洛伦西娅！因为，有一个胆大的家伙竟敢直言不讳地说道：“我想送您回家，您几点钟收摊？”弗洛伦西娅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说：“我儿子才是陪伴我的绅士。”

洛伦索不断地向堂希尔维斯特雷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光是什么？”“胶片是什么材料做的？”“放映机的镜头是怎么回事？”

这些难解之迷，憨厚的放映员就连做梦也都未曾想到过。一天下午，胶片断了，洛伦索经过修剪、粘贴，使之重又放映了起来。“什么人能够把时间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呢？”他难为着放映员。“我想学校老师一定能够吧，”放映员回答说。弗洛伦西娅反倒说得更加明白：“对我来说，时间是一种计量单位、一种计算方式，摸不着，捉不住，任何人都无法拥有。”“我想知道它到底是空气还是空间，妈，究竟是什么鬼东西啊？”她为儿子的固执深感惊异并从那固执中感觉到了他的苦恼，于是心里想道：“我的这个儿子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必须使他猛醒，为他减负，让他放松。弗洛伦西娅让儿子女儿围成圈儿一边跳舞一边跟着她学唱：“爱是肥皂泡，/色彩繁且纷，/样子很诱人；/一碰就破灭，/幻影难成真。”“梦想是海鸥，/时刻想迁徙，/远岸是栖地；/翱翔洋面上，/不怕风雷激，/敢把浪涛戏。”弗洛伦西娅有时候自己抱着桑迪，有时候又将他交给埃米利娅。尽管几个孩子围着她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她也拉着这个或那个跳上一阵，可是，她的心思却只是放在大儿子的身上。洛伦索搂着妈妈的腰身暗笑她那业已逝去了的甜美爱情幻梦：“妈，你已经不再爱爸了。”“当然爱啦，小傻瓜，怎么会不爱了呢？”“因为是肥皂泡。”“那只是歌儿罢了，孩子，不是实事。”“那么，妈，实事又怎么样呢？”“唉，儿子，实事就是眼睛看得见、伸手摸得着的一切。”“看不见但又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实事吧？”“那当然。”“可是，没法看见而且只有你和我感觉到了的，是实事吗？”“是，也是。”“我藏在心里的，也是实事？”“当然，洛伦索，那是你的实事，不过，不要告诉给任何人。”

洛伦索还小的时候，有一天下午华金骂了弗洛伦西娅，于是他就扑到母亲的怀里并且再也没有离开，甚至都不肯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而是枕着她的枕头跟她睡了一夜。“这孩子什么都懂，”弗洛伦西娅第二天对堂娜特里妮说道。打那儿以后，弗

洛伦西娅就已经再也不把他和别的几个儿女同等看待了。就连华金·德·特纳也察觉了他们母子间的紧密联系:"听我说,弗洛尔①,已经到了让那个小东西离开你的裙边的时候啦。"

弗洛伦西娅如果意识到了自己竟然介入到儿子的生活中去了的话,肯定会减少自己的影响,不过,她是个烈性的女人,确信自己永远都会同他待在一起。她同洛伦索建立起了一种超出了母子界限的关系,那是一种同华金从未有过的默契。洛伦索起小就开始取代了那个男人。是什么东西使得弗洛伦西娅变得跟华金生分而倾心于他呢? 是他那双深藏在眼窝中眼睛里的憧憬以及她弗洛伦西娅能够满足那种憧憬的实事。

弗洛伦西娅有时候也会心里发急。她没有办法解答大儿子提出的那些问题。"时间是一种幻象,洛伦索。"真的是这样吗?洛伦索于是追问道:"什么是幻象?"弗洛伦西娅回答说:"是梦。""什么是梦?""是我们睡着了以后大脑中出现的一种表象。""这么说来,我已经做过梦了。""做过,而且还有噩梦,是哭醒的。现在咱们去鸡舍吧,到了该喂的时候啦。"洛伦索真希望自己已经成了大人,以便能够紧紧地搂住她并且永远都不再放开。

堂华金·德·特纳无论是在庄园里还是在妹妹家都不是一家之主,不过脸上却显示出某种威严,亦即眉宇和深陷的眼窝间的几分沉静。堂华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就连洛伦索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凡事退避,完全置身于生活之外,无论是就其本身的心地还是就其对对手的态度而言都无法将之同圈养的公鸡进行类比。

与之相反,弗洛伦西娅却是一只斗鸡。洛伦索也会是的,当然会是。他跟那个每逢星期天都要打扮得衣冠楚楚的公子哥儿毫无共同之处。

---

① 弗洛尔是弗洛伦西娅的简称。

弗洛伦西娅最对不住五个子女的事情就是撒手而去。一天夜里,一只黑蝴蝶不知怎么飞进了卧室,十分钟后,弗洛伦西娅就断了气。堂娜特里妮是这么告诉洛伦索的。孩子们懵懵懂懂地走到床边去看她:头发披散在白色的被单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指间摆着一串令人伤感的黑色念珠。她从前压根儿就没有做过祈祷。睡觉是免不了的啦,当时的样子就像是睡着了,嘴角上还挂着微笑。洛伦索傻乎乎地求她赶快苏醒过来。接下来,人们把孩子们带出了房间。谁都没哭。天黑以后,阿马多和特里妮点起了蜡烛,单调的祈祷声绵绵地传入了孩子们的耳中。第二天,仍然没有省过味儿来的洛伦索一大早就出了屋子,一趟又一趟地在牲口棚和菜园子之间走来走去。堂娜特里妮隔着树丛喊道:"洛伦索,回来吃早点。"他没有回去。"洛伦索,回来吃午饭。"他还是没有回去。"洛伦索,回来吃点心。"阿马多出去找他。天知道阿马多在那孩子的眼睛中看到了什么,反正结果是他一个人回到了屋里。"最好还是让他一个人待着吧,"他对女邻居说道。洛伦索终于走进了厨房,堂娜特里妮什么都没问,只是把汤盘放到了桌上。

星期一早晨八点钟,五个孩子,带着一只装有他们的衣物的箱子,搭乘一辆出租车,从科约阿坎去到了城里。

他们再也没有见到过阿马多和特里妮。

洛伦索听见堂娜卡耶塔娜对厨娘蒂拉吩咐道:"你带这几个孤儿去看看他们的房间,两个丫头住一间,两个小的住一间,老大住上面的阁楼。"打从那天起,塔娜姑姑就一直都称他们为孤儿,就好像他们没爹似的。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堂华金跟从前一样冷漠,他们每天只能见到一面,不过是问个好、亲一下手而已。

“赶快收拾一下，明天去上学，”塔娜姑姑呵斥道，“多亏了表妹卡里托·埃斯坎东，我才最终让马利亚教友会接受了你们。”

让人没法忍受的不是那楼房和课间时院子里成群的孩子们，不是教士，不是学监，不是破旧的课桌，也不是肮脏的茅厕，而是塔娜姑姑那“快、麻利点儿”的吼叫，她吩咐蒂拉将四杯牛奶放到临街窗口的窗台上，每个杯子上面再摆上一片面包，以便让孩子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匆匆吃完就走。“滚吧，快，滚吧，麻利点儿，要迟到啦。”她会在最后一刻揪住桑迪亚戈的衣服领子：“你别动，给我待在这儿。”胡安和莱蒂西娅手里捏着面包落荒而逃。到了第三天，洛伦索将自己的那块面包丢进了下水道，他不想接受那个女人的任何东西。

洛伦索和埃米利娅心里憋着劲儿，从来没有问过庄园、禽畜、阿马多、堂娜特里妮、科约阿坎的事情。埃米利娅有一次去到洛伦索的阁楼怯生生地问道：“你说我的那头小毛驴会怎么样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洛伦索怒冲冲地抢白她说。埃米利娅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自从母亲去世以后还从来都没有那么哭过呢，一直哭到塔娜姑姑尖着嗓子召唤几个大的孤儿赶快下去，因为就差他们去做祈祷啦。

“上帝保佑你，马利亚，你贤惠无比，主与你同在，你是最幸运的女人，你腹中结出的果实是幸运的，耶稣……”

塔娜姑姑的唱音总是以设问的方式收束，以期让卢塞尔纳177号这个小小的社团给予回应。这个社团包括蒂拉、另外两个女仆、堂华金及其五个孤儿和塔娜的那个被控制得服服帖帖、个头很高但却几乎如同根本就不存在一样的丈夫堂马努埃尔。如果有客人应邀前来喝茶，也会立刻被邀请参加祷告。甚至连美国银行家巴克利先生也都曾经亲历过墨西哥上等家庭的这种面对瓜达卢佩圣母像和象牙十字架主仆平等的习俗。在卢塞尔纳的那幢房子里，巴克利先生的威望使得堂娜塔娜打发那五个

孩子全都站到门口去迎接并齐声高呼:“欢迎,欢迎,巴克利先生。”[1] 洛伦索觉得这种仪式是一种侮辱,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就不去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巴克利先生如此特别。

堂娜卡耶塔娜、她的丈夫和她的哥哥在吃饭的时候说法语,以避家人[2]。洛伦索和埃米利娅是惟一有资格同大人坐在一起的。“我永远都不学法语,”埃米利娅一天中午在捂着耳朵离开饭桌之前大声说道,“我讨厌法语,宁可学英语。”“你这丫头,吃饭的时候不许大叫大嚷。”“这是我妈教的。”“你得改掉这个坏习惯。只要坐到我的饭桌上,就得懂规矩。”“埃米利娅,捧戴圣体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低头?”“既然不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要低头?”“你们已经到了应该学点儿教理的时候啦。你妈把你们全都训练成了野人。”“请您别提我妈,我不理你。”埃米利娅就是不服。她妈妈习惯于席地而坐。又一次,她盘着腿坐到了客厅的地毯上,塔娜对她吼道:“这是怎么啦,你是只狗啊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有教养的女孩子绝对不会盘着腿坐在地上。”卡耶塔娜那总是紧皱着的眉头就是对侄子们的举止的责难。

“你们就跟她讲法语吧,”蒂拉在厨房规劝道,“你们会看到太太该有多高兴的。”

在学校里,神父们都是法国人,教长们更是直接来自于法国。塔娜和卡里托曾在最高级的阿曼德公司里碰到过从里昂来的校长拉维勒神父,他因为信不过绣女们的品位,正在从一大堆华美布料中挑选制作十字褡用的锦缎。

“我要亲自挑选,”他得意地说道。

埃米利娅的婀娜身影很快就从家里消失了,因为堂娜塔娜决定通过圣维森特慈善摸彩会的朋友凑份子的办法买一张到得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法文。

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去的单程车票，她的堂妹阿尔穆德娜·德·特纳可以监护那丫头学习护理。“埃米利娅，你把头发扎起来，只有下人才会披头散发地上街。”埃米利娅的头发太伤风雅，颜色很像“金环”的皮毛，在街上非常扎眼。行人和司机全都冲着她的细腰、长腿、两个苹果似的胸脯打口哨，好个漂亮妞儿啊！德·特纳家的女人怎么能够任由街头无赖戏弄呢！所以，当埃米利娅表示出有意学习护理之后，堂娜卡耶塔娜·埃斯坎东·德·特纳就想起了住在圣安东尼奥、丈夫是医生的阿尔穆德娜，觉得能把那个桀骜不驯的侄女打发到那儿去将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埃米利娅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箱子走了，披散着的长发直达腰际，既为能够离开那幢可恶的房子而高兴又为撇下弟弟妹妹而难过，不过，心里却暗怀着在美国——“成功的土地”[1]，如同老巴克利所说——混出个样儿来并且至少也得设法把最需要她照料的桑迪亚戈弄过去的希望。他可以像巴克利先生那样到银行里去谋个差事。“一定，只要小家伙到了那边，我很乐意帮他一把。”[2]银行家曾经这样答应过的。

“上帝保佑你，马利亚，你贤惠无比，主与你同在，你是最幸运的女人，你腹中结出的果实是幸运的，耶稣……”

头上长有鲜花的人是弗洛伦西娅[3] 而不是圣母马利亚。

“哥，把一块石头掷向空中，那石头直着朝前飞去，为什么会落到地上呢？”胡安问道。

“石头飞的不是直线，是抛物线，所以很快就会落下，”洛伦索回答说。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③ 西班牙语中“弗洛伦西娅”(Florencia)这个名字的词根是“鲜花”(Flor)。

“为什么会落下?”

“因为有地心引力,无论什么东西都要落下。”

“地心引力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力吗? 如果把所有别的力全都去掉,地心引力还在吗?”

“我想还在,胡安。”

“那么,石头在空中是怎么飞的? 转吗?”

“我没想过。”

“等你想明白了以后,能告诉我吗?”

“当然了,胡安。”

“净说蠢话!”塔娜插了进来,“只有你才关心什么石头不石头! 听说你跟一帮小无赖在街上玩打仗。最好还是想着教你妹妹点儿有用的东西,她正眼睁睁地盯着你们呢。来,背背乘法歌诀吧。”

看到两个哥哥倒背如流,莱蒂西娅气得赶紧用她那两只满是窝窝的可爱小手捂住了耳朵。

“若是你女儿有穿不了的衣服,就拿来让我给莱蒂西娅穿吧,你已经看到了,她可是长得有模有样的啊,”塔娜姑姑在电话里对卡里托·埃斯坎东说道。

莱蒂西娅出落得跟埃米利娅一样苗条,不过更机灵、更随和、更愿意适应环境。她生性活泼,一天到晚像个花陀螺似的不识闲儿。她黏糊人儿,整天摽着大人,人家还特别乐意,因为小家伙长得白白净净,一头鬈发,两只绿色的大眼睛。卡耶塔娜对她特别娇宠:

“谢天谢地,这个像我们。”

洛伦索也让这个最小的妹妹给迷得团团转。不管是去什么地方,小东西总是跟着他。每到吃饭的时候,她都会像个军士长似的叉着手问道:“洛伦索,你洗过手了吗? 因为,你只是在起床的时候才会洗手的。”一天早晨,洛伦索听到了一声口哨,接着,

她就像只小鸟似的扑到了他的胸前。简直就是妈妈的再世。塔娜如同黑猫一般呵斥道:“女孩子不能打口哨!”“姑姑,行行好,给我弄只金丝雀吧,这个家里就缺一只金丝雀,好姑姑!”她唱歌。她逗笑。她是兄弟姐妹中惟一会搂住姑姑的脖子不放的,大出哥哥姐姐意外的是,塔娜竟然也会把她拥到怀里。一星期后的一天,除了生菜和牛肉丸子之外,蒂拉还真的带回来了一只金丝雀。“在市场上买的,很便宜。”

老二胡安行踪诡秘,堂娜卡耶塔娜对之颇怀戒心。她不喜欢胡安,那是因为,一天晚上,在数落过他从家里偷走了三只银制烟灰碟之后,作为回答,他居然在过道的明暗交接处跳起了疯狂的舞蹈,扭曲的身影就像皮影似的映在了墙上:

该死的巫婆,
不会有好报,
少见的巫婆,
日子长不了。

洛伦索有时候也在琢磨胡安到底是怎么一个人,都在干些什么。他学习成绩很好,但却从来都不指望得到犒赏。也许是他自己犒赏自己吧,可是,又怎么犒赏的呢?他总是独来独往。兄弟姐妹中没有谁单独同他相处过,而如今,埃米利娅走了,洛伦索又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别打扰他,他得念书。”在外面,上学的时候,洛伦索只见胡安像自己一样去去来来、也像自己一样孤孤单单,时刻期待着某个匆匆迎面走来的女人就是母亲并立刻就会将自己搂进怀里。有时候,他竟然会绝望地窥视着父亲那头戴礼帽、手拄拐杖的身影并祈望他能对自己说一句“走吧,咱们回家”,可是,那位优雅的绅士却从他的身边扬长而过,现实就是现实,年轻的德·特纳只好将某个路人想象成自己的父亲。从来没人同他讲话,那些偶尔会跟着他走了一段之后又突然掉

头远去的野狗反倒更显亲切。他的弟弟是否也是这样?“你觉得孤单吗,胡安?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都干些什么?你都到什么地方去?”兄弟俩谁也不再是从前的孩子了,两个人都默默地试图向对方证明自己的自立自足。

洛伦索心里在为胡安忧虑,可是嘴里却什么也没说。他们会怎么样呢?前途如何?不谙世事的桑迪亚戈像巴儿狗似的跟着堂华金,每次都会一直把他送到载他去里兹饭店的出租车跟前;晚上,一看见他回来,就会对他说:

“爸,要拖拖鞋吗?”

桑迪寸步不离地黏着他。在他梳洗的时候,会接连地把衬衣、手镜、背带、袖扣、盛有抿头发用的半拉柠檬的小碟子递到他的手中,然后就前后左右察看是否有绿色的柠檬肉残留在他那精心摆布过的头发丝上,因为堂华金已经开始谢顶啦。“这儿,这儿,爸,你看,我这就帮你拿掉。”接下来就是伴他下楼,陪他吃早点,甚至取代忙着收拾房间的蒂拉。一年后,堂华金终于承认:“我已经有了个*贴身仆人*[①]。”他教给那孩子的惟一本事就是计算由修女绣上了蓝色名签的手帕和衬衣的数目以及认读上面那 J. de T.[②] 几个字母,de 是小写,比 J 和 T 更为精致。桑迪也能读出衬衣领子上的那 Doucet、Jeune et fils 等法文商标。每天黄昏,一听出送父亲回来的汽车马达声,他立刻就会朝门口跑去。

“你已经在这儿摇尾巴了?”堂华金开心地说道。

晚上,小家伙则要亲吻父亲的手并同时接受他的祝福。别的几个孩子根本就不露面,他们被排斥在了世界之外。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Joaquín de Tena(华金·德·特纳)的缩写字母。

3

克洛德·特维森老师发现了德·特纳兄弟的才华并将情况报告给了校长:他们不仅只消几分钟就能解出别人需要几个钟头才能解出的习题,而且还常常会提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新奇问题。

“是这样,神父,我让胡安·德·特纳分割地球,他作得非常精确,然后又问我为什么两条平行线永远不会相交。课上到半中间的时候,他举手问道:‘太阳会有终极吗?’我对他说,到那时候它就冷却了,不再发光,不再发热,而我们也会因此而死去,于是他竟然令人惊异地说道:‘老师,我觉得您对宇宙的描述是片面的,除了地球之外,还有别的太阳和行星,那上面可能也有生命。’说实话,那孩子真让我深感意外。能教这样的学生实在是件乐事。我要跟他们讲讲勒梅特教士① 的故事!老大洛伦索显得更为傲慢,不过,特别热衷于光年并独自研究了起来,那天他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道:‘我从书上看到,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以每秒三十公里或每小时一万一千公里的速度,围绕着太阳已经转了五十多亿年。’”

那位比利时籍的老师喜不自胜。遇上了两个那么聪明的学生,真是算他走运!

“您说他们叫什么来着?”拉维勒神父问道,“我要把他们的名字告诉给托马希托·布拉尼夫的父母,他们委托我替他们的儿子找几个聪明的朋友。”

---

① 勒梅特(1894—1966),比利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是现代大爆炸理论的首倡者,曾进过神学院并接受过神职。

洛伦索和胡安很想知道布拉尼夫的家里是个什么样子，因为，那孩子有辆小型电动车，可以一个人坐在上面顺着花园小径兜圈子。他们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迭戈·贝里斯塔因的客人一起被带上了餐桌，每位就餐者的背后都站有一个侍者。在人家的眼珠子底下吃饭，胡安连是什么味道都没能品得出来，他转脸冲着哥哥问道：

"你是不是要走啊？"

"我留下来看看能做点儿什么。"

小布拉尼夫耸了耸肩膀。

"你们会带我去监狱吗？"

"看来你是心里有鬼，"迭戈·贝里斯塔因插言道。他倒是显得如鱼得水。

小布拉尼夫很喜欢胡安的言谈话语。吃餐后点心——一种到嘴就化的蛋糕——的时候，他像是一位仁心王子似的问新朋友：

"你想坐我的电动车吗？"

"不想，一点儿都不刺激。"

"刺激？"

"以一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在花园里兜圈子能有什么意思？我连每小时六十公里的大货车都偷爬过了。"

托马希托惊讶地望着他。侍者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洛伦索又要了一份"黑森林"蛋糕。离开餐桌之后，胡安·德·特纳颇为勉强地爬上了那辆全墨西哥绝无仅有的红色小福特并得意洋洋地在布拉尼夫家的花园里转了起来。

托马希托偏爱胡安的反叛（这是他生活中的新内容），而迭戈·贝里斯塔因更喜欢洛伦索。这位在客厅里那么严肃、那么深沉、那么固执于自己的见解的德·特纳，玩起来以后却极尽疯狂，简直不顾死活。"你容不得别人比你强，"迭戈对他说道，"所以，

什么都不怕。"洛伦索头一次领圣体那天,塔娜姑姑、蒂拉和别的使女都提醒他要把圣饼轻轻地含在嘴里用舌头抿,如果嚼的话,嘴里就会冒出来癞蛤蟆和毒蛇。"我不仅嚼了,而且还吐出来用脚踩了又踩。"迭戈大惊失色:"真够牲口的!""他们把我给糊弄了,他们一直都在糊弄咱们,迭戈,你可以试试,什么也没冒出来。""不必啦,洛伦索,有你试过也就够了。"迭戈很不理解朋友的怨气。既然大家一起生活,哪儿来的那么大的仇呢? 他不信教义教规、不信三位一体的神奇、不信圣母受孕的说法、不信戒条的功用、不信天堂的存在。对他而言,最为难以破解的奥秘就是宇宙、就是所谓的自然现象。跟上帝本身一样,宗教的种种神话完全可能是人们的杜撰。能有什么办法使之变得合乎情理吗?

迭戈笼络住了洛伦索并且出面作保使他正式成了哥儿们中的一员。那是一个正正规规的小团伙,成员有胖子、瘦子、阔佬、穷鬼和来得最晚的那个头戴船形帽的小帅哥。除了叫花子维克托尔·奥尔蒂斯之外,其他四个——烟斗加尔西亚迭戈、大汉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矬子萨尔瓦多尔·苏尼加、时时刻刻都把妈妈做的西班牙肉饼挂在嘴上而且总是戴着顶船形帽的小胖哈维埃尔·德埃萨——全都拥戴势大威重的迭戈·贝里斯塔因以及与其形影不离的军师洛伦索·德·特纳。

没有钱不要紧,谁的手头也不宽裕,就连迭戈也去不起华人咖啡馆。洛伦索建议道:

"咱们把维克托尔·奥尔蒂斯的眼睛摘掉,让他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可怜,然后就由他伸手乞讨。"

"行行好吧,看在上帝的分上,关照关照我这可怜的残废吧。"

讨得几个小钱之后,他们就会钻进华人咖啡馆。若是走运,

黑眼窝的维克托尔·奥尔蒂斯甚至还能弄到看场电影的钱呢。不然的话,他们就在华雷斯大街上瞎闹或者钻进洛萨苏莱霍斯的桑伯恩连锁店,不过只是去卫生间罢了。一天下午,运气特好,在赶四点钟那场电影的时候,洛伦索和迭戈在过道里同时看到了一枝永锋金笔。迭戈抢先一脚将那金笔踢开,以使洛伦索没法捡到,接着,又整个身子趴了上去,洛伦索也奋力去争,结果却为时已晚,迭戈已经将那笔压在了肚子下面:

"这是我的,是我发现的,"迭戈辩解道。

"不对,你踢了一脚,不过,是我先看见的。"

迭戈得意洋洋地将那笔别到了衬衫的口袋上,可是,洛伦索趁他一不留神一把就抢了过去。

"那是我的,强盗!"

"我说,迭戈,还是让人看电影吧!"

洛伦索稍一疏忽,迭戈又重新夺了回去。洛伦索再次伸手抢走。就在他们你争我夺不亦乐乎的时候,玛丽·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①] 以最后一吻结束了全部纠葛。散场后,所有的哥儿们一起去到了迭戈的家里,洛伦索趁乱最终夺得了那枝金笔。

"喂,伙计,我是认真的哟,哎?把笔给我,你就留在这儿,"迭戈恐吓道。他比洛伦索又高又壮。

"滚你的蛋吧,我不会给你的。"

"这样的话,你可就得到房顶上去过夜喽。我要睡觉了。"

其他人眼看着迭戈将洛伦索制伏、轻而易举地扛到肩上并顺着楼梯上了房顶。

迭戈刚要入睡却听到花盆像流星似的劈里啪啦地摔到了院

① 玛丽·璧克馥(1893—1979),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均为美国著名电影明星。

子里。他满怀着怒火冲了上去。

“混蛋！你在干什么?”

“你看见喽,我输了,你也别想舒坦。”

“去你的吧,舒坦不了的是你。”

他先是堵住了洛伦索的嘴巴,接着又把他绑到了葡萄架的柱子上。

“好啦,你就这么待着吧。”

他重又回到房间躺到了床上,不过他做起了噩梦,因为想起当初扛着洛伦索登上货物楼梯的时候,如果不是死死地搂住,他的朋友差点儿就摔到楼下去了。

第二天早晨,迭戈赶紧起来去给他松绑:

“我请你吃早点。”

他吩咐厨娘准备了一份丰盛的大餐:煎鸡蛋,腊肉,豆沙,奶酪饼,甜面包,精心侍餐的何塞还端上了咖啡。“真可以啊,伙计,好一个早点!”喝完橙汁之后,洛伦索把手伸给了迭戈:

“这笔归你啦,拿着吧。”

“那笔,我要它又有何用?”

“嗨,你不要,我也不想要。”

“那就送给何塞吧。”

“我说,洛伦索,睡了一会儿没有?”迭戈很不落忍地问道。

“当然睡了,站着睡觉很舒服,你算是绑对啦。”

到了街上以后,洛伦索兴高采烈地坦白道:

“我真的过得非常之好。天空很暗,我看到了星星并逐一辨认,压根儿就没有困意。进了城之后,这还是我头一回觉得惬意。迭戈,你是不会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的。”

洛伦索动情地对他讲述了关于乘火车去看世界尽头的那深深藏在记忆中的情景。然后,他说道:

“明白了你的举动对我的意义了吧?我都好多年没有这么

快乐啦。”

“你现在回家吗?”

“回到那可怕的地方去?算了吧!最好还是出去走走。”

迭戈本想说他是因为被绑了一夜而疯了,可是洛伦索的眼神使他将到了嘴边的话语又咽了回去:那眼神炽烈得令人生畏,弗洛伦西娅去世的那天夜里,阿马多在庄园里见到的也许正是那同一种眼神。

在学校里,克洛德·特维森请求拉维勒神父委派洛伦索做自己的助手。“我不在的时候,他完全有能力代为授课。在课堂上,洛伦索和胡安那两兄弟知道得跟我一样多,甚至比我还多,神父大人,您想象不出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么多。”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拉维勒神父在学年末尾宣布头等奖给费尔南多·卡斯蒂约·特雷霍、二等奖给洛伦索·德·特纳、三等奖给那位不可一世的阔少迭戈·贝里斯塔因的时候让人们大感意外。胡安在自己的班上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本该属于他的第一的位置硬是被别人强占了过去。洛伦索愤愤不平。“真是太不像话了!奖励了不该得奖的,”他向特维森申辩道。事情不难澄清:卡斯蒂约·特雷霍的父亲是学校的赞助人之一。

“我倒是很想奖励你们,可是,我不过是一个教员而已,”特维森歉疚地说,“我保证有生之年都会以切实的行动来弥补这一不公,我会给你们以更多的关注。”

“面对这一肮脏交易,您所能做的就是这些?”胡安吼道。

“不幸得很,世上本无公正可言,不过,我可以断言,过不了几年,等到二位成了律师之后,别人肯定会折服于你们的高尚品德。”

“您这是自相矛盾!既然世上本无公正可言,又怎么会有什么折服不折服呢?”洛伦索讥讽地说。

“我想承诺的是,只要我人在墨西哥,就一定会保护你们。”

"非常感谢,我们刚刚见识过了您的保护!"胡安再一次顶了回去。

洛伦索和胡安不再相信他了。特维森终究是要回到比利时去的,到那时,他就会像弗洛伦西娅一样将他们抛弃。

没过多久,他们就让那位教师的支持经受了考验。出于对墨西哥历史的偏爱,德·特纳兄弟和迭戈·贝里斯塔因发起了一场对马克西米利亚诺[①] 的审判活动。贝里斯塔因大夫维护华雷斯的思想的激情感染了他们。所有的哥儿们,也就是恰瓦·苏尼加、哈维埃尔·德埃萨和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决定参加到马利亚会那边去充任法庭律师。反方的一个学生将替马克西米利亚诺辩护,审判现场将设在礼堂。

"那场审判不能举行,"克洛德·特维森阻止道,"你们如果执意举行,将冒会被开除的危险。"

"在课堂上,我们大家全都是拥护华雷斯的。"

"很抱歉,我想纠正一下你的说法,并非全都是。我就不是。我在课堂上已经赞扬过马克西米利亚诺的高贵品格了,他在被处决的当天说的是:'士兵们,瞄准心脏开枪。'他在望了望钟山上空的蓝天之后曾经说过:死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是很幸运的事情。诸位这么快就忘记了?"

"您这么说,因为您是比利时人,可是,我们曾在贝里斯塔因大夫的书房查对过,发现了你们讲的是假话。什么谋杀不谋杀!审判完全合法,无论如何我们要证明这一点。巴赞宣称墨西哥

① 马克西米利亚诺(1832—1867),原是奥地利大公,在不知道是墨西哥保守派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阴谋的情况下,一心以为墨西哥人民选中了自己,遂于1863年接受了墨西哥的皇位,在取得法军支持的保证之后,旋即携同妻子卡洛塔去到了墨西哥,1864年6月10日加冕称帝,史称"墨西哥第二帝国"。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法国于1867年3月撤销了对他的支持,帝国很快就被华雷斯总统领导的自由派政府的军队打败,同年5月15日马克西米利亚诺投降,6月19日被处决。

的将军们是一群不经审讯就乱杀无辜的野蛮人,可是,华雷斯一向执法如山。真希望能够公布华雷斯方面的某些公报以正视听!"

按照马利亚会的说法,墨西哥大主教堂佩拉希奥·安托尼奥·德·拉瓦斯蒂达－达瓦洛斯在做弥撒捧戴圣体的时候得到了灵启。"我刚刚看见华雷斯的灵魂跌入了地狱。"没过多久就得到了证实:华雷斯恰恰就是在捧戴圣体的那个时辰逝世的。这还不足以使迭戈及其朋友们信服吗?他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在玩火吗?小伙子们丢下特维森,转身就走了。

迭戈是个认准了之后就绝不放弃的人。他决定将审判改在位于布卡雷利大街的自家体操房里举行。一位身材魁梧的同学扮演同米拉蒙和梅希亚一起被枪决的马克西米利亚诺。迭戈、洛伦索、萨尔瓦多尔·苏尼加以及扮演贝尼托·华雷斯的贝里斯塔因大夫的激昂言辞煽起了爱国的豪情。最后,贝里斯塔因大夫散发了判词的传单,很为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而深感欣慰。

巨大的成功也得到了马利亚会方面的回应。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德·特纳兄弟、贝里斯塔因、苏尼加、德埃萨、奥尔蒂斯、伊图拉尔德和加尔西亚迭戈决定创办一份杂志并取名叫做《奋进》。这一举动得到了教师们的鼓励,因为另外有人想要同自由派的学生们分庭抗礼并把自己的刊物定名为《叹息》。

4

胡安跟学校越来越疏远,当然还有家庭。洛伦索对此毫无觉察。他们常在汽车上谈论星体发光、发热以及去塔库瓦亚天文台通过望远镜观测星空的事情,但是,三岁的差别毕竟会使他们生分。洛伦索尽管常常可以让胡安得以参与"大人们"的活

动，不过，有时候也会接到提醒："这回可不能再带你的小弟啦。"

"哥，我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今天就不跟你们一起去啦，"胡安反倒抢在了被人拒绝的前面。

"你有什么事情？"

"干活。"

的确如此，他四处为人修理收音机，是小区的百货店、面包店老板们雇请的。他挣的钱都花在什么地方了呢？天知道！他也已经不再回到卢塞尔纳去睡觉了，卡耶塔娜倒也并不怎么在意。"随他吧，已经大了，"蒂拉拍了拍洛伦索的肩膀说道。"他就在那边，别担心，小区里的人都挺喜欢他。""他不念中学啦？"洛伦索吼道。"没有比生活本身更好的学校，"蒂拉倒是很有见地。"瞧你爸有多放心啊，该管的人是他。"当然，堂华金一向都是故作不知。

洛伦索尽管早晨走的时候对堂娜卡耶塔娜恨得咬牙切齿、晚上回来的时候又满怀一天积存下来的怨气，但是，这位姑姑还是强烈地吸引着他。有一次，他曾经听到贝里斯塔因大夫这样说过："卡耶塔娜·埃斯坎东·德·特纳可是个地地道道的人物啊。"的确是个人物。这是不能不承认的。塔娜很可能也会对自己的侄子作出同样的结论。她尊重他的意见，从三年前起就一直要他陪伴自己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往来奔波，一心指望能够索回家族在莫雷洛斯州的那块于革命期间被没收了的田产。

德·特纳家族并不富有，但却过着富人般的生活。排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摆的，只是不能让人看出华金和马努埃尔的衬衣领子及袖口都是经蒂拉翻改过的，不能让人知道蒂拉已经有三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正是为此才会需要凑份子、义卖会、慈善展销、幼年朋友。"你的孩子们穿不得了的衣服能拿给我让那几个孤儿穿吗？"

卡耶塔娜和洛伦索出门办事都是乘坐电车，堂娜塔娜戴着

手套把着扶手却又丝毫不失尊严。她的另一只手里总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或拿着手杖或拿着雨伞,让那个小物件变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标志。给洛伦索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是有一天她竟用手中的雨伞使劲地敲了一下墨西哥银行经理的大写字台,只不过是因为人家没有立马站起来接待她:

"一位绅士见到女士会起立的,"她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道。

银行经理忙不迭地连声道歉。

塔娜始终保持那种高傲姿态,并且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贷款。到了通向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大街的台阶上以后,她还得意地说道:

"对待奴才,就得这样。"

对她来讲,墨西哥人分成了主子和奴才,不过,只要她愿意,一个商贩也完全可以成为主子。"高尚品德是贵族所特有的,"她时常靠在洛伦索的手臂上这样唠叨。她身上总是有着一股香粉和罗勒的味道,洛伦索很可能会将那种气味同老人联系在一起。

"洛伦索,你试试我的鞋子,能穿,是吧?"

"这是女式的,姑姑,带着跟儿呢。"

"一个小跟儿算不了什么,我马上就找鞋匠给去掉。对了,为了省点儿钱,你去找蒂拉要锤子,自己动手解决吧。上点儿油,跟新的一样。我穿鞋可是一点儿都不费。"

"可是,姑姑……这是女式的呀。"

"你会习惯的。洛伦索,跟你说吧,你还从来都没穿过这么高级的鞋呢。"

她因为洛伦索不能理解而特别恼火,于是就说让他穿是对他的特别照顾。洛伦索强忍着眼泪穿上了那双如同刑具一般的女式高腰皮鞋,所以只好总是缩着双脚并千方百计地将之藏到桌子或椅子下面去。朋友们在贝里斯塔因家里注意到了他的难

受样子,只是谁都只字未提。

迭戈跟他父亲商量:"咱们送给洛伦索一双皮鞋吧。""你别那么残忍,那将意味着咱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秘密。总有一天他会自己买的,咱们就假装什么都没看见吧。"

三年之后,塔娜姑姑非常得意地告诉侄子,多亏著名的主教辖区律师吉莱瓦尔多·穆里约帮忙,他将可以到独立法律学院去上学,然而,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对洛伦索的一大打击。

他要去的独立学院位于巴西利奥·巴迪约大街,而伙伴们就读的国立法理学院却在阿根廷大街与圣伊尔德丰索大街的交接处。这让洛伦索非常失望。"别担心,哥儿们,咱们还跟从前一样,总会有办法找到卡耶塔娜·德·特纳考虑欠周之处的,我来教你,"迭戈说道,"你的上课时间可以确保咱们有工夫在一起。你瞧,不就是每个星期的一、三、五上午八点到十一点和二、四的晚上六点到八点嘛。用不着生气,你有两个上午和三个下午没事儿,再说啦,咱们还可以在法庭相遇呢。"

洛伦索从来没有用过那么多车票。换五次车,每次二十分钱。罗马至梅里达的汽车要经过恰普尔特佩克大街才能到达最后一站中心广场。广场正在施工,因为,政府决定要让国民宫一改其洛佩斯·贝拉尔德① 笔下的那种"幼儿与顶针模样"并能尽显壮丽的风采。草地与花径、矮树与棕榈以及无数兜售裸女画片的商贩使得市中心变成了消闲和迷人的处所。洛伦索顺着阿根廷共和国大街一路走去,两边的波鲁阿书店、罗维尔托书店、帕克斯书店、鞋铺、咖啡馆、小客栈、蜡像馆以及每个街角都必不可少的书报亭一直绵延到国立法理学院的大门口。圣伊尔德丰索街上的小印刷所承印小批量的论文和讲义。一个华人小店提供着咖啡、点心和一部公用电话,电话旁边排了一长串衣着规

---

① 洛佩斯·贝拉尔德(1888—1921),墨西哥诗人。

矩、打着领带的学生。很少有人穿戴不整。“不系领带的都是下等人和外地人,”恰瓦·苏尼加说。一年级的“小崽子们”因为经受了“入学洗礼”① 而用帽子遮住被人剃光了的脑袋。

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位于被人戏称为“两个强盗护卫着的耶稣堂”的教育部旁边的顿塞莱斯街100号的初级法庭和少年法庭里面人满为患。洛伦索跟着一帮穷学生见识到了玉米饼、绿酱、红酱、奶油面包、香肠土豆、赤豆沙,这些东西都是用布罩着装在提篮里沿街叫卖的,篮子外面分别挂着盛有绿酱和红酱的小瓶子作为幌子,“真好吃,还热乎着呢!”不过,最为诱人的还得说是用牛奶加上鲜鸡蛋、香子兰和一点点雪利酒搅拌调制而成的“蛋奶”。“你看,阿波罗剧院对面是贝尔德俱乐部,你要是想进去的话,咱们就把你的手表押给边上那家小店的老板。”

要想找法官们签订协议,学生们就得到酒馆或者豪华台球厅里去找他们,洛伦索也因此而学会了打台球。“哥儿们,那是穷小子们的娱乐,”恰瓦·苏尼加对他说道。

迭戈和恰瓦迷上了菲绍及其刚刚出炉的馅饼,当然为他们服务的得是那位腰扎围裙、头系方巾的小姐,以至于使得三位戴着帽子和手套的妇人讥讽地说道:“小迭戈和小恰瓦逃学了!”

“你妈妈的这几个不通人情的妖怪朋友就不能只管自己的事情而让咱们清静一会儿吗?”恰瓦·苏尼加忿忿地说。

洛伦索有时会让朋友讨厌,因为,对迭戈来说,生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热爱生活的每一个侧面,依次是好马、汽车、女人;他也以一种洛伦索未曾体验过的便利享受着生活:在他而言,生活是个人行为,惟一要做的就是维持自我和日常冲动之间的平衡,与总是以不满的眼神望着别人的洛伦索不同,他只是关注于令人愉悦的部分。也许是他从不诉说不快吧,包括对自己

---

① 指在校生作弄刚入学的新生的恶作剧。

最好的朋友。经济上的宽裕使得年轻的贝里斯塔因以及他的家成了动力中心。在他家里,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并可以将那房间的大门向自己的朋友们敞开,使他们也得以实际分享饭厅、书房和健身设施。算是他们的幸运吧,除了那幢位于布卡莱利大街的波尔菲里奥[1] 时代的大房子之外,他们还在索奇米尔科[2] 拥有一个庄园,庄园的四周河渠与埂地纵横交错、游艇与小舟往来穿梭,另有草场、马厩、花圃、果园和一个标准的游泳池。让人艳羡的倒不是那房舍,而是里面的幸福气氛。在贝里斯塔因家里谋求一席之地并非难事,只需接受主人的坦诚、宽容以及像是仁心神祇一般接纳他们的贝里斯塔因大夫所奉献的美酒。

巴斯克人卡洛斯·贝里斯塔因,浅色眼珠、身体健康、强壮无比,热情得就像是即将开锅的牛奶,简直成了所有去他家的孩子们的父亲。有一次,洛伦索到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吃过了饭,可是,医生却执意要陪着他,小伙子心头一热竟至喉头哽咽。"再来一点儿?你吃得很少。"贝里斯塔因大夫的亲自招待使洛伦索显得与众不同,他很可能永远忘不了迭戈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时脱口而出说过的那句话:

"哦,洛伦索,你跟我爸教授先生在这儿呢。"

生活果真能够这么简单吗?贝里斯塔因大夫花钱买书及旅行以丰富和验证自己的学识。他到过希腊、意大利、埃及,甚至曾经专程到费里埃去向卢梭表示敬意。"喂,好好想想,"他总是这么说,"要得出结论、要思索、要开动脑筋。"他高举着双手:"你们要自己成为神,不要甘当某位小神的子孙。你们要读丁尼生[3],翅膀还没长硬的小伙子们,你们要把这个家当成是思想的

---

① 波尔菲里奥·迪亚斯(1830—1915)墨西哥军人、总统,在位达30年之久(1877—1880,1884—1911)。

② 墨西哥城远郊的水上花园城市。

③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

宫殿。”

洛伦索对大夫的由衷崇敬特别始于一天下午。他们当时在书房里谈起了时间问题，于是就从书架上取下了埃斯库罗斯[①]和圣奥古斯丁[②]的著作。对洛伦索来说，重新回到儿时的议题意味着休战。他已经度过了弗洛伦西娅去世的危机，如今，在贝里斯塔因大夫的引导下，又一次回到了生与死的奥秘。圣奥古斯丁这样写道：“时间是什么？谁能三言两语解释清楚？没人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时间是什么；一旦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又茫然不解。我惟一清楚的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是现实，已经不再是现实的事情因为不再是现实而成为了过去，现实是空白。”这一论断使洛伦索产生了一种几乎难以控制的快慰。“只有现实是可以衡量的，”贝里斯塔因大夫肯定地对他说道。医生对教会持批判的态度，因其迫害过伽利略和焦尔达诺·布鲁诺而被他斥之为狠心的后娘。教会四大先驱之一的圣奥古斯丁每次开口都要祈求宽恕：“我在探索，圣父啊，不是断定，我的上帝啊，保佑我吧。”他恳求万能的主允许他研究、乞请不要因为自己企图领悟而就遭到责罚。“臭不要脸的狗屁教士，臭不要脸的教会，”洛伦索嘟囔道，“我看到了彩霞，于是就预感太阳要出来。我看到的是现实，预感的是未来。太阳本身不是未来，因为已经存在；太阳出来才是未来，因为还不存在。总之，太阳出来，如果不在心里加以想象，正如这会儿我在描述的时候一样，是没法预感的。然而，我所见到的天边彩霞，尽管是太阳出来的先兆，但却不是太阳出来，同样，我心里想象的景象也不等于是太阳出来。二者都是作为现实被感知的，正是以此作为依据，才有可能预言太阳即将出来。”

---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524—前 456/455），古雅典三大悲剧作家中的首位。

②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代基督教最伟大的思想家。

圣奥古斯丁请求上帝给他答案并最终认为是时间在度量运动的进程而不是相反,不是像有人以为的那样"太阳、月亮和星辰的运动就是时间本身。"

"洛伦索,来打乒乓吧,"那叫声不仅冲进了他的耳朵而且震撼了整个书房,医生对他说道:"想去就去吧,你解放了。""不想,大夫,我更愿意同您在一起。"天上还有多少秘不可知的地方啊?他热切地想道。天空也可以像地球一样能够度量吗?地球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四方形的、三角形的、五角形的、六角形的田地。不能把天穹也分割成块块吗?如果分成四方块儿,总共可以分成多少块?同温层也能用立方米来计量吗?洛伦索在寻找着答案。贝里斯塔因不能回答,于是就重又回到了时间的问题上去并像圣奥古斯丁一样琢磨起到底是不是在现实来自于一个隐秘的处所的同时未来却变成为现实并在进而退入另一个隐秘的处所的同时从现实变成为过去。"说真的,年轻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关度量天穹的问题。"

迭戈告诉洛伦索说,一位名字叫做波尔菲里奥·巴尔瓦·哈科普的诗人写了这么两句诗:

生命正处在结束之中,
已不再是学习的时候。

洛伦索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你这是说给自己听的吧,迭戈?对我来说,惟有学习才是我的最爱。"

"超过女人?"

"不容置疑!"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尝过滋味儿。"

在索奇米尔科,迭戈眨眼的工夫就从游泳池这头潜到了那头。他爬上岸来,使劲地揉搓着自己那运动员般的胸脯和大腿。

其他人虽然也都穿着游泳衣但却不肯下水。洛伦索却不然。为了考验自己,他反复地从最高的跳台上跃入水中,竟然没有一次是"贴饼子"。他的自由泳姿势尽管大有可以改进之处,不过总是三爬两爬就能将游到自己身边的同伴摁在水里以显示自己力量。"去死吧,胆小鬼!"恰瓦·苏尼加、维克托尔·奥尔蒂斯、哈维埃尔·德埃萨全都怕他。大家都叫他莫比·迪克①。要讲较劲,洛伦索是没人敢比的。网球场上,迭戈·贝里斯塔因即便是一手叉腰也会局局都赢。骑马也一样,优雅的姿态令他卓尔不群。相反,洛伦索敢于拼命。"哪怕是死掉,"他这样说着就见太阳穴上暴起了两条青筋。迭戈的教练温贝尔托·马里莱斯上校也给其他几个哥儿们上起了骑术课。他将他们带到了野外,每个周末都会把迭戈和洛伦索要跳跃的障碍升高一点儿。"停下,停下,你疯啦,洛伦索,赶快停下吧,"迭戈央告道。没有任何挑战是他不敢面对的。其余几个朋友也就只得心甘情愿地跟在他们两个的背后了。"咱们去抢个修女吧,"在从特拉尔潘前面飞驰而过的时候,洛伦索大声喊道。马里莱斯只好无奈地眼看着那个身体在鞍子上面歪歪扭扭乱晃的疯子冒险狂奔。"宁可死掉,"他不服地说,"谁都休想胜过我。"他是个不要命的对手,死摽着迭戈,其胆量让别人望而生畏。"这小伙子早晚得出事,"这是温贝尔托·马里莱斯的结论。"你能,我就能,"洛伦索挑衅地对迭戈说道并跟着他一直奔驰到了悬崖边上。

迭戈的福特车是黑的,不过却让洛伦索想起了托马希托·布拉尼夫的那辆电动汽车。头一个星期,几个朋友实际上全都睡在了那辆车上。迭戈昂头竖耳、头发闪闪发亮,凸显于众人之中。他是司机兼车主,所以说了算。这一优越条件使他成了无可争议的头头。狼弟兄们,猎物由我挑选、时机由我决定。只有

---

① 莫比·迪克意为白鲸。

洛伦索参与他的指令而且从不像其他人那样俯首帖耳。迭戈不肯降低自己在哥儿们中的阶次。“这是自然选择,”他很想夹杂着笑声发表这一宣言。此刻;这伙年轻人正嘈嘈闹闹地驾着福特车在街上胡乱闯荡。他们在乌拉圭街遇上了警察,迭戈大声叫道:

“肏他妈!”

恰瓦·苏尼加本来长得就小,这会儿又缩了一圈:

“喂,你可是对警察骂娘了啊。”

“躲不过去啦!”迭戈刚刚说了这么一句就被两个警察逮住并带到了区政府。

“我们全都骂了,不只是他,”洛伦索说。

“那就也跟着去坐班房吧。你们是哪儿的?”

“长官先生,”他对带队的说道,“我觉得班房不适合我们,应该是卡斯塔涅达。”

那人笑了笑。

“怎么,先生,你们难道没有骂过人吗?”

“是骂过,不过,关于咱们在争论的问题嘛,适用宪法修正案的第 27 条。宪法握在共和国总统的手里,对百姓而言不过是一纸空文。您说对吗,长官?”

“骂人难道不适用于警察?”面对洛伦索的强词狡辩,那警官怯声问道。

“不适用,先生,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我们送进疯人院。”

“不行。”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疯子,就该放了我们。”

就连那位曾经通过反复重复巴尔瓦拉、塞拉连特、达里、费里奥、巴拉利普东等名字的方法来训练推演记忆的丹东① 恐怕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领袖和演说家。

也不会比洛伦索更具置人于无言以对的能力。

“算了,你们走吧,不过,请听一句忠告:你们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但是不要骂娘。”

5

洛伦索是在几年前中学毕业的时候开始吸烟的。烟雾在他的畏怯与交谈者之间拉起了一道纱幕,从而使他在面对女人的时候胆子更大一些。事实上,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甚至使他就连同异性对一下眼神都会脸红。羞赧总要表现在脸上,而放浪则会显出慌乱。有一次,他在同迭戈、恰瓦·苏尼加、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维克托尔·奥尔蒂斯以及哈维埃尔·德埃萨一起胡闹了一通之后竟然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妓院,而且还是头一个跟着那个招呼他的胖女人走的。

“过来啊,小宝贝,快到我身上来,快呀……可是,先把裤子脱掉哇,我的宝贝。”

他一下子就没有了醉意。

“快来呀,毛小子,我可不能把整个晚上都赔上。”

他的短裤缠到了鞋子,那女人将他摁在床边剥了下去。接着,她就毫无顾忌地劈开了双腿。

“上来啊,快,还等什么。”

洛伦索惊呆了。

“上来,要动,还真是个小孩子。”

洛伦索勉强干完了事,那女人吆喝道:

“现在就赶快擦擦吧,也给我点儿纸。”

那是卫生纸。

“麻利点儿,你可以走啦。”

迭戈很可能永远都忘不了他在讲述那一过程时的痛苦表情。

“听我说，伦乔①，不至于这个样子吧，谁都可能摊上那类下三滥的老太婆。”

洛伦索可能几年之内都会想起那个印象深刻的胖女人：浅黄色的眼珠上面布满了血丝，鼓鼓囊囊的肚子，分向两边以展示她那可怕的珍宝的肉松皮皱的大腿。

“还有那房间，迭戈，房间，窗帘……”

“洛伦索，你就将就将就吧。”

“真恶心，迭戈，实在是太让人恶心啦！”

接触女人就有可能传染上梅毒，这个问题困扰着那伙年轻人。他们所说的“老太婆们”成了一块心病。他们像脱了缰的马一样远离了马场。和别的必须自己设法控制肾上腺素的阔少们不同的是，他们这伙人可以求助于贝里斯塔因大夫。

“我们想见我爸，”迭戈对诊所的秘书小姐说道。那诊所离他家在布卡雷利大街的住处只有两步之遥。

贝里斯塔因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更加令人肃然起敬。

“放心地坐下吧，借用你们的说法，没有奸细。迭戈，你去把幕布放下。我给你们放几张幻灯片。”

映出来的图像让人毛骨悚然。

“请看，先生们，这就是淋病的病例。这一张是法博斯托夫氏下疳，看清楚喽，会侵蚀阴茎，确切地说是龟头。”

几个年轻人全都一动不动。

“你们再来看看肝脏，迭戈，片子没有插好，再亮一点。你们记住，这是一个干净的肝脏，先生们，而右边这个则是酒徒的，请

---

① 伦乔即洛伦索。

看好，已有硬变。”

开了灯后，贝里斯塔因大夫继续对他们说道：

“身体是你们自己的，你们可以随意处置。如果想死，再快也是慢。我不阻止，只是说说明白。你们想要家庭吗？那就自爱吧。想吸烟吗？那就毁掉自己的肺叶好啦。我把你们叫到这儿来不是想像马利亚会的人那样给你们下禁令。我只是想把真相告诉给你们。主意嘛，你们自己拿。”

沉默使他们成了共犯。

“如果有了什么麻烦，千万不要对我隐瞒，马上来找我。”

洛伦索就着烟屁股又点起了一支德尔加多。

“亲爱的洛伦索，如果我抓起一把泥土抹到这块表上，你会怎么说呢？”

“大夫，我会说您是个生番……哦，不对，不对，我会说，简直是发疯。”

“然而，和你正在对你的肺所做的相比，这块表根本就不值一提，你正在毁掉你的肺啊，你是想得肺气肿。你想知道活活憋死是什么滋味吗？”

迭戈时常去向他的父亲咨询：

“谁知道会碰上什么人呢，可别染上点儿……”

“我为你们治，不过，你们不知道有安全套吗？”

“用那玩意儿感觉不好，爸。”

那群年轻人经常去蒙特帕尔纳斯，他们将那儿戏称为蒙特妈那巴子。为了壮行，这些未来的学士、部长、议员、总统们总是先在起义者大街和恰普尔特佩克大街交汇处的一家酒馆中集合比试一下酒量。大家的穿戴全都非常考究，只有洛伦索是个例外，他无力效法被迭戈称之为“优雅仲裁”的梅罗·班达拉。迭戈本人倒是可以的，他有一件海军蓝运动衣、一件威尔士王子、一件伦敦雾以及无数件花格衬衫和从柏帛丽买的开司米毛线衫、

毛背心。他们当中,只有真正的公子哥儿佩德罗·加尔西亚迭戈可以跟贝里斯塔因有得一比:裤线笔直,皮鞋锃亮,按照卡洛斯·加德尔[①] 的样子用马卡萨尔牌子的发胶把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袖扣精致无比,一切的一切,就连雨伞也是名牌。他很在意自己正面、侧面、半侧面的形象,从头一天晚上起就对着镜子反复地照了又照,以至于让他的一位崇拜者竟然说道:"真应该站到铁宫的橱窗里去。你简直就是一个模特。""烟斗"的绰号非常贴切,因为他抽烟斗,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总是摆着红炮台牌烟丝。

佩德罗·加尔西亚迭戈跟别人一起喝酒,不过酒量不行,有一天夜里果然就出了个大洋相。"我马上回来,"他说着就走进了卫生间。他脱下了外套,但却没能将它挂起来而是丢到了脚边,没等解开裤子就尿了出来,接着又将肚子里秽物吐到了外套上面。他真的是完全醉了,拾起外套重又披到了身上,走出卫生间,还想重新坐到朋友们中间去。

"喂,这是怎么了?"苏尼加大声叫道。

维克托尔·奥尔蒂斯更富同情心,扶住他说:

"别坐啦,烟斗,我们送你回家。"

"我的车可不给他坐,"贝里斯塔因声明道。

"是你把他拉来的呀,"好心的维克托尔说道。

对胡闹和酒醉早已司空见惯了的服务员们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真还没有见过醉成这样的人。

"应该叫辆半个比索跑一趟的出租车。"

"不行,没工夫了,咱们现在就得把他弄走,"维克托尔坚持说,双手并没有放开已经站不住了的加尔西亚迭戈。

"喂,"迭戈拦住了最先过来的出租车,"能拉一下这位先生

① 卡洛斯·加德尔(1887—1935),阿根廷歌手和演员。

吗?”

“不拉。”

“给你一个比索。”

“不行。”

“那好,两个。”

“五个,还得垫上报纸。”

迭戈和洛伦索在车的后座上面铺上了报纸,维克托尔把佩德罗扶了进去。“躺着,别动,我们在后头跟着,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的。”他们发动了汽车,紧跟着出租车朝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大街与奥里萨瓦大街交汇处的一幢波尔菲里奥时代的房子驶去。大家用原本是购买到蒙特妈那巴子门票的钱付了车费,然后就叫醒了门房。

“跟你说,少爷病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别告诉老爷太太,请把水管子拉过来。”

惟一敢碰加尔西亚迭戈的奥尔蒂斯把他架到花园里的大白蜡树下。迭戈将水管子对准了朋友的身子。看到冰凉的水柱滋到佩德罗的脸上,就连睡意蒙胧的门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原以为凉水会把他激醒,结果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儿,他像一堆烂水果似的瘫在地上。

“把他搀回屋里去吧,全交给你啦。千万别让老爷太太知道。”

迭戈给了门房两个比索当做小费,那门房却在嘟囔:“少爷这是怎么了呀?”

洛伦索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头一次喝酒时所曾有过的那种怡然的感觉。同伙伴们在一起的欢乐气氛使他心中涌起了不可抑制的激情。我的伙伴们,了不起的伙伴们,多么聪明,多么善良,福祸与共,如同一家,不分彼此;他逐一地拥抱他们,而且还不住口地说东道西,墨西哥将会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他将成为

改变国运的人物,他爱自己的每一个朋友,他们个个不同凡响、绝顶聪明,苏尼加是个奇才,迭戈好得没比,伊图拉尔德是患难时的真知。他甚至还为酒杯中的泡沫大唱赞歌。蒙特妈那巴子就是生活的学堂,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能够比得上在那里度过的时光。他们跳舞,而且还会不时地拥着陪舞女郎匿迹消踪,女人如家、甜蜜的家,有什么能比女人的怀抱更温暖吗?祖籍巴斯克的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经常这样问道。

他们决定凑钱在阿特纳斯和阿布拉罕姆·贡萨莱斯街角的大楼里合租一间小小的屋子。那地方离胡利奥·安东尼奥·梅亚遇害之处很近。那个哥儿们的据点的使用率竟然完全超出了想象:左一个把钥匙给我,右一个还是把钥匙给我。"我明天上午八点要用。""真不是时候。""她只有那个点儿有空,十点钟得去上班。""把钥匙给我,我晚上十点要用。""你若是提前到了,千万别敲门。等着我出来。"如果有哪个不识趣地敲了门,得到的回答必定:"别烦人,还没完呢,真扫兴。"激情的时刻常常都会受到不期而然的门铃或从阿布拉罕姆·贡萨莱斯大街上传来的叫喊声的干扰。

凭借着自己的伶牙俐齿,恰瓦·苏尼加竟然让内政部长奥斯卡尔·莫利纳·塞雷塞多相信了他对《千年》报至关重要,接着,他又使报社的社长相信了他的伙伴们全都是潜在的天才、将会对报纸作出重大贡献。恰瓦很有逗笑的天赋和下意识的幽默。他聪慧而又迷人,随时随刻都能令朋友们开心。"好厉害的嘴巴,简直都能用他的巧舌替咱们削除手上的老茧,我真要把你带到市中心广场上去,"洛伦索笑着说道。

"哥儿们,我会比你更有出息,所以你得好好待我。"

他很快就超越了所有的人并到处施惠。他大肆夸张地向奥斯卡尔·莫利纳·塞雷塞多部长述说诗人那令人痛心的拮据处

境、拉美最优秀的作家赖以写出杰作的阁楼的惨状、前途无量的天才在猪圈似的斗室里作画的情景，有意思的是，部长居然会法外开恩。“您就救救他们吧，”苏尼加恳求道。他自己的日子也过得非常之好，天下最漂亮的女人随他摆布，他在别人连激带求的情况下讲述的艳遇情史颇讨听众的喜欢。他待人殷勤周至，不过，有着自己的风格。他把薪水全都花在了成衣店、裁缝店、鞋店、首饰店里。“用不着花在女人的身上，她们会为我的服务付费的。我可是个难得的情人啊。说真的，有个女人跟我说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一下子就不行了，那叫早泄，亲爱的。”苏尼加从小就开始在学校的厕所里偷看人家阴茎的大小。他一共给定成了四类：大的，小的，过得去的，如同没有的。对洛伦索，他从不批评，但却对他的衣着多有微词：

“哥儿们，你怎能穿这么没样的衣服呢？还穿咔叽布衣服，哪个女人会拿正眼看你呀？你不明白时式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吗？最能显示我的优雅地方就是这些线条、这件可以让人浮想联翩的运动上衣。不，伦乔，你错了，这不只是一件为人增色的商品，这件驼皮上衣表明了我的身价、为我添威，能够产生出我想要表现的审美观念。”

相比之下，加布里埃尔·伊图拉尔德的可爱之处只是能够为朋友两肋插刀，而维克托尔·奥尔蒂斯则是心地善良而且有着打扫伙伴们的盘子底儿的习惯，尽管已有发福之虞。

苏尼加为每个弟兄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知道大家仍是朋友远比见到铅字印出来的文章更让他们高兴。苏尼加毫无嫉妒之心，极口称赞每个人的长处。他为大家能够以经受得住任何考验的同志精神团结一心而感到至为欣慰，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愿意造福于每一个人。他以为，有了他那帮子出类拔萃的兄弟，《千年》编辑部一定可以成为国家的中枢。“洛伦索兄弟，你知道电讯系统的设备有多现代吗？你是喜欢科学的，可是就快落伍

喽。”

他们一伙人以为可以通过自己写的社论左右政府、泽及祖国；事情如果没能办好，那是因为官老爷们没有听从他们的忠告。既然年轻，就该无所不能，就该跻身奥林匹斯山，就该手举火把驰骋于世，而且无往而不胜。

“我这辈子都没写过文章，怎么能当记者呢？”

“再简单不过了，伦奇托[①]。编辑部里满是各行各业学未有成的人士，医生、律师、建筑师，他们在那儿找到了位置。因为是失败者，所以才当记者。你的功底远远超过那些混事的家伙们。明天我就给你一个差事。你去采访天文学家巴特·杰恩·博克，跟他说你是《千年》的记者。”

“事实上，我不是。”

“明天你就能拿到记者证，满一个月之后就到财务处去领钱吧。”

洛伦索压根儿没有想到巴特·杰恩·博克会那么有魅力，没有想到采访结束的时候他竟然会说：“年轻的哲学家，谢谢你的精彩提问。”

让洛伦索高兴的不是采访见报而是学者的表现。从那一天起，他就打定了主意：“我得学会写稿子。”旺盛的精力使他能够加班加点超时地工作，甚至还得挤出工夫替卡耶塔娜姑姑的挚友拉济维尔公主到慈悲山[②] 去典押首饰。每隔几天他都得带着公主交到他手上的俄式珠宝匣到市中心去跑一趟。半年后，公主——马努埃尔·罗梅罗·德·特雷诺斯的朋友——给了他一捆钞票，让他去把当了出去的首饰再赎回来。为了表示感谢，公主给他斟上了一杯英国茶并用法语对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洛

---

① 伦奇托系伦乔的爱称。

② 墨西哥城里最大的典当市场。

伦索发现公主的烦恼与他本人的竟是那么不同,继而不由得怀疑起人们是否都在跟自己过不去。“我想当律师难道就是为了这个,为了到慈悲山去典当首饰?”

洛伦索从不放弃自己那无比犀利的风格,以揭示、披露这种或那种看似无私的举动的真实用意为己任。他经常在报纸编辑部里看到恰瓦·苏尼加像表演杂技似的出洋相。在别人起哄叫好的时候,他却两眼注视着烟灰的散落。“哥儿们,”苏尼加常对他说,“改改你那虚无主义的态度吧,别一天到晚板着面孔,不要目中无人,应该学我的样子宽宏一点儿。”

洛伦索也像别人一样对苏尼加颇为佩服。

“洛伦索,你正在对人类犯着弥天大罪。”

“什么罪?”他冷冷地问道。

“你不快乐,你看我,哥儿们。”

他说着就拉起窗帘跳起舞来。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搂着想象中的女人的腰肢、假装同她狂吻、随着“切勿枉生为人、切勿枉生为人”的节奏跳起探戈。洛伦索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别那么较真,救世主,不值得。学学我吧,哥儿们。千万不要掉进所谓的‘良心’的那个可恶的陷阱。”

在卢塞尔纳大街的那幢房子里,没人知道洛伦索都在干些什么,谁都不管谁,宁可像堂华金那样对什么事情都不闻不问,一心守着自己的章程:一点钟去里兹小酌,七点钟做祷告,周四打桥牌,周日先是修女堂的弥撒后是卡里托·埃斯坎东家的聚餐。

塔娜姑姑突然想起要洛伦索每个周四晚上打完牌之后都把露西娅·阿兰布鲁－贡萨莱斯·帕拉福克斯送回家去。洛伦索很乐意陪着她走回位于起义者大街的家里,很喜欢她称他为亲爱的[1]。一

---

① 原文为英文。

天夜里，她请他进了屋子并将他带进了卧室。洛伦索早就从餐厅服务员科科里托那儿悟到了女人比男人更大胆，觉得女人身上都有股子疯劲儿，她们可以一头扎下去却并不知道将会跌在什么地方，好可怜的女人，真的很可怜。当露西娅以世界上最柔美的声调说出“脱了衣服，亲爱的”和接下来的“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亲爱的[①]”的时候，他立马就接受了。他怎么可能会不把自己看成是绅士呢？他也不会对她说餐馆女郎的乳房更好玩，因为他更喜欢她的，就像两只熟得恰到好处的大丫梨。

在返回卢塞尔纳的阁楼的途中，洛伦索仿佛觉得自己成了整条大街的主人，两旁的房屋全都默契地闭起了眼睛，路面随着他轻快的脚步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你是主人和老爷、主人和老爷、主人和老爷。”双腿之间的那个不安分而又非常管用的物件让那个应该是已经非常老到的女人达到了高潮。他靠着那件使自己成为了男人的利器征服了一个比他大了二十多岁的娘儿们。露西娅将会跪倒在他的面前，每次牌局将以他们俩的狂欢收场，真是个美差啊。他很想知道迭戈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会怎么说。

对洛伦索来说，发泄肉欲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现在他的确是想做爱、行奸、变成约拿[②]藏匿于那粉色巨鲸的腹中，仅仅是这个念头就已经令他心醉神迷了。于是，周四也就变成了他每个星期的最高兴奋点。然而，紧接着的周四晚上，走完两家相隔的五个街区之后，露西娅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他那勃起的部位就同他道别了：

“晚安，小伙子，希望你睡个好觉。”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约拿，《圣经·旧约》中的希伯来先知，曾因不服从神命乘船逃走，途遇风浪，被抛入海，落进大鱼腹中过了三天三夜。

这一拒绝使他深感受辱，不过她也不让他死心，有时候要、有时候又不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姑姑那“洛伦希托，快下来送露西娅回家”的喊声简直就成了仙女的轻歌。

露西娅通常都会亲热地挽着他的胳膊，而他却是在揣度着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有时候冷漠得吓人、有时候又热烈得可怕。是她在玩他，是她在奸他，而他只不过是一只公狗而已。他同时成了她的玩物、情人和儿子。在那张有着花布幔帐的床上，她像对待一个小娃娃似的摇他晃他。跟餐厅女郎科科里托惟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露西娅从不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动。“不要开灯，”她的语气极其决绝。黑暗使她变得更像是一块福地，而摸黑嬉戏则可以掩饰现实。“露西娅，露西娅，你可永远都别抛弃我啊！”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声地这么对她说道，就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从前怎么就会从未有过类似的感觉。对露西娅痴迷，为露西娅痴迷。他怎么也未曾想到自己竟会为卡耶塔娜的朋友、实际上被他看成是老太婆的女人神魂颠倒。对自己、对她们，这都是老大的不敬啊！他以露西娅为比照重新审视起了姑姑。她是什么人？她在卧室里都干些什么？那么乏味的堂马努埃尔能够让她对夜里的床笫之事满意吗？善良的蒂拉，每次回到乡下去的时候都干些什么？女人啊，多么不可理解，多么神秘难测！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待在自己的阁楼里热切地期盼着塔娜姑姑那为他开启天堂之门的高声叫喊：“洛伦希托，替我们去送送露西娅。”一听到那声呼唤，他就会疯狂地奔下楼梯，满脸通红地去到客厅，以至于堂娜卡耶塔娜免不了要说上一句：

“你瞧他，像个红苹果。”

露西娅那头野驴会对那个苹果咬上一口呢，还是不加犒赏地打发回来？一天晚上，洛伦索决定采取主动。露西娅刚刚打开房门准备要说再见，他就把腿伸进了门内。

“听我说，小宝贝……”

还在过道里,没等上楼,洛伦索就扑到了她的身上,而她呢,兴奋地高声笑了起来,微微地张着嘴巴,缓移身躯摆出了迎就的姿势。洛伦索想起了迭戈的忠告:"对她们,你得硬点儿。她们嘴上可能说不,可是心里却是乐不可支呢。"臭不要脸的老太婆们,臭不要脸的露西娅。那天夜里,他可是玩了个够,他说怎么就怎么:他随心所欲地摆布着她,甚至还开了灯、看见了她那赤裸着的身躯。她那丰满的乳房像是两个滴着蜜汁的鲜果,她的躯体显得特别匀称和柔美,比科科里托更为漂亮。这个女人,连同她那略显松弛的腋窝和渴望着爱抚的腿根,简直就像是大地的本身。她用双手把脸捂了起来,他忘情地注视着她、抚摩着她,根本不去理睬她的绝望挣扎。多美呀,我的上帝,多美。她自己越是不肯相信就越加能够激起别人的占有欲望。傻瓜,小傻瓜,漂亮的小傻瓜,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景致,你就是伊斯塔克西瓦特尔、波波卡特佩特尔、奥里萨瓦峰、托卢卡雪山,你是满盈蜜汁的火山湖,你是晶莹的黑葡萄。任何一个五十岁的女人都不再应该会为袒露自己的身体而害羞了,他则是将那躯体当成了久盼骤至的甘霖。露西娅从眼神中看到了他的倾倒,那个乳臭未消的毛头小子使她恢复了自信。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可比的对象吧,那就太好啦,他会因此而更加火热,而她呢,知道应该怎样火上浇油、怎样让火不熄、怎样使他倾心。露西娅原想自己确定游戏规则,但是,不行,还是让他确定吧,由他自便,自己只是应该抓牢他的身躯、他那宽实的肩膀、他那号令的天赋、他那脑后的鬈发、他那眼中的智慧、他那火辣辣的激情,尤其是他那从未有人质疑过的果敢精神。自打成年之后,她还是头一回没有为自己在男人面前展露裸体而有害羞的感觉。"洛伦索本该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她动情地想道。只有他才配使她血染大腿。还够紧吗?情人的狂放和他那直至脚跟都在颤动的大腿已经作出了说明。他已经使她脱离了自己的躯壳。真是个既温柔

又狂暴的男人。她认识的男人中确实有不顾一切的,不过,像这个毛孩子的,一个都没有。在她的心目中,堂娜卡耶塔娜也因为有了这么个亲戚而身价倍增。

6

露西娅记载在记事本上的活动令洛伦索大为震惊,她本人所说的财务①,在他看来,全都是不可思议的。她在市中心的顿塞莱斯和伊莎贝尔女王两条街上有好几处出租房产②,她的经纪人③负责收取租金以确保她每年都能有三四次机会到西班牙去同阿尔丰索十三④ 发展友情。她家里到处都是西班牙要人的画像,洛伦索差点儿一股脑儿全给掀掉。尽管习惯的惰性使得带有“赠亲爱的露西娅”题词并镶在银框里的阿尔丰索十三的照片依然原封未动地摆在钢琴上,此刻她已经不再是完全围绕着“王室”过日子了。为了能同国王合拍,她经常出入阿尔曼德宫以展示专为马德里的东宫准备的而且是不能重样的服饰⑤。国王、王后、王子、公主以及整个宫廷以前的服饰全都是由她提供的。这些需要更新或淘汰。展示会始于伊丽莎白女王⑥ 号船上。从第一天晚上起,船长就邀她共同进餐。与此同时,她也时常把欧洲的外交官们请到家里做客,这些人行踪无定,说不准什么时候也有可能被请进宫去,这样一来也就会提起她,说她本人像个女王,说她的客厅在墨西哥是独一无二的。

露西娅从不挥霍,不过,每个月总得请几次客。为了节省雇

①②③⑤ 原文为法文。

④ 阿尔丰索十三(1886—1941),西班牙国王(1886—1931)。

⑥ 原文为英文。

人的开销,她经常向塔娜求助:"星期五我想为英国大使开个酒会,莱蒂西娅能不能过来帮帮我?那可是让她结识要人的大好机会啊。"同样的话,她也会说给别的朋友。莱蒂西娅盛装打扮扭着腰身应召而去,回来之后却对洛伦索说露西娅抠门儿得要命。"居然用芹菜三明治招待外交官,"她不屑地说。不许自己的同胞用银盘子。奥尔德帕尔威士忌专供外交官们。给墨西哥人喝的是一种用大玻璃罐子装着的、难以入口东西。莱蒂西娅、艾尔西埃、伊内丝、孔奇娅和梅尔赛德丝躲在厨房里,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把大学俱乐部的大厨两个钟头前送来的薄如纸片的夹肉面包和《环球》"专为外交官们准备的"小点心[①] 填进了自己的肚子里。那一天,露西娅以自己的表演、皮肤上和头发上的金色箔片让人们大为开眼。"你真是越活越年轻,可有什么秘诀?"人们走过她身边的时候说道。她不时地发现洛伦索会用润泽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大腿,有时候又是她自己去追寻那目光。在大庭广众之下,洛伦索觉得很无聊,那种聚会的惟一意义在于两个人共同期望的最终收场:做爱。"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光啊?"人们谈论起了法贝热[②] 的精美复活节彩蛋,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彩蛋。在墨西哥,人们收藏用琉璃石、彩黄晶、蛇纹岩、绿松石、缟玛瑙等亚宝石制成的石蛋。没有蛋白石的,蛋白石会招来厄运。为什么对蛋那么专注呢?阿纳斯塔西娅[③] 的命运是另一个议论不完的话题。人们把沙皇二字挂在了嘴上。《村中圣母瓜达卢佩》画像的年代及其经科学验证的真实性则是墨西哥话题。为使他们尽快离去,洛伦索侍立于门边分发着皮围脖、黑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法贝热(1846—1920),俄国著名金银珠宝首饰匠人。

③ 阿纳斯塔西娅(1901—1918),俄国女大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幼女,可能与其近亲一起被处死,但后来常有人出来自称是阿纳斯塔西娅并要求继承罗曼诺夫王朝存在瑞士银行的财产。

大衣、帽子、银柄或象牙柄手杖、哈罗德雨伞。莱蒂西娅常常会趁便掐他一把。每当人们对露西娅说"你的助手模样真帅"的时候，她都会紧张地回答："他是德·特纳家的，卡耶塔娜的侄子，你想象不到，真的特别讨人喜欢。"洛伦索如果是当场听见她这么说的话，肯定会就地将她掐死。后来，莱蒂西娅绘声绘色地把情况讲给他听，特别可爱，听见了吗，特别特别可爱，于是，他就追着赶着要打她。

就像科莱特对吉吉[1]一样，露西娅向洛伦索传授着有关衣着的作用、带瑕疵和不带瑕疵的祖母绿的成色、香水的品质的常识。洛伦索的梦想就是什么时候能够给她买上一瓶爱尔兰的莎莉玛尔香水。与此同时，他陪她洗澡：浴盆里热气腾腾，满是肥皂泡、爽身液、润肤剂。"我为自己做最大的投资，"她常说，"自己不管，谁还会管？"她对自己绝不吝啬。洛伦索为她搓背："喂，别那么重。"他精心地为她擦干肢体的每一个部位，特别是双腿的交叉处。他给她披上浴衣[2]、看着她在耳后、胸前、右腕、臂弯喷洒香水。露西娅在抹润肤油的时候，是多么投入地抚摩着自己的那两条长腿啊！"我这是为了你呀，亲爱的，这是属于你的，心肝儿，"她总是这么悄声地说道。

尽管迭戈肯定会对朋友的艳遇大为惊异，可是洛伦索却没有向他坦白。那样做不符合他的绅士原则。再说了，不急着说出去也让他心里踏实。他可以毫无顾忌地重新回到学习这件至为重要的事情上去。"最近几个月里，没怎么常见你到书房里来了嘛，"贝里斯塔因大夫说道。洛伦索尽管才十七岁，还是满脸涨得通红："事务所里活儿很多。"这是事实。不过，他没有对贝

---

① 科莱特(1873—1954)，法国杰出女作家。"吉吉"是她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② 原文为法文。

里斯塔因大夫说的是他有多么讨厌跨进顿塞莱斯大街的那些法庭，多么讨厌那些胡乱丢到街上的器物。在人行道上接收那些四脚朝天的家具和缺这少那的椅子可真不是个滋味儿。展示人间苦难竟成了他的工作，真是天大的不幸！

逼迁事件使洛伦索对那些房主们更加恨之入骨。一群老鼠。"别再让我去干逼迁的事情啦，我拒绝接受，宁可辞职，"他在办公室里宣布道。人家了解他的脾气，也是为了避免听他对资产阶级的严词抨击，所以也就不再派给他执行判决的差事。走进墨西哥城下层人民居住的最为破败地区的黑咕隆咚的屋子里，命令一个未审先败、未判先输、从跨进商店大门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命运的女人退还缝纫机：律师老爷们是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赊销员早就非常清楚她是根本无力付款的，因为，看看顾客的外表就能知道他的经济状况。执行收回判决那天，他，洛伦索·德·特纳，必须面对的是一个失去那架机器就将失去重心的女人。这就是文明社会、墨西哥社会，所以，这位年轻人从那一刻起就开始厌恶律师事务所、厌恶毫无公道可言的墨西哥司法观念。

有趣的是，如果有什么人再去看看那位负了债的女人的话，一定会发现她还在使用着那同一架机器，是洛伦索结清了债务，如果他有能力帮她脱离那个狗窝的话，他也肯定会那么做的，她真想建议露西娅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怀疑他的情人会为此而舍弃收集那些据称很有纪念意义的盒盒、勺勺、大象、青蛙、舞会玫瑰之类的宝贝的癖好。

"真是无懈可击的借口。事实上，富人们聚敛财富时用的是同一个托词：'我这是为了儿女。'"

"你有父亲的呀，洛伦索。"

"我是个特例。我也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去向何处。我只靠自己、只遵从自己定下的规矩。当然，这样说也许不很确切，

心爱的露西娅啊,因为现在我听你的。"

"没有办法,她就是这个样子,"洛伦索一边列数着她的那些只要是见了面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的毛病一边这样心里想道。那个任他揉搓和作践的女人是他的寄托与解脱。通过她,确切地说是她的肉体,他才能够得以尽显自己的阳刚之气,然而,过后则会感到困惑、自责并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却又并不希望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他会考虑自己同露西娅的关系的,因为,生活中,他所看重的毕竟不是儿女情长而是实现理想,尽管眼下同她的来往使他一头栽进了感性的世界、掉入了无法挣脱的漩涡。他正处于危机关头,很不理智地将自己奉献给了那个女人。

他也曾闪过同贝里斯塔因大夫推心置腹地谈谈的念头,问问他,大夫,我该怎么办,我在堕落,大夫,我爱这个女人,爱得发狂。或者,以一种与大夫的年龄和经验更相符合的理性及反思的语气对他说,他,洛伦索,非常清楚自己成了人家的泄欲工具,请原谅这个用词,大夫,如果有什么灵丹妙药或者类似于给士兵们吃的那种东西,就请能够足量地给他开上一剂,还有,他,贝里斯塔因,是否能够说得清楚,这种现象,我是说,这种激情,我是说,迷恋,当然是对露西娅喽,到底会持续多久,我很明白,不会是一辈子的,肯定不会,所以,倘若,他,卡洛斯·贝里斯塔因,知道有什么办法,务必请您说出来,以便让我缓解强烈的性欲并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一天夜里,洛伦索问露西娅怎么见不到在她家里干活的菲利帕了。那姑娘还太小,出来干活是为了养活一大串弟弟妹妹。

"让我辞掉了,她偷了我一个别针,那可是镶了两颗蓝宝石和两颗钻石的呀,"露西娅说。

"不可能。你找过了吗?"

"找遍了每一个地方,宝贝儿,床底下、客厅里、厨房和仆人

房。再说了,我有证据是她干的。"

"什么证据?"

"她不停地哆嗦,哭得鼻涕眼泪的,让人见了都恶心。没干亏心事儿就不会变成那个样子。她本来长得黑黑的,我一说叫警察,立刻就都变白了……"

"露西娅,你和我,咱们一起再找找。这件事情,你办得很不好。"

"好的,亲爱的,[1] 不过,再说一遍,我确信,宝贝儿,确信……我确信,哎?确信。[2]最让我难过的是,那件首饰,是我在马德里的时候,阿尔布凯尔凯公爵送的。"

洛伦索掀了所有的地毯、翻了每个衣柜和衣橱。打开第三个抽屉以后,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别针。

"瞧瞧你那被偷了的别针吧。"

"真是太好啦,亲爱的,只有你才找得到。"

"你应该去把菲利帕找回来。"

"说什么呀,小东西?你疯啦?"

"露西娅,如果不把事情摆平,尽管我非常爱你,还是不会再回来见你的。"

那天夜里,他们没有做爱。第二天、第三天也都没有,尽管洛伦索差点儿失言、冲向起义者大街。第四天,露西娅用散发着香味儿的信封给他留了一个纸条,纸条上以圣心学校学生特有的细细笔体写道:"我尽了一切可能想要找到菲利帕,可是她成了威尔斯[3] 笔下的人物,消失不见了。亲爱的。露西娅。"周四,他的情人照常去玩牌了,他原打算在塔娜姑姑呼唤"洛伦希托"的时候假装听不见,结果却还是战战兢兢地下楼去送她了。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③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以科幻小说著称。

她告诉他说,她穿上自己最旧的衣服跑遍了七十七个贫民窟也没能找到那个姑娘。洛伦索却说:既然雇用了人家,那就接着找吧。到了门口之后,露西娅请他进去,来吧,亲爱的,别演戏啦。他咬着嘴唇说了声不,然后就流着眼泪愤然而去。接下来的周四也是一样,露西娅不厌其详地讲了自己在格雷罗区的奔波。"为了你,我出尽了洋相,我的心肝儿啊,全是为了你,忘了那个走运的小蹄子吧。看来是让鬼给逮去了。行啦,进屋吧,亲爱的,你都看见了,我已经尽了人力之所能及,说真的,这很可笑①。"不过,洛伦索没有进去,而且永远都不会再进去了。进去就意味着是对母亲的背叛。

他重又回到了伙伴们的中间。每当特别思念露西娅的时候,他就去找科科里托。一天中午吃过饭后,塔娜姑姑告诉他说露西娅突然去了西班牙。

"每次遇到烦心事儿的时候她都是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

一个电话震撼了德·特纳家族:"露西娅·阿兰布鲁-贡萨莱斯·帕拉福克斯小姐被人杀了。"卡耶塔娜哆哆嗦嗦地吩咐自己的侄子:

"快到起义者大街去,我一直觉得她在西班牙,肯定是搞错了。你干吗傻呵呵地待在那儿呀?打听到了什么情况,就赶紧回来。"

一大群人使洛伦索无法进入起义者大街18号去核实那一消息。他慌乱中从人们的只言片语里大致弄清了案情。日夜亮着的灯光引起了扫街工人阿尔卡迪奥·迪亚斯穆尼奥斯的注意,于是他就爬上了阳台,结果透过脏乎乎的窗户看到钢琴旁边有一个仿佛还在蠕动着的长形黑色物体。地上有一块油污。他闻

① 原文为英文。

到了一股死尸的臭味，据他说，这会儿整个街区都能闻到那种气味。“错不了，我可知道！”那幢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人应铃开门啦。去到跟前之后，马上看到有大肚子绿豆蝇从门缝里飞进飞出。所以，他就报了警。“那房子里面有点儿怪，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垃圾腐烂的事情。”过了一个钟头，安全部的侦探埃弗伦·贝尼特斯和刑侦局局长阿尔弗雷多·桑托斯来到这儿。为了能够进去，还不得不打碎了一块玻璃。“真可怕，没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了，多好的一个人呐！”“听说是个单身女人！”“他们已经在里面待了很久啦，亲属也都进去了。”

一个女人走到洛伦索跟前问道：“您是亲属吗？跟刚才进去的人有点儿像。”

洛伦索努力保持着镇静并凭着《千年》的证件跟着别人一起走了进去。他记起了被露西娅称之为“灰色景观”的法式陈设并头一次观察了一遍整个房间，因为，露西娅活着的时候，惟一重要的是她的身体。他一向觉得她家跟塔娜姑姑、姬姬·奥尔瓦尼亚诺斯、托莉塔·林孔·加亚尔多、咪咪·克雷埃尔等人的家没什么不同，同样是普埃布拉产的家具、梨木和苹果木椅子、殖民时期的镜子、法印公司的瓷器、出自卡瑟伍德之手的高雅木刻村舍风景。一片狼藉，对，洛伦索确实注意到了：各种物品散乱地丢弃在地毯上面，衣柜敞着，披肩和手袋摊着，抽屉开着，珠宝亮着；一枚镶着不下十二克拉重的大钻石的戒指，不过，钻石是假的；一颗用棉纸包着的祖母绿，跟那钻石一样，也是假的；装有珍珠的纸盒子，镶有闪闪发亮的宝石的手镯。他想起露西娅说过：“这是假货，我亲爱的，[1] 我用的东西看起来贵重，其实不值钱。我的高贵仪表可以以假乱真。我能使物增值，亲爱的。我去马德里时用的全都存在银行里。在墨西哥，人们特土，分不出真

① 原文为法文。

假。墨西哥人是最容易糊弄的啦。"

按照她的说法,上帝给了她以超出常人的智慧,她必须运用那智慧帮助阿尔丰索十三复位,为此,她还写了无数封如今已经毫无用处了的信函。有一封信是写给她的律师的,信中满是对慈悲山的抱怨:"我完全可以跟他们闹个天翻地覆。我有许多在新闻界很有影响的朋友……"她很想收回一年前抵押的、逾期未赎的雕花立橱。特别显眼的是一位名字叫做米盖尔·马瓦德·托瓦林的照片扩印公司经理用绿色墨水留下的字条:"未遇,甚憾。明日十至十二时再来造访。"据刑侦局专家分析,应该是写于案发的前一天。

"这将是今年的头号大新闻,"洛伦索听到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他说不出话来,像个幽灵似的跟在同事们的背后。透过客厅门上的玻璃,可以看到"仰面平卧"的尸体摆在钢琴旁边离琴凳不远的地方。那是侦探的意思。打开房门看到一大群肥肥大大的绿豆蝇笨拙地在尸体上面嗡嗡飞舞,人们立刻全都惊恐地收住了脚步。那尸体似乎也在蠕动,因为苍蝇已经钻到黑绸衬裙下面去了。两个对折着的四角被燎过的被单遮住了她的面部。尸体张着双臂,一只手上戴着旧手套,手套的指尖已经有了破洞,另一只裸露着的手上戴着一枚镌有族徽的戒指[①]。"亲爱的,我一向都是戴着手套看《环球》,报纸太脏。"

侦探揭去了罩在尸体脸上的被单,人群发出一片"哦"声。白花花的成团蝇蛆咕咕容容,黑色、红色的蛆蛹窸窸窣窣纷落的声音让人刻骨铭心。还有更为瘆人的景象在等待着他们:一缕阳光恰好照在了她下颌的金牙上。惟一还能辨认得出的只有那飘散在布哈拉地毯上的头发。

"至少是死了一个月啦,"侦探说道。

---

① 原文为法文。

洛伦索真想用一块单子将那尸体罩住，有人死在了街上不都是要遮起来的吗？露西娅此刻却是躺在众目睽睽之下啊。

“但愿她在遇害的时候没有受罪，”侦探听见洛伦索的话之后不由得为之一愣，于是就不解地瞄了他一眼。

“您认识她，对吧？”侦探见他脸色难看，脱口问道。

洛伦索以抽泣做了回答。

“小伙子，最好还是到旁边去镇静一下吧，您不具备当‘罪案’记者的肠胃。”

洛伦索整整地走了一天，心里反复默念着：“是我杀了她，是我杀了她。”他如果不离开露西娅，她肯定还活着。他一直走到了深夜，尸体总是浮现在他的眼前、平着压在他的肚子上面。那尸体伴着他上了床。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团垃圾的黑色丝袜，他曾亲眼看着一点一点儿地套到她的大腿上。每迈出去的一步都会在他的脑海中引发出“是我杀了她、是我杀了她”的回应，直至令他丧失了理智。“她是一个不同凡响的小疯子，是我杀了她，有好多次我都动过杀了她的念头，我恨她，甚至希望她死掉。我不该对她说长道短。如果继续同她来往，我肯定会杀了她的，所以，理所当然是我杀了她。她根本就没有去西班牙，哪儿都没去，她茹苦自闭，想为我照一张相片，可悲的露西娅，我不该指责她，可怜的女人，太轻率，太荒唐，小气鬼，寄生虫。”

洛伦索一直走得脚疼腿酸，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走了有多少公里。他昏头昏脑地回到卢塞尔纳大街上那幢同露西娅的家非常相似的房子里并立即上了阁楼。他倒头便睡，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他早早地就走了出去，不想看见家里的人。第三天，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大家正在议论那件可怕的事情，塔娜姑姑大声地对他说道：

“洛伦索，是你吗？快过来，我们正在客厅里看报纸呢。《环球》报道得最详细。”

“已经知道是谁杀了她的啦，”姑夫马努埃尔说，“正在通缉一个叫做米盖尔·马瓦德·托瓦林的人。”

“她的私生活是咱们谁都没有怀疑过的。真让人不敢相信！那么体面……”华金附和道。

“那得看怎么说啦。高贵人家常有这种事情，”塔娜尖刻地接过话茬儿，“在波尔菲里奥·迪亚斯当政的时候，她是墨西哥的大美人之一，她的美貌倾倒了整个百年舞会①。”

“百年舞会？”洛伦索惊异地问道。

“对，她年纪跟我一样。我也在那次舞会上出过风头，堂波尔菲里奥还在我的舞票上签了名呢。”

“尽管长得漂亮，人也聪明，可是，喜怒无常的脾气、荒诞古怪的举止和不合时宜的言谈最终还是使她连嫁都嫁不出去。没有一个小伙子敢娶她，”堂华金固执地说。

“露西娅本来是个很好的对象，当初你如果愿意，如今这几个孤儿也就有妈啦。就是因为等你，露西娅才白白地看着青春逝去、转眼就到了五十。这应该是她临死时的岁数。”

洛伦索情不自禁地捂起了耳朵，可是却无法避免谈话的只言片语犹如利箭一般刺痛着他的心。

“人人都想成为她那路易十五沙龙的座上宾。”

“有传言说露西娅可能是西班牙国王的秘书，因为她曾多次拜见过阿尔丰索十三并以其热情使之大受感动。所以才接二连三地往马德里跑！”

“她恨共和党人，宣称跟他们势不两立并千方百计地要将他们逐出所有的社交场所。”

“她完全失去了理智，”堂华金再次插言，“有点儿歇斯底里。胡利奥·阿尔瓦莱斯·德尔·巴约头一次去普埃布拉的西班牙俱

① 指为庆祝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而举行的舞会。

乐部的时候，她迎上前去，冲着人家吼道：‘阿尔丰索国王万岁！’‘行啊，女士，在枫丹白露，想活多少岁就活多少岁，’西班牙共和国大使回答她说。这件轶事在赛马俱乐部议论了好几个月。”

洛伦索从未听见过父亲讲话这么刻薄。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也都佐证了露西娅的荒诞古怪，他听着都心疼。她是个言行令人无法忍受的神经衰弱症患者，没有用人，雇一个辞一个。对，这就是露西娅。“她每月的房租收入竟达一千二百比索之多。”却总是抱怨缺钱！

这个曾是他的情妇的女人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洛伦索拿起《环球》回到了自己的阁楼。报纸说，罪犯是个男人，从尸体旁边留下的细长脚印来看，那人穿的鞋子非常高档。

在随后的几天里，洛伦索的噩梦更加频繁而离奇。露西娅勾引了他也许是出于得不到他的父亲的缘故吧，不过，不可能，她已经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他内在的自我、真正的自我。她完全可以像人们描绘的那样一无是处、爱赶时髦而又小气，但是他们毕竟有过共同的隐私，他知道她很温柔，有时甚至还很乐观，也够真诚，那是一个纯洁的露西娅，一个老人模样的孩子，一个孩子天性的老人。“再见，洛伦索，谢谢，你自己要保重啊，”一天夜里，听见他下楼的声音之后，她睡意蒙眬地大声说道。“再见，宝贝儿，你让我享受到了快乐，”这是领情的意外褒奖。只有洛伦索多少了解一些她的忧伤与痛苦，这正是他之所以感到沉重的原因。私下里，露西娅有好多次都曾像是想要永远记住他的长相似的那么望着他，而他呢，也确实从她的眼神中感受到了爱。

洛伦索重又产生了自从跨进她的家门那天起就开始有了的那种过着双重生活的感觉：对自己至关重要的一切都得藏着掖着，而其他的琐事俗务，却又必须强颜承受。他总是把真情藏在心里。没人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就连迭戈也不清楚他的真正面

目。

他躺在床上听到有人敲门。是莱蒂西娅。她看到他在哭，于是就坐到他的床边陪着他哭了起来。直到缓过气来之后，她才低声下气地说道：

“哥，哥，我只能靠你啦，哥。好哥哥，我怀孕了，很快就会被人看出来的。”

就在那一瞬间，洛伦索决定离开塔娜姑姑分配给他的阁楼，自己出去租间房子把莱蒂西娅负担起来。

7

洛伦索没有留意莱蒂西娅日渐丰满起来的体态，但却注意到了她的聪敏。他的这个小妹妹很快就长大了，没有童年的孩子总是会因为时刻需要自卫而显得老成。家里随时都能感觉得到她的蓬勃朝气、她的旺盛精力和她向人示好的冲动。她亲吻每一个人，临走的时候还会一边像唱歌似的说着“吻你、吻你”一边摇动着五个指头送上连串的飞吻，然后才一甩满头红褐色的秀发飘然而去。“哎，我说，你那小妹妹出落得可真漂亮啊！”迭戈有一天突然对他这样说道。从那时候起，洛伦索才开始对她另眼相看。

为了表明自己的偏爱，塔娜姑姑决定从马利亚会里给莱蒂西娅请一个家庭教师，也就是一位圣洁之士，以期让他既可以将自己的善心与持重传授给莱蒂西娅又能将天知道一天到晚在什么地方瞎混的胡安带上正路。正经人家通常都是相信天意的，凡事天注定嘛，所以塔娜简直就把新请来的那位年轻人当成了救星。拉依蒙多和全家一起生活，他主持餐前祝福、餐后谢恩和主仆共同进行的祷告。

此外,拉依蒙多晚上还能从开发胡安出众的数学天赋和过人的抽象思维中大受裨益。他几乎成了同上帝沟通的媒介。他每天都要真诚地到街上去等候胡安回来。那个闷声不响、难以琢磨的孩子问必能答。"他会成个发明家的,"他对塔娜姑姑说道,"能力超凡。""发明什么? 阴损招数? 家里已经有好多样东西不见了,惟独胡安总是有钱花。""堂娜塔娜,我可以肯定,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才智。"塔娜姑姑看到了莱蒂西娅,于是就回答道:"总之,超不过洛伦索,我对此深信不疑。"

拉依蒙多的出现对卢塞尔纳大街的那家人大有好处,因为他们原来一向都是放任自流。由于马努埃尔不能主事,拉依蒙多就扮演起了家长的角色。他们"按照上帝的安排、遵从上帝的吩咐"过着日子,没有任何主见,只会祈祷。随便哪个有点儿个性的人去到了卢塞尔纳 177 号都会成为主宰而无须存有那份心思。"照拉依蒙多说的办吧,拉依蒙多知道,拉依蒙多说了算。"

拉依蒙多决定带着最小的桑迪亚戈到郊外去走走。他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背得动那孩子。"让他们去见见田野、看看日落、听听钟声和熟悉熟悉乡下教堂那出自印第安人之手的巴罗克式建筑风格。我们要到城外去呼吸呼吸伊斯塔和波波那两座著名火山地区的清新空气。"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包括洛伦索,如果不是星期六和星期天已经同贝里斯塔因父子有约在先了,甚至连他也都愿意陪同前往。

收拾行囊,真是其乐无比! 尤其是因为拉依(大家已经都这么称呼他啦)还对堂娜塔娜说过:

"如果我们星期六晚上没有回来,那就是在某个农庄里过夜啦。"

他们回来的时候怀抱着鲜果和野花,大谈特谈倒置金字墩、穆德哈尔式风格、开式和闭式祈祷室、来自西班牙却由乡下的善

男信女们用丝绸服饰装扮起来的圣母像。他们已经能够分辨得出教堂顶部的圣方济各会的饰带,知道哪个教派修建过什么和在什么地方。桑迪收集了不少蝴蝶、河石和在古代遗址上捡到的小物件。在汽车上,他们一路上由拉依领着高唱西班牙歌曲,他还让他们别再称他神父和教士而是直呼拉依,他甚至还教给他们背诵起不怎么文雅的诗句,比如那首《贝戈尼亚的圣母》:

贝戈尼亚的圣母啊,
求你给我换个丈夫,
我现在有的这个啊,
我现在有的这个啊,
不肯跟我同睡一屋。

除了因为擅长抽象思维才会对物理学情有独钟的胡安之外,别人都没怎么注意家庭教师对莱蒂西娅的影响。人们也许是以为无须为此操心吧。十五岁的女孩因为年轻而娇媚,可是,莱蒂西娅之所以娇媚是因为诚心追求而且还要让人能够感觉得到。惟一能够使她稍事收敛这一天性的人是她的哥哥,而洛伦索又一天到晚泡在布卡雷利大街、各类法庭、《千年》编辑部、贝里斯塔因大夫的书房或是鬼才知道的什么地方。他的时间是他本人的,而不属于弟弟妹妹们。他想要思索、考虑、在思想的世界里徜徉,由于那位未来的神父的出现,他终于可以放心地只管自己啦,因为弟弟妹妹们的前途已经操在了一位心灵导师、一位教会人士的手中。

莱蒂西娅起初只是会在崎岖的小径上拉起拉依的手并多攥一会儿罢了,后来才在青春激情的驱动下,不经意中本能地偎依到他的怀里,直至他也搂住她并最终化作相互渴慕的男女之间的拥抱。塔娜姑姑察觉到了有点儿不对:莱蒂西娅总是去找她的老师,而且眼睛不是过分明亮就是汪着泪花。塔娜姑姑读过

法文版的斯丹达尔[1] 并认为《巴马修道院》是最为露骨的淫秽小说，所以就把那位马利亚会的教士退了回去，与此同时，还在家庭会议上告诉惊讶不已的洛伦索说他的妹妹不知廉耻，从今往后他必须对她的前途负起责任。"我是撒手不管啦，我为你们这几个孤儿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结果却没有一点儿地方能够让我称心如意。你是不着家，胡安偷我的东西，如今莱蒂西娅又头脑发昏。我是无能为力啦。"

洛伦索以十分恐怖的神情看了一眼莱蒂西娅。他很想将自己的愤恨全都集中到那个"卑鄙的小神父"——他是这样称呼那个已经不见了踪影的家庭教师的——身上去，如果再碰见那家伙，非得将其打死不可。他也深怪莱蒂西娅的脆弱。当然了，男人都是些得便就下手的东西，谁都没有刻意地去照料他的那个小妹妹，他自己也一样。不过，莱蒂西娅是个贱货。他求助于偶尔露面的胡安，可是这个弟弟只是干巴巴地回答他说：

"你博览群书，关于人的本能，难道就一点儿都没有读到过？"

关于生活，事实上，胡安懂的要比洛伦索多得多。他时常光顾那些难为人居的贫民窟以及加里波第广场和奥尔加诺大街，他对妓女们了如指掌，他是她们的知心朋友，他为她们办事，他对她们颇具影响，而她们呢，甚至有了钱都会找他代为保管，因为，天知道他有什么法术，竟然能够让那钱翻番。洛伦索算是开了眼界。不只是莱蒂西娅堕落了，他的那个特别擅长抽象思维的弟弟也在从事着某种具体营生：干着污浊的勾当，几乎都快成为老大了。就在狐朋狗友们将弟弟拖进深渊的同时，他，洛伦索，却在贝里斯塔因大夫的荫庇下阅读着《卡拉马佐夫兄弟》和

[1] 斯丹达尔（1783—1842），法国著名作家，最优秀的小说是《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

《罪与罚》。

“特纳，您不是在讲演，您这是在蛊惑人心。”

“我蛊惑人心?”洛伦索一下子愣住了。

“正是，德·特纳先生，正是，绝对是。千百年承袭下来的知识是绝对真理。怀疑一切就是挑衅。请您从台上下来回到座位上去吧。尊重几千年的信仰是本机构的一个要求。”

“蛊惑人心和阿谀奉承的人是你们，”洛伦索愤怒地接过话头，“这里是公职人员的苗圃，人们从不争辩，因为人人都想向上爬，如果不听话，就无法爬上去！一个政府职位就是一块致富基地，为了得到职位，必须奴颜婢膝、腐化堕落。在墨西哥，权力是对人的亵渎。不讨论、不研究就是阻碍科学进步。必须对一切提出质疑。你们是野心家、马屁精、待招政客。”

“德·特纳先生，我已经吩咐您下来啦。”

“我们如果不用自己的脑袋思考，”洛伦索吼道，“就永远都不会进步。我们如果随波逐流，就不可能将思考的结论用于国家的现实。我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脑袋……”

教授高高地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德·特纳先生，我要去找院长啦。”

洛伦索同独立法律学院格格不入。在自治大学就绝对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儿有教课自由，每个教员都可以教授自己想教的东西。他已经引发过一场争论了，那一次是因为他说了知识与信仰不是一回事情。“如果您的同学信教，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对之横加拷问。看来散布怀疑就是您的目的，德·特纳先生，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步入歧途。此外，您的话中有种不可一世的架势，我们很多教师可是特别不喜欢……总之，我敢肯定，生活会消掉您的气焰的。”

洛伦索胡乱地四处出击。他在切身地感受着露西娅的暴

死。情人的腐尸使他有了一种蒙污之感。莱蒂西娅的怀孕也是肮脏的。人们对发生在起义者大街那幢房子里的罪案的议论则是还要更加不堪。那个"上流社会"的女人的隐私成了所谓的贵族阶层痴迷的话题。红衣主教的大嘴巴,[①] 在打桥牌的时候,马努埃尔姑夫一边把一块花式糕点塞进大嘴巴里一边说道。一个正派人的那种庸俗态度让洛伦索感到非常困惑。"真恶心!"连他都是这么一种反应,别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她已经不在人世,无法为自己辩白,她的那些最为平实的举动也都被人拿来细细品评,而他不可避免地在街上、法庭、《千年》编辑部听到的种种充满异味的言谈话语更是让他哑然惊愕。他觉得自己的身上沾满了污垢,别人也都一样。每当有人将其狞恶的面孔凑到他跟前来打探流言的时候,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仿佛突然发现人们在流汗、在拉屎、变成了一团脓血模糊的秽物,地面上也好像在散发着尿臊的气味儿。露西娅的尸臭片刻不离地跟随着他,他一边轰赶着并不存在的飞蝇一边心里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

洛伦索带着他的妹妹在马赛大街的一栋楼房里安顿了下来。那地方离卢塞尔纳大街的住处只有几个街区,非常破旧,每逢有人拉动厕所水箱的时候都会给人以整幢房子马上就会坍塌的感觉。三间很小的屋子及其正对着前面高楼墙壁的窗户使他感到非常压抑。他已经不再去独立学院上课了。他尽管为不得不到备受盘剥的罗森多·佩雷斯·巴尔加斯律师事务所去上班而十分恼火,却又不能不要那份薪水,特别是现在,既得付房租,还要养活妹妹。

洛伦索的工作是准备呈文。他为此专门到梅索内斯 35 号买了一台为使文件的行端能够对齐而配有复式表格键的史密

---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此处含义不详。

斯·克罗纳牌打字机，与此同时，擅长打字的见习员何塞·索托马约尔也在为他帮忙。

“德·特纳，请您今天去把特快货运公司的账收回来，保险公司已经找我要了。”

“那些账单数目太小而且时间过久，已经没法收啦。”

“请您今天就去。呈文准备好了吗？”

“没有，没什么能比准备这类呈文更令人头疼的事情了，”洛伦索无奈地抱怨道。

何塞·索托马约尔救了他的急。“你把这些呈文送到第二民事法庭去，那儿处理得快一些，而且私钱要得也不算太多。”

“自从到了这儿以后，我整天听到的就是私钱和黑钱这两个词儿，”洛伦索火得不得了，事务所本身就让他没有好气儿。他汇入到了接待厅里的熙攘人群之中。在等待法官签字的那几个漫长的钟点里，他一直都余怒未消。

洛伦索手里拿着协议书，在书记员的陪伴下，到莫内达大街64号去给特快货运送交诉状。他没有找到那个号码，但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回荡着钢琴和小提琴的乐声，那乐声是从何塞·蒙特斯·德·奥卡大师开在“七王子之家”的音乐学校的窗户里飘逸出来的。“我怎么就没有学音乐呢？如果是学了音乐，这会儿就该是在那儿，而不是像乞丐似的替人讨债啦。”有几辆卡车停在那里。“根本就没有那个号码，小伙子啊，不过，街角那家运输公司的萨乌尔说不定会知道。”萨乌尔的公司叫墨丘利，再往前是飞矢。压根儿就没人听说过特快。卡车主们开发票用的都是子虚乌有的名字，什么飞马货运、疾速运通、诚信搬家、神鹰递送、猎狗、迅雷等等，一眨眼的工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书记员看了看洛伦索。洛伦索请他到莫内达大街角上的一家烤饼店里去吃雪白柔软的鸡蛋肉饼，那里聚集有很多卡车司机和搬运工人。洛伦索在自己的肉饼上抹的是绿酱，

而书记员却喜欢红酱。

洛伦索无精打采地陪着书记员走到了顿塞莱斯并在法庭门口同他道了再见。“一有消息，我就通知您，白白地浪费了时间，非常抱歉。”他是多么没有经验啊，货运公司的老板们搞了多少猫腻啊，誊写员、办事员、见习员、小公务员们的这种日子又是多么可悲！迭戈·贝里斯塔因和其他伙伴们怎么忍受得了呢？

然而，到了马德罗和圣胡安·德·莱特兰交界处的时候，洛伦索就重又来了精神。一个头戴毡帽小胖子在5月5日街角的瓜尔迪奥拉大楼对面安装起了一架望远镜并强邀行人观看天空：

“近距离看星星喽。”

洛伦索调了一下望远镜，小心翼翼地对着焦距，终于从镜头中看到了月亮。与此同时，那设备的主人还在继续招揽着顾客：

“快来看月亮啊，快来啊，人人都有机会。”

有时候会有三四个人外加一只狗排队等候，当然，那狗也就不必算数啦。于是，那位街头天文学家就会开始卖弄起自己的学问。

“半个比索看一次月亮，上去走一趟，也算开开眼，要不就干脆占了它。说不定顺便还能见到上帝呢！”

存在有一个掌管着日常生活并主宰着生命演变的活生生的上帝的观念笼罩着整个5月5日街角。洛伦索很想驳斥这种说法，说明生物学、天体物理学以及其他各种科学都已证明根本没有上帝，不过，那位街头学者肯定会像他的那些哥儿们、独立学院的同学们、塔娜姑姑一样拒不接受他的解释。待到太空、时间和物质的真实世界被认知了之后，早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开始被强迫接受一种真理的人们又会如何对待刚刚发现的新的真理呢？他，洛伦索，几乎对任何事物，包括日常生活中最为普通的琐事，都赋予了一种宇宙含义。也许疯了的人是他。他曾多次想到过自己很希望能够融会到某种比他本人更为博大的境界之

中去,那境界也许就是透过那架倍数不大的望远镜看到的宇宙。说不定那就是幸福。

当洛伦索第四次再看的时候,街头天文学家终于对他说道:“小伙子啊,看来您是真的想要到月亮上去走一走啦。”

莱蒂西娅的存在以及她的肚子对洛伦索的心情毫无帮助。莱蒂西娅是他的拖累,是他越来越重的负担,甚至让他也跟着胖了起来。他们总是会在过道上、卫生间里不期而遇,对不起,请原谅,我不知道,这儿没法上锁,我很抱歉。莱蒂西娅已经不再唱歌了。笨重的身体每时每刻都会使他们发生矛盾。他们已经不再是镜子里面那轻巧、不占地方的小兄妹了,而是还在扩展着的、阻碍空气流通的两个汗流浃背、心事重重的大块头。他们满怀厌烦地倾听着对方的脚步声响。“过来了,走了,已经关上门了。”他们不必等到开口就已经非常反感地猜想到了对方要说什么。洛伦索总是尽可能地推迟回家的时间,为了不见妹妹,有时候竟会坐在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大街边的长凳上发呆。

洛伦索在厨房里吃饭,小木桌是从梅尔塞德买来的。莱蒂西娅掌勺,不过,她没法跟能干的蒂拉相比,弄得一塌糊涂。此外,他看见她就烦。一天早晨,他打断了她对大楼管理工作的唠叨:“莱蒂西娅,别再说啦,你妨碍我想事儿。”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的门后哭了起来之后,他忍不住心头的怒火,竟然想要以恶狠狠的呵斥止住她的悲伤:

“你还来劲儿啦,是吧? 别再哭了。”

莱蒂西娅从不记恨。像她那样的人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事情过去了就算完了,不去区分好坏,不下定论。同样的错误,他们可能要一直犯下去,到死都不会汲取教训。这是因为他们知道的道德条规本来就不多而且又都极其肤浅。莱蒂西娅热衷的闲话总是和露西娅被害那件洛伦索可能最为敏感的事情有

关。她有本事探听到一切情况,能像称职的会计师一样对案情了如指掌。露西娅其实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露西娅嘛,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表里不一。"

"为什么我就应该清楚呢?"

"因为每次跟卡耶塔娜姑姑打完桥牌之后,都是你送她回家的呀,"莱蒂西娅不无恶意地说道。

正是恶意。正是那因未婚先孕而在莱蒂西娅的心中滋生出来的恶意就像那正在她的乳房中生成并通过完整的脉络系统充溢于整个乳房的奶汁一样形成了一张可怕的大网,企图一如当初露西娅那样牢牢地套住洛伦索。照管莱蒂西娅就是背负罪恶。那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集中代表着欺骗,代表着他们兄妹深受其害的遗弃。正是因为遭到了遗弃,桑迪亚戈才会讨巧地以"爸,要我给你去拿拖拖鞋吗?"的方式去大献殷勤,胡安才会染上偷窃的毛病,洛伦索才会总是难消无名怒火。惟一没有受害的是去了美国的埃米利娅。

有一次经过起义者大街的时候,洛伦索看到露西娅的房子里亮起了灯光。如今的灯光是莱蒂西娅安排的,那是一盏冲着大街点亮的、表示待售的黄色灯泡。

为了避免妹妹啰嗦,洛伦索总是干巴巴地只说一句"我走啦"、"我回来啦"就算完了。有时候,到家以后真想跟她说"他们给了我这件工作……",这样也许就会从而唠起能够增进亲情的家常,可是,一见了面,顿时就没了兴致。起初,莱蒂西娅给他冲好咖啡之后还会在小木桌边坐下来,而现在,却是立即就腆着大肚子、扎煞着双腿返回自己的房间。莱蒂西娅身穿一件大褂——惟一的那么一件——等待着分娩。生完孩子之后,她的命运也许会有所改变。

洛伦索从那个时期起就开始说谎了。在隐瞒了妹妹的落脚点的同时,也就隐瞒了别的一切。莱蒂西娅要生孩子的事情,他

连迭戈也没有告诉。贝里斯塔因家的女儿哪个都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们个个都非常自重,没有像莱蒂西娅那样因为母亲的去世而遭人鄙夷。洛伦索坚持认为隐瞒实情并不等于说谎,有关世事的许许多多实情不都是正在被人们刻意地隐瞒着吗。既然人们已经陷入道德与审美观念的泥潭不能自拔了,一个小小的谎言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再说啦,他又为什么非得对什么人说实话不可呢?

如果去找贝里斯塔因大夫,他肯定会得到帮助,但是,出于自尊,他没有那么做。求助于人?一想到会有这种可能,他就心里不舒服。莱蒂西娅尽一切可能让他每天必须穿用的衬衫和裤子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写信到美国去找埃米利娅帮忙?刚刚结婚的她,自己还得依赖丈夫呢,而且她已经遵守诺言把桑迪亚戈接过去啦。

洛伦索刻意在心中摧毁自己过去所钟爱的一切。他美化哥儿们的过错、纵容他们的骄奢以使之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很容易嘛!他恶意地历数着他们曾经有过的奇闻轶事。"我就像是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①,最为擅长抓住人们的倒霉瞬间。"他让他们像奇形怪状、肢体残缺的木偶一般呈现在自己的面前并将他们置于悬崖边上以便将其推入深渊。"让弱者和失败者去死吧,咱们要帮助他们消失。这就是咱们爱别人的首要原则。"他将这句他们从前热烈推崇的格言严格地用在了自己的实际行动之中。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没有谁能够逃出这一法则。

迭戈·贝里斯塔因以洛伦索并不赞同的热情投身到了律师行业。尽管早些年他们曾经一起听到过阿莱汉德罗·戈梅斯·阿里亚斯要求大学自治的呼声,但是,在独立法律学院,洛伦索却有一种被人排斥在外的感觉。"我越来越痛恨这种职业,"他对

---

① 何塞·瓜达卢佩·波萨达(1851—1913),墨西哥表现主义版画家。

迭戈说道,“我最想做的就是脱离这个行当。”“你疯了,这是咱们的前途之所系。咱们会有钱并得到幸福的。咱们要一起为墨西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凡是有成就的人全都是律师。”“我没有兴趣成为那种有成就的人。”“别傻啦,是他们在领导着国家。”“所以咱们才会直奔灭亡。”“洛伦索,求求你……”

说实话,最好还是躲开洛伦索。“哥儿们,你有点儿不大对劲儿,不过,会过去的。也许你是想念卡耶塔娜姑姑啦,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吧,”恰瓦·苏尼加对他说道。洛伦索差点儿跟他动手,可是人家却忍不住大笑了起来。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又和好如初、重新成了勾肩搭背的好哥儿们。

洛伦索也疏远了迭戈·贝里斯塔因。事情是一天晚上从阿尔瓦罗·奥布雷贡大街开始的。当时他们刚好走到卡斯特罗维埃豪家族的法式住宅前面,透过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巨型镜子、枝形吊灯、光洁的镶木地板以及即使是摆在凡尔赛宫里也毫不逊色的镀金椅子。

“必须得娶有钱的女人,”阿尔维尔托·普列戈·阿尔瓦雷斯大声说道。

家就是一位身披轻罗薄纱、长得如同石雕般的女人。有房产和细木家具做嫁妆的名门闺秀才是首选对象。应该下力去找。迭戈·贝里斯塔因和恰瓦·苏尼加同意这一观点。洛伦索大为光火,有生以来头一次用起了法语:

“Macrocs[①],你们都是这种东西,全是些畜类!”

“你这是怎么了?”

“吃软饭的家伙们。”

“你听我说,洛伦索!”

“让我恶心。”

---

① 法语 maquereaux(靠女人养活的男人)的读音。

看到他较起真来，大家就都不再说话了，但是，阿尔维尔托·普列戈·阿尔瓦雷斯却冲着他扑了过去，迭戈抢在俩人动手之前拽住了他的胳膊。“咱们走吧，洛伦索，咱们走，”边说边将他拉到了自己的汽车跟前。

“别动肝火嘛，哥儿们！你这么不通情理会变成孤家寡人的。那只不过是贝托的一句玩笑话[1]罢了。”

“绝非含沙射影，人人都知道他在巴结阔小姐桑德拉·奥尔瓦尼亚诺斯·利斯特嘛。”

“洛伦索，要么你就改一改，要么你就自讨没趣。我这么说是因为跟你认识已经好多年了。哥儿们都说你已经变得让人受不了啦。早晚会有一天没人愿意再理你的。”

“我还不想再理那种家伙们呢。”

8

“爸，你该跟洛伦索谈谈，我敢肯定，有时候他已经不能把握自己了，”迭戈对贝里斯塔因大夫说道。

“问题出在他过于聪明，而且还非常敏感。”

“不管他有多聪明，总有一天会干出傻事儿来的。”

“我知道。你们几个当中，只有他可能最终会自杀。”

“什么？”

“真的，迭戈，你的朋友德·特纳可能会走极端。”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帮帮他呢？”

“当然要帮，不过得在他能接受的限度之内。眼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成为咱们的朋友并且能到咱们家来。他是个优

---

① 原文为法文。

秀的小伙子,只是过于孤傲,长此以往,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迭戈的父亲说得非常正确。谁都不能像洛伦索那么专心致志,他一心读书,没人能够说服他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他已经有很多次没有参加哥儿们的聚会了！可是,少了他,就是不一样。他的花样、他的大胆会使聚会变得新奇、变得更加好玩。

洛伦索有一次曾经说过性事可能是男人的一个沉重负担。负担？迭戈笑道,负担？是一大快事,伙计,是人生的最大快事。“我不是单指交欢,傻瓜,我指的是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什么意义,伦乔,什么意义？你倒是快说呀,我可没有听你长篇大论的情绪。”“我指的是女人本身,指女人。对女人,我们应该保护。”

迭戈至今还记得他的朋友在头一回嫖娼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厌恶心理和痛哭流涕的样子。“我对刚刚发生过的一切感到非常痛心。”“等着瞧吧,习惯了以后,你就会喜欢的。”迭戈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失望,洛伦索则是转而朝着别处望去。

有一次,在谈起独立法律学院的同学们的时候,洛伦索用词极其尖刻,于是,贝里斯塔因大夫就对他说道:

“人生的最大悲剧,洛伦索,莫过于充当护善勇士而且还自鸣得意。”

贝里斯塔因大夫非常同情他孤苦无依的处境和他一再宣称的无神论观点。他越是断言自己由于放弃宗教信仰而成了自由人之后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神明越是不断地援引尼采,大夫就越是想要将他揽进怀里,告诉他说他什么都需要而且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满足他的所有需要。然而,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大夫,无所依从。相反,您是思想家,有自己的工作方式、有我所望尘莫及的修养。您的结论总是让我深感意外。”

“关键在于我已经进入了休战状态,这是您,德·特纳,我的朋友,这是您连做梦也都无法了解的……您将来会明白、会想起我的,对此,我毫不怀疑。”

“我同教会决裂了,我为此非常苦恼。”

“对了,您很清楚,我是华雷斯的追随者。不过,对您的家庭来讲,您所选择的道路应该是非常凶险的。”

“我没有家庭,大夫,我有弟弟妹妹和一个在美国的姐姐,仅此而已。如果我需要对什么人负责的话,那人就是您,因为您待我就像亲生儿子一样。”

“不管怎么说,洛伦索,离开他们肯定让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一个渴望解放的人为什么不该为自由付出代价呢?”

“您确信自己已经获得解放了吗?”

“是的,大夫,”他脸上露出了纯真可爱的笑容,“对此,我深信不疑。”

洛伦索像捻死一只臭虫似的让莱蒂西娅忘掉了自己的情人。他花了好几天的工夫全面论证了拉依蒙多不值得思念。“你听我说,爱情会严重地影响一个人的生活。会使你不能自拔,让你堕入一个无法走出的陷阱……”他搂着她说:“每个人一生中至少也会有一次机会,关键是不要错过了那个机会。你可以以这次失足为教训重新打造自己的未来,我会帮你的,我肯定咱们能够携手走出困境。生完孩子之后,你一定能够恢复正常。”

这些话,其实他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但是,他怎么也忘不了自己在受到露西娅凌辱的那天夜里曾经强烈地希望她赶快死掉。报纸讲到了一个翻了脸的情人。也许是露西娅羞辱过人家。她在耍弄人方面是很在行的。

就这样,洛伦索步入了怀疑论的领域。他将“疑而后知”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他见不得别人的生活、别人的作为,尤其不能容忍别人干预他的想法,让他不得安宁,妨碍他顺着自己业已形成的思路考虑问题。太空、时间,是否能够也像距离一样用皮尺丈量呢?每天晚上他都会计划好第二天的工作:“明天去大学,然后到图书馆查阅……”于是,满怀着能够有所发现的希望欣然入睡。生活是残酷的,同他的设想完全不同。莱蒂西娅是一座横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大山而他又没有办法在那山上开出一条隧道。另辟蹊径吧!如果早知道的话,洛伦索肯定会把她的情人宰了的。“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让我工作,”他恳求道,可是,莱蒂西娅却回嘴反问:

“什么工作?你一天到晚守着书本,要不然就是两眼发直想心事。”

“我在思考,莱蒂西娅,思考。”

“我真受不了你闷声不响,伦乔。就好像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

“说对了,你呀,只有在给我找麻烦的时候才存在。”

“等你结了婚,看你会怎么样?等你有了孩子,看你会怎么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找个能让你工作的女人!”

“对了,不管她是怎样的一个人,能够这样,我就将感谢不尽。”

“那么孩子呢,又怎么办?”

“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

莱蒂西娅似乎并没有理会洛伦索为他所厌烦的那个小小居所挣钱而做的努力。他兼了好几份工作,不得不夹着皮包跑来跑去。法官们、女秘书们、官僚体制的办事速度让他恼火,他不得不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要冷静,冷静,千万不能抬高嗓门。”不过,他还是会满脸涨得通红地将流星雨般的尖酸讥刺抛到办

公桌上:“大家都像诸位这样,咱们的可怜国家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一位教师曾经很有道理地在为他出具的证明上加上了“火爆性格”几个字。庸俗愚蠢的日常生活干扰着他的思绪,使他永远都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下。

莱蒂西娅生下女儿以后,洛伦索变得越发粗暴起来。“别在这儿给她喂奶,知道点儿羞耻吧。”莱蒂西娅的巨大乳房让他烦躁不安。刚过了二十天,他就询问起小丫头是不是可以用调羹进食了。牛犊刚一落地,弗洛伦西娅就扶它站了起来。那种情况可要比眼下这个他不得不面对的缓慢过程强多了。房间里的气味变得愈发难闻。莱蒂西娅怀里抱着女儿将尿褯子丢得到处都是。

六个月后,莱蒂西娅对他说道:

“洛伦索,我要走啦。”

“你要走? 到哪儿去?”

“去找儿子他爸。”

“什么?”

“真的,这就走,去找儿子他爸。”

“去找那个无赖?”洛伦索既怀疑又生气,“还有,你说怎么是儿子? 如果没有搞错的话,你生下的是个女儿呀,还让她跟你一样也叫莱蒂西娅。”

“我敢肯定这一个是男的,”她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莱蒂西娅要走了,不过是跟另一个男人。洛伦索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个什么人? 她怎么认识的? 什么时候? 什么方式、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母狗! 你当然得走。不祥的畜生。我不能容忍你在这儿再多待一分钟。不仅是条母狗,而且还极其愚蠢。你真是愧对妈妈,一钱不值,只是一条发情的母狗,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全都是母狗,母狗。

莱蒂西娅已经不再听他的嚎叫了,一切都已有了安排。相关的男人正在街角等着她呢。

"混蛋,在街角?"

"这就是生活啊,洛伦索,女人总是要跟街角的男人走的。"

女人真是天生可鄙!

同洛伦索想象的相反,莱蒂西娅的离开并没有给他带来期望中的宁静,他甚至连在读书的时候都难以做到聚精会神。

一天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正在阅读歌德的《浮士德》,门铃骤然响了起来。莱蒂西娅走后,他就把住处的地址告诉给了迭戈。门铃又响了一遍,他赶紧跑下楼去,半夜三更的,谁都不该这么叫门啊。

"洛伦索,咱们快去卢塞尔纳,不好啦……"

福特车启动了之后,迭戈才对他讲出了缘由:"你父亲病危。不知道你能不能赶上。你的塔娜姑姑打电话到我家,让我找到你。"

"我父亲怎么了?"

"他们会说是心跳骤停……"

"可是,我爸爸到底是怎么死的?"

"被石头砸死的。"

洛伦索觉得血液一下子就涌到了脸上。

"什么?"

"真的,正像我说的,是被石头砸死的。"

"在什么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儿?咱们不是生活在山上,有谁会被石头砸死?"洛伦索伸手抓住了朋友的胳膊。

"他走在街上,拐过一个街角的时候,有人朝他扔了一块石头,该他倒霉,刚巧砸在了后脑勺上。倒是没有受苦,当时就死了。当然,流了很多血。别的,我就不说啦。"

“这是疯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嘛，是疯子干的事情。捉到肇事者了吗？”

“自然是没有，永远都不会捉到的。几个年轻人知道你爸爸住在什么地方，把他抬起来送了回去。”

这种死法算是怎么回事儿啊？难道还是石器时代？难道是福音书上讲的聚众惩处不守妇道的女人？竟然还会有人于二十世纪以这种方式死在了闹市的大街上？一块石头砸碎了脑袋？像一条狗似的被砸死？一个那么羸弱的人就那么死了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洛伦索，他那空落落的心脏的搏动使他额头的两侧沁出了汗水。“我不明白，一点儿都不明白。一块石头？”他不停地嘟囔着。

城里空荡荡的，迭戈一踩加速器，眨眼的工夫就到了。堂娜塔娜、蒂拉和另外两个身穿黑色衣裙的女人正围在堂华金的床边祷告。卧室灯的光亮一闪一闪地照在墙上，使整个房间变得像个祭坛。

“你没能赶上，他是突然停止心跳的，”塔娜说道。

堂华金的头放在枕头上，善良的蒂拉已经用手抚合了他的眼睛，脸上的表情有着一种令洛伦索为之震撼的高贵气质。以前怎么从来都没有注意到呢？清晰的轮廓，宽宽的额头，在那没有血色的脸上勾勒出了一抹淡淡笑意的薄薄嘴唇使他具有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灵性。

“可是，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啊，”洛伦索想道，“怎么可能会显得那么高贵呢？”他确实显得高贵。蒂拉用她的大手抻了抻床单，接着又将堂华金的头发向后面梳理了一下。她的坦然引起了洛伦索的注意。蒂拉果真爱着那个时髦公子、那个游手好闲的少爷、那个毫无责任之心的人？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父亲和蒂拉之间会有情感联系。他是那么冷漠，一直都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个仆人的存在。蒂拉悄声说道：

“应该打发人去把桑迪亚戈少爷接来，他很爱自己的爸爸。”

胡安木然地躲在灯影里。

屋角里传出了啜泣的声音。是塔娜姑姑。那哭声让洛伦索一愣。突然之间，这两大发现——父亲脸上的高贵气质和塔娜姑姑居然能够动情——让洛伦索大为惊异。仍在整理床铺的蒂拉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

“她待这个弟弟就像自己的儿子，总是护着。她没法接受他竟然会先她而去……对她来说，这太过残酷了，洛伦索少爷，没有比这再大的打击了。”

看到她颓然不支的样子，洛伦索心里一抽。他走去把手放到了她的肩上：

“你一向都非常坚强，姑姑，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去呀。”

塔娜姑姑低着头，满头白发、满脸泪水，只是耸了耸肩膀表明已经知道了，那动作或许是表示“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蒂拉又一次走了过去：

“莱蒂西娅不来吗？殡仪馆的人就要来啦，他们一到可就没有工夫……你们该出去啦，我得给他穿衣服……”

洛伦索的意外真是一个接着一个，他父亲的主人居然是蒂拉那个圆圆的脸上特别光洁、比其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得多的女人（“那是因为黑皮肤要比白皮肤耐老，”有一次，在谈起这个话题的时候，莱蒂西娅这样说过）。拿主意的人也是她。蒂拉，一个终生未嫁的女人，此刻却要为他父亲装裹，要替他洗身，给他换上最好的衣服，为他系好领带。他想起了很多年前的往事，那是他头一次穿上礼服的时候，堂华金从背后帮他对着镜子系好了领带。

四名黑衫殡仪工上了楼，蒂拉跟他们一起留在了房间里。塔娜姑姑去换了一身黑色衣服，在前往墓地的时候，她、洛伦索

和胡安上了迭戈·贝里斯塔因的福特车。堂娜塔娜在葬礼上的仪态很出乎洛伦索的预料。没有任何颓丧的痕迹,笔笔挺挺,透过由压发梳撑托着的面纱高傲地露着微笑,简直就像是一位落败的女王。"很像委拉斯开兹的画,"迭戈说。"更像戈雅的,"洛伦索更正道。

到场的全是熟人,突然,莱蒂西娅身穿显得过短的衣裙、披头散发、形容不整地出现在了墓地里的众人面前。她朝气蓬勃、光彩照人。她那一头蓬松红色鬈发就像是一个光环,整个样子仿佛刚从卧室出来似的。没人再去搭理可怜的堂华金了,洛伦索听见希鲁埃利约侯爵夫人小声说道:"快看看吧,像个意大利电影演员。"奥尔莫斯伯爵像在剧院里一样举起了望远镜并对咪咪·罗拉·雷耶斯说道:"她有一个天使的脑袋。"莱蒂西娅站在四个正在挖墓的工人旁边,她那两条由黑色泥土衬托着的、被太阳晒成褐色的光腿成了两根磁棒: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两座雪松宝塔上面移开,具有同样魅力的还有她那两条露在短袖上衣外面的裸臂。接近地表的一层是湿土,墓坑里面已经渗出了水来。墓工们在淘舀泥土的时候也免不了要抬起眼睛去看看那迎着太阳光彩夺人的女人,她那刚刚沐浴过的肌肤是那么润泽,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扑过去啃上一口。整个墓地没有一个人心怀哀伤,洛伦索气愤地看到所有的人全都排着队等着拥抱莱蒂西娅和对她说上几句安慰的话语,反而把卡耶塔娜晾在了一边。绝对是所有的人都在摇动着尾巴企图将自己的肚皮贴到莱蒂西娅身上去。荣耀归于上帝,莱蒂西娅。① 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个都希望能够挨近这个尤物。上了年纪的以叔叔、伯伯自称,一边亲着她的脸蛋儿一边念念有词:"别哭,漂亮的小宝贝儿,别哭,有我呢。"他们用自己的嘴唇为她拭去脸上的

---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泪水(莱蒂西娅正在动情地嚎啕大哭),以至于德·特纳家年纪最小的女人、堂华金的女儿最终成了葬礼的主角;从未想过要做祷告的年轻人居然急切地询问起:“在什么地方举行祈祷仪式?什么时候做弥撒?”而且还是特意向对此后的安排一无所知的莱蒂西娅打听。

临分手的时候,堂娜塔娜对侄女说道:

“来参加祈祷的时候,我希望你换条裙子、穿件长袖衣服……”

“一定,姑姑,”莱蒂西娅拥抱了塔娜,“刚才是随便抓到手就穿上了。连袜子都没顾上……”

“是啊,我们都看见了。先到家里来整整妆。”

“那当然,姑姑。”

“我会给你找一块合适的面纱……”

“谢谢,姑姑。”

现如今,薄情的、堕落的、随心所欲的莱蒂西娅竟然成了高傲的德·特纳家族最耀眼的成员。洛伦索不敢相信地看到塔娜姑姑居然会跟很久没有露过面的莱蒂西娅勾肩搭背。卡耶塔娜·德·特纳是否猜到了什么?肯定是的,因为她没有提出过“莱蒂西娅什么时候出嫁”的问题。她绝对不会承认德·特纳家的女人会失足,所以,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塔娜姑姑确实为侄女的出现而喜形于色并把自己那扑满脂粉的脸蛋儿凑过去让她那丰润而光鲜的嘴唇吮嘬并噼啪有声地报以回吻。洛伦索只能无奈地得出本能大过成见的结论。

“你还好吧,莱蒂西娅?”

“好,哥,好。”

“不过,你吃得好吗、你的孩子们都吃得好吗?”

“好,我们吃得很好。你若是来的话,我请你吃尿汁粪便丸子,外加耳屎羹和鼻涕冻。”

一点儿都没变的莱蒂西娅。就连在这种场合也还是老样子。洛伦索转身走开了。

迭戈·贝里斯塔因道出了普遍的印象：

“天哪，你这个妹妹可真是够性感[①]的啊！说真的，我过得很愉快，甚至马上就想到女贼之家去。你打算干点儿什么，洛伦索？”

“跟你一块儿去。以生对死是头脑正常的表现。我这会儿特别想肏上一回。”

“你可从来都没有用过这个词儿啊！咱们走！不过，你那妹妹可真够味儿啊，对不起，她真的不错，确实很好，很少能见到这么迷人的，相信我吧，对女人，我可是非常在行……”

“唉，我可不行！”

“你当然不行，你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呀，洛伦索。”

9

洛伦索每隔两三个月去看一次卡耶塔娜姑姑。莱蒂西娅有时候也在下午的时候去陪陪她。胡安是踪影全无了。最小的桑迪亚戈如今已经成了经济学家。“他的未来在华尔街，”他的经纪人们对埃米利娅说。从埃米利娅寄来的照片上看，他是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很适合当银行家。“欢迎，欢迎，布克利先生，”[②]等他回到墨西哥来的时候，洛伦索一定会用这句话来欢迎他。

洛伦索总是强迫自己回到卢塞尔纳去，可是，一旦跨过了门槛，他又立刻觉得自己到了一个熟悉的环境，家中的四壁就像穿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惯了的衣服一样，是那么可体。走进厨房，拥抱蒂拉，“伦乔少爷，要我赶在你走之前弄点儿什么吃吗？”到卧室去看坐着晒太阳的卡耶塔娜姑姑，这一切已经成了固定的模式。

“姑姑，你太不爱说话啦！”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这儿已经没有了生气，很少有人来，所以人家也就不再请我啦。”

“你的那些聚餐呢？”

“已经不聚啦，洛伦索，不聚啦，没了你爸爸，没了马努埃尔，我也没了情绪。我已经跟他们一块儿死了。”

“别这么说，姑姑。你的桥牌呢？”

“倒是还玩儿，所以，你知道啦，我还有解闷儿的，不过，一个星期一次，都是些跟我一样孤独无依的朋友。”

临走的时候，洛伦索每次都答应常去看她，可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没法兑现，再说了，因为她将自己送进了独立法律学院而结下的疙瘩还没有解开。她只有一回正面注视过他的眼睛，那是他向她宣布：

“姑姑，我不想当律师，我看不惯腐败、欺诈，派给我们的那些差事都是一种凌辱，我干不来那种逼人搬迁的事情。”

离开律师行当之后，洛伦索也就找不到能够为自己分忧解愁的人了。他因为消沉而觉得大街小巷变得异常晦暗、令人窒息，再也起不了舒解心情的作用。他真好像是跌进了无底深渊。他若有所思地闷着头瞎走。在昨天还熟悉得跟自己的家一样的城市里，竟然这么容易就会走失。

一天上午，在布卡雷利大街，洛伦索差点儿迎面撞上恰瓦·苏尼加，他赶紧就近躲进了一家杂货店。有一次，贝里斯塔因见到他以后说道：“真可怕，哥儿们，你的样子太难看了，瘦成了皮包骨，出什么事儿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不想遇见任何人了。他想象得出苏尼加都会说些什么和他那小题大作的癖好：“你离开

办事处了？哥儿们，你的本事[1] 呢？你变得不可理喻了，如果不随和点儿，你不会有任何出路的。”

他的那些哥儿们的境遇都很看好。苏尼加跟政客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他们让他坚信不吃皇粮是错的。维克托尔·奥尔蒂斯在联合国谋到了差使，“我挣的可是美元啊，哥儿们。”烟斗也进了外交界。当然，混得最好的还得算是最有天赋的迭戈·贝里斯塔因。

“洛伦索怎么样？糟透了，糟透了，你想象不出他糟到了何等程度！现在是他最不走运的时候。人人都躲着他。”他原来的哥儿们就是这么说他的。莱蒂西娅向他转述了这些话，边说边笑，最后澄清道：“他们说的是事儿而不是人。”“到头来，你居然跟我的那些朋友们串通一气了，那你就找他们去好啦，莱蒂西娅。”“你看到了吧？他们更喜欢我。从前是他们需要你去《千年》报，如今，对他们来说，你已经成了不祥之物。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跟他们谈的惟一话题是必须宰杀七百万只狗，因为已经有七百个墨西哥人死于狂犬病。你甚至还列举出了数字：二十万只狗，每只每天生产二百五十克粪便。由于你老是谈论粪便，而且还知之甚确，他们还以为你得了狂犬病呢，”莱蒂西娅说完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洛伦索没有好气地把她轰走了。莱蒂西娅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像块石头似的交托给别人。轮到他可就不一样了，不会有人愿意背他这个包袱，他没有妹妹的魅力。也不如姐姐。女人可以贴在男人的身上，将自己交付给别人、过别人的日子。他必须开创自己的生活。当别人已经奋勇起跑了的时候，他却还在犹疑不定，还在绝望地躲躲闪闪。

莱蒂西娅则是截然不同，她欢快得就像是一条丰沛的溪流，

---

① 原文为法文。

嘴角上总是挂着微笑,甚至都能听得到她头发生长发出的声响。在那女人的身上,一切,一切都充满了生机。每生一个孩子都会令她更加光艳。她抱着一个、牵着一个,穿着高跟鞋,走起路来婀娜娉婷,俨然二八芳龄。"人们喜欢她是有道理的,"洛伦索想道。她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好像是赐给人家的恩惠。她有说有笑地照管着自己的孩子,但却绝口不提轮番更换的男人,"不想惹你不高兴,你太爱生气,"每次分手的时候,一直到了门口都还在向洛伦索抛掷着飞吻。"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事儿留给你啦,你可以成为墨西哥的良知啊,"她说完还撇了撇嘴。"莱蒂西娅啊,你将来会有个什么结局呢?""你自己呢? 想这想那,比我离地狱更近。"

"她也许是对的,"洛伦索惊愕地想道。她没有责任心,可是,哪个女人能比她更自信、更少偏见!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弗洛伦西娅的影子。"莱蒂西娅,你住在什么地方? 算了,算了,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我住的是花园别墅,孩子们和我趴在草地上寻找三叶草的第四片叶子。""此外,我还有一棵你喜欢的玉兰,年年开花。""实在有趣,你的笑容同你的名字① 还真的很相配呢。""是吗,真的? 我惟一的一次真正觉得不快乐就是跟你一起过的那段日子。""那是为什么,莱蒂西娅?""因为,跟你一起生活就意味着舍弃自己。哪个女人嫁给你可就倒霉喽。""我永远都不结婚。我天生不该有家。""走着瞧吧,洛伦索,生活有自己的安排。做你的妻子一定非常可怜,她将一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光着身子跳舞的。""什么样的女人会想要光着身子跳舞?""我就想,洛伦索,跟我一样的女人多着呐。"她与众不同,是一个无法界定的自然景观。

洛伦索还想见见的人可能就是胡安了。他对这个弟弟所知

---

① 在古西班牙语中,"莱蒂西娅"的意思是"高兴"。

不多,估计也许过得不错,此外,他还以其特殊的心态推测胡安说不定是惟一能够理解他的人。“我的那个哥哥呀,这会儿在到帕楚卡去的半途中的圣阿古斯丁呐,在塔布拉斯区开了一家冶炼厂。很快就会回来给咱们一刀的,”莱蒂西娅话里带着刺儿。“我倒是很想和他谈谈。”“这可就新鲜喽,你一向都认为他什么都干不了。”“瞧见了吧,莱蒂西娅,我也会有出人不意的时候。”“我怀疑,你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乏想象力。”

洛伦索在理发馆的一本杂志上偶然看到了由一个身份可疑的女郎陪伴着的贝里斯塔因的笑脸,他立刻有了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那张照片是在赛马俱乐部的黑与白舞厅里拍的。他越来越痛恨每天在《环球》报和《至上》报的社会新闻版上抛头露脸的那数以百计的人物。在一次争论中,迭戈曾经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道:“哥儿们,你面对的是一个反共分子。巴斯孔塞洛斯[①]说得很对:俄罗斯因其史无前例的、以特务和暴力为基础的独裁统治而名声扫地。”洛伦索深为失望地离席而去。“你正在变成雅各宾党徒,就像纳尔西索·巴索尔斯,这家伙刚刚拒绝了最高法院院长的任命,还对阿维拉·卡马乔说,他不仅不拥护其政府而且还要与之战斗。”

战斗,这正是洛伦索渴望做的事情,跟像巴索尔斯那样不求当官的人并肩战斗。

“这么说,你被‘辞职大王’俘虏了?”贝里斯塔因笑道。

“有人这么说巴索尔斯?”

“对。甚至还于一九三四年辞去了教育部长,那可是奥尔蒂斯·鲁维奥和阿维拉尔多·罗德里盖斯曾经担任过的职务啊。他还拒绝接掌内政部,因为反对开放赌场。这么说吧,我赞赏巴索尔斯的民众观念,但是他脱离了现实。”

---

① 巴斯孔塞洛斯(1882—1959),墨西哥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散文作家。

"因为不肯同窃据在政府里面的老鼠们同流合污？因为他想推进墨西哥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他表示反对铺张浪费？因为他痛恨特权阶级的奢华？因为他不赞成墨西哥效仿巴黎并从而陷入将会使我们变得愚蠢的法国化的泥淖？但愿你别告诉我说你想成为右派的律师并跟他们同唱一个调调！"

"别再说下去了，哥儿们，别再说啦，你的流毒会传到布卡雷利大街的。"

迭戈没有想到，自己有关巴索尔斯的议论反倒给洛伦索打开了一扇大门，刚一得知巴索尔斯领导的政治行动联盟的成立，他就赶去参加了第一次会议。维克托尔·马努埃尔·比亚塞尼奥尔和马努埃尔·梅萨·安德拉卡、里卡尔多·J·塞瓦达和埃米格迪奥·马丁内斯·阿达梅预先就拒绝了同当权者的任何联系：由于当权，必定腐败。

"你到过工人大学吗，迭戈？"

"坦率地说吧，我讨厌隆巴尔多·托莱达诺，不管他的口才有多好。他佯装同情大众、与大众同甘共苦，实际上是想凌驾于大众之上。不过，说归说，咱们还是到你的大学去吧。"

课堂上的情况非常糟糕。教员讲话吞吞吐吐，他眼皮底下就是一个用铁路帽遮着脸打瞌睡的工人，教室的深处不断传出毛衣针磕碰的声响。"计划不错，不过，问题的关键[①] 是如何付诸实践，"迭戈诚感惋惜地说。"我很想来这儿讲课，我觉得自己在大学里更能发挥作用。"

一位工人在政治行动联盟大会上大声说道："如果我连字都不识，又怎么能够自主呢？"这呼声让洛伦索刻骨铭心。旁边的一个同他年龄相仿、名字叫做何塞·雷韦尔塔斯的小伙子立即站了起来：

---

① 原文为法文。

“这位同志说得完全正确。我们面对的文盲问题极其严重。甚至连课本都没有!”

洛伦索第二天就热情地将自己的书籍捐了出去,其中有的已经读得破烂不堪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对那些书,那位被大家称做佩佩的瘦削青年简直爱不释手。“同志,这么说您是自己人喽?我真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写出来一部这样的小说。我曾经动手写过一本,标题是《消沉》,不过散失了,也许是被人偷去了。现在正在写另一部,《水墙》。契诃夫和高尔基比托尔斯泰更伟大。我不喜欢托尔斯泰,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那种最为愚蠢的情感,也就是怜悯,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爱,没有雷鸣,没有闪电,没有疾风暴雨。”

何塞和洛伦索都没有参加巴斯孔塞洛斯运动,他们都还过分年轻,不过,洛伦索亲眼目睹了支持巴斯孔塞洛斯的盛大群众游行,也对选举舞弊大为愤怒。巴斯孔塞洛斯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可是他自己却销声匿迹、逃往国外,把追随者们全都给晾在那儿了。“我没有成为巴斯孔塞洛斯的信徒,因为,他是哲学家,也是一位很好的小说家,”雷韦尔塔斯笑着说道。“他还会有可能让咱们刮目相看的,”洛伦索争辩道。“不会了,不会了,他已经是个四十九岁的老人啦。”

佩佩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洛伦索也一样。他们一边吸着烟一边谈论着无产阶级,被烟雾熏红了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强烈的焦虑。“特纳同志啊,我是一个不满现状、不会奉迎的人,是政府的死对头。”何塞总是把歌德的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的金树却是常青不枯”挂在嘴边,这令洛伦索非常感动并最终将这句话变成了自己的格言。“读过歌德的《浮士德》吗?托马斯·曼的《魔山》呢?真是一部美妙绝伦的小说。去读读吧,塞滕布里尼的高论会让你着迷的。”雷韦尔塔斯读过这部小说的原文本。“这是因为我在德语学校一直读到了四年级。”

洛伦索对佩佩的兴趣越来越浓，每次去到联盟总部，都会焦急地盼望着他的到来。“雷韦尔塔斯！”一看到他进来，立刻就会大声招呼，“雷韦尔塔斯！”雷韦尔塔斯也会对他报以微笑。“同志，真高兴你能用我这响亮的姓氏来称呼我，而不是跟别人一样叫我佩佩。”

“同原来那些哥儿们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跟雷韦尔塔斯更为贴心，”洛伦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早在一九三二年，也就是十七岁的时候，雷韦尔塔斯就曾在马利亚群岛被关了很长时间，后来还是因为未到成年才被开释；仅仅过了三年，他再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解到了马利亚群岛，并在那儿染上了至今未愈的疟疾。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后，洛伦索对他的敬佩之情简直难以言表。雷韦尔塔斯被人用枪筒抵着胸口逮了起来，头上至今还留着伤疤和抓痕，肋骨也曾被鞋尖儿生生踢断过两根。他尝过绝食的滋味儿、睡过牢房的水泥地面、能够当众讲演和使用枪械。他的弟弟费尔民给手枪上子弹。政治是硬汉子的事情。对雷韦尔塔斯兄弟而言，参加暴乱和逃避追捕都是家常便饭。当雷韦尔塔斯利用在少年犯监狱坐牢的时间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洛伦索在什么地方呢？德·特纳甚至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怎么回事都还不知道的时候，雷韦尔塔斯却同埃尔南·拉博尔德和老鼠米盖尔·安赫尔·贝拉斯科一起作为墨西哥代表团的成员去了莫斯科并和斯大林本人握过手。“俄国人了不起啊，兄弟，了不起！惟一让我痛心的是在那儿得到了弟弟费尔民去世的消息。”

德·特纳通过小鸟雷韦尔塔斯开始了解地下生活的意味。他从来都没体验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感觉。“如果你反对政府，你就会受到迫害。你自己清楚是要继续下去呢还是就此打住。”

他的服装已经跟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了。还有他的饥肠。小鸟和他一天到晚汗流浃背地四处奔波，他们已经很能理解背伏

驮贩们的辛劳。雷韦尔塔斯称那些人为“同志”。“特纳,请您给那位女同志让让路。”那个挎着一大筐床单的粗壮女人走了过去。人真多啊！人群让他惶惑、令他心烦。“必须融到人群中去,同志。”整个城市都在为生计奔忙,尽管街角的电线杆子下面也有一连几个钟头除了挠挠肚皮之外什么都不干的流浪汉。“懒鬼们,”洛伦索这么称呼他们。“失业的人,”何塞·雷韦尔塔斯更正说。

“酗酒,不讲卫生,没有责任感,这些现象,怎么才能消除呢?”

“我不太相信酒有那么坏,特纳同志,酒给了我许多美妙的幻想,让我飞向布满星辰的太空。”

“关于太空,您都知道些什么?”

太空进一步缩短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无垠的太空使他们两个人在精神上有了共同点。他们生活在激荡的热情之中。由于嘴里永远都说不出那个“不”字,他们渐渐开始有了力薄难支的感觉。“如果不帮忙,咱们会愧疚死的,”雷韦尔塔斯说。他们跑印厂、租场地,一个小时之后,人家就来找他们讨要一大笔定金。他们风风火火地赶到盖雷罗区去帮助一户人家把破烂堆到人行道上并且还想替他们找到一个新的安身之处,与此同时,警察却将他们记录在案了。“加入组织难道就意味着开始发疯?”洛伦索想不明白。他们屡屡受挫而且又都是因为计划不周。他们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墨西哥落后的原因。“墨西哥必须充当本大陆的革命先锋,同志。我们具备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了欧洲今天才开始经历的事情:我们早在一九一〇年就把民众推向死亡了。苏联也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就能取得胜利。为了提高效率,首先得让社会觉醒,这可是一件有点儿神秘的事情。在莫斯科,共青团的很多青年不要报酬地参加修建地铁的劳动。那才是真正纯洁的人!”

根据雷韦尔塔斯,党在外省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关系网。他本人把很多时间全都花在了解决交通工具问题上面,因为,车就不用说了,连马也难找到,除非是碰上哪个牧工愿意在马屁股上驮你一段。“你都没法相信,同志,所有的心思几乎全都花在如何到达目的地上面了,到了以后,还得去找愿意搭理你的人、解决吃什么和住在哪儿的问题,因为共产党的朋友没在或者是把钥匙带走了,所谓的后勤事务耗费掉你许多精力,没有音响设备,人们心不在焉,直到某一天夜里你会问自己:‘我在这儿干什么?’到这时候,你甚至都会自己讨厌自己了。‘哦,你是来教训人的,’卡马隆罢工的一位当地头目对我说道,紧跟着就扇了我一个嘴巴。不要指望有人感谢你,洛伦索,那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

然而,佩佩还是爽朗地笑着大声说道:“这一切让人为能够来到世上而感到高兴。”

特纳和雷韦尔塔斯对自己的定位是不现实的。他们既不甘心又不宽容。“疑而后知,”洛伦索说,而何塞却补充道:“首先该疑的就是你自己。谁知道咱们都会干出什么蠢事啊! 现在嘛,快给我一张车票。”

“我没有啊,哥儿们,咱们还是安步当车吧。”

他们走遍了全城。他们两个人当中,雷韦尔塔斯更有经验,随便往哪个公园里的椅子上一躺就能安然入睡。他可以一连四天不吃东西。他常用一句淡淡的“已经习惯了”来自我解嘲。“喝点儿水吧,水能解饿。再说啦,你比我年轻,当然也就应该比我能扛。”

跟巴索尔斯一样,雷韦尔塔斯主张工人斗争。他坚持开办不受教会控制的农校,坚持关注农村问题。“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去当乡村教师。”洛伦索自愿到位于普埃布拉公路起点处的奥克塔维奥·席尔瓦·巴尔塞纳斯中学去教数学。怎么去到那

儿的本身就是一个令他恼火的大难题。在课堂上，看不到一丝儿领情的表示。“甚至是一种侮辱，”洛伦索对雷韦尔塔斯抱怨道，“一张张脸全都是冷冰冰的，我的感觉很不好。”基于道义去做自己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社会主义吗？

“我也不喜欢教书，同志。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守着瓶啤酒高谈阔论。”

他们从来都没有钱喝啤酒、喝咖啡、买票乘车。

“咱们是一贫如洗啊，同志，”雷韦尔塔斯笑着说道，“咱们是穷人、穷人、穷人。为什么咱们就这么穷呢？”

“还有比咱们更穷的呢。”

“也有些人由穷变富了，可是，咱们的穷却是没有尽头的。”

穷使得他们亲如兄弟。

“你不能找人借点儿？”

“没人可找，”洛伦索红着脸说。

能找谁呢？迭戈？宁可穷死。他最怕的就是让迭戈知道自己的境况。与失败者为伍的洛伦索会被认为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不容于世的人，是个局外人①，迭戈可能会用其漂亮的英语这么说。他不会参与他们的勾当也不会去依附他们的制度。而且，迭戈一直认为编辑出版《战斗》是愚蠢至极的举动。“简直就像是大众客栈和廉价餐馆的价目单。实在可悲。你仔细想过吗，伦乔？巴索尔斯要求‘肥皂，没有虱子的床铺，果腹的食物和御寒的衣服，能够让人尽兴而不是抑制冲动和有碍享受的性生活，可以确保只有科学才能提供的美满与幸福的基本文化，还要深入到大自然的各个角落和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里去以免不能全面了解世界……’真是单纯得几乎令人感动啊！哥儿们，我不明白你在那里面有什么可干，不清楚你所发现的那些‘角落’又

① 原文为英文。

是什么!"

他们终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迭戈诘难他说:"你有什么财富可以均分?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咱们必须'创造'。你属于创造者的行列。外国投资源源涌入,我们代表着世界的未来。美洲发展银行相信我们,'整个大陆的最大希望就是墨西哥'。你难道不想抓住这个机遇?"

机遇?革命制度党把国家当成自己的私产。总统们把持着上亿美元的秘密基金,他们正是用这些钱来填满自己腰包的。这个由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于一九一七年作为宪法权利创立的基金是总统巨大权势的组成部分。

"咱们必须废除总统制,迭戈,这个制度的腐败会将我们置于死地的!"

"只要做好事,他们捞一点儿也没什么。"

洛伦索就像中了邪似的,从冷嘲变成了热讽、从讥笑变成了怒骂。他毫无节制地肆意攻击。很多人都说他生性残忍。"别往他跟前凑,如果他看你不顺眼或者你说了什么他不爱听的话,他会当众让你粉身碎骨的。""说到整人,最在行的还得算是德·特纳。"最后一次聚会的时候,恰瓦·苏尼加拽了拽迭戈的袖子说:"你快把他弄走吧,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办到,赶紧让他离开这儿。你看看贝娃的脸色就知道了,没人不讨厌他的中伤。"

洛伦索性急地希望人人都能想着培训中心、社区发展、技术推广、自来水厂、创建能够让穷人发掘才干的学校和讲习所,"咱们应该通过科学促进国家的进步",然而,几声"真有意思"的赞叹之后,朋友们重又议论起最新的政坛流言、个人隐私、趣闻笑话。"你们的社会责任感都到哪儿去了?"洛伦索吼道。恰瓦·苏尼加忍不住对他说道:"哥儿们,我们都支持你,可是,你总是选错时机。"

什么是恰当时机?那时机什么时候才会到来?难道人们不

是正在动乱和割据的状态之下挣扎吗？

迭戈不赞成他的共产青年倾向。“你是怎么了，伦乔？你全身都透着仇恨。谁能想得到啊？从前认识你的人无论如何也料不到你会成为一个狂热分子。以你的聪慧、你的修养、你把握思想的能力，应该会将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件艺术杰作。你是在这么做吗？你本来一切都很不错，伦乔，可是你却选择了背叛自己的阶级，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隐秘的原因。”“那些人是我的同道。”“错了，伦乔，错了，你会看到的，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踹你一脚。”

“你的阶级观不属于二十世纪。”

“现实点儿吧，伦乔，必须对光荣的俄国革命提出质疑，不能相信任何政治制度，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你为什么会变成左派的信徒呢？资本主义创造就业机会，你看，墨西哥人多么热衷于跨过布拉沃河啊，因为咱们这个革命的墨西哥没法养活他们。必须提供工作机会，但是，最根本的是不能成为包养国家。工人阶级？你就别逗啦！工人的小心眼儿里所盘算的跟别人一样：过好日子。你同美国大使约瑟夫·丹尼尔斯聊过吗？前不久，有一次我在外交部听到了他同埃塞基耶尔·帕迪亚的谈话，很同意他的某些观点。”

美国佬不肯让步并企图霸占恰米萨尔河流域的土地，迭戈怎么会去外交部呢？

贝里斯塔因、苏尼加、伊图拉尔德、奥尔蒂斯、烟斗加尔西亚迭戈原本希望步入企业界。“这可是富人和穷人决死战斗的沙场啊，迭戈。”“你就别犯傻啦，洛伦索，请记住，穷人并不会从革命中得到好处。受益的是那些聪明人，哥儿们。今天高高在上的正是那些昨天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今天反对的也正是他们昨天极力维护的。”

哥儿们？还是哥儿们吗？

钱是关键,而洛伦索和佩佩跻身之处恰恰就是没有钱。正是因为没有,钱也就变成了烦恼。“没有钱,在这人世间还能干得成什么事儿呢?”“你就看看甘地吧,洛伦索,看看那些方济各会的修士们吧。”“咱们的需要是具体的,是印刷传单的纸张和油墨,我付给印厂老板的是现金。”怎么会没人支持政治行动联盟呢?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巴索尔斯不是有钱吗?为什么不去找他要?

“你疯了?‘干吧,同志们,干吧,’他会给咱们派搬运工人到梅尔塞德来的。你没有发现他从来都不分派任何任务?他专管清理办公垃圾。”

“他应该有点儿钱。没人会白在政府任职的。”

“他活得很舒服,我敢肯定。”

一如恰瓦·苏尼加后来所说,巴索尔斯一向保持低调。见了他的人绝对不会想到他曾经当过部长和大使。一天下午,洛伦索看见他像个小天使似的吊在公共汽车的踏板上。在外面,他的的确确是跟民众同行。洛伦索远远地望着他,甚至会以为再过几年巴索尔斯说不定会以无产阶级的自行车做代步工具呐。

听过巴索尔斯切实地谈及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共和派人士迁居这个令人心碎的问题之后,洛伦索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巴索尔斯知道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推断,对那些流亡者们来说,经过三年战争之后,能够遇上那么一位干脆利落、决策具体的人物应该算是一大安慰:他把未来描绘得就像既成事实一般,他发电报征询墨西哥政府的意见,十天之后就得到了攸关他们的命运的答复。听了他那斩钉截铁的话语,没有理由再去唉声叹气。他竭尽全力帮助他们重新振作,他对他们说墨西哥在等着他们、他们将在那个大有可为的国家里找到工作。他绝非出于心软或冲动。他看了看手表,仿佛在对他们说:“哭泣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应该启航和开始新生活啦。”他

亲自监督伊帕内玛号、茜娜娅号和墨西哥号三艘远洋轮船的食物储备和卫生设施。墨西哥尽管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但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会找到用武之地。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征得了人民阵线的同意,因为他本人非常尊重人民阵线,人民阵线为他安排轮流会见集中营的求见代表。一切问题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为有效的方式予以解决。对失败者的命运而言,时间是关键。巴索尔斯将那些失败者称为英雄,殊不知他本人也是英雄。他从法国的集中营里解救出了一万多名西班牙共和派人士,没有张扬,没有吹嘘,将他们全都送到了墨西哥。如今,他又重新从零开始,如果他是在最高法院院长的职位上的话,一切都会容易得多。

简朴、机敏、果断、过早歇顶使额头显得异常宽大的巴索尔斯深深地打动了洛伦索。他的光辉犹如打磨过的钻石一般攫住了那位年轻人的眼睛。"他就是我仰望的对象,"他心里想道,"巴索尔斯愿为墨西哥效力而决不退缩,也就是说,决不向当权者屈服。"

10

"特纳同志,您想不想去派发《战斗》啊? 到外省去,您将可以了解国家的现状。"

洛伦索觉得那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差旅费几乎没有,不过,人家告诉我说您是个很简朴的人。"

"苦行僧,巴索尔斯学士,我是苦行僧,"洛伦索笑着说。

"如果您同意,那就二十四小时后出发,特纳同志,"巴索尔斯说着看了看表。

洛伦索微微一笑。听到巴索尔斯对他说“咱们可以聊一个钟头”的时候,他已经习以为常了。时间一到,巴索尔斯看了看表,接着说道:“现在是两点,咱们去吃饭。三点必须再回到办公室来。”差十分三点,尽管谈话很热烈,他还是要了账单,望着服务员的眼睛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然后就起身返回顿塞莱斯大街。同志们常常以玩笑的口吻说“他是个工头”,可是大家仍然愿意跟随着他。洛伦索在爱迪生大街遇到了恰瓦并对他说自己将应巴索尔斯的要求离开墨西哥城,苏尼加高高地举起双臂说道:

“可恶,他的文稿无耻透顶。他一贯正确,千万不要跟一贯正确的人打交道。这种人会让你没法活的。以为一份报纸能够改变一个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文盲的国家是愚不可及的。”

“他言词犀利,切中要害。”

“别跟我列数他的长处,伦乔。我讨厌什么为人耿直、为政廉明的那套说法。”

雨布裹着的两大捆《战斗》周刊被放到了车顶的行李架上。那是一份被官方认为煽动不轨、仅八页开幅为四十五公分的油印小报。

离开墨西哥城这件事情本身逼使洛伦索不得不考虑各种实际问题,因而也就没有工夫再想别的烦心事儿了。“告诉你说吧,一出墨西哥城,到处就都跟夸乌蒂特兰一样了,”苏尼加提醒他说,“你看到的将是一片空旷。”“空旷,那正是我所希望见到的。”坐在行驶于旷野里的汽车上,目之所及一片空荡。司机不仅将自己的性命而且也将别人的性命当成了儿戏。他如果学过开车的话,是什么时候学的?他一直在折磨着引擎,每回变速都是一次酷刑,机件的噪声和车厢的晃动让人毛骨悚然。那个愣头青将弯道当成了直角,直到最后的一刹那才猛打方向盘,致使车身严重地朝着悬崖的方向倾斜过去。乘客们毫无反应。也许

是汽油的气味儿将他们熏得昏昏入睡了，也许是他们觉得把性命交给一个婊子养的东西是件正常的事情。困在铁板牢笼中的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性。除了一个张着嘴巴睡觉的人之外，其余的全都成了显不出任何活人迹象的物体。

到了第一个车站之后，洛伦索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下了车朝着惟一的一盏汽灯照着的“男”字牌子走去。那气味儿让他闭上了眼睛、屏住了呼吸。候车室里贴着墙边摆满了长凳，同样是肮脏不堪。一切都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但却没人说个不字。他本想买瓶汽水，可是知道自己喝不下去，一直觉得恶心，不过，更让他难受的还是那些同行旅客虽生犹死的默默忍耐。

白天，广袤的原野一望无际，眼前的直线一成不变。与墨西哥城不同，一马平川没有了群山的环抱，伴着那越来越刺耳的汽车马达的尖叫，绵延、绵延，一直绵延开去。没有任何遮拦的原野光秃秃的，一片贫瘠的景象突然引发了洛伦索的奇想：突兀的山丘变成了乳房，峡谷一如躯干、腹凹、颈项。如果可能，他真想下车钻进密林、地穴、沟壑等大自然突现的奇观之中。环境给人的感受实在是奇妙得很。“这就是墨西哥的面貌，”他暗自慨叹着，心里充满了疑惑。

坐在洛伦索身旁的那位头戴毡帽的人是一位前去考察一条公路修建情况的工程师。见到路边有人在干活，洛伦索就问那人：

“那些人靠什么生活？”

“有需要的时候，就让他们开沟。”

“可是，他们靠什么生活？”

“朋友，咱们国家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吃不饱饭，难道你还不知道吗？这儿就是印度，朋友，印度，惟一不如印度的地方是没有牛，若是有的话，也早就被我们吃光了，”工程师愤然地说道。

洛伦索的脑海中闪现出了瘦弱的癞狗、围栏里饥饿得瘤牛、不毛的土地、干涸的河床。

在惟一的一幢砖房里订下房间之后，他问杂货店的老板娘：

“这儿的人们都常到什么地方去啊？”

“酒馆，那儿马上就会有人啦。”

洛伦索学着在布卡雷利大街见到的报童的样子在村中的主街上叫卖起了报纸：“《战斗》报，快来买《战斗》报！”他紧张得心都缩了。“人们转过头来看我，他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我却跑来向他们推销报纸。我可不能转身逃跑啊。”“《战斗》报，快来买《战斗》报！”他的叫卖声冲向了山峦、冲向了那像山中之山一样的贫困。那些同志们，由于不为所动，也都快要变成山了。是什么促使智能生物进化的呢？

洛伦索走了一村又一村、出了一家酒馆又进一家酒馆。乡村乐师们的演奏让他直起鸡皮疙瘩。尿臊和啤酒的气味弥漫着每一个角落。

酒馆里面的烟雾简直可以用刀切成块块。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还有一个台球台子。

“我不识字。”

他怎么可能把报纸卖给这种人呢？

“从未上过学，也没那个必要。”

人们频频碰杯、两眼无光。洛伦索估计他们会非喝到瘫倒在地不可。酒是惟一能够让他领略没人理睬的滋味、让他们尽管不知道有什么可讲却又不肯离开桌边的东西。洛伦索站了起来，一个在那儿喝酒的人，那个醉的最厉害的，抱住了他：

“别走，同志，别走哇，别扔下我们。”

洛伦索的两条腿变得沉重起来，还有他的胃。他越往前走就越觉得墨西哥的惨状对他的震撼只有他对饥饿的恐惧可以相比。

对洛伦索来讲,漫漫的星夜可以说是一种补偿。他在天空寻找着在地上见到过的一切。地上的空旷说不定会在此刻已经变成了他在屋顶的太空中找到的呼应。许多辽阔至极的区域好似空空如也,其实那里满是气体、星际物质、绿洲、星团、耕地、光源与能源。星体也许会聚集一团,就像酒馆里的人们围桌而坐一样。星体也许会旋转不已直至最后消失,就像那些以为可以从连连碰杯——星球相撞——中汲取巨大能量的乡下人一样。或者,星体也都跟农民似的精疲力竭了?洛伦索继续做着联想。他把天空变成了另一块大地。如果每天都有星际间的物质陨落到地上,人类也该相应地飞上天去并在空中发展。隐没到虚空之中以后,人类还会有自己的生命吗?如果我们都是一个凭空而生的巨大火球的大爆炸的产物并属于一个越来越大的宇宙,再如果曾经有过一个起始点的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灾变才能将我们再次送回到那个起始点呢?第二天早晨,洛伦索觉得自己更加热爱这些同宇宙的年龄相比不过只能存活十秒钟而已的柔弱小物体并由衷地想要拥抱他们,然而,他必须等到人们聚集到了酒馆中以后才能推倒墙壁并组织起一片星云。

墨西哥共和国那坑洼不平的道路震撼着洛伦索的神经。继连续多天走过无数公里都不见一物的旷野行程之后,一天下午,在阿尔塔尔沙漠上,一个景象映入他的眼中并差点儿惊爆他的眼珠。一辆运载西红柿的超大卡车同另一辆卡车撞到了一起。公路上到处都是一堆堆从木箱中散落出来的、摔烂了的西红柿。车厢的挡板都成了红的。车边躺着两个人,他们身上也是鲜红一片:那是他们的鲜血。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也许是地底下——冒出来了许许多多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他们蜂拥而上,直奔西红柿而去。躺在路上的死者是无所谓的,只有西红柿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想赶在那些西红柿滚下悬崖之前多捡拾一点儿,洛伦索心里想道。

多么恐怖的景象啊！洛伦索平生头一次亲身感受自己的祖国，而所见所闻却让他痛心不已。辽阔的墨西哥荒原，废弃的车站，稀落的村寨，隐没于广袤之中的屋宇。农舍好似曝露着脏腑的腹腔，上空则盘旋着成群的兀鹫，永不消失的兀鹫。

他只有在将注意力倾注于天穹的时候才会感到轻松。他默默地进行着运算、对比着星体的亮度、回味着哥白尼批驳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关于这一点，他需要跟雷韦尔塔斯谈谈。

仿佛生命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留下的是密布着龟裂的干涸大地，每一个坑洼都成了嵌在地表的火山口。有些事情使他陷入了沉思：一个身体强健、目光犀利的男人行进在街上，但是，他是个瘸子，双脚天生内翻，无法矫正，直至以踝着地代而为足。如若不是踝骨成了落地残肢，他说不定会是一个大汉。由于不能依赖腿脚，他的躯干就特别发达，不过尤为刚强的还是他的眼神。洛伦索由此得出结论：坎坷的人同厄运拼争的意志强似一般的人。他的那些娇生惯养的哥儿们中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得了这样的境遇。那人却深知自己的弱势和世人的冷漠。然而，他并不自认低人一等，他从自己与土地的接触中领悟到家雀比他快、狗的耳朵比他的灵、昆虫找到蜜源的迅疾远远超过他感到别人善意的速度。但是，他不甘心自己让可恶的疾患打倒。

有时候，人们的脸上会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可是那微笑本身并不清楚自己的魅力并因此而博得好感。然而，那展露着如同散落在公路上的西红柿一样鲜红的齿龈的微笑却更像是一道伤口。

洛伦索终于决定沉默。那沉默是铠甲同时又是武器，是后来变得非常凶险的武器。在随后的几年里，当人们希望听听他的意见的时候，他却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愤怒；再后来，当人们起而反对主席团的时候，他却什么也不说。

回到萨尔瓦多大街25号以后，他将自己的疑惑讲给战友们

听了。他原打算去找编委会的那些老爷们，但是，马丁内斯·阿达梅、梅萨·安德拉卡·比亚塞尼奥尔、塞瓦达他们一个个匆匆忙忙去见堂奇乔，甚至连招呼都顾不上跟他打一个。漫画家何塞·恰维斯·莫拉多手里拿着画稿一溜小跑。比亚塞尼奥尔头发梳得溜光，好像不太高兴。如果不接触贫困阶层的现实，怎么写文章？如果不到农村去亲眼看看他洛伦索所经历过的一切，根据什么发号施令？《战斗》抨击天主教的信徒、死硬的反共分子马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抨击大报惟利是图，但是，没有下过坑道，又怎么能够谈论圣波多西的矿工们的境况呢？不错，他们支持克阿维拉的新罗西塔反对美利坚熔炼公司的罢工，但却没有写出真实可信的报道。《战斗》强烈谴责美国以及美国对恰米萨尔的领土要求。

"我们不仅应该改变《战斗》的分发方式，而且还应该改变它的观念，"洛伦索对雷韦尔塔斯说道，"咱们的对象是什么人啊？这里不是俄罗斯。咱们写的文章得让农民能够看得懂才行。"

"你去跟堂奇乔说说，我陪你。"

同志们中能够理解他的只有雷韦尔塔斯一个人。应该读读何塞·马利亚·路易斯·莫拉的《墨西哥及其革命运动》、伯特兰·罗素、巴比塞、罗曼·罗兰。"咱们所处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啊！那些传奇英雄就生活在咱们中间、是咱们的同代人。"

"你知道莫拉在一八二四年提出过的那个要求吗？他要求从官方语言中剔除'印第安人'这个词汇，应该只讲'穷苦的墨西哥人'和'富有的墨西哥人'。当特拉克斯卡尔特卡斯的农民控告有人抢占他们的土地的时候，他提醒议员们说，既然已经确认了不存在印第安人，也就不能征收农业税。他应该是我们当今的精神领袖！"

一天下午，雷韦尔塔斯由德·特纳陪着走进了巴索尔斯的办公室，他们心里早有面对上司冷峻目光的准备。

“我想请您准许我下午不来上班,我老婆奥利维娅要生孩子了。”

“真是不巧,雷韦尔塔斯,我的朋友,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需要您马上去办呢!她就不能晚点儿生吗?”

洛伦索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德·特纳同志,请您记住明天出差。”

“有必要吗?咱们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用处?”他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

“同志,您说什么?”

“这个国家算是没救了,巴索尔斯学士,怎么都是白搭。”

“请您记住,同志,失败情绪是反动的,您成了敌人的应声虫。”

“我是现实主义者,这不是出路。应该消除人们的愚昧与贫困。首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教他们读书识字、让他们受教育。没人能够饿着肚子思考问题。”

“请您收起这种论调吧。是您的反动出身使您产生这类想法的,同志。”

“是我去分发过《战斗》之后确立的信念。”

“倘若人人都这么想,咱们的墨西哥就完了,小同志。咱们通过《战斗》批评政府的措施。我对您已经够耐心的了,德·特纳,我命令您明天去执行自己的任务。”

“请您放心,学士,我会去的,不过,咱们干的这一切屁用没有。总之,我最大的安慰是知道几十亿年前细菌形成了地球上的生命,再过几十亿年,地球很可能会消失,地球上的一切,包括人类,都不可能幸免……”

“请您不要自作聪明,特纳。”

“对不起,学士,不过,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势必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指出这种危险是《战斗》的道义责任。”

“我知道您对科学有兴趣,只是这会儿我没有工夫听您高谈阔论,特纳。明天您去普埃布拉,可不要再跟我说那儿是个不为人知的村落、《战斗》难有作为。”

在普埃布拉,洛伦索去找了曾经捍卫过西班牙共和国和接受了送往莫雷利亚的孩子们的社会主义学生会。据巴索尔斯说,他们会帮助分发《战斗》。加斯彤·加尔西亚·坎图和安托尼奥·莫雷诺成了订户。不仅如此,他们还请他喝了咖啡。洛伦索大受鼓舞,随即就去了卡门城附近的希卡兰戈角。到了塔瓦斯科的比亚埃尔莫萨之后,他将去找加里多·卡纳瓦尔的追随者们。

从车窗进来的微风驱走了发动机散发出来的热气,洛伦索终于消解了旅途的烦闷。公路两边密密麻麻的咖啡树长得郁郁葱葱,枝条上挂满了鲜红的小果实。草木繁茂,展现出了勃勃生机。木棉树直冲蓝天。暴雨袭来,顿时阴云密布。尽管有雨布裹着,洛伦索还是担心《战斗》会被淋湿。总之,他喜欢去南方而不是北方。巴索尔斯这次派他去的是墨西哥最美的韦拉克鲁斯州。

到了棕榈环绕着的海湾里的一个很穷的渔村之后,洛伦索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放松。刚刚感觉到从天边吹过来了一点儿潮气,他立刻就容忍了车上的闷热和气味。“到了海边,您就能找到落脚的地方了,”司机对他说道。几套克罗纳啤酒厂商赠送的桌椅再加上四五个小小的房间就成了旅馆,实在是毫无诱人之处,倒是一个黑色衣裙、黑色长袜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边观看海景和防范蝎子(因为没带防治蝎毒的药剂)一边偷窥着那个女人,只见她先是懒洋洋地扇着扇子,后来又连针形高跟的鞋子都没脱就躺到了那儿惟一的一个吊床上。“会把吊床压断的。”大概是老板娘吧。只有老板娘才敢那么放肆。

晚上,洛伦索到远处去走了走。他抬头望着天空。真不错,

看得见银河！银河是由什么构成的？回到旅馆的时候，黑衣女人仍然躺在吊床上，他决定跟她搭讪。“可以请您喝一杯吗？”她像此前在摇晃吊床的时候一样无精打采地接受了邀请。“好哇，不过，就在这儿。我不去酒馆。”“有很多酒馆吗？”“就那玩意儿多，”她说完做了一个要笑没笑的表情。洛伦索冲着她笑得很真诚，于是她只好予以回应。“你的笑具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小毛头。”“小毛头？”他觉得很不自在，“哪儿至于呀。”“小毛头”三个字成了一种挑衅。如果不是这么叫他，他说不定还不至于决心向这位老板娘显示一下自己多么具有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她脱掉了长袜，那两条大腿白得简直就像牛奶，而且还漂着泡沫。“我从不晒太阳。只是在晚上的月光和星光下出门。”“星光”二字使他联想到她那过分浓密的黑色长发很像玛丽亚·费利克斯[1]，尽管这个女人可能更为漂亮，可是，他的想象力仅此而已。

“你叫什么名字？”

“那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知道。”

“我叫卢克雷西娅。”

“真的？来，咱们下海。”

“这个时候？”

“最好的时间正是凌晨三四点钟。”

洛伦索确信她会跟上的（他们整夜没睡），所以转身就走。卢克雷西娅紧随其后踏上了冰凉、微硬的沙滩：“因为有贝壳。”当脚下的沙子开始变湿之后，卢克雷西娅脱光衣服步入了比墨汁还黑的海水之中。洛伦索将自己仅有的长裤放在了海滩上，接着就光着身子追了过去。到了水中之后，卢克雷西娅一把将

① 玛丽亚·费利克斯，墨西哥著名电影明星。

他抱住并紧紧地贴到了他的身上，胸脯对胸脯、肚子对肚子，四条大腿则是交相扭结。俩人的个头刚好一样。他听到了她的喘息，仿佛就是那黑水涌动的声响。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他享受了她。然后，她背过身去，拉过他的双臂让他搂住自己的腰身，这会儿对了，就这样，使劲儿来吧，把我弄出水去，就这样，全靠你的力量。在海水和夜幕的遮掩之下，那女人变得庞然无比，对他而言，简直就成了神秘的化身。潮水柔缓地在身边进进退退。没有一点儿声响。那是一次漫长的航行，一次穿越这个非凡女人的奇妙壁垒的航行。深沉的悄寂自天而下。那女人猛然地扑到他的身上，仿佛是想要将他遮护起来一般。海滩大概是退向了远处，因为他已经感觉不到了涛涌，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即将死去。那女人时而消匿无踪时而又更加真切地再次显现：她变成了一个疯狂蠕动着的庞然大物，他真担心两个人会在某一次摇撼中同时因为窒息而毙命。持续的颠荡好似同时来自于涌潮和她的体重。“即便马上就死，我也不在乎了，”洛伦索想道。不过，他立刻就又清醒过来：“我还有好多份《战斗》要卖呢。”总也卖不完。在她那两条湿漉漉的长腿压迫之下，他几乎听不到了涛声，或者是那大海已经变成了这个刚才是自己对之耕云播雨、此刻却是自己受其雷打雹击的女人。浪涛渐渐又重新有了声响，不过，那声响有点儿像是女人鞋跟儿踏地的乐声。洛伦索觉得自己正在那个女人同大海合而为一的躯体上开沟挖渠。突然，他已经感觉不到了她的存在，于是就开始像瞎子似的胡乱地摸索起来，直到听见她开口说道：

“走吧，”她说着就走出了黑夜、走出了大海。

她那洁白的身躯凸显在了沙滩上并弯腰捡起了自己的衣服，接着又对他指了指说：“你的裤子在这儿！”“真成了巫婆啦，什么都看不见，你怎么就能知道呢！”他们没再迟疑，直接朝着旅馆走去。那女人在门口停了下来。“现在回你自己的房间去

吧。""我不想离开你。""那就到我这儿来吧。"

洛伦索醒来的时候,阳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旅馆里一个人影都没有。他仿佛听到了餐具的响动,于是就朝着估计该是厨房的地方走去。"能够给我一杯咖啡吗?"糟糕透顶。"老板娘呢?"他问那姑娘。"走了。""去哪儿啦?""瓦哈卡。""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一大早。""哦。"洛伦索决定第二天早晨离开,所以就向那姑娘索要账单。"卢克雷西娅夫人留了话,不让我们向您收钱。她还说,您什么时候想来就来,这儿就是您的家。"

在政治行动联盟里,一个样子聪明、认真听着巴索尔斯讲话的人引起了洛伦索的注意。那人不仅左耳戴着一个显眼的助听器,还用手兜着右耳,深怕漏掉堂奇乔所讲的内容。

轮到他发言的时候,更是举座瞠目。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甚至比巴索尔斯还要雄辩。

"他是什么人?"洛伦索问雷韦尔塔斯。

"他叫路易斯·恩里凯·埃罗,你还不知道,在刚刚于克雷塔罗举行的农村小学筹资计划会议上,他让埃塞基耶尔·帕迪亚多丢面子。听众席上人们愤怒地大喊大叫,又是打口哨又是跺脚,这时候埃罗开始发言,可是没人听他的,不过,没过一会儿,听众突然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被他的精彩演说所感染,全都大声对他叫好。他的风格有些像英国讽刺,没人能比。他主张改革教育、让教育涵盖到每一个人。巴索尔斯在公共教育部的时候,他是技术教育负责人并建立了全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委员会。"

"科学?"

"对,他是激进派,科技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其成员全都是极左派人士。他推崇社会主义教育,所以才会对技术学校有兴趣。"

洛伦索永远都没能知道的是埃罗也注意到了他的激情。

11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邀请洛伦索到自己位于巴耶小区皮拉雷斯大街的家里去做客,他愉快地接受了。“我要到老人家的家里去,”他对雷韦尔塔斯说。“好大的面子啊,他可是个非同等闲的人物!”同雷韦尔塔斯一样,德·特纳也生活在自我矛盾之中。“你觉得我今天晚上不到联盟去行吗?”“当然,别傻啦,你又不值班,对吧?可是我却得在梅索内斯待到很晚,否则,拉法埃尔·卡里约饶不了我。”

让洛伦索大感意外的是,他在埃罗家里竟然忘记了对政局的忧虑。他暂时将从一大早起就同雷韦尔塔斯一起满街奔波时的激情放到了一边。没人提起烦心的事情。谈话非常投契,直到夜里九点来钟的时候,埃罗才以耳朵不好的人所特有的那种探询的眼神、像是要对他泄露一个秘密似的对他说道:“我在屋顶上装了一台望远镜,不想看看?”洛伦索当然想看。埃罗启动了自己的那架蔡司望远镜,将其对向了天空最亮的天狼星并指给他看,接着又找到了大熊星座,于是,对他说道:“您快来看,今天夜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

“我可没有看到熊啊。”

“希腊人看到过,朋友,这就足够了。”

“我曾经以为仙女座是一个少女。”

“确实是,年轻人,确实是,德·特纳,发挥一下想象力吧。很少有几个星座能够名实相符。”

洛伦索意识到,除了政治之外,埃罗还有另一个生活领域。“我是天文学会的成员,”他说道,“如果愿意,我邀请您参加。”几

个月来,洛伦索一直在消沉与亢奋中挣扎,此刻,犹如意外的奖赏,天空突然展现在了自己的面前。他觉得就连呼吸都要顺畅多了。"您如果愿意,可以做我的助手,晚上到这儿来工作。我给您一把大门的钥匙,可以直接到屋顶的望远镜这儿来。工作的内容是晚上拍下胶片、第二天冲洗出来。我这儿就有暗室。您把冲出来的胶片交给我,如果愿意,我可以教您如何分析研究。"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并不知道那位年轻人的生活道路从此就发生了改变。

"咱们这儿是一个仆从的国家,特纳,土著人听命于白人、穷人从属于富人。如果不改变每一个人的定位,这个国家必将完蛋。"

"有了这样的人,国家肯定会面貌一新,"洛伦索想道。

埃罗崇奉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小学以其固有的性质而不可替代。小学的作用以其普及性而变得至关重要。"他提倡面向生产而不是旨在培养个人能力的技术教育。

埃罗对投机取巧的知识分子、惟利是图的实业人士乃至反对社会变革的革命家们等等自由职业一向不吝贬斥之词。"我信服的英雄是萨帕塔①,耕者有其田,土地与自由。"国家早晚要葬送在充斥政府各个部门的那些花花公子手里。"咱们的国家很穷,德·特纳,现行的体制表面上给每个人以同等的机会,实际上却是在维护既得利益阶层。咱们的社会排斥机械、电力、化学、会计以及各种技工的文凭。必须根除惟有大学学历可以承认的思想。请您注意这些自由职业者们要把我们引向何处,那就是引向卖国。"

---

① 埃米利亚诺·萨帕塔(1879—1919),墨西哥革命时期南方农民起义领袖,曾进行土地改革和大兴教育。

“路易辛[1],”一个名字叫做马尔加丽塔的女人打断了他,“该吃饭了,你的这位年轻朋友留下来吃饭吗?”

马尔加丽塔·萨拉萨尔·马寅只为丈夫活着,每次提及丈夫的履历的时候都要拔升一个台阶:“您该知道,小伙子,在哈瓦那的时候,为了生计,路易辛上过函授会计班,帮助商家提高了销售额。”

“住嘴吧,别提那些,”埃罗不耐烦地说道,可是马尔加丽塔依然故我。埃罗曾是众议院的议长,因为耳聋才退出了议会。既然不能参加辩论了,他就转而仰望那些比政治更令其痴迷的星辰。路易辛从前每次从议会回到家里都会像在《环球》报上发表文章那样议论各种事态,可是,如今他只同星星交谈。

“卡德纳斯总统很器重他,一九三七年把他送到巴黎找专家为右耳做手术,”堂娜马尔加丽塔继续讲道,“手术管点儿用,尽管必须考虑再开一次刀。卡德纳斯坚持继续治疗,连费用都预付了。可是,我丈夫,从这儿您就可以看出他是怎么一个人了,我丈夫觉得把钱花在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上根本不值得,于是就拿出来买了一架二十五厘米的蔡司反射望远镜。就是装在屋顶上的那架。他还梦想着能够将它搬到新建的天文台去呢,那儿将会开展现代科学研究。”

洛伦索同埃罗单独相处的头一个夜晚就有了一种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感觉。“你已经会使用了,朋友,”埃罗对他说道,“走的时候,别忘记盖起来和用钥匙锁门。”是啊,眼前的广袤天空属于他了,同他秘藏在心的一模一样。亿万个生灵在涌动、在穿梭,同时也在他的体内织成了一张经络密实并化作了他的肌体的罗网将他滞困在地球之上。他本人就是自己的宇宙,而且还不限于此。沉寂来自于星体。我在哪儿?洛伦索舒了一口长

---

① 路易辛即路易斯。

气。小小的圆形屋顶一旦闭合就将不再有人见证，于是就只剩下了星星，它们的愿望是什么呢？就宇宙而言，苍穹中的那些被拍摄了下来、明天将用显微镜仔细研究的发光物体也是像他本人一样搏动的肌体。粒子具有放射性、能量、磁力。洛伦索将望远镜对准了猎户座并一直观察到晨曦展露的时候。就在轻轻苫起蔡司望远镜的刹那，一股对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对那夜晚的强烈感激之情涌上了他的心头。

洛伦索急不可待地想要向埃罗请教有关某些星体的光度的疑问。埃罗爽快地让他将光打到棱镜上看看显示出来的光谱。当光源远离的时候，光谱线会偏向红色的一侧，也就是，波线更长的那一边；反过来，如果光源移近，光谱线则移向紫色一侧。移动的速度同光源进退的速度成正比。这跟声波的情况相同：急救车驶近的时候，警报器的声音听起来就更加尖利；走远的时候，就变得低沉。

洛伦索也曾对滤光作用颇为好奇。一个问题又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埃罗怀着真诚的兴趣解答着这位学生的提问。他现在确实有了个一流的助手，一个像他本人一样痴迷的人。

“嘿，兄弟，我想你是找到了离开就没法活的东西！”雷韦尔塔斯知道了他的情况之后说道，“你的生命将成就世界上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你将不会再在乎日常的琐事。现在可以说你将实现自己的追求了。”

“成为埃德温·鲍威尔·哈勃[①]，”洛伦索崇敬地默默重复着这个名字。他每天夜里都抬头仰望那仍在不断扩张的宇宙，在那里，各不相近，任何人、任何物都不是中心。那光灿而又无边无际的天空令他无限惊异、将他投入无底深渊。他由衷佩服哈勃的助手赫马森。这个赫马森只读完了小学，每天赶着两头骡

---

① 埃德温·鲍威尔·哈勃(1889—1953)，美国天文学家，河外天文学奠基人。

子给威尔逊山天文台的建设者们送水，终以聪慧的天资博得了人心并被雇佣当上了勤杂工；他什么都问，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学会了使用仪器、冲洗和制作胶片，直至被哈勃选为助手。真了不起！这么说，科学并非高不可攀，贫穷和落后并不重要，同样能够进行研究，人人都可以去探索宇宙！只要人够聪明，而他是聪明的！

清晨五点，他在无际的天空看到了那似乎还将在地球绵延的路径，于是就像机器人似的走下屋顶来到街上。到了人行道上之后，他还会抬起头来观察在望远镜里曾经看到过的奇妙世界：我们头顶上那漆黑一片、深不可测的漫漫苍穹。然而，他觉得那儿，也就是人行道，更为亲切，也许是因为他点上了一根香烟吧，而在屋顶上的时候却从未曾有过这一愿望。

不眠的长夜开始占据了他的生命。

跟雷韦尔塔斯不同，阳光下的琐事令他觉得无法容忍，读完每期《战斗》的文章让他恼火愤怒。“咱们已经落在事态的后面了，恰米萨尔的问题应该改换一个提法啦，连河里的流水都在申明那块土地是我们的。”似乎没人理会他那猛烈的反对声音。联盟的活动变得单调乏味，同事们的因循令他生厌。“不能这么说，洛伦索同志，第十七款说……”“让那条款见鬼去吧，我们不需要，我们干我们的，那个条款，根本不必去看！”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一个个全都变成了过街老鼠，被迫处于地下状态。报纸将他们的名字同强奸犯和杀人凶手列在一起刊登在红页上。不幸的境遇使洛伦索同雷韦尔塔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时时刻刻都想同他待在一起。“你的烦躁很正常，”雷韦尔塔斯对他说道，“我也曾经对这种环境感到不适。”“全都是些长毛的畜生，雷韦尔塔斯，你不在的时候，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德·特纳，一旦有任务要执行，谁都挡不住你。”“那倒是，不过，有多难啊！”洛伦索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这群朋友结果会不会也跟迭

戈·贝里斯塔因他们一样呢？如果真是这样，不合群的人就只能是他了。弟弟胡安如今在什么地方？他凭直觉断定，不过没有说出来，胡安一定早已经历过了他本人刚刚才开始经历的这一切而且也像他一样在问："图的是什么呢？""你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吧，问题出在你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雷韦尔塔斯笑着说道。

人们兴致勃勃地为自己那鸡毛蒜皮大的小利忙忙碌碌却对天上的事情不闻不问，真是太奇怪了！

洛伦索对埃罗的崇拜日甚一日，也许是将他当成了自己如今正在观察着的真实的宇宙中的地球了。他整夜整夜地守着蔡司望远镜。那望远镜简直就成了他嗜之成瘾的毒品。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寒风就像刀子似的吹到他的脸上和手上，但是，他却矢志不移地步入一个与天穹共存的陌生世界：天文学科。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通过在自家屋顶上对变星体积的观测同哈佛的莱昂·坎贝尔建立起了联系。坎贝尔经常在培训着无数天文爱好者测量变星体积的美洲变星观测者协会引用业余观测者们提供的资料并参照这些资料绘制出了星体的光曲线。业余爱好者们的认真程度毫不逊于甚至还超过了专业人士，他们将自己的观测结果寄给哈佛，以无可比拟的敬业精神弥补着为其提供探索天空机会的天文台的学术失误。他们深怕出错，小心翼翼，提交的观测结果准确到了让人惊异的程度。

埃罗还结识了塞西利娅·派内及其丈夫谢尔盖·伊利亚里奥诺维奇·加普什金。这两个人给过他以极大的激励。同他们的交往使他产生了要去哈佛的念头，并终因拉萨罗·卡德纳斯任命他为墨西哥驻波士顿领事而得遂夙愿。

在哈佛，埃罗认识了哈洛·沙普利并称他为现代哥白尼，因为，他凭借尼尔逊山上的一台装有直径为两米半的镜片的望远

镜观测发现太阳位于银河的边缘,从而打破了太阳是宇宙中心的神话。

沙普利同康德不谋而合:既然银河系是由千百万颗呈盘状散布的星体构成的,那就有可能存在着另外许多同我们的银河系相仿、与我们的银河系保持有类似于星体和行星间的距离的银河系。无论是地球、是太阳还是我们的星系都不可能是宇宙的中心。"在广袤无垠而且还在继续膨胀的宇宙中,我们只不过是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垃圾而已,"他对埃罗说道。

哈洛是借助造父变星型变星测量星系外距离的第一人,那些变星表现为球状星云,据他推断,分布于以星系为中心的假想的空间里。按照他的解释,造父变星的变化源于太阳直径的变化。

哈洛·沙普利亲切地接待了这位热情而又是天文爱好者的墨西哥人。他们的见面得益于曾经在美洲变星观测者协会执着工作过的加普什金的推荐。

哈洛怎么可能不被那个墨西哥人的口才及其有意在墨西哥建立一个新的天文台的热情所打动呢?塔库瓦亚天文台早在战前就已经以其一台落后的焦距为五公尺、镜片为38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不过,战乱葬送了做出更大成绩的可能。革命爆发之前,墨西哥人曾于一八七四年就进行过考察并建立了营地、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一场革命却使他们落后了也许有五十年,致使他们至今还在致力于星图① 和星历表的绘制。

尽管沙普利对阿斯特卡太阳历早有了解,埃罗还是给他上了一课。如果说美洲大陆有哪个民族自古就对天空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墨西哥人民。这个传统不应丢弃。在美洲大陆被发

---

① 原文为法文。

现之前很久，个矮头大的玛雅人就已经登上奇琴伊察的塔楼去观测天象并在他们的古籍中记载下了他们的独到见解。他们研究了火星、土星、金星。如果早一点儿能够破解和预测自然现象的话，他们肯定会对世界的天文学做出更多的贡献。

沙普利认真考虑了埃罗的建议并邀请他参加了一次研究有关计划的高层会议。“咱们非正式地谈一谈，不过，我先告诉诸位，我已经被那位不同凡响的墨西哥人说服了。”参加会议的有副台长唐纳德·门泽尔、巴特·简·博克、谢尔盖和塞西利娅·派内·加普什金、乔治·迪米特罗夫、弗雷德·惠普尔和鉴定星体光谱的安妮·江普·坎农、理论家斯特恩、望远镜设计专家贝克以及青年学者卡洛斯·格雷夫·费尔南德斯。这最后一位以其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头衔、古根海姆奖学金和有关重力现象的新理论为计划增加了分量。

如果墨西哥的青年科学工作者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国界那边的事情可就不能不闻不问了。如今，在欧洲举棋不定的情况下，把目光转向那个不为人知的邻居是非常必要的。

推动建立一个新的墨西哥天文台是个极好的主意。如果说美国的政治已经在拉丁美洲遭到了挫折的话，这种科学合作说不定反倒会有成果。

哈洛·沙普利认真看了塔库瓦亚天文台年报，那一本本年报是埃罗交到他手上的。埃罗对他讲了自从墨西哥革命以后出现的需要统一时间的问题。国家电信局有一个时间，铁路沿用美国时间，还有西经105度线时间、加利福尼亚时间，整个一个时间大合唱。沙普利开心地笑了起来。“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国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他验证了墨西哥人不守时间已成经典的原因：时间在空间中飘浮，没人能够抓得住。天文台的使命之一就是统一时间。塔库瓦亚天文台的机械师何塞·阿尔瓦·德·拉·卡纳尔匆忙——又确实不合时宜——地改造了一架老钟，每

六十分钟通过电流同美国连通一次并通过电话报时，线路忙得不得了，两名接线员每分钟接听八十次，差点儿把她们忙疯了。改用通过 XEQR 系统广播报时之后，天文台的负荷得以缓解。“沙普利博士，您觉得报时是科学家的任务吗？”他模仿播音员的语气说道：“现在是国家天文台下午两点三十三分正。”

埃罗把博士给逗笑了。墨西哥头一次听到了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的音乐，这得归功于塔库瓦亚电台。“天文台差点儿存在不下去，因为公众想听《黛茜，黛茜》① 和《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克莱门蒂特》②之类的美国音乐。”

哈佛天文台台长经常约见埃罗。“沙普利，您可知道太阳决定着海龟的性别吗？如果龟蛋在沙子下面接受了过多的日照，孵出来的就是雌龟；如果温度低一些，孵出来的就是雄龟。”沙普利当即决定定期会晤那位高水平的谈友，因为，同其交谈令人开心。每次见面过后，他就更加坚定地要推动在墨西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天文台。跟埃罗一样，他也是个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人，但是，他却煞费苦心地将那些身处险境的欧洲科学家安排进了美国的一些重要教育部门。爱因斯坦不是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就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吗？被战争赶出家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还将继续涌来，沙普利的开放思想势必会惹来他同麦卡锡的麻烦。相反，美国人一直都把墨西哥当成自己的后院，而他本人也对那个有着独特计时方式的辽阔国度怀有浓厚的兴趣。墨西哥人很有创意地补充着他在学术力量和实验设备方面的不足，他们的原始状态说不定恰恰能够使之得到意想不到的发现。当然，其实是埃罗早已解除了他的武装。沙普利是相信国际联合的，既然欧洲自顾不暇，此刻他就转向了泛美思潮。同拉美联手并使之成为盟友是一个要比大棒③明智得多的政策。

---

①②③ 原文为英文。

卡洛斯·格雷夫·费尔南德斯也促使沙普利对埃罗更加怀有好感。您注意到了埃罗用的助听器了吗？格雷夫对沙普利讲过埃罗任第三十六届议会议员的时候当众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在一次辩论中，他正讲得起劲儿的时候发生了枪战，议员们纷纷躲到了红丝绒的座椅下面，可是，埃罗议员仍然站在讲台上。当他结束了精彩陈词之后，他的同事们上前对他称赞道：

"你真是个勇士！"

"为什么？"

"因为，枪战的时候，你连腰都没有弯一下。"

"什么？有过枪战？"

还有一回，助听器掉到了地上，于是他就弯腰去捡，结果是专门冲他射过去的子弹只是打穿了前面座位的椅背。

格雷夫还对沙普利讲述了埃罗同候任总统的对话：

"您想在我的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

"我想要一个天体物理观测站。"

"可以给您，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设在我的家乡，"阿维拉·卡马乔满足了他的要求。

根本不可能想象在美国会出这种事情。沙普利从未把自己腰包里的钱花在研究工作上。事情不是这么个做法，国家提供资金。"这些墨西哥人，都很了不起！"① 格雷夫是非常优秀的。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严谨而客观，同诺贝尔奖金得主阿瑟·康普顿交情深厚，诺伯特·维纳把他看成是像阿尔图罗·罗森布卢思那样的控制论学科的精英。不是什么人都能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博得了一流科研工作者的美名。他和乔治·勒梅特教士共同提出了一个有关宇宙线的理论。不得了，这些墨西哥人肚子里有货，必

---

① 原文为英文。

须帮帮他们！

12

聆听埃罗的教诲是不敢奢望的奖赏，洛伦索确确实实有这种感觉。埃罗没有看出他的心思，但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您不要以为咱们是在大街上。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学过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克斯·普朗克的电磁理论、埃尔温·薛定谔的波动力学。他在柏林待了三年，您是知道的，那儿可是世界物理学中心啊。卡洛斯·格雷夫跟世界上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们一起工作过，他还把在数学方面很有前途的青年费利克斯·雷西亚斯带到了哈佛。钱德拉塞卡对他产生了兴趣。我们尽管设备不足，特纳，大学里却有一流的人才。就像墨西哥人能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类拔萃一样，在墨西哥国内，索特罗·普里埃托培养出了格雷夫和巴拉哈斯，培养出了纳波莱斯·甘达拉，培养出了洛佩斯·蒙赫斯。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是互补的，不过咱们得让政府产生兴趣以便得到支持，因为，如果美国佬包办一切，咱们可就要失掉自主权啦。”

埃罗的民族情绪同洛伦索一脉相通。“欢迎，欢迎，布克利先生”是他童年的耻辱。

“如果不能说服政府发展科学，就不可能有天文台。”

“可是，怎么说服？那是一些不可理喻的禽兽……”

“如果您称他们为禽兽，当然会毫无结果。您得让他们明白，没有科学，咱们就没有出头之日，咱们不能当懦夫。马努埃尔·巴亚尔塔在麻省理工学院就没有缩头缩脑，结果就出了成绩，他将那个只是教授工程的学院变成了世界领先的物理学和数学研究中心，当然，是在另外一些天才的支持之下喽。特纳，

我的朋友，您就看看麻省理工学院当今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吧。没有理由让墨西哥落后下去。应该说服政府。"

"只有您了解他们并且能够对付他们。"

"他们要么认识到那是对人类和对他们自己的首要责任，要么就完蛋。眼下我打算招募天文学者组建一个新的天文台。塔库瓦亚已经没用了。我需要天才。您就跟我一起干吧，不会后悔的。您有做天文物理学家的天分。"

生活真是太多意外、太难预料！生活远远不是一个人所能把握得了的，雷韦尔塔斯说得真对。他真想马上就把这一切全都告诉给这位挚友。雷韦尔塔斯还在承受着学做人父的煎熬，还在女人以其褊狭的头脑和每月排卵的子宫令男人不能自拔的生计与肉欲的煎熬中苦苦挣扎。《战斗》也只是勉强维持，缺少新鲜血液，不敢面对肯定会令其震惊的真正现实。最好还是退出，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给他提供了机会。

对洛伦索来说，白天完全成了消磨时光，不得不去执行巴索尔斯分派给他的那不会有任何成效的任务。不会有任何成效，对此，他尽管心有不甘，却又确信不疑。夜晚成了白天，而白天则成了昏昏沉沉的等待。

洛伦索应着鸟雀初试的啼啭睁开了眼睛并对自己说道："生活开始啦。"他火急火燎地跑到巴耶区去冲洗了胶片。用显微镜观察过那些胶片之后，上午十一点钟，满怀虔敬地锁好了那座使他感到无比充实的圣殿的大门，随便找家饭馆吃点儿东西，接着就去政治行动联盟。显微镜下的影像时刻伴随着他，那影像是音乐、是图画：他仿佛看到了米罗①、克利②、康定斯基③，他仿佛

① 米罗(1893—1983)，西班牙画家，抽象艺术和超现实主义梦幻的代表人物。

② 克利(1879—1940)，瑞士画家，善用形、色、空间表现情感，对 20 世纪现代派艺术有重大影响。

③ 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和美学理论家，纯抽象艺术创始人之一。

听到了那犹如打从六万年前起就一直融会在氧气、雨丝、阳光中的婉转笛鸣般的太空旋律。走在街上，每一个细节都具有了新的含义，好像自己同树上的叶片、墙上的坑洼都息息相关，阳光照射出了曾在天空看到的景物的真实结构，最细小、最普通的物体上面也都显示着星系的旋涡与旋臂。天象已经融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他会把交叉放在一起的两块木头当成是一颗星星或者是一次超新星爆发的轴心。

洛伦索倾心关注着密布星云的南十字座，他在以天女星云的疾速不停旋转，他的手脚已被猎户腰带捆住却又因为得到猎户宝剑而成为了骑士。

从那个时候起，星星主导了洛伦索的起居。他每天下午四点回家睡觉。街上的喧闹、关门的声响、明亮的阳光都在干扰着他的睡眠，但是最终还是被疲倦所征服。他什么都不再想了，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了那个自己已经成为其组成部分的、由数以亿计的太阳构成的奇妙而浩瀚的世界之上了。凡事都有源。弗洛伦西娅的死自有道理，华金·德·特纳也一样，说不定自己吸入的氧气——特别是母牛小白呼出的二氧化碳——中就溶有母亲的呵气。是微妙的分子组合促使埃米利娅去了圣安东尼奥，是宇宙射线决定了胡安的生活道路。莱蒂西娅所过的日子也不再让他觉得有多么丢人，那也是不可避免的，是烷、水、氨、氢、铀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说她粗鄙，那是因为姐姐埃米利娅以其反叛精神克服了女人的天生弱点而没有任由自生自灭。洛伦索此刻想得更多的是放射性同位素而不是公交车票。路易斯·恩里凯·埃罗指出的化学和光谱特性取代了他曾经以为一成不变的外表形态，其中包括那个拒绝接受他的母亲的、等级森严的墨西哥社会的现实。

“塔娜姑姑！我完全把塔娜姑姑给忘了！”一天下午，洛伦索一惊而醒，于是就决定前去看看她。他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姑

姑啦。真奇怪,他一点儿都不恨她!

姑姑那明显恶化了的健康状况让他担起心来。“都是年纪的过错,”身体好得不能再好的蒂拉说道,“连那条狗也都老啦。”菲菲头顶上的白毛已经不再是那么笔挺扎煞了,肚子、四蹄和深深凹了下去的眼窝周围的毛色也开始变淡。卡耶塔娜蜡黄的脸上几乎连眼睛都看不到了。“谁都免不了一死,”蒂拉感慨道,“您已经看到了,堂华金比她小,反倒先走了。本来还不该轮到他呐。”她显得愤愤不平,这使得洛伦索再一次想到了她跟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洛伦索跟蒂拉不同,他觉得自己需要卡耶塔娜。胡安在忙自己的事情,莱蒂西娅也一样,埃米利娅和桑迪亚戈在美国,只有姑姑能够将他同过去联系在一起。塔娜是他的血亲,他需要记着她、需要她活着。不管他想得多么有道理,姑姑必将带走只有她才能给他、只有他才能感受得到某种东西。他突然之间产生了想要了解更多情况的欲望。他父亲到底是怎么一个人?他父亲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情况下认识弗洛伦西娅的?他有太多找不到答案的疑问。卡耶塔娜发出的极其微弱声音传到了洛伦索的耳朵里,她在吃力地吸着嘴边的空气,死人般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她佝偻在躺椅[①]的垫子上,一头白发有些蓬乱,菲菲趴在她的脚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没人再需要她了,只有莱蒂西娅有时候会像龙卷风似的冲进来在整个家的各个房间里摆满柑橘和苦菊花。塔娜为人刚强,从不诉说苦楚或不满,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怨天尤人。恰恰相反。“生活待我不薄。”

一天下午,塔娜抓住洛伦索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为你骄傲。”洛伦索将她举到自己的唇边回答她说:“我也为你骄傲,

---

① 原文为法文。

姑姑。”然后，面带微笑地亲了亲她那几近透明的手掌。

洛伦索很想从那个僵尸般的女人的口中得到某些教诲，但是，为时已晚。塔娜注定还会让他大感意外。最后几天里，她开始出虚汗和哆嗦。“是病的原因，”洛伦索自我安慰道。“是被吓的，”蒂拉恶狠狠地说，“您的姑姑怕死。”洛伦索很不高兴。蒂拉既不急于给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也不及时为她更换被褥。“她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当然知道，还在哆嗦呢。”“那是被吓的，”蒂拉又说了一遍。小狗菲菲也在打着哆嗦。主人和宠物的白发和白毛都很服帖，因为同样都已经被她们那羸弱不支的躯壳所分泌的体液和尿液打湿。一天下午，莱蒂西娅破门而入，随即就弯下身子去亲吻她的姑姑。塔娜用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搂住侄女的脖子、以几乎无法听到的声音对她说道：“不要撇下我。”“当然不会，姑姑，洛伦索和我都在这儿。”死神处决了卡耶塔娜·德·特纳，将她钉到了摆在客厅里的那布满灰尘的还愿圣母、神圣家族、圣心、先知的画像以及大学俱乐部、赛马俱乐部、马球俱乐部的奖杯所代表的十字架上。当卢尔德圣母① 仰望天空和虔心祷告成为喃喃私语的时候，手中的念珠也就变做了头上的荆冠。人生旅途就这么结束了？洛伦索心里这样问道。看着她那张着嘴巴露出上膛风度尽失的样子、听着她那响彻整个房间的咽气呼噜的声响而无能为力，他感到非常难过。“你不能帮她把嘴合上吗？”他问蒂拉。“没有办法，少爷，没有办法呀，”蒂拉的口气缓和了下来，“这就是死亡。你别看就是了。”洛伦索有意把她的上膛想象成为一艘正在建造的小船的骨架，可是，没用，所以也就只好将目光转向窗外。她的那口气儿好像就

---

① 卢尔德是法国上比利牛斯省的朝圣城镇。1858 年 2 月 11 日至 7 月 16 日间，一个 14 岁女孩在该镇附近河左岸的洞穴中多次见到圣母马利亚的幻象，1862 年教皇宣布事迹真实可信并批准卢尔德圣母膜拜仪式，遂使该地成为朝圣中心。

是咽不下去。一个垂死的女人的肺叶怎么会发出那么大声音呢？吹到她面部的凉风没能消除颊上的灼红。“但愿快点儿结束吧，”洛伦索自言自语道。“恐惧是会给人以力量的，”蒂拉冷漠地说。莱蒂西娅魂不守舍，但是，她的在场是必不可少的。若是没有她在，一切会变得更糟。洛伦索未加思索地点了一根香烟。蒂拉没有吱声。已经没有必要啦。洛伦索望着她，眼泪汪汪地说道：

“这件事情真让我受不了。我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没有像对她那么敬重。”

蒂拉没有接茬儿。一直到了晚上等到莱蒂西娅重又有了生气和情绪之后，塔娜才最后咽了气。没过几天，确切地说是在七天头上，菲菲也追她而去了，洛伦索让蒂拉将它埋到了花园里。“权当肥料吧。”蒂拉通知他说：“我想回老家去。是时候啦。我想带走您姑姑送给我的那套家具，只是不知道怎么运法。”洛伦索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来了那幅景象：一天晚上，他穿上了礼服并对着客厅的镜子摆弄着领结，父亲走到他的身后，伸手从脖子后面帮他系好了，“这种事情，我在行，”很有想要拥抱儿子的意思。可是，洛伦索却连个谢字都没说，转身就到街上去等迭戈·贝里斯塔因了。有那么一刹那，只是一闪而已，他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可怜的爸爸，他的心地是不坏的。”

洛伦索租了一辆搬家卡车，当他跟在蒂拉的身后最后一次锁上卢塞尔纳大街那幢房子的大门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说塔娜姑姑带走了自己那可怜的秘密的话，他则将去发现新的秘密，而这新的秘密才是最重要的。

卡耶塔娜是在未失尊严与体面的情况下去世的。最令洛伦索刻骨铭心的是蒂拉用围裙捂着脸一遍遍重复着“塔娜太太是个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的人”的情景。家，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洛伦索惊异地发现那房子是租的。出于自尊，塔娜从未泄

露过。她那么看重钱财是有道理的。最好的家具全由阿尔穆德娜姑姑运往休斯顿了。有的可能会给埃米利娅,如果她想要的话;有的会给桑迪亚戈。洛伦索会像从自己的姓氏中去掉那个"德"字一样从他们手中夺过几件或者希望保存一扇殖民时期的屏风、一个盛酒皮囊吗?当然不会,他甚至连那个地方都没再回去过。

"阿尔穆德娜姑姑,你全都搬走吧,你会比任何人都保护得更好。"

三个月后,洛伦索再次经过那幢房子的时候,看到已经挂出了"招租"的牌子。没有了住在里面的人,房子也就只是房子而已,与华雷斯区的其他房子没什么不同,灰秃秃的,而且还显得有点儿矮小。仿佛见不到太阳。因为无人居住而倍显荒凉。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变得朦胧了。是他们,德·特纳一家,使它具有过生气。洛伦索知道自己内心深处也有某种东西黯然失色了。他不希望那个失去了光焰的区域的余韵、那个曾是自己的星辰而如今已经没有了重元素的气团再与自己发生任何关联。

13

胡安的路是这么走过来的:借给我点儿钱、很快就还,这是汽车保单,债务,诈骗,街头闹事,斗殴,应付警察,你就看我有多蠢吧,我让人给坑了,惹祸和蹲监,真该死,又进去了,最后一次在暗无天日的莱昆贝里宫待了六个月。犯起浑来,必须四个人一起上才能制得了他,否则没人是他的对手,谁知道他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也许是因为肝火太旺吧。他斗起狠来就像是一头猛兽,不过他从不对那些坑蒙拐骗、为了自己保命而拿他当替罪羊的哥儿们发威。总是他被人告上法庭,是他这个年纪最轻的

受过。“不能再找哥儿们啦,”当他再一次走出监狱的时候,发了狠,于是就在观象台路开了一家小小的冷气机厂。一年后,同税务、同工人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场地监管人员逼使他关了张。此刻,他正赖赖巴巴地住在一间阁楼里。

“兄弟,你愿不愿意到托南钦特拉来工作啊?路易斯·恩里凯·埃罗正在普埃布拉这儿建一座天文台。”

埃罗很快就发现了胡安的能力,当然还有他的焦虑。他真的不愧为洛伦索的弟弟。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让人在主体建筑的正面用希腊文刻下了埃斯库罗斯① 的《普罗米修斯》中的一句话:“上帝给了人类以不切实际的希望并从而使之摆脱了恐惧。”从那儿举目望去,乔卢拉谷地的风光美不胜收,几乎常年都能尽览火山的景貌。“尽览”真是非常贴切的说法,因为那将山与谷连接在一起安置在大地之上以使当地居民的生活自有其意义与道理的景致最能发人深思。只有少数人每天骑着自行车到普埃布拉的塔拉瓦拉工厂去干八个小时的工作。人们完全靠着钟声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悠扬的钟声让人想起洛佩斯·贝拉尔德② 和他同敲钟人的悠闲对话。钟的总数是三百六十六口,每天一口,剩下的一口留备闰年再用。这三百六十六口钟分别安放在三百六十五座教堂的钟楼里。这些钟,如果同时敲响的话,该会发出怎样的轰鸣啊?下面是连绵的玉米田,远远传来牛的哞哞声,一头毛驴突然发出的叫声使兄弟二人下意识地对望了一眼:“埃米利娅的母驴,”他们陷入了回忆。他们也许想起了弗洛伦西娅,但是,谁都没说。

---

①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 525/524—前 456/455),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第一位。《普罗米修斯》原作的名字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② 洛佩斯·贝拉尔德(1888—1921),墨西哥后现代主义诗人,作品曾表现淳朴的乡村生活。

"您所追求的东西,德·特纳,我的朋友,也许可以在这儿找到,"台长说道,"我们仍然处在困难时期,我知道您不会在乎。我为您提供的工作需要的是严谨和理智。"

"在一个丝毫不讲责任心的国度里,还谈理智?"胡安·德·特纳不无嘲讽地说。如果换成是他哥哥,肯定也会这么说的。

"对。您将在这儿观察和研究超出我们已知范畴的某些问题。我需要优秀的数学家。您的哥哥洛伦索擅长观察,您具有抽象思维的天赋,这是您的长辈们说的。"

胡安不由一愣。

"我发现了一些变星,而且仍在继续寻找,德·特纳,我的朋友。我相信人类。"

"我不相信。"

"以您二十八岁的年纪?您会重新相信的,德·特纳,我的朋友,会重新相信的。您越是研究从前以为神圣的东西、越是接近星空,就越会觉得我们的大脑了不起。您在那星空中见到的一切将会使您对人类产生信心,您会发现您的大脑的化学与物理变化同天上的化学与物理变化有着相同之处。您的大脑可以破解疑团。我们这儿就是地上的天空。我们在经历着天上正在发生着的事情。通过这台望远镜,您可以看到一千万光年以外乃至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将会影响您的生理变化的星系在等待着您。"

看来这个光秃秃的山包就是天文台喽?胡安看了一眼几乎跟整个墨西哥乡下一样仿佛无人居住的村庄和埃罗选作天文台地址的那个像兀立的蘑菇似的小山丘。山丘附近没有一块玉米田地。"那上面只有大雨一冲就会滚下山去的石头,"开杂货店的堂克里斯宾几天之后对他说道。他很吃力地拎着手提箱。既然没有一扇门是开着的、一路上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儿,他住在哪儿呢?不过院子里有鸡叫的声音,那鸡总得有人喂吧。突然,

他在转弯的地方看到了一棵松树。他要对埃罗说:"上面可以栽树,已经有一棵松树了。"埃罗很可能会说自己是来搞天文的而不是来搞绿化的。

冬季已经开始了,天清气爽,夜长晨凉。"这是一年中最好的观测季节呀,兄弟,"洛伦索对他说道,为能见到他而感到非常高兴。

那天下午,埃罗同兄弟两个一起喝茶。

"胡安,我的朋友,您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吗?你们看,东边是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斯塔克西瓦特尔,西边是玛琳切和远处的奥里萨瓦峰,这儿是科尔特斯隘道。身居这么美好的地方,还想怎么样?胡安,我的朋友,您注意到了这儿的空气的质量了吗?这可是观测天空的基本条件啊。北边可以望见乔卢拉金字塔,您看到了建在塔上的那座殖民时期的教堂了吗?再往下面是奇皮洛,几个住在那儿的意大利人加工的黄油和奶酪均属一流。所以,胡安,我的朋友,能在全墨西哥最好的地方工作是您的运气。"

山丘的顶部只有连着长长阶梯的办公楼,"其规模是希腊级的,"埃罗得意地笑着说道,"因为我们想让这儿成为墨西哥天文学的帕台农①。设备,一架蔡司望远镜,安在后面,还有一个暗室、一个胶片库。"

洛伦索站在埃罗的身边,眼睛望着日益膨胀的天使之都②。

"先生,您难道不担心普埃布拉也会像墨西哥城一样,其光亮会对我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吗?"他问道,与此同时,仍在眯缝着眼睛以期看得更远。

---

① 帕台农,雅典卫城上供奉希腊女神雅典娜的神庙,

② 指普埃布拉城。"普埃布拉"(Puebla)在古西班牙语中意为"城镇"。该城的原文全名 Puebla de los Angeles 直译应是"天使的城镇",但是,de los Angeles 通常都会被省略而只取 Puebla 为其名字。

“您这个悲观主义者真是名不虚传，特纳，我的朋友！格雷夫说，离这种灾难还远着呢。”

埃罗非常倚重卡洛斯·格雷夫·费尔南德斯的智慧。格雷夫很有号召力。走廊里一有笑声，人们就知道：“格雷夫来了！”巴拉哈斯说：“格雷夫等同于笑声！”发福的体态使他拥有了胖子的亲和力。他是托南钦特拉惟一的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该院的桑多瓦尔·巴亚尔塔的弟子。他追随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同埃罗很亲近，不过，其程度并没有超过他同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的关系。埃罗亲自去到马萨诸塞州请他来参加托南钦特拉计划。他们二人成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组合：埃罗又瘦又高，戴着个遮住了半拉耳朵的助听器；格雷夫，又矮又胖，随和而亲切。

由于受到过美国人的熏陶，格雷夫喜欢集体辩论并经常会同埃罗一起工作到深夜。从办公室虚掩着的门里传出来的激昂叫喊简直就像是吵架。洛伦索走到了那门口却又收住了脚步，埃罗立刻招呼道：“进来，特纳，快进来，拉把椅子坐下，我们正需要您呢。我们在谈引力问题。”以那夜为始，洛伦索也就成了辩论集体的成员。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沉稳、善于思索，给人以踏实的感觉。他因新婚燕尔，住在普埃布拉，只是偶尔在托南钦特拉过夜。每当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从墨西哥城前来看望自己的老友格雷夫的时候，辩论就会变得更加激烈。格雷夫坐在一把连桌椅上用散页纸做着记录。他的字体很大，一边大声念叨着一边落笔，一两个公式就占满了一整页。巴拉哈斯半坐半躺，双脚搭在格雷夫的办公桌上，两眼望着天花板。格雷夫诵读着自己的公式，突然听到有人大叫：

“不对！”

“为什么不对？”他一跃而起，声如咆哮。

巴拉哈斯直起身来解释一番，接着又回复到原来的姿势，而

格雷夫呐，也重新埋头记录。

洛伦索最感恼火的是科学上总会有两种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又都是可行的。格雷夫每次都是抢在别人的前面摆出涉及他未曾考虑过的方面的观点。格雷夫教他怎样进行物理研究。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不吝自己的所学。埃罗有时会显出睿智的光焰，不过，面对那些学者，那些货真价实的博士，显得很有风度，提出自己的假说而并不指望眼前的诸位饱学之士就之发表意见。特纳却总是会有所表示，总是会用激动的眼神望着他，那眼神给与他的快慰远胜千言万语。“能有这样一个儿子该有多好啊，”埃罗心里想道，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这一念头透露给那位很可能会拒而不受的高傲弟子。格雷夫一向仁厚，不忘提示：“还是看看咱们的朋友德·特纳有什么想法吧。”闸门一开，洛伦索立刻就会卷入激烈的辩论。“那是不可能的，朋友，因为电子依时间和空间而运动。”每当埃罗表示因耳背而没有听清的时候，大家就会放慢讲话的速度，不过，过不了一会儿又会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洛伦索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咖啡早就凉了。每次烟灰碟子到了满得不能再满的时候，埃罗就会去倒掉，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发觉。

洛伦索请求允许他的弟弟胡安参加这种临时性的辩论，负责给他授课的格雷夫和费尔南多·阿尔瓦当即表态同意。“他已经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仅仅三个月，他掌握的知识已经超过了科学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快去把他叫来，还等什么？”那天晚上，最感到惊奇的是洛伦索。胡安胸有成竹地参与了争论。他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哪儿学来的？洛伦索是直到第五天才在格雷夫的鼓励之下开口讲话的。格雷夫当时冲着他说道：喂，喂，朋友，别一声不吭啊，您的眼睛在放光呢。胡安可就不一样了，在前辈面前毫不谦让。

格雷夫、阿尔瓦、埃罗和经常从墨西哥城过来的巴拉哈斯全

都很喜欢那兄弟俩的激情。胡安依靠本能几乎总能跟巴拉哈斯得出同样的结论。"德·特纳,您是怎么得出这一结果的?说说看,把您的公式写在这儿,"说着就从格雷夫手中抽出一张纸来递给了胡安。胡安列不出公式,但结果却是对的。阿尔瓦于是欣然地仰靠到了椅子背上。有着这样的能人,墨西哥的科学前途有望。

"体育锻炼对搞科学的人大有好处。①"沙普利在哈佛经常这么说。埃罗严格实践着这一忠告。他们每天下午都要打一场篮球。埃罗像个孩子似的欢蹦乱跳。格雷夫是个运动老手,经常上场。因为在打球的时候摘掉了助听器,台长根本就不知道爹长妈短之类的脏话跟着皮球满场横飞。

洛伦索非常高兴能够同胡安重逢,而这个弟弟又时常会有令其大感意外之举。胡安的出现使他像过电影似的想起了无数童年往事:胡安跟着自己去上学,胡安冲着塔娜姑姑一边狂扭一边当面叫她"该死的巫婆",蒂拉在每只奶杯上面放上两片香草果酱面包。

普埃布拉,特别是距那儿不到十三公里的托南钦特拉,也让他们兄弟二人始料不及。

"您的弟弟很可能成为杰出的数学家,格雷夫和阿尔瓦非常看好他。他所差的是理论,但是,在实践方面,没人能够超得过他。他的才能已经在这儿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忌,"埃罗对洛伦索说道。

在四个姐弟中,洛伦索最不了解的胡安如今却在数学方面显露出了才华。他长得很瘦,满脸沧桑。他仍像小时候那么内向,只是偶尔说句笑话,从不谈论自己,回避一切,只有数学是个例外。他不关心埃米利娅和莱蒂西娅的生活,只想知道桑迪亚

---

① 原文为英文。

戈的情况。他对过去言多不恭,对哥哥心怀疑忌。哥哥在他身上看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不管什么时候总是以不屑的口气对他说"你不行!……"渐渐地他就觉得没人再在乎自己,包括特维森神父,没有一个人,包括他本人,能够待他以公平。胡安曾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由于洛伦索也很优秀,他的才华被人忽略了。

在卢塞尔纳大街的家里,学识和功课不像操行那么被人看重。卡耶塔娜连看都不看就在成绩单上签字。她从未夸奖过自己的侄子,惟一喜欢的是莱蒂西娅。每到星期天分发零用钱的时候,华金·德·特纳常常会把胡安略过。"那孩子太坏,"这就是堂娜卡耶塔娜的结论。小胡安当时该会觉得多么孤苦无依啊!他到街上去胡混也是有道理的。

"对你兄弟胡安,我很不相信,而且是有根据的。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都在干些什么,更不用说在想什么了。"卡耶塔娜·德·特纳竟然到了蛮不讲理的地步。

学校里的老师们也排斥胡安,因为他质疑他们讲授的内容,常提他们解答不出的问题,坚持这个或那个习题还有另外一个答案。他每次举手,老师都视而不见,因为害怕他会让自己出丑。"你阴险狡猾,"教地理的女老师这么骂他,因为他当着三十七个学生的面揭穿她不知道厄瓜多尔在什么地方。那位老师决心整治他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共同将最为优秀的学生孤立了起来。

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胡安没对任何人透露一点儿风声就决定另闯天下,于是就跨进了早已暗暗看中的街头天地。他同上学途中结识的杂货铺、油漆行、药品店的孩子们厮混在一起,东家找点儿铁丝、西家讨点儿酒精,在另一家的后院搞起了轰动一方的试验。"我要造出墨西哥第一台冷风机。"今天,他替药房老板修好了收音机;明天,他又给杂货店老板娘的女儿设计

了一台前灯能亮的小汽车。“外面的宝贝,家里的弃物。”胡安在哪儿都是人尖儿,只是在卢塞尔纳 177 号和学校里不行。胡安的少年时光是怎么度过的呢? 那是一个谜。洛伦索不再答理他是因为他从不归还所借的五比索、十比索和二十比索。后来,当听到莱蒂西娅说胡安每天凌晨都送圣胡安德莱特兰的妓女回家的时候,洛伦索不免大吃一惊:“什么么么么?!”“没错,是他送她们回家。”“怎么送?”“胡安有车,哥。”“哪儿来的?”“他自己买的,他很聪明。你只管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洛伦索一气之下就将这个弟弟彻底排除到了自己的生活之外。“一个吃软饭的家伙,这就是胡安,吃软饭的家伙。我绝对不再认他。”过了一些日子之后,他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想法。归根到底,各人走各人的路。他能力有限,照顾莱蒂西娅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

如今,到了托南钦特拉天文台,在重新找回这个不可捉摸的弟弟之后,洛伦索心里充满了疑惑。同弟弟费尔民和希尔维斯特雷感情甚笃的雷韦尔塔斯会怎么想呢? 他觉得胡安非常陌生。他倒也不是想去接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了解。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曾问过:“你到底算是哪类精灵? 怎么走到了这一步?”两个人都是火爆性格,一旦发作起来会忍不住哆嗦,正是这种性格扭曲了他们的人生和他们的世界观。“你一直都在什么地方啊,兄弟?”他问胡安。那天他们刚好一起回到镇上并决定到普埃布拉去吃饭。他们同时用刚刚抽完的烟屁股又点燃了另一根香烟。“咱们什么时候戒烟吧,”洛伦索提议道。“我宁愿戒饭,”胡安笑着说。洛伦索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胡安也很像自己。

坐在汽车上,在思索四分圆周这一难题之余,有感于哥哥的关心,胡安讲述了自己的生意。他越说,洛伦索的心情就越沉重。胡安曾经有了一家冶炼厂,还想再开一家。他买好了地皮、

准备修建高温炉,由于手续没有办好,监察人员把工厂给封了。行贿也没能管用。“我只想在天文台待一段时间,哥,我打算到北部边界那儿去推销我发明的海绵铁。这种材料可以用来制造特殊构件、加油站棚盖、翼状屋顶。我将自己的发明命名为‘特纳板材’,哥,你觉得怎么样?这件事情如果砸了,在坦皮科还有一桩进出口钢筋的买卖等着我。”胡安还抓空发明了一种滑轮鞋。“滑轮鞋,兄弟?”“对,像冰鞋似的单刃,不是四个轮子,而是六个很小很小的轮子,肯定大有前途。”他准备一有机会就到圣安东尼奥去找埃米利娅,拉她入股,当美国分公司经理。

“你简直就是我啊,兄弟,”洛伦索真想这么对胡安说。疯狂到底会达到何种程度呢?关于他个人的生活,胡安继续只字不提,不过,洛伦索也严守着自己的隐秘。他们之间形成了君子协定。“我们所展示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萨特可能会这么说。

跟洛伦索一样,胡安也住在托南钦特拉的一户人家里,但是他却从来都没有说出是哪一家。镇子那么小,想知道是很容易的,不过,洛伦索没有去打听。他沿袭了卡耶塔娜姑姑的传统,保持着距离,尽管没有明说,可是他知道胡安也心怀疑忌。他宁愿独自往返而不与胡安同行,他讨厌胡安的那套计划。

胡安不见了踪影,洛伦索为此着起急来。托南钦特拉镇上的人说他到波波山去了。一个人去的?没人知道。衣服穿得厚吗?没人知道。他站在杂货店的柜台旁边喝了一杯啤酒,走出店门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大声吼道:“我要去波波,我要爬上山顶,咱们在那儿见。”他说得很轻松,就像是说要到乔卢拉去喝酒。有这么个兄弟实在是烦人!他真的很恼火。他是一个人去的还是有伴儿?没人知道。既无条件又不懂行,去冒这种危险也太不负责了!也许他是登山运动员、会爬山?该死的胡安,真想掐死他!托南钦特拉正需要他呐,他怎么能拿自己的生命当

儿戏呢？难道他是爬山专家？爬山运动有三大规矩：第一是，自救；第二是，救可以救的人；第三是，在必须选择的时候，救活下去的希望更大的人。他知道吗？他至少也该能够想到自救吧？

到了第五天，洛伦索已经忍无可忍了，决定上山去找弟弟。他身穿厚厚的外套朝着山上爬去。想到胡安每跨一步都有可能遭遇死亡，他感到异常的紧张。到了天黑的时候，紧张情绪没了，头脑却变得麻木起来。一定是大脑缺氧。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自愿陪他前去的堂坎德拉里奥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反，堂坎德[1] 显得倒很清醒，尽管呼吸有些急促。"应该喝口水，"堂坎德把水瓶递给了他，"因为脱水是很危险的。"懂得真多！洛伦索长咳不止。"到了这种高度，肺叶会变得很干，"堂坎德解释说，"嗓子会干得让人把肋骨咳断的。"洛伦索觉得那声音很远，就好像是从二十米开外的地方飘过来的一样。他感觉不到了自己的脚趾和手指。"教授，您的脸色比纸都白。不是好兆头，咱们回去吧。"犹如得到了允许一般，洛伦索站起身来开始呕吐，当发现坎德已经转身下山了之后，什么都没说就尾随而去。在返回托南钦特拉的汽车上，他也一直默不做声，甚至都没有听到坎德拉里奥在对他说：

"您的大脑似乎还需要更多氧气或是血液，对吧，教授？"

洛伦索一心以为胡安在山上，只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罢了。

在天文台门口，瓜尔内罗斯兴奋地告诉他说：

"教授，您刚走没一会儿，您的弟弟就回来啦……"

---

① 堂坎德即堂坎德拉里奥。

14

托斯基家的房子是土坯的，地面也是泥土的，石头垒起的院墙已经被太阳烤得变了颜色，茅厕则是嗡嗡飞舞的苍蝇的天堂。洛伦索所住房间顶棚上的惟一豪华装饰就是灯边的一块黄色镶板，不过，因为上面爬满了苍蝇而变得黑乎乎的了。堂娜马尔蒂娜在墙根摆满了栽有天竺葵的莫比尔公司铁皮桶和长着香草的盆盆罐罐。她总是不停地洗洗涮涮。头一天，她就满脸堆笑地给了他一块帕尔莫利维牌子的香皂并告诉他说带喷头的洗澡房很快就好，她讲话倒是很算数的，一个月后瓷砖就到了。“在此之前，就只能在那棵无花果树下面用瓢舀水洗澡啦，不过，没人会看的。”尽管马尔蒂娜不断地用“别出声，教授在休息”的话训斥自己的孩子们，洛伦索还是没能睡过六个钟头。院子里，两头黑猪不停地吱吱，一群母鸡不住地咕咕，狗在闹，驴在等着上货出门。弗洛伦西娅又活了？在乡下比在城里更容易想起她来，生活在托南钦特拉就好像是重又回到了圣卢卡斯庄园。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洛伦索感到非常惬意。

日近中天的时候，洛伦索心情愉悦地走进暗室，紧接着就坐到显微镜前查看起了那些刚刚冲洗出来的胶片。在此前那不眠的长夜中看到的貌似静止的世界完整地浓缩在了一张胶片之上，他在要找的星星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记号。

对地上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是对胡安及其荒诞的计划，洛伦索真可以说是讨厌透了。然而，每逢星期天堂卢卡斯·托斯基请他去吃火鸡酱的时候，他都愉快赴约，因为堂卢卡斯善观天候，而讲得最多、最肯定的是火山。波波和伊斯塔决定着他们的命运。洛伦索以自己的经验感受到了那两座火山对当地居民的威

慑力量。他们将之视为男女二神,为其立坛上供:玉米,鲜果,花苞,香烛和酒水。对他们来说,那火山实际上要比来自西班牙的那个像可怜虫似的被钉死的基督更具神威。波波卡特佩特尔,作为男神,很有脾气,托斯基称他为堂戈约①。山脚下的村落并不惧怕头顶白雪酣睡不醒的女神。可能毁灭一切的只会是波波。所以必须上供,以求房屋和田园不被岩浆冲走。

洛伦索的某些观念已经开始动摇。他不再那么坚信火山没有灵气了。那些能够观天知变的人的推断使他开始对民间智慧有所了解。托妮塔那丫头看到他和埃罗坐在主楼台阶上,不是就对他们说过那天夜里没法观测吗?

"为什么,托妮塔?"

"因为苍蝇飞不起来。"

她说准了。他们确实没能进行观测。天象就像玉米、赤豆、子女生长发育一样,已经跟那些人的生活密不可分。两座火山是一对夫妻,携手并行、一同拉撒、共话良辰、吵闹和好、相拥入眠。那山影响着村民的生活。它们就是父母,能够驱风逐日。

民间对天气变化的把握消弭了洛伦索因观测那个被哈勃发现还在扩张中的宇宙以及我们只是其中之一的成千上万个星系而产生的不解之郁。没人分担他为破解宇宙之谜而付出的辛劳,他常常在思索宇宙是否还将继续膨胀下去。

同乡下人谈话就是追溯过去。他倾听着人们的故事,其中包括堂卢卡斯·托斯基和奥诺里奥·特夸特尔、菲洛梅诺·特潘夸特尔及其表弟达维德·凯乔尔·德·潘科阿特尔,后者的一位幼年夭折的先人就葬在圣马利亚·托南钦特拉的村口,蓝白瓷的墓牌上写道:"上帝又将一位天使米迦勒招到了座前,一九一八年一月八日。"另一块墓牌年代更为久远:"堂安托尼奥·贝尔纳维·特

---

① 堂戈约,民间传说中自然与人合二为一的人物。

夸佩特拉，托南林的伊维卡村文书，去世于一七五六年二月一日星期一。”植根于故土的村民不只是立足于祖辈的骨殖之上，而且还拥有坚实的智慧并因此知道夜里行星之所以看起来很小是因为远在我们能够探知的范围之外。他们从太阳对大地、对他们的骨肉、对他们的肌肤的作用来了解太阳，他们研究了太阳并从而垒起坯墙、加上顶盖儿建成了住房，他们将太阳的周期融进了自己的血液之中，他们向洛伦索提出的问题绝非造作的产物而是源自于自古积累下来的知识。他们不把太阳当成神，反而想到有一天人类能够飞升到太阳上去而又不被烧死。“不过，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太阳了，太阳已经变冷，我们也就没法活下去了，”卢卡斯·托斯基说。人们担心太阳会消失。“一旦没有了太阳，咱们要么会死，要么就得到别处去。”“去哪儿？”“跟这儿一样的地方呗，如果能够找得到的话。”“太阳在走，太阳在转，太阳不会说停就能停下来。”“没有了太阳，庄稼就不长啦。”“没有了太阳，也就没有了绿色。”“没有了太阳，咱们就都得冻死。”“我觉得太阳上面也会起疙瘩的。你们待在上面看天的那个山包就是一个疙瘩，我敢说太阳上面会有一个跟这个一样的山包。我看到过太阳上面的窟窿。”“跟您说吧，教授，凭着肉眼就能看到星星改变位置，我验证过，因为我小时候为自己选了一颗星星，如今五十岁，我的那颗星星不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灭了，不过，说它走了，那倒是确实的。”洛伦索最喜欢的是堂卢卡斯，趁着女人在灶坑边忙这忙那的工夫，他一边对着瓶嘴儿喝着啤酒，一边慢条斯理地东拉西扯，让人感到一种意想不到的祥和。

自从开始观测的那一刻起，洛伦索就发觉宇宙使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当然，他还得跟别人一起生活，还得同他们来往，还得同他们讲话，还得吃饭，还得说笑，不过却有了一个比日常生活的天地更为真切的、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只是因为有了可以回到望远镜跟前的指望，他才能够容忍日常的琐事。他觉得

星星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为实在。对人,他觉得陌生,没有兴趣。他不能把人也像那些胶片一样放到显微镜下观察以预测其相对于天体而言更为暴戾的性情。跟人一样,星星也有生、老、死的过程,也有其令人倾慕的生命。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越大的星体发光的时间越短,而像白矮星那类密度非常非常大的星体却会持续很久。说不定哪一天,也许是一万亿年以后,太阳也会缩变成为一颗白矮星。或许,星体生成于宇宙形成之前?

洛伦索痴迷于星体的毁灭。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告诉他说,有些星体的毁灭是非常壮观的。

所以,人也会像灯一样油尽而熄,洛伦索想道。弗洛伦西娅肯定就是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燃料并因此而熄灭了,不过,只是转化成了氦与氢而已,而且还不时地会眨眨眼睛以期让自己能够将她辨认出来。同人一样,星体的原生质决定其存在的时间及形态。从小就能看出有人会长成壮汉,有人则寿数难期。这后者内火中烧,死不当时。他就属于这种人,因为他将殚精竭虑地去探索天空,继续测量星体之间的距离、计算星角、编制星表;他将——当然是借助望远镜——变成一个星体搜寻器,哪怕必须登录以百万计的数字,也不会心生畏惧;他将为十万颗以上的星体标定位置与轨迹。埃罗对他说过,天上星体的数目比地上的人口还多。

洛伦索养成了白天在与人共处的时候思考和琢磨头一天夜里想到的问题的习惯。天文台赞助人的侄子、年轻的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同他打招呼:"我那心不在焉的学者,您今天可好啊?"可是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看见人家,继续走自己的路。

堂卢卡斯·托斯基的表弟菲洛梅诺·特潘夸特尔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说的话常常能将洛伦索拉回到人世间来。天文台落成一年后,托斯基直言不讳地责备洛伦索说:"你们在上面买了一批又一批仪器,没完没了地编造着数目字,而我们的孩子却得

跑到阿特利斯科去上学，这儿连个学校都没有。"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他想给他们建一所学校，可是，拿什么建？必须解决穷的问题。

"堂菲洛梅诺，您为什么不种花？这儿很适合种花，"洛伦索说。

"花？"

"对，种花。堂菲洛梅诺，您本人就跟我说过，到这儿来的人都想买您的玫瑰。别再种玉米啦，改种花吧。"

"我们拿花当饭吃呀？"

"菲洛梅诺，别犯傻啦，会赚钱的，您的一家子靠花会比靠玉米吃得更好。"

从哪儿弄钱来建学校呢？他去找弟弟商量，胡安说得非常干脆："为了筹募捐赠购买望远镜镜片，伽利略曾经向威尼斯的那些哈巴狗公爵、侯爵献媚讨好。他从威尼斯跑到佛洛伦萨、从罗马跑到威尼斯，到处去找保护人，而交到那些人手上的不过是自己的发明构想。你只需要到联邦区[①] 去找找你那些有权有势的哥儿们或是部长们就行了，他们一个个孤陋寡闻，跟十七世纪那些至死都不知道伽利略的发现的伟大意义的王公们一样。放下架子，鼓起勇气，哥，去找政客和企业主，别无他法。"

"我做不到，我从来没有求过人。"

"不可救药。收起你的傲劲儿吧。真想帮帮托南钦特拉的人的话，你就必须弯下腰来，跟别人一样去求告。"

"用用您的口才吧，特纳，我的朋友。只要愿意，您是挺能服人的。发挥发挥您的雄辩天赋吧，"埃罗劝道。可是，直到这会儿，他还从来都没有去敲任何人的门呐。他讨厌一切与管理有关的事务。他喜欢沉浸于夜幕、喜欢为黑夜活着，他情愿融会于

---

① 指首都墨西哥城所在的、直辖中央政府的行政区。

谐美的夜空而不肯留在地上同人的卑劣根性周旋。

天刚刚放亮，熹微的白光遮没了星辰，洛伦索很不心甘地准备关闭穹顶。他全身都麻木了，于是就伸了伸胳膊、动了动腿，村中此起彼伏的报晓鸡啼令他脸上露出了笑容。蟋蟀还在幽暗中振动鞘翅发出嘟嘟的鸣声。“蟋蟀预示着好运。”他缓缓地下山去到了镇上，但却仍未消除紧张长夜的兴奋。此刻是地上的星星在草丛在枝头闪闪发亮，无数的小小光点同他开始了新的对话。

洛伦索会将一切都同天空连在一起，他的真正生活在天上并始于夜幕降临。对他而言，太阳不可信，它用骗人的光环罩住了大地。入夜之后，黑暗使宇宙得以恢复其真正的规模：那就是无底深渊、就是让他情不自禁地发出“真他妈的！我在哪里？”的感叹和疑问的空漠。

洛伦索有时会跟弟弟谈起自己所感受到的极大寂寞。胡安讥讽地说：“别那么庸俗，哥，别自各儿骗自各儿了。你很像塔娜姑姑。事实，天文学是讲求事实的，事实不需要情感。你的寂寞真会让人笑掉大牙。你今天在看的不是公元前四百年的那个星图上只标有一千零二十七颗星星的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天空，现在是二十世纪，对你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冲着月球表面的环形山发呆并感动得流出口水，而是需要你去揭开宇宙形成的奥秘，因为我们还不知道五十亿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委派洛伦索到交通部去办理修筑从阿卡特佩克到托南钦特拉的公路的许可。那段路不长，却是运货卡车所必需的，特别是哈洛·沙普利发寄过来的施密特望远镜就快到了。这种望远镜的视野要广阔得多，能够拍摄更大的天区和捕捉到从前无法看到的天体。经过了一番令人恼火地等待之后，洛伦索昂首挺胸地见到了副部长，不过，得到的回答却是：

"没有钱修建任何支线,年轻人,就把这话告诉给您的上司吧。再说啦,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将一分钱花在注定要落在北边邻居后面的研究上。"

洛伦索忍无可忍:

"我们如果请人代为思考,那就永远都不会进步。我惟一想做的事情就是使用自己的脑袋,部长先生,看来您是打算仰人鼻息喽。"

修路的事儿自然是泡了汤,洛伦索却为自己树了一个劲敌。

"我亲自去找总统解决这件伤脑筋的事情。您是个糟糕透顶的使者,"埃罗大发雷霆。

"那就等着看那头大驴会对您放什么蠢屁吧。"

"跟您说,特纳,不要自作聪明。"

"得了吧,堂路易斯,您自己对我讲过,阿维拉·卡马乔听到人家说天文学家们靠'鬼怪'[①] 工作之后,竟然大惊失色地喊道:'好家伙,我的乖乖!'"

埃罗全权负责着托南钦特拉的管理工作,他有时候也会不经意地管起"他的"科学家们的私人生活。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常陪妻子去做弥撒,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示爱的方式罢了。埃罗却大为不满,一有机会就抓住不放。

"我不信神,堂埃罗,"费尔南多·阿尔瓦平和地解释说,"尽管我跟您一样都在圣心学校接受过宗教教育。对我来说,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为别人斗争过并像别的许多人一样惨遭杀害的普通人。我尊敬我的妻子,她如果要我作陪,我就陪着。"

埃罗继续不依不饶。

---

① 此处所指的是"光谱"(espectro),该词在西班牙语中还有"鬼怪"或"幽灵"的意思。

“来，来，听听弥撒迷怎么说，”他常常以揶揄的口气这么说。

“您就饶了他吧，堂路易斯。”

“您听着，年轻人……”

“就别去搀和跟您无关的事儿啦，堂路易斯，”洛伦索插言道。

“您这是对我不恭。”

“您这是滥用职权。”

事情闹大了，如果不是卡洛斯·格雷夫出来打圆场，真的会变得很严重。格雷夫的乐天性格及其连珠妙语确实是托南钦特拉不可或缺的。

“看来，由于望远镜快到了，大家都有点儿紧张，”格雷夫笑着说，“我建议大家到圣马利亚教堂去找大天使、小天使跟咱们一起乐和乐和，当然了，埃罗除外，他呀，即便是摸错了门，也错不到教堂里去。”

望远镜是拆散之后用卡车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运到边境上的拉雷多的。负责押运的是两名哈佛毕业生，其中的一位是墨西哥人，另一位是美国人。谁来负责将其从边境运到托南钦特拉呢？埃罗指派了德·特纳兄弟。

菲利克斯·雷西利亚把车一直开到了拉雷多。这是个黑皮肤、高个子、身强体壮的小伙子，立马就博得了德·特纳兄弟的好感，尤其是胡安，竟然开始同他开起了玩笑。“你跟我是一路的，”他拍了拍胡安的肩膀。相反，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重要吧，副驾驶阿尔文·普伦蒂斯却不厌其详地讲述了他父亲一九一五年运送威尔逊山的那架一百英寸望远镜的过程，据他说，那卡车差点儿就掉进了山涧。安装望远镜的工作有很大风险。必须步步精准。直到分手的时候，那个美国佬又叮咛了一遍：“要谨防意外啊。”

一路上，洛伦索始终处于一种既担心又兴奋的状态之中。

胡安驾驶的车上拉着的宝物将会改变许多墨西哥人的生活。他们顶着烈日像乌龟似的跟在别的货车后面爬行,洛伦索的紧张心情怎么都缓解不下来。这架战争时期制造的望远镜,和哈佛、克利夫兰理工学院以及密歇根大学天文台的同属一个类型,是比莫科特苏马①的遗物还要珍贵得多的宝贝。他们能在托南钦特拉取得世界领先的、堪与美国和苏联媲美的研究成果吗?从今天起,托南钦特拉就拥有了一架世界最大的施密特望远镜啦。

部件是不是全都完好?它的主镜打破传统改为球面的了,会好使吗?珀金-埃尔默放大镜——世界上最先进的——能管用吗?施密特望远镜的视野是五度乘五度,能够看到非常微弱的天体吗?

洛伦索每次跟胡安换班坐到后面去的时候都会由始至终用手扶着镜头。他简直就是将那镜头当成了婴儿。每逢遇到大转弯出现倾斜的时候,他的心跳就会加速。对他来说,那就是武士当值。胡安要比他能够放得下。"你像是在对望远镜祈祷,别那么狂热,哥,世界还有别的值得崇拜的东西。""特纳板材?"洛伦索讥刺道,不过他立刻就后悔了。他伤了弟弟,我真蠢!然而,他并没有为自己的刻薄嘲讽承认错误,只是不再言语了而已。这也不是头一回,胡安肯定已经习惯了这类唇枪舌剑。他从小就学会了吞下大人们的苛责怒骂并将之收入一个只有他本人知道而且积存颇丰的地方:那里正是不堪回首之处。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洛伦索一门心思地扑在了望远镜的安装上,根本无暇顾及胡安。他把那个弟弟忘得一干二净。托南

---

① 莫科特苏马(1466—1520),墨西哥阿斯特卡帝国的第九代皇帝,亦即最后一位君主。

钦特拉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人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安装望远镜的圆顶塔楼底座的承重能力、塔楼旋转的环轨、投入使用后将会取得的成果,谈得最多的还得算是镜头。费尔南多·阿尔瓦是专家,因为他曾经在矿业宫安装过第一个宇宙射线实验室的测量仪。埃罗心急火燎,一个劲儿地催促。"你在普埃布拉有认识的机械师吗?"洛伦索非常赞赏埃杜阿尔多·米兰达的聪明。那是个无师自通的小伙子,每天一大早就摸着黑骑辆没有车灯的自行车赶到天文台。"您在路上会被汽车撞到的,埃杜阿尔多。"路易斯·恩里凯·埃罗浑身是劲儿,总是陪着费尔南多·阿尔瓦干到深夜。洛伦索干脆睡在望远镜旁边。总有一天他们会自己打磨无限精密的镜头并掌握硅、石英、硬玻璃等材料如何涨缩的特性。

埃罗反复强调望远镜的质量在于聚光和析象能力。

在那些日子里,洛伦索觉得同埃罗特别亲近,尽管有点儿爱发脾气和难以捉摸。墨西哥能有这样的老头真是幸运,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确实难得。有时候他会觉得埃罗的非凡气质只有贝里斯塔因大夫可以相比。

埃罗派洛伦索到墨西哥城去寻找某些急需的零件。"我只相信您,特纳。我知道您办事牢靠。"在墨西哥城,刚刚建立起来的物理学会也闹得沸沸扬扬。"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咱们先在工程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不过,很快咱们就会有自己的杂志的,"阿尔瓦笑着说。"咱们自己的,"埃罗说,"天体物理杂志。""重要的是派人出去学习,"格雷夫提出,"让他们再来培养更多的人才。雷西利亚斯就是一个例子。"

菲利克斯·雷西利亚斯和他的妻子帕丽丝·皮什米什的到来让埃罗简直都忘记自己姓什么啦,因为帕丽丝具有很高的理论造诣。帕丽丝是流亡土耳其的德国数学家们的弟子,曾经师从爱因斯坦的助手埃尔温·弗洛伊利希。埃罗是在哈佛认识她的。

加普什金夫妇经常同她一起喝茶,塞西利娅,作为地道的英国人,一般是不请客人的。帕丽丝很容易同学术水平高的研究人员沟通。

"这一切全都归您使用,帕丽丝,您享有无限的自由,"埃罗对她说道并立即授予她最高的职衔。"您有什么要求?""没有,堂路易斯,没有。"在哈佛,她做的只是一般的工作,可是,到了墨西哥,埃罗却将整个托南钦特拉的天空全都交给了她。

雷西利亚斯非常善于适应环境。除了拥有已被伯克霍夫和扎里茨基验证了的数学天分之外,他还在橡树岭学习过使用望远镜。同事们都以好奇的眼光望着他,因为卡洛斯·格雷夫自称是他从一个土著人的村落里将雷西利亚斯发掘出来并想以此证明墨西哥印第安人的聪明才智。雷西利亚斯是个孤儿,来自圣马特奥,自幼讲的是纳瓦方言。格雷夫将他引上了数学之路并把他推荐到了哈佛。

雷西利亚斯觉得自己跟胡安·德·特纳特别投缘。"喂,你跟你哥哥简直就不像是一家人,所以,你给我的印象特好,你和我,咱们都是无产阶级。"胡安生性非常独立,不屈从任何权威。相反,洛伦索却对埃罗吩咐的事情不打半点儿折扣,跟其他那些只是把埃罗看成是个出色的组织者的同仁们很不相同。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在原子物理方面得益于塞马特并依从他的理论,菲利克斯·雷西利亚斯援引钱德拉塞卡来教授胡安·德·特纳恒星动力学。费尔南多·阿尔瓦的核物理则采用塞马特学说。胡安不懂英语,阿尔瓦就选用了阿尔弗雷多·巴尼奥斯的著作。教了一段之后,他告诉埃罗说巴尼奥斯的书与塞马特的很相似。埃罗对二者做了对比并在塔库瓦咖啡馆里谈到了其相似之处。邻桌的一位记者听到了他的议论,第二天《宇宙画报》登出了一篇题为《剽窃》的文章,《国民》报则更为鲜明:《物理学会会长是位剽窃者》。巴尼奥斯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的辞职导致学会的

衰落。巴尼奥斯出身于外交官家庭，他回到自己曾经就学的美国去了并拒绝重返墨西哥。那件事情成了学术界的最大丑闻。塔库瓦咖啡馆变成了示众之地，不义之徒被钉上了耻辱柱。

洛伦索的惟一要求是不能让生活妨害他对科学的投入，他的最大愿望是不能让生活妨害他对星云的思索。别的研究人员怎么能够容忍有妻子儿女在自己的身边呢？洛伦索绝不希望有什么事情或什么人介入到他和天空之间。

15

望远镜启用的日子终于到了。那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七日。为了欢迎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及其随行人员，士兵们将国旗从镇口一直插到了天文台的门边。在普埃布拉省省长贡萨洛·鲍蒂斯塔和脸色苍白、表情紧张的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的随从下，总统徒步走完了通向天文台的那段业已经过修整的道路。

应邀前来参加仪式的贵宾们紧随国家元首之后穿过了面无表情的士兵队列。一万多人从普埃布拉和墨西哥城聚集到了那里。作为天文爱好者的企业家多明戈·塔沃阿达是土地的捐赠者之一，对他而言，天文台的落成也意味着是他个人的一大业绩。哈洛·沙普利是天文台的首倡者和支持者，三十名美国和加拿大科学家陪着他一起来到了这里，其中包括他的班子中的第二把手、哈佛的施密特望远镜的负责人巴尔特·扬·博克。记者和摄影师们人前人后地跑来跑去找新闻、抢镜头。

美国人的心中是怀有期待的。他们顶着烈日登上陡峭的托南钦特拉山并看到了墨西哥人的热诚支持，适值战争期间，不由得涌出由衷的感激之情。哈洛·沙普利朗读了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贺词。华莱士一年前曾经参加过阿维拉·卡马乔的就

职典礼，他说，罗斯福希望两国元首的会晤无论如何都要实现。

贡萨洛·鲍蒂斯塔省长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听众。墨西哥将同美国一起发展教育和开展科研，此次盛会意味着两个胜过朋友的邻邦已经达成了协议。携手致力于科学与技术事业必将推动进步、健康与社会平等。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的讲话犹如摘下多余的面具以揭示出实质。一个病态世界的战争漩涡不会将我们吞没，战争阻止不了发展，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才是终将摆脱一切战争灾殃的人类的未来。埃罗本来就有口才，这一回讲得尤其精彩。一位女士摘下自己的手镯塞进了手提包里。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和鲍蒂斯塔博士神情严肃地对望了一眼。士兵们也开始逐渐扫去了脸上的麻木。就在这时候，站在埃杜阿尔多·米兰达身后的洛伦索看到他的朋友们特夸特尔、托斯基、特潘夸特尔正带着六十多个农民朝着山上走来。他们的队伍非常密集，头上全都戴着草帽，背后还跟着一群瘦狗。

"这天文台也是我们的。"

洛伦索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能理解他们的得意心情。那种自豪感跟他本人的一样。迪米特罗夫领导的技术人员已经进行过充分的演练以免出现意外。当穹顶缓缓地从中间打了开来之后，那些农民手拿着草帽一声不吭，显露出了无限的期待。同技术人员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乔治·Z·迪米特罗夫邀请阿维拉·卡马乔揿动控制台上的按钮。看到望远镜慢慢升起，人群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啊！"的赞叹。顷刻间，一切都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的表情和他的双手立即松弛了下来。迪米特罗夫讲解了施密特望远镜的功能，很多打着赤脚的孩子们将他们那充满好奇的小脸儿转向了那架仪器。

"未来的天文学家们可能就在他们中间，"沙普利笑着说道。

民间乐队的大鼓发出了欢快而深沉的轰鸣，从镇里教堂前

面传来了震耳的爆竹声响。晚上还将燃放焰火。宴会令来宾们大出所料。人们头上拉满了彩色纸带，面前是分别盛有玫瑰茄、罗望子、巴旦杏、柠檬、木樨等色泽鲜艳的饮料的玻璃缸、摆有菠萝和西瓜的托盘以及散放在台布上的玫瑰花和苦菊花。哈洛·沙普利被安排在主宾席上就了座，他旁边的唐纳德·霍华德·门泽尔欣喜地说道："我连做梦也都不可能想到会有巧克力鸡。"钱德拉塞卡不住口地吃着辣椒。"印度人吃的辣椒可是辣得很呐，"布拉斯·卡布雷拉解释道，他的样子像是不太舒服，吃得很少。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科学家们的到场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他们挨着佩德罗·卡拉斯科、比森特·卡尔沃内尔和马尔塞洛·桑塔洛。桑塔洛为天文台草拟了墨西哥天空观测纲要，可是，他这会儿对美国人讲的却是茜娜娅号轮船上的经历。人们大谈特谈泛美主义和拉丁美洲与美国的联合。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同伯克霍夫进行了一次长谈。路易斯·恩里凯·埃罗昂首挺胸地招呼着每一个人，眼神中充满了自信。对他而言，这的确是个非同一般的日子。他指点奥托·斯特鲁韦如何将柠檬和盐加到龙舌兰酒中饮用，他的绝招引出了沙普利的慨叹："真是个全才，懂科学，懂政治，懂历史，居然还懂墨西哥烹饪技术！"紧接着，他又讲了一通土荆芥的妙用，说是可以使赤豆别具风味。贡萨莱斯姐妹格拉西埃拉和吉耶尔米娜向威尔逊山的沃尔特·希德尼·亚当斯大肆推销普埃布拉的美景佳境："阿尔菲尼凯之家可是不能不去啊，那儿简直就像是一个亲吻。""一个亲吻？""对，对，一个亲吻。"① 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以其诙谐逗得塞西利娅和谢尔盖·加普什金以及加拿大的J·A·皮尔斯朗声大笑。

当天下午已经很晚了的时候，人们去到了托南钦特拉圣马利亚教堂，大家无不发出"噢！"的一声惊叹。眼前是龙舌兰酒的

---

① 原文为英文。

效应还是一时的幻象？一群大小天使手捧黄色的菠萝和红色的石榴迎面扑来：双臂舒展、樱唇微张。圆润丰满的石膏底材上面布满着清晰的凹槽、优美的曲线，壁柱交织犹如棕榈树林，灰浆壅堆好似将熟的面包。"这座圣殿的巴罗克风格非常狂放，"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解释说，"因为是出自印第安人之手。""是哪个世纪的？"沙普利眼睛盯着慈眉善目的圣像和密如雪片的大朵金花问道。"十六世纪。""西班牙人怎么会把自己的教堂的雕饰交给土著人去完成呢？""因为他们能够当即依图成形，于是西班牙人发现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工匠。"巴尔特·扬·博克深为着迷，接茬评论道："天使的艳丽色彩跟刚才在上面见到的桌子上的台布与彩旗完全一样。那色彩感真是不得了！"学者们想了解土著人的艺术：还有与此类似的教堂吗？当然有！罗萨里奥就是！墨西哥属于超巴罗克风格，因为怕露空间，所以过于拥塞，没有一点儿空白，到处都是满满当当的。"天使的头发为什么是黄的？"塞西利娅·派内问道。布劳利奥回答说他本人就是黄头发白皮肤的墨西哥人而且长有天使的脸蛋儿。塞西利娅说他同帕丽丝·皮什米什一样，都喜欢褐色皮肤。

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大胆推测，之所以会雕出了那么多孩子和鲜花，也许是因为五月份的时候男孩女孩们穿起白色的衣服给我们的保护神、土著人的女神托南钦圣母鲜花的缘故。"快打住吧，该死的布劳利奥，"洛伦索走到他的跟前说道，"你该说够了吧，埃罗在外面等得直发火呐。"洛伦索的提醒适得其反，布劳利奥更加来了劲头，愈发不可收拾："诸位看到小天使乐队了吗？"他接着就对每件乐器都描绘了一番。"真是奇妙！对吧？更不要提乔卢拉了，那儿的确堪称特奥蒂瓦坎帝国灭亡之后的最大祭祀中心！星期四本人将有幸带诸位前去参观。"

布劳利奥向来宾们介绍说，天文台很可能就是建在一个祭祀点的遗址上面。当地农民每个星期都会有那么一次到两次上

来兜售科尔特斯[1] 到来之前的物品。“您买下吧,老爷!”全都是真货,洛伦索和他本人在上下班的路上就曾经捡到过黑曜石箭头、陶片、瓦罐,甚至还发现了一个雨神特拉洛克形象的面具。

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片礼花引得人们全都仰起了脑袋。墨西哥人的庆祝活动全是为他们而安排的。伯克走到一个正在从热气腾腾的大盆里往外捞煮玉米的女人跟前,他向人家要了一根并立即啃了一大口。真香啊！很多人都学起了他的样子。

“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过的最美好的聚会![2]”

在普埃布拉大学举行的美洲科学大会就要开幕了,可是翻译却没能及时赶到。宏伟的计划就要泡汤。唉,墨西哥呀,真的没法让人相信你啊!

“你可是我惟一的救星啊,”埃罗对格雷夫说道。

一向淳厚的格雷夫欣然领命。“为了不打断发言者的思路,我看最好还是发言结束之后再译。”格雷夫一直等到奥托·斯特鲁韦博士讲完才对其所讲内容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归纳概括。弗雷德·惠普尔开始发言了,格雷夫先是认真地听着,随后不仅作了扼要而准确的复述而且还加上了精彩的评论。对光电光度测量先驱若埃尔·斯特宾斯和能够比较太阳每次喷发的光变曲线的太阳天文学家罗伯特·雷诺·麦克马斯的演讲,格雷夫采用了同样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转译重复了六次之后,哈洛·沙普利打断了会议的进程:

“一个报告[3]经由格雷夫译成西班牙语之后竟然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变得精彩而易懂,好像译者比当事者更为熟悉

---

①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9—1521 年间为西班牙君主征服了墨西哥。

②③ 原文为英文。

有关课题似的。”

伯克霍夫已经称呼格雷夫为“数学大家卡洛斯·格雷夫”了。伯克霍夫认为格雷夫对光线曲率和对谱线向红区分布的解释比其本人的阐述更为可取,所以就邀请他到哈佛大学去教授相对论和引力学。

伯克霍夫也接受了普埃布拉大学的邀请,将回到墨西哥来工作。为了配合他的教学,格雷夫答应为他组织一批优秀的学生,诸如试图在微分几何方面开拓新路的哈维埃尔·巴洛斯·西埃拉、罗维尔托·巴斯凯斯、弗兰西斯科·苏维埃塔。格雷夫还可以同杰出的教师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共同研究引力理论,因为他们两个人已经分别解决了引力理论中的两体难题。

塞西利娅·派内·加普什金总是跟如鱼得水的帕丽丝·皮什米什结伴。埃罗非常庆幸自己把帕丽丝吸收进了托南钦特拉的工作班子。帕丽丝尽管还只是刚刚能讲很少一点儿西班牙语,却经常有学生围在身边,因为她为人豪爽,愿意将他们引荐给那些大人物们。“他好接近吗?我们可以前去问候吗?”帕丽丝满脸带笑地拉上他们就走。美国人弗雷德·惠普尔提出了星际尘埃云凝聚成星的理论,若埃尔·斯特宾斯谈到了通过色指数测定星际云状物质的问题,沃尔特·希德尼·亚当斯(胡安·德·特纳问过他是不是海王星的发现者的亲戚)就星际物质这一题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依据星际谱线的多重性判断,星际物质呈云状。

墨西哥学者和流亡的西班牙学者们的论文水平之高是美国人始料不及的。物理学家布拉斯·卡布雷拉关于磁学的论述给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堂佩德罗·卡拉斯科当初在离开西班牙的时候就已经预感到:“我到墨西哥找到的将是祖国,而去美国却只能得到工作。”作为数学和物理学教授,卡拉斯科的很多学生都说听他讲课是一大享受,他们要求他开设“知识课”,目

的只是为了能够继续听到他的声音。

学术讨论一直延续到了中午和晚上的餐桌上、参观图书馆和普埃布拉大教堂的过程中。在向来宾们介绍教会四大名师圣奥古斯丁、圣哲罗姆、圣格列高利和圣安布罗斯的主祭坛油画时,布劳利奥又扯到了自己的偏爱:天体物理学。洛伦索感到无比的兴奋,这些讨论是他在少年时期与贝里斯塔因大夫、在《战斗》期间与雷韦尔塔斯、在望远镜安装过程中与同事们的讨论的继续。他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中汲取着营养,而此刻又见识到了罗萨里奥教堂的超华丽巴罗克艺术。学者们间的亲密情谊、这种犹如电子撞击原子般的思想交流是多么美好啊!

会议结束之后,胡安自告奋勇当起了司机。在去阿特利斯科的路上,从车窗中看到的沿途景致让塞西利娅欣喜若狂。"我觉得就好像是走进了一幅十五世纪的油画中了似的。只差人们讲意大利语啦!""若是到了奇皮洛,您就能够听到意大利语了,因为那儿有一个地方专门生产意大利黄油、奶酪和香肠,"布劳利奥笑着说道。"这儿太像我的祖国了,我觉得好像是回到了家里一样,"钱德拉塞卡说,同事们都称呼他为钱德拉。在圣胡安·德·迪奥斯穷人医院所在的殖民时期的建筑物里,一个半大小子向他们展示着几幅破烂不堪的油画,上面的人物都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那孩子用以介绍的语言倒像是出自洛佩·德·维加[①] 的作品:"诸位请看这几位蠢笨而风骚的美人,请看正要从吃人的地狱中解救风尘女郎的胡安·德·迪奥斯。"

"小伙子,你这是在把我们带回到十五世纪啊,"埃罗打趣地说道,"就差再出来一个赛莱斯蒂娜[②] 了。"

---

①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黄金世纪"著名剧作家。

② 赛莱斯蒂娜,西班牙"黄金世纪"作家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约 1465—1541)的对话体小说《赛莱斯蒂娜》中的主人公,是一个从撮合男女私情中牟利的女人。

"你很不错,叫什么名字啊?"塞西利娅问道。

"埃克托尔·阿萨斯。我是阿特利斯科本地人,我要为这些绘画拂去世纪的浮尘。"

布劳利奥说,几年前,奥尔德斯·赫胥黎[1] 在谈到托南钦特拉的时候曾经发出"这是天主教最具人情味儿的教堂"的赞叹,塞西利娅应和道:"所以,我选择留在托南钦特拉。"

墨西哥啊,真是个充满着矛盾的国度! 来宾们真可谓惊喜不断。天使之都是堪与西班牙任何一个地方媲美的城市,他们从墨西哥看到了一个被自己的国家慢待了的大陆的文化并为此深感痛心。"是什么使我们变成了这个样子的呢?[2]"

乔卢拉给来宾们留下了另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们是在十多只癞狗的陪伴之下登上遗址的。"这个地方规模确实宏大,"头戴巴拿马草帽的哈洛·沙普利说道。"遗迹的柱基有着数学的精度,"巴尔特·扬·博克补充说,他对拉丁美洲的好感始于五年之前。他接着又问道:"公元前二百年的时候,咱们在什么地方呢?"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解释说,这座大金字塔是非常高的,占地面积甚至超过了特奥蒂瓦坎的太阳金字塔,边长为四百米、高度达到了六十五米。"考古工作者们在开挖地道的过程中发现了墓坑、壁画、墙裙、石雕。""有蛇吗?"塞西利娅问道,"如果没有,我想进去。"

伯克霍夫爬过六十五米的高度登上了塔顶。"西班牙人在每一座金字塔上加盖了一座教堂,以强行推广他们的宗教信仰并根绝科尔特斯前的野蛮迷信。"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居高临下地环顾了四周及其建筑,也就是被那些征服者们骤然灭绝了的高度发达文明的证据。到底谁野蛮,是那些西班牙人还是那些阿

---

①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

② 原文为英文。

斯特卡人?

中午的阳光使乔卢拉显得更加黄灿。田野平展,间或可以看到几个山丘和一些看似孤独的房舍。“很像是个破败的村落,”皮尔斯说。只有尖利刺耳的乐声在这孤寂与落寞中回荡。

“为什么这么穷?”伯克霍夫显然颇为惊异地问道,尽管他因为曾到美洲大陆的南端传播科学与技术而对贫困并不陌生。

布劳利奥借机发挥了起来:“是啊,这种贫穷状况的确令人痛心,尤其是因为有证据表明这个地区的农民都很聪明,他们曾经发明了一种通过开渠引来河水和泉水进行深层灌溉的办法。”

墨西哥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特别是那因为无人能够留住迅速蒸发的水分而使庄稼焦枯、果树凋萎的田野。在穿过金字塔下黑暗潮湿的长长隧道、差点儿没被憋死之后,他们重又来到了阳光之下并立刻被一大群因为营养不良而大腹便便的儿童和打算用手中的宝贝换取几文小钱的商贩包围了起来。

谢尔盖·加普什金突然低下头去紧紧地抓住了妻子的手。当初前来墨西哥的时候,他们绝没有想到会面对一种文化正在毁灭另一种文化的现实,此刻已经无法再为做西方人而那么心满意足啦。天主教对一个种族的压迫是毁灭性的。当然,殖民时期的艺术确实是一个奇迹,不过,那奇迹是建立在另一个奇迹——土著文化——的废墟之上的啊。阿斯特卡人的神灵和天主教的天使们在塞西利娅脑海中跳起了阴森的舞蹈,巴罗克式的祭坛上的金饰如同瀑布一般朝她飞泻而下、让她感到晕眩。“我们每个人都受到了震撼,”亨利·诺里斯·罗素说,“压根儿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最令洛伦索感动的是沙普利竟然会让他这个学生一路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洛伦索习惯于边走路边思索。埃罗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们默默地围着天文台转了三四圈儿,各自考虑着自己

的问题。“走吧，咱们出去走走，”洛伦索常常会对自己的交谈对手这么说，“到了外面，我的脑袋会更清楚一些。”对他来讲，一步一步地走在地上有助于顺着自己的思路对问题进行系统分析，有时候甚至还能借助善于运用数学知识来支持自己的直感的弟弟胡安的思路。这样一来，洛伦索就能把握交谈对手的想法，知道人家的哪些主意很好却又可能不太实际，哪些主意实际却又缺乏想象力，哪些主意纯属荒诞无稽；胡安却是那种认死理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他就曾经坚持认为：“我们需要实验室、设备、资源。人力资源不行。”听卡洛斯·格雷夫讲话是兄弟二人都最喜欢的事情。

格雷夫尽管曾经是三千米赛跑的冠军、德国俱乐部最有耐力的桨手和最能吃苦耐劳的人，但是却不爱走路。然而，在这次观光过程中，他居然与沙普利结起伴来。洛伦索兴高采烈地为他们二位作陪。

星云专家唐纳德·门泽尔下了断语：

“毫无疑问，这次会议是科学史上的最大幸事之一。其重要性，只要看看这一回首次在墨西哥公布的成果的数量，也就显而易见了。”

会议将移师墨西哥自治大学继续举行，最后到莫雷利亚的尼科拉依塔大学落幕，在那儿，将会举行授予哈洛·沙普利、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亨利·诺里斯·罗素和沃尔特·希德尼·亚当斯荣誉博士称号的仪式。

墨西哥的努力取得了成效。“我们应该改变对墨西哥的态度。”与会者们愿意发表墨西哥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并邀请他们正式参与国际科学界的活动。普林斯顿大学天文台的台长亨利·诺里斯·罗素向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发出了邀请，沃尔特·希德尼·亚当斯明确提出墨西哥科学家可以到威尔逊山观测一段时间，芝加哥的耶基斯天文台的奥托·斯特鲁韦也作出了同样的承

诺。加拿大自治领天体物理观测台的J·A·皮尔斯博士直呼墨西哥科学家们为“同事”。“他们凭着极大的智慧在相对较差的条件下取得了许多拥有一流实验室的人所没能取得的成就。”

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教授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就是墨西哥科学工作者水平的活样板。“这样的人才可以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去参与竞争。”

启用施密特望远镜的激动劲头过去之后，埃罗才意识到需要人手，所以，他内心的狂热也逐渐冷却了下来。天文台从零做起，靠着几双空手从无到有。研究人员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课题。具备学术素养的人只有格雷夫、帕丽丝、阿尔瓦·安德拉德和即将结业的雷西利亚斯。卡洛斯·格雷夫尽管在理论物理领域非常杰出，但是却没有在天文学方面受过训练，而且还只想致力于引力现象的研究，这——他已多次讲过——在托南钦特拉是无法做到的。此外，墨西哥大学还想将他挖走。

由于一直全身心地忙于同望远镜的安装有关的急迫问题，埃罗直到这会儿才意识到这个属于开创性的天文台的巨大漏洞。天文台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安装在墨西哥第一个十二角形穹顶下面的那架施密特型望远镜。

恰在这个时候，哈洛·沙普利竟然向埃罗提出想要邀请洛伦索·德·特纳去哈佛大学。那边需要年轻的天文工作者，对特纳而言，接触接触别的类型的望远镜和看看美国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将会大有裨益。此外，沙普利在墨西哥逗留期间已经知道那个小伙子并不排斥改换环境的主意。

“您怎么想到要去美国?!”埃罗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儿发颤了，所以就用一只手摆弄起助听器来，“谁来研究星等色度和南银河光谱？您属于南部星空、银极、船底座星云、南十字星区、麦哲伦云。我不能没有您。尤其是，施密特望远镜有毛病，尽管不

妨碍使用,而且只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校正。”

洛伦索想起了自己头一次坐到望远镜前的那天晚上和看到天空时的那种激动。他在去向埃罗告别的时候,同时决定最后再去看上一眼施密特望远镜。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他将献身于关于星体的科学。他将从自己所在的地球研究天上的目标:太阳,小行星,彗星,流星,陨石。还有星球之间的物质,亦称星际物质。自从他打开遮护着望远镜的穹顶并将望远镜对准天空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踏上了朝着那个让他觉得开始成为幸福之人的地方走去的道路。

16

洛伦索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喜欢哈佛,在那里,学生们会像果树一样成长壮大。树木全都经过精心修剪,苹果差不多都快长进了教室。甚至连牛奶杯子都带有文化的内涵。洛伦索走进了一间药房[1](真奇怪,顾客竟会从食物一下子就转到药物,不过这也许顺理成章)并操着他那刚刚开始学的英语说道:

“一份苹果饼和一杯牛奶。”

“一杯什么?”

“一杯牛奶。”

“什么?”

“牛奶。”

“我听不懂。”

---

① 原文为英文。但在美国俚语中“药房”的意思是“(出售药物兼及化妆品、纸烟、杂志等的)杂货店”。

“牛奶。牛牛牛牛奶,牛奶,牛奶。”①

服务员冷冷地望着他。洛伦索于是凭空作出挤奶的样子。

“一杯牛的汁。”②

那该死的女人总算给他端来了一杯牛奶和苹果饼,他发誓再也不到那个地方去了。

头几个星期里他觉得非常孤独。哈佛营造了一种让青年们一心只想读书的气氛。波士顿真是个用红色方砖砌起来的美丽城市。他去参观了法庭,那是由于想起了独立法律学院和那些表现证人们手按《圣经》起誓和面无表情的法官挥动法锤的电影。桃花心木装饰起来的审判大厅确实威严肃穆,十二名陪审员——个个都必须诚实公正——认真地审视着审判的进程,辩护律师突然大声喊道:“我抗议,阁下。”旁听席上响起了一片赞同的窃窃私语。“真跟电影上一模一样,”洛伦索想道。他非常欣赏那优美的环境,光洁的栏杆,犹如电影灯光一般的照明设备,不过,他还是不由得想起了戈雅及其笔下那长着驴头的大法官、面似巫婆并骑着笤帚在空中飞舞的公正女神。真是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会想起戈雅。喧声渐渐高了起来,一位跟戈雅所画的毛驴极为相像的、灰白头发的方脸法官声言将要清场,他也就乘机退了出来。到了外面之后,他长舒了一口气。放弃法律而选择望远镜真是太对了。

战争消息是波士顿的报刊和街头最为流行的话题。人们神情诡秘地谈论着原子能,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英国皇家空军所受的损失以及应该如何避免损失、轰炸德国的军事工业、攻击柏林的双人驾驶歼击机:有些驾驶员都已经执行了三十多次任务。炮火下的英国是何等的勇敢啊!洛伦索听老物理学家汤姆·布兰德斯说,这场战争是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那场夺去了

①② 原文为英文。

无数生命的一九三六年内战、那场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士自愿组队参战的战争——的继续。布兰德斯的很多朋友当年都参加了林肯纵队,他们个个不同凡响。

受布兰德斯的影响,洛伦索开始购买《民众》① 报。汤姆是个和平主义者,他认为任何战争都无正义可言、后果都是非常可怕的。希特勒是邪恶的化身,其疯狂必须加以制止。汤姆还认为,最高统帅的愚蠢、无知和怯懦在战争中造成的伤亡远远超过战斗本身。质疑当权者、建立监督当权者的协会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将那么多青年送进屠场实在是太过荒唐! 参加任何军队都是至蠢行为,而不是爱国的表现。面对那些亟待应征入伍的青年的爱国激情,布兰德斯的言论很不受听。"老糊涂,窝囊废,傻瓜蛋,脑子已经不管用了,"人们这么数落他。

汤姆·布兰德斯感觉到那个墨西哥青年能够理解自己的忧虑,于是就把全部心思用到了他的身上。

除了听布兰德斯讲课和去电影院看看新闻纪录片之外,洛伦索一心进行观测。从前他并没有关注西班牙内战,尽管雷韦尔塔斯经常跟他提起。雷韦尔塔斯之所以会关心那场战争是因为,他的那位曾经作为代表参加过一九三七巴伦西亚大会的兄弟希尔维斯特雷回来之后,深受那里的人为捍卫共和国而斗争的热情的感染。等到西班牙流亡者纷纷涌来的时候,洛伦索已经到了托南钦特拉,不过,他却为墨西哥能够成为收留他们的国家之一而颇感自豪。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对天主教的教士和大多数教徒支持佛朗哥非常气愤,他很关心反法西斯人士的命运,若不是因为望远镜的事情缠身,他真说不定真会去冲着墨西哥法西斯军事联盟丢一颗炸弹。

西班牙的战争是兄弟相残,这一次却不同,英国人、法国人、

---

① 原文为英文。

俄国人、整个欧洲以及如今美国人全都坚决反对纳粹德国。洛伦索心情沉重地离开电影院去找汤姆·布兰德斯:“这是一场大屠杀、是犯罪,”他同意布拉德斯的观点,与其不同之处是他期望协约国能够取得胜利。

只是在到了他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功率最大的橡树岭望远镜跟前以后,洛伦索才理解了什么是沙普利当初在托南钦特拉邀请他来马萨诸塞州时讲到的“另一种科研方式”。“沙普利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自有道理。”面对着无与伦比的控制台及其所有的按钮,洛伦索情不自禁地感到极其羡慕:“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啊?”望远镜要是能像自行车或电冰箱那样成批售卖、只需挑选名牌就成了该有多好啊!这架望远镜能够看到洛伦索见过的最小、最远的星体。他决心学会掌握它,即便是累得生病也在所不惜。一个透镜能够聚敛天体的光线,土星的光环至为壮观,观看木星以及火星和月亮真是一种意外的惊喜。他对行星状星云特别有兴趣,那是些处在形成白矮星之前阶段的致密星状气团。巴尔特·扬·博克说过,行星状星云对研究星系的化学演变至关重要,所以,洛伦索就开始通过朝着星系中心的方向发射谱线的办法来寻找目标并发现了六十七个新的行星状星云。

洛伦索在那架望远镜前滞留的时间比规定的要长得多。是战争为他提供了那个观测机会。他从未想到过要休息。宁可累死也不能服输。

除了望远镜,对他震撼较大的还有那些保持着最佳的运转状态的现代化建筑群、设备顶尖的实验室、加工车间。人员数目众多而又训练有素,尽管人家告诉他说同实际需要相比还缺一倍以上,因为很多人都去打仗了。在哈佛,人们在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对宇宙进行着探索,除了可见光之外,研究人员还可以利用射电、X 光、紫外线、红外线和宇宙射线。物理学家、天文学家

和生物学家通力合作。因身体不好而没能从军的诺曼·刘易斯是射电天文学专家。“这是惟一能够找到新文明的途径，”他对洛伦索说。洛伦索没有吭气，因为他不想直说自己不相信别的星球上会有生命、外星人是科学幻想的产物。一九三八年，当奥森·韦尔斯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了火星人入侵的消息之后，纽约人居然会像发了疯似的冲出家门。人们的轻信曾经让他大为吃惊。时至今日，地球上还没有见到过任何天外来客。找不到任何外星人来过的任何迹象和证据。“咱们来交换交换意见。我请你到我家去。”“很多很多星星都是死的，”洛伦索坚持说。“非常正确，可是还有更多的星星等着我们去发现。你现在正致力于搜寻超弱星体，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发现一颗非天然生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一定是智能生物的杰作，到那时候你就该承认我是有道理的了。”

晚上，诺曼重又挑起争论。他的左眉向上挑着，仿佛时刻都在搜寻着天外来的信息：“我们这些射电天文学家全都是这个样子，”他笑着说道。他脸色苍白，眉清目秀，像瓷杯一般透明的额头上暴出了一根青筋，不过，最吸引洛伦索注意的倒是他的那双手。那双手像是另外一个人的，似乎属于全人类：那是一双劳动者的手，大大的，布满了老茧。诺曼将那双手放了下去之后，洛伦索真希望他能够再次伸出来。

这些日子里，科学家们常常涉及破坏这个话题。诺曼尽管不能接受“进攻是最好的防卫”的军事理论，不过，他还是不得不说：“应该面对现实。难道我们能够任人屠戮吗？”作为奥本海默① 的崇拜者，洛伦索对美国的优势感到震惊。科学也有好坏之分，他当然是属于好的一边，跟总是隐瞒自己的发现的俄国人

---

① 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及科学管理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制造第一批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工作负责人。

完全不同。在某一特定的场合，洛伦索公开表示自己敬佩苏联，小鸟雷韦尔塔斯如果处在他的情况下也会这么表态的，于是，他想道："这下子可就全完了。"不过，作为权威的诺曼却搂住他的肩膀对他说道："你我之间大有可以辩论之处，但是，首先得吃晚饭。我的朋友利莎会给咱们准备意大利面条的。"直到这时候，洛伦索才注意到实验室里的一位略显平淡的金发姑娘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第二天，洛伦索走出暗室准备去看刚刚冲好的胶片的时候却在走廊里再一次遇见了利莎。她对他招了招手。"你就等着瞧吧，美国女人都是送货上门的主儿，"卡瓦·苏尼加早就跟他这么说过。"乏味的美国女人！"洛伦索心里想道。真是毫无魅力可言。他一向觉得头发跟没有染过色的原麻似的又黄又直的女孩子简直就像是沾了水的毛巾。然而，利莎却是自从在天体物理部见到他同诺曼·刘易斯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就看上了他。她是为了参加科学哲学硕士学位研究班而到那儿去的。她的韧性终于见效：星期五的晚上，洛伦索将她带回到了自己那窗口对着苹果园的禅房。到了那儿，她变得不再那么乏味了：头发有股柠檬的清香，皮肤白得非常诱人，粉红的乳头好似小猫的鼻头。面对这种诱惑，谁都会轰然倾倒。

利莎非常坦然地在洛伦索的小房间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星期之后，这位墨西哥人离开了她就不知道该干什么是好啦。他用在观测上的时间少了，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通过她，哈佛的天空却变得更加宽阔。

如果说他是在托南钦特拉真正开始接触天空的，到了哈佛以后，他则觉得天空更为绚丽和高远，而且变得不欢迎他去介入。在墨西哥，天空好像是他的帽子、他的一个远处伙伴，归他所有：是一只包容他、遮护他的动物，一只天空熊、天空牛、天空狗，如此等等，可是，到了这儿，在美国，天空却不再同他共呼吸、

不再紧紧地亲切拥抱他直至一起沉醉。到了这儿,在哈佛,是天空观测他:"喂,小小的天文学家,你想拿我怎么样?"天空已经不再丰满、可亲、浑圆,不再布雨、洒露,有时甚至还会散发出一股啤酒的味道。墨西哥啤酒,利莎,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利莎听着,但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继续擦拭着破旧的家具。她的温馨陪伴使洛伦索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安全感。他会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告诉给她:"星空是活的,也会有搏动,并非一成不变,就跟地球一样。在这儿,在地球上,一切都在运动,天上也是如此。"她问道:"天不是水、不是土、不是气、不是火,不是这儿大要素中的任何一种,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天空难道是第五要素?"利莎是哲学专业的优秀生,所以就自己给出了答案:"亚里士多德认为行星是不可置换的、天穹是永恒不变的。"关于上帝,她提出:"对上帝应该敬奉,绝对不要将其扯进几何学、天文学和哲学。天庭属于神学家们,大小星辰属于天文学家们。"

由于有了利莎,洛伦索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他阅读了丁尼生[1]的原文版著作、光顾过皮博迪图书馆。利莎抽出了威廉·布莱克[2]的一本薄薄的诗集让他背诵:"老虎,老虎在夜晚的森林中闪闪发光,"[3]并让他开始阅读乔伊斯[4]的《尤利西斯》中有关科学的章节。利莎对他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一天夜里,她一跨进他房间的门就大声喊道:"我剪头发啦。"故意弄得有些蓬乱的俏皮发式使她变得像个小伙子。她不穿高跟鞋,如果穿的话,就会显得比他高。她的两条长腿总是藏在混纺布的裤子里面,走起路来大步流星,挺胸、收腹、腆着胯骨,好像是在护着肚子,给人一种羸弱的感觉。

---

① 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
②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
③ 原文为英文。
④ 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其代表作是《尤利西斯》。

利莎教他利用星期天的空闲享受慢慢做爱的快乐。“今天咱们整天都待在这儿，”她指着床说道，“咱们在这儿吃饭，我要用你那公牛一般的精血来美容。”这话让洛伦索吓了一跳。“我要享受快乐。我受不了你的*匆促*[1]。我不能按照你的方式跟你做这种事，不行。我讨厌你的洁癖、你的匆促、你急于完事的理由。我要享受，这是我的权利。要想草草了事，那你就回墨西哥去吧，在这儿行不通。”洛伦索终于发现自己原来每次做爱都是急就章，餐厅女郎科科里托认可他急急忙忙跑进浴室、在莲蓬头下面待的时间远比在她身上要长得多的亲热方式。

当初他们那伙人在贝里斯塔因的倡议下“凑份子”刚刚在贡萨莱斯租下房子的时候，洛伦索还不敢对科科里托有什么想法。

“你都让她发疯了，不想把她弄到这儿来？如果不把她弄来，你可就废物啦，”贝里斯塔因挑逗他说。

洛伦索一见到她就将她当成了女王：她腹平臀圆，白皙的皮肤、棕色的头发，像游鱼一般穿梭于餐桌的间隙，昂首顾盼之间显示出无限的娇媚。她简直就像是一位女神，他甚至都想俯身亲吻哈瓦那咖啡馆的地面，因为那是她腰系小小的围裙风情万种地往返游弋的场所。只要洛伦索开口讲话，科科里托必定手持咖啡壶全神贯注地侍立在侧，直到听见经理的呵斥声，才会恋恋不舍地转身离去。“你已经让她魂不附体了，哥儿们，你的嘴皮子完全征服了她。”洛伦索为科科里托单单选上了他而不是别人狂喜不已，她把他当成了神、当成了朱比特、当成了女人迷、当成了卡萨诺瓦[2]。他每次走进咖啡馆都会脸红心跳。他从未在课堂上有过紧张之感，可是，在那咖啡馆里，却慌乱得连眼睛都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卡萨诺瓦（1725—1798），以“浪荡公子”闻名的意大利教士、士兵、间谍、作家和外交官。

不敢抬一下,难怪朋友全都笑他没有出息。

他头一次拉着她的手爬上破旧的楼梯走进那间合租房的时候心里还有些嘀咕,可是,当他发现她已经不是黄花闺女了之后,欣喜之情立刻荡然无存。他的眼睛里当即就流露出了失落的神情。他又第二次爬上她的身体,瞬间之前的那种步入圣殿的感觉已经转化成了仇恨。他事后对迭戈·贝里斯塔因说:"跟你说吧,为了这个女人,我甚至可以去杀人。"可是,在享受过她而且是接连享受过她之后,却有一种被人骗了的感觉。迭戈嘲笑他道:"我真的不能相信你居然还会以为科科里托是专门为你生的。八丈开外都能看出她是个老手了。你当了一回傻瓜。你是打算娶她还是怎么着?"

洛伦索最后一次在她面前宽衣解带的时候对她说了以后不会再见面啦,因为他要去美国。科科里托匍在他的胸前说道: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能爱我。"

科科里托于是对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那充满屈辱的经历。洛伦索感到非常难过并为即将离她而去而扑在她的怀里流下了眼泪。

那么,莱蒂西娅呢,她又会怎么样?

还有姐姐埃米利娅呢?

还有地球上所有的女人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科里托的高贵对他是一种威胁,他害怕自己会心软,因为,他突然发觉自己也是可以被打动的。

此刻,面对着利莎,他又有了那种无助的感觉。然而,他同利莎在一起时感受到的更接近于幸福。她事事精准,知道该看什么电影、该读什么书籍、该交什么朋友,特别有主意。同她在一起,谈话有趣儿、吃饭有味儿。她显得比同年龄的女人要成熟得多,有了她这个挺着胸脯、头发蓬乱的女人在身边,无疑会确有把握地知道地球还在围着太阳旋转。此外,她也让他见识到

了另一个哈佛。爱因斯坦、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伯特兰·罗素等伟大人物全都到过哈佛。你看,这就是他们曾经住过的房子,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小路,洛伦萨克西奥[①],你能到这儿来真是够幸运的了,能够步入哈佛这块天堂、跻身于精英的行列、验证自己拥有优于别人的大脑实在是一大福气啊。

周末,不是去听音乐就是去参加接连不断的精彩演讲,利莎简直让他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去吧,去吧,错过这一机会就如同是犯罪,咱们可是损失不起呀。诺曼·刘易斯用那双跟他很不相称的手敲了敲门:"你们准备到那儿去呀? 本人愿意奉陪。"每逢这种时候,利莎就会失去插嘴的机会,所以她就提出条件:"来吧,诺曼,不过我可不许你谈天文。"说了也是白说,在诺曼的影响下,就连利莎也不得不想象起应该怎样接待天外来客、冰箱里是否有他们能吃的食物。

利莎强健无比,从不知累。"你的电磁波在置我于死地呀,利莎,毫无疑问,你是个太阳人。"她的活动一个接一个,每天晚上,洛伦索如果不去观测,必定会被她拉走。"今天咱们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洛伦索恳求道。"不行,不行,洛伦萨克西奥,除非是死了,否则我绝不会错过克莱利的《圣诞大协奏曲》[②]。你必须去听听,肯定会有益于你的精神健康。""危害我精神健康的是你的忙活,我说,调速器失灵的发电机女士。""那么咱们就这么坐着吧,洛伦萨克西奥,我刚刚觉察到你正在发放着如同射线般的致命辐射。"利莎就像是个流星人。说不定她身上的驱动细胞数量过大,而且,正是这种超量结构使她具有了进行体力活动的超常能力,正像她的务实精神和聪慧机敏使她处理日常事务驾轻就熟一样。如果不是因为她的缘故,洛伦索可能会去睡大

---

① 洛伦萨克西奥即洛伦索。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觉(他也确实需要更多一些睡眠),但是,她却逼使他融入了哈佛的生活。她陪伴他了解了波士顿、了解了常春藤联合会的其他大学。在哈佛,陪伴他们的是爱默生、朗费罗、梭罗、亨利·亚当斯和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他们参观了法律系、神学系、医学系和工程系。还有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种学博物馆,洛伦索由于惦记着同巴尔特·扬·博克的工作约会而只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然而,那是多么令人难忘啊!

"我跟你越是亲近,就越是精力充沛,利莎。"几年之后,洛伦索曾经问过自己那时候怎么会从未生过什么疾病,他的结论是因为利莎给了他光和热,使他免除了疾患之苦,所以说他非常幸运。

对墨西哥,他则是眼不见心不烦。莱蒂西娅也是如此。他进入了白热化了的竞争状态。他要向美国佬们展示自己的能力。他用眼神告诉给了他们: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能做到,我就会比你做得更好。有一次,一个美国佬在街上叫住了他:

"你是颗小小的墨西哥跳豆。"①

这种事情竟然发生在并无种族歧视的波士顿。他要让他们看看墨西哥的小豆豆到底有多大本事。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下望远镜的基座,总是他关闭穹顶和控制台。他每次一站就是一个通宵,不论天气多么寒冷,他都绝对不会产生到暖气旁边去暖和一下的念头!风寒则天高,正是观测的大好时机。他从不抱怨。能够超脱自己的心态使他生出了宇宙是否具有可以改变自己的本能的力量的疑问。一个人如果永远沉醉于七情六欲之中,又能够指望他会有什么作为呢?七情六欲,败事之源!一天夜里,利莎指着一颗星星让他看:"快看那颗甜蜜的小星星!"② 洛伦

---

① 原文为英文。跳豆是指墨西哥出产的一种因里面有寄生的幼虫而能跳动的登台草籽。

② 原文为英文。

索大为光火,行星就是星星,没有什么甜蜜、可爱、勇敢、聪明之分。所以,相对于人情而言,科学是不容置辩的。

一天夜里,暴风雪袭击了观测塔。洛伦索由于过分专注于自己的测算而竟然没有发觉。狂风暴雪冲着那紧闭着的观测塔呼啸了整整一夜,他却恰恰选择了那塔楼做了自己的运算场所而对玻璃窗外的事情浑然不知,直至走出大楼看到一片六角形的雪花落在了袖子上才猛然醒悟:"雪花,雪花,我终于看见雪啦。"他于是就躲到楼房的雨檐下面欣赏了起来。待到鹅绒似的飘霙停歇了之后,他才趟着齐膝深的漫漫积雪款步走去。一个人都没有,时间还太早。只有哈气伴随着他。当然,还有那白雪。他终于见到雪啦,因为他去寻找弟弟那回在波波山上见到过的更近似于霜冰。在哈佛,让人觉得那不止是一场大雪,仿佛整个地球都重新回到了冰期。二十五亿年前地球是一个蓝色冰坨。两极的冰盖向外延展直至冻结海洋,寒风使地球陷入了漫无尽期的严冬。继后开始了更新世。这个时期,阳光惨淡,人类苦苦挣扎着存活了下来。大自然对待人类也太过肆虐了!洛伦索在近米深的积雪中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着,心里在琢磨着制约着世界的自然力量的融合问题。人类能够禁受得了吗?这大雪就像是炸弹!气温的下降又是多么骤然!动物都到哪儿去了?"它们是怎么御寒的?"一个寒战令他脚下一软。"如果不赶快的话,那可就要跟天文学说再见喽。"远处出现了一个动物的影子。"如果那是一头猛犸该会怎么样?"凛冽的天气从换季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在墨西哥,每当雨季到来之后,天天下雨,不过,那是热带暴雨;然而,这来自北极的寒流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成了天底下惟一的活人。与此同时,他心里又想道:这漫漫白雪也使他有生以来头一次领略了什么是纯洁。

洛伦索像一只北极熊似的投入到了利莎的怀抱。

第二天,暴风雪变得更加猛烈。

很快，别的观测人员就告诉哈洛·沙普利说：

“那个墨西哥小伙子确实坚强，一天晚上都没落。”①

宁可冻死也不能落下一天晚上不作观测。橡树岭站拥有各种类型的望远镜，他为能够接触得到那些望远镜而感到无比激动。

洛伦索从一开始就热衷于发现颜色非常红或非常蓝的弱星。他非常执着，时常会不惜一连几个钟头瞄着那些来路不明的非常暗淡的、亮度最差的发光体而不会用望远镜死盯着那引人瞩目的目标进行仔细研究。那个时期，他在银河的晕区捕捉到了一类颜色非常蓝的新型星系。一共有多少？肯定很多（他异常激动），因为科学家们一直以为大多数星系都是黄色的，尤其是其核心部分，那表明它们是老星。蓝色星系的存在可能说明那些星系正处在其大规模形成的初始阶段，或者可能意味着他洛伦索正在发现新的天体物理进程。他也许可能找到了具有大量紫外辐射的星系。

洛伦索并不知道自己的坚韧精神对其上司的冲击。他起初是在一架八英寸罗斯折射望远镜上运用季霍夫发现法进行观测。这种望远镜的镜头颜色曲率适于发现亮度极弱的发光体。后来，他就改用了可以连续三次滤光的多重像频感光版。照这样下去，他说不定有可能会在挨近地球的太空区域里发现与我们的太阳系很不相同的行星系。

17

洛伦索很高兴巴尔特·扬·博克及其妻子普里斯西拉和孩子

---

① 原文为英文。

们请他去吃饭，因为，除了可以像他们介绍自己的发现之外，还能够与之探讨。他很愿意感受那种家庭的气氛，而且博克对他的支持也是真诚的。不仅如此，博克还能让他增加自信："很好，特纳，我的朋友，很好，大家都对您的工作印象深刻……我觉得，既然已经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您似乎应该考虑发表一篇文章了。"

这位荷兰人说得很动情：

"哈佛需要像您这样的人。但愿您能永远留下。"

洛伦索激动得满脸通红地回答道：

"说实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留在这儿从事研究工作，惟一的顾虑是我们在墨西哥处境艰难和埃罗对我的期待，他会把我的不归看成是背叛，而且他也完全有权利这么想，因为我能来这儿来真是全亏了他。如果我能决定得了，我肯定愿意在波士顿读完博士。"

"这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哈洛·沙普利刚刚写信给埃罗商谈您暂缓回去的事情。"

没有能比这更让洛伦索高兴的了。博克希望他留下和希望他写出文章，按照他的说法，的确是莫大的鼓舞。他已经完全掌握了科技英语，写一篇文章理当费不了多大力气。

洛伦索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哈洛·沙普利将他找去并任命他为橡树岭站的主任。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洛伦索使沙普利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使其从那位墨西哥人的胆识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沙普利是以带有激进倾向的记者的身份在堪萨斯崭露头角的，专写有关石油大亨们勾心斗角的文章；后来进了密苏里大学，由于当时还没有新闻专业，于是就选择了天文专业，深究起来，其实只是因为读不出考古专业的名称。"我翻开了专业介绍。最先看到的是 a－r－c－h－a－e－o－l－o－g－y（天文学），我读不出来；我翻过了一页，看到了 a－s－t－r－o－

n-o-m-y(天文学),这个我会读,于是就有了今天。"[①] 跟沙普利一样,这位墨西哥人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而且上进心还强得出奇。借助于大功率的望远镜,沙普利终于为我们的星系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他的观点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坚强个性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抨击。一九二一年,《波士顿周日广告报》以八栏的篇幅发表了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哈洛·沙普利可以证明宇宙比已知规模大出千倍的消息。如果说沙普利赶上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的话,那位墨西哥人的事业也是始于战时而且同样是经过了顽强的努力。

洛伦索每次一到望远镜跟前就无比兴奋,那种感觉到了天亮回家的时候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星辰的使者伽利略·加利莱伊于一六〇九年邀请议员们从圣马可号的炮塔上用双镜片望远镜观看位于几公里外、几个小时之后肉眼才能见得到的威尼斯船队时的心情应该也是这样的。太奇妙了!罗马的教会当局见到伽利略在邀请他们观看了木星及其行星之后卸下望远镜的时候肯定是大为惊异。妖魔!妖魔!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这样叫喊着将他妖魔化、拒不给予任何支持并最终判他有罪。这一切已经过去三百五十多年了!

在美国的天文学家们居于领先地位的时刻,哈佛需要一位像洛伦索那样坚忍不拔的青年。哈洛·沙普利在作出那一任命的时候倒仿佛是他洛伦索屈尊俯就似的,诚心希望他不要拒绝。那的确是一大荣幸!他工作得更加努力,《天体物理杂志》即将发表他的文章,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体验,他从未像此刻这么幸福。通宵工作,即便是寒风刺骨,也是他的最大乐趣。实验室最终欣喜地证实了他所拍得的照片验证了他的假说。"一切太顺,"他暗自思忖道,"真担心会有不测。"战争的消息让他忧虑,

---

① 原文为英文。

但是，他的内心只同夜空连在一起。“利莎，利莎，你同一个幸福的人生活在一起。”“可是，你还穿着衬衣呢。”“马上就脱。”

洛伦索希望能有一个类似于童年时住过的庄园的、长有一棵树的院子，于是利莎就带他看了许多苹果园。“每天一个苹果，大夫就将无事可做。”① 他们每天吃的苹果何止是一个，整个家里都弥漫着水果的清香。

在波士顿的乡下，每家的院子里都有苹果树，所以，利莎二话没说就翻过院墙去摘人家的苹果。

“原来你们是小偷啊，”主人出来了。

“对不起，先生，我再也不敢了。”

“看来你们是不学无术，否则的话，总该知道有个道德规范吧。”

“我是学习天体物理的学生，”洛伦索赶紧出面解围，“我是墨西哥人。”

“墨西哥人？您是墨西哥人？”主人的脸上露出了欢欣的笑容，“真是太好啦！您不会是玛雅人吧？不过，您可是像个美国人。我叫埃里克·汤普森，非常钦佩玛雅人的伟大文明，写过几篇关于奇琴伊察和科瓦的文章，我是在那儿过的蜜月。”

“咱们偷了埃里克·汤普森的苹果？”利莎大吃一惊，立刻用手捂住了嘴巴。

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笑着说道：

“现在，我请二位再偷我一杯茶吧。龙舌兰酒嘛，我可没有。”

埃里克·汤普森于一九二六年到了普罗格雷索，从那时候起，他就全力研究玛雅人。

“年轻人，您会讲玛雅话吗？”

---

① 原文为英文。

"不会，在墨西哥，已经很少有人会讲了，"洛伦索解释说。

"怎么会呢！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伯利兹和墨西哥，将近两百万人讲玛雅话。请二位到我书房来，你们会看到我为墨西哥立了一个祭坛。"

满满的书橱里到处都摆着乌斯马尔、奇琴伊察、特奥蒂瓦坎的照片。

"我正在写一本书，题目是《玛雅人的辉煌与衰落》，不过，还差得很远。"

"很远是多远？"

"持续工作六年到八年吧，这还得以一切顺利为前提。如果能在未来的十年里面完成，我就心满意足喽。"

洛伦索和利莎相互对望了一眼。

"我到过坎佩切、恰帕斯、塔瓦斯科、瓦哈卡、韦拉克鲁斯，多么奇妙的国家啊，我的朋友，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我还将不断到墨西哥和中美洲去。"

洛伦索又说了一遍自己是学天体物理的，于是气氛变得有点儿尴尬起来，直到改变了话题。"当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您是天文学家呢？您应该是天文学家。玛雅人曾经能够预报日食和月食、记录了时间的运行和天体的运动、制定了自己的历法。二位一定知道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和弗雷德里克·卡瑟伍德喽。"

两个人同时摇了摇头。这并没有使汤普森气馁：

"这是分科过细的弊端，人们会因此而失去整体观念。朋友，您来自于一个拥有神奇文明的国度，应该对那一文明有深入的了解。斯蒂芬斯和卡瑟伍德为西尔韦纳斯和我开了先河。年轻的天文学家，您一定会愿意了解时间的流转、从开天辟地以至永远的日夜交替是多么让玛雅人着迷。他们刻在基里瓜的一块石碑上的算式可以引导我们上溯几千年，另有一些则是远瞻未

来。”

汤普森算是切中了要害，时间恰好是洛伦索少年时期关注的问题，玛雅人的天文数据的重大意义让他产生了憧憬。他问汤普森是否写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当汤普森将一叠简报递给他的时候，他当即回报以墨西哥式的拥抱以示感谢。玛雅人的辉煌究竟遭遇到的了什么灾殃？汤普森的神情阴沉了下来。帕伦凯已经空空如也，所有的古代城池全都变成了废墟。一场瘟疫？一次灾变？洛伦索没有想走的意思，利莎扽了扽他的袖子。他们拎走了一筐苹果并受到热诚邀请：“欢迎随时光临，只要是谈墨西哥，不让我吃饭都成。”

“看见了吧，如果不跟我出来走走，你又怎么能够结识他呢。”

洛伦索拥抱了她。哈佛的天空以及这所大学的完备给了他幸福。在哈佛的图书馆里他可以找到斯蒂芬斯的著作、浏览卡瑟伍德的版画、阅读莱布尼兹和康德。只要一伸手就能将这些书籍抽出来，就像触摸利莎一样容易。“美国大学的图书馆是没得可比的，”利莎得意地说，“我带你去看看有关你们国家的存书。奥斯汀大学比我们这儿还多，可是谁又会突发奇想要读墨西哥作家的书呢？”

哈洛·沙普利派人将洛伦索叫到了办公室：

“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心急火燎地问您什么时候回去。已经过了快两年啦……”

“我正想跟您谈这个问题呢。我很想在这儿读博士，如果您同意我……”

“您听我说，特纳，您的坚韧精神让我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我倒是很希望能够这样，不过，遗憾得很，我是不得不做恶人了。如果您留下，我的朋友埃罗会认为是我在他背后捅了一刀，因为

读完博士课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您自己决定。如果留下,我会全力支持您,只是,出于良心,我不得不告诉您,埃罗可不想失去他最好的部下。您很有天分,是一位优秀的实践观测家。”

“如果我不接受呢?”

“学府并非就是一切,朋友。一些拥有博士头衔的天文工作者所取得的成绩还不及您的四分之一。您应该继续研究您的蓝色星系、您的蓝色星状物和行星状星云。您的研究将会帮您找到新的恒星、帮您有所发现。我们都为您感到骄傲。在最近的二十六个月里,在累计的观测时数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您。您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学习理论。伽利略也并非一生下来就是天文学家。”

洛伦索一夜没能合眼,他知道自己必须返回墨西哥。

当他意识到回归的时刻已经到了的时候,却又为一件事情烦恼起来。如果把利莎带回墨西哥(就像一件行李),他势必就得照顾她。他的这个情人将会碰到语言问题、适应问题,不过,她那么有个性,肯定能够克服一切障碍。然而,由于必须早早回家,他的研究时间就会减少。真麻烦!真烦人!他心里想道。主要是出于义气而不是感情,他利用听巴赫的赋格的机会向利莎提出了结婚的建议。

“不,”她断然地回绝了。

“不?”洛伦索反问道,对她的拒绝颇感意外。

“不。”

“可是,为什么不?你会怎么样?离开我,你怎么办?”

“就像你离开我一样。我会活下去的,不用担心。我是已经习惯了有你陪伴,我也会习惯没你陪伴的。”

洛伦索傻了。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这是一个尚且无法解释的外星现象。他既然有本事发现星状物

体的谱线,怎么就没能注意到这个与他朝夕相处的女人的心思呢。这个女人大概是疯了,真够可怜的,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可怎么办呢?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自己的内心深处竟然真的感到非常难过。

“利莎,我不想丢下你。”

“可是,你要走了,而我呢,到了别的国家没法生活。”

“我不能留下、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否则我会连镜子都不敢照的。我要带你走,”洛伦索口气很硬。

“我不想去。”

“我真不明白,利莎。我压根儿没有想到你会这么对我。”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天真。”

“你这么讲话也太伤人啦,利莎。”

“要走的是你,到头来,伤人的却成了我。”

“我向你求婚啦,建议你跟我走。”

“你只不过是一头墨西哥公牛,洛伦索,我是盎格鲁撒克逊种女人,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性……”

“我是公牛?”他愤怒地打断了她。

“就连跟女人上床的方式都是。由于我的缘故,你有了些许进步,不过,在这十万光月期间,每次做爱之后你都急匆匆地跑进卫生间洗了又洗。可能怀孕的是我,妈的,不是你。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么恶心?”

“什么?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我不是鸡,没有任何传染病。你可倒好,不是紧紧地搂着我,而是跑去净身。”

“你本该对我明讲的嘛。”

“我讲过,可是,已经成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你本能地要那么做。你和我不是同类人,我喜欢赤条条地在家里走来走去,我看重自由,你讲究的是责任。你总是受着某种约束,我不讲任何

规矩。”

洛伦索激动地捂起了脸。

“我不明白,一点儿都不明白。”

“那当然了,因为,你惟一明白的就是每天夜里都跑去陪伴你的望远镜。仅此而已。那才是你会用的真正阳具,因为,吊在你身上的那个没用。我不会想你的。总而言之,咱们的性生活没能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

太粗俗、太不堪入耳了! 难道她也跟莱蒂西娅一样? 洛伦索动摇了。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你的话有点儿太污秽了吧。”

“别跟我来这一套,洛伦索,咱们是在我的国家,不是在你的国家。在你们那儿,女人是奴隶。在我们这儿,男女平等。精子和卵子原本就是同一个演化进程的结果,请你记住这一点。”

洛伦索觉得自己恨她。他要找的是一个不给他添麻烦的女人,所以,每次她跟他顶嘴的时候,他都恨她。“你别找茬儿,请你让我工作。”他恨她的女性至上的态度、恨她的指斥责难。她温顺听话的时候,他接受她;她与他针锋相对的时候,他就将她当成了一种威胁。

另一方面,在哈佛,没有利莎,他又无法生活。

洛伦索搬到客厅的沙发上去了。他没能睡着。他曾经起来将卧室的门开了一条小缝并看到利莎睡得非常安稳。“说不定还在笑呢,”他想道,于是心里凉了下来,“她很可能是个火星人,很可能只达到了初级动物的阶段。”他看到她穿着短裤去打网球了并从窗口目送了她一段路程。难道他希望她是个被动的角色,凡事都须仰仗他这个主动的、不安定的、有创造力的、起决定作用的角色? 根据规则,她应该表现出内向性,但是,在他们的关系中,角色发生了转换。她想控制他,亦即剥夺了他进行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安宁。她没有教养,跟莱蒂西娅完全一样,她的任

性令他光火。然而,当她按点回来做好晚饭并认真地摆好桌子之后,他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急着要去橡树岭。他尽可能地拖长了就餐的时间。她没怎么讲话,但是,从她的态度上,看不出前一天夜里争吵过的任何痕迹。“我如果留下来呢?”他想道。

洛伦索穿起外套走进了夜幕之中。他出门的时间比平时要晚。他于凌晨五点钟心情沉重地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现房门用钥匙锁着。

最后的几天非常凄凉。洛伦索带着两个箱子去到了车站。只有迷惑不解的诺曼陪伴着他。

“我尽管不是利莎,但却还是要到你那奇妙的国家去看你的。我想验证你说得是否有道理。”两个人拥抱到了一起。

月台上,诺曼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最后一次高高地举起了手。

18

洛伦索无法入睡。他为回国而激动不已。无际的沙漠映满了车窗、遮没了路轨。黄沙仿佛即将吞没列车及其里面稀稀拉拉的乘客。乘客不多是因为几乎没人能够忍受得了搭乘三等车厢完成从美国到墨西哥的长途旅行的折磨。那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倒好像是满不在乎,或四脚八叉或缩作一团,没日没夜地昏睡不醒。他们那如同破烂包裹般的子女默默地等待着能有个结局。什么结局?随便什么结局。换成别的孩子可能会在座位之间跑来跑去。可是,这些孩子不敢。一个小家伙刚想朝车头的方向活动一下,脑袋上立刻就挨了父亲的一巴掌,那响声还在空气中回荡。车厢里除了哐啷哐啷的声响、单调寂寞、死气沉沉之外,再有的就是像洛伦索那样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洛伦

索手攥铅笔,反复琢磨着难以释怀的、有关猎户星云的耀星的各种假说。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甚于利莎、甚于自己的生活。如果恒星不会死亡或像行星一样冷却,那么,恒星演化又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被星体摄去了魂魄的人。

如果不是看到洛伦索对着手里的纸张出神,也许会有人跟他搭讪,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是他自己自外于人。

列车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窗外突然显现出了斑驳的树影和草滩,列车驶进了充满盎然生机的葱茏世界。然而,苍翠并没有给人带来轻松之感。浓密的雨林及其湿闷的热浪使得车厢里面的尿臊气味更加浓烈。热带气候和漫漫沙漠同样令人生厌。进入高原之后,洛伦索才真正得到了休息,不过,利莎的模样、利莎的肚皮、利莎的眼神却又让他不得安宁。如有利莎在自己的身边,那又该是多么不同!她肯定会已经跟这位或那位攀谈起来,说不定还会知道司机叫什么名字,至于乘务员[①] 嘛,那就更不用说啦。利莎——直到这会儿才意识到——是他同世界沟通的桥梁。而他本人,则生活在幽闭的状态之下。"太阳的生命还有多久?"自问自答成了比车厢里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的挑战。"太阳就好像是一座生产能量并将氢转化成氦的核电站。五十亿年后,当它耗尽了所有能量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全都会被冻死吧?"他想到比太阳更为年轻或更为古老的恒星,于是就重又陷入揣度的沉思之中。什么时候才有可能确知宇宙到底是有限还是无限呢?他感到非常无奈,只能给出伽利略已经给过的答案:不知道。

对天上的事情感到沮丧之后,洛伦索于是就只好再重新回到人间来。在经过得克萨斯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想能够见见埃米利娅,可是几天的停留会使旅途的开销增加到难以承受的地

---

① 原文为英文。

步。此外,他也确实急着想用施密特望远镜继续观测蓝色的星系,他想的不是回到国内之后怎么生活而是望远镜能够给出什么结果。

高原上的玉米田和山峦让洛伦索心情平静了下来。他甚至想起了妹妹莱蒂西娅的美丽脸庞。“我觉得体内有了一股无名的力量,足以撂到一头公牛。”他从小就知道墨西哥应有尽有,此刻则更是以开拓者的目光审视着自己的国家。他将让荒漠涌出清泉。他爱托南钦特拉,是多么爱那个地方啊!一个伟大的使命在等待着他,他将向埃罗提出一连串改造天文台的建议,他的弟弟胡安也应该有机会得到他本人在国外所得到的知识,有机会接触橡树岭的仪器,有机会去听当代数学大师们的课程。诺曼·刘易斯会照顾胡安的,那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首先搭乘一辆公共汽车去到了普埃布拉,接着又换乘一辆更慢、更破的汽车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堂卢卡斯·托斯基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您的房间一直空着,压根儿没人住过。”

小镇仿佛在悠扬的钟声中酣睡不醒。人们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快一些。时间的流逝让他心急火燎,可是当地人却根本就不在乎。有一次上山的时候,他无意中推了一个乡下人一把,得到的回答却是:“嗨,嗨,有什么可急的?”

“我弟弟在哪儿?”他在天文台的门口问瓜尔内罗斯。

“他不在了。”

“到哪儿去了?”

“已经不在这儿啦。”

他发现天文台出奇地空荡。房间里全都没人。在台长办公室,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热烈地拥抱了他之后,终于告诉他说:

“我不得不将您的弟弟开除,请相信,我为此感到非常抱

歉。”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在同镇上的人打篮球的时候,胡安将对方的一个人推倒在地,两个人差点儿动起手来。埃罗不容许有人欺侮当地人,于是就把胡安赶走了。

“您为什么不写信到哈佛告诉我呢?”

“告诉您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特纳,我不会改变决定。”

“我想知道的是我弟弟现在在哪儿。”

“没人知道。这事儿都过去一年了,我们同他断了联系。”

“我马上就回墨西哥城去找他,”洛伦索气得满脸通红,不过,他又问了一句:“费尔南多·阿尔瓦呢?”

“他在塔库瓦亚天文台,跟加约在一起。”

“格雷夫呢?”

“他去了大学的自然科学系。”

洛伦索心情沉重,决定返回墨西哥城。

“听我说,真不好意思跟你讲,埃罗昏了头。他开除你弟弟不只是因为一场篮球,还因为托南钦特拉,”阿尔瓦·安德拉德对他说道。

“我不明白,费尔南多。球场上磕磕碰碰是常事,哪儿都一样。”

“那只是一个借口罢了,埃罗容不得你弟弟的聪明,竟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超过了他,所以就假借那一事件将其轰走。一个连中学都没毕业的毛头小子居然在各个方面都胜过了他,这才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胡安现在在什么地方?”

“格雷夫和巴拉哈斯也问过我。他甚至也没有跟关系那么好的雷西亚斯联系过。这一不幸事件影响深远,我因此而失去了最好的学生。我还能给谁上课?胡利托·特雷维尼奥和另外两个不值一教的学生?格雷夫很不痛快,很少再来了。只剩下

了堂路易斯和我,我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于是就对自己说:'既然不称心,阿尔瓦,那就走吧,换个地方试试。'于是我就到军事学院、理工学院和大学去上课了。我离天文学越来越远啦,现在正在研究伯克霍夫的相对论。"

"菲利克斯·雷西亚斯和帕丽丝·皮什米什呢?"

"他们去了巴黎天文台。在塔库瓦亚,惟一值得一提的是吉多·明希,一半恰帕斯血统、一半日耳曼血统,不过他已经得到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将去师从现在耶基斯的钱德拉塞卡。托南钦特拉已经死了,洛伦索,科学家一个都不剩了,靠埃罗的空谈是培养不出年轻人的。听我说,研究气氛的营造不是靠命令,我确信天文不是物理学的分支,不可能边做边学。埃罗是个业余爱好者,尤其糟糕的是,施密特望远镜的镜片有毛病,如果不送到珀金斯-埃尔默公司去修理,我们永远都不会有所作为。自从你走了以后,就一直是这个样子。一九四三年的大会之后……一切就都每况愈下。"

想见胡安已经成了洛伦索的心病,可是,到哪儿去找他呢?莱蒂西娅肯定知道。然而,莱蒂西娅又在哪儿呢?他可是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给她寄过呀。

打了两个电话之后,洛伦索就在罗马小区奥里萨瓦大街的一家公寓里找到了莱蒂西娅。"再见,莱蒂①,晚上见。""莱蒂,亲爱的,别忘了我明天早点的麦片。""莱蒂,我爱你,不过,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给我更换床单和毛巾啦。"一个沙哑的声音从那个地狱般的去处的深处回应着:"再见,宝贝儿。""知道了,帅哥。""放心吧,啰嗦鬼。"洛伦索循着那声音去到了一个房间,在那间兼作办公、用餐、美容、熨衣、藏酒和游艺之用的屋子里的床

① 莱蒂即莱蒂西娅。

上躺着一个女人。洛伦索收住了脚步,可是,那声音却招呼道:

“进来吧,宝贝儿,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效劳吗?”

洛伦索差点儿转身走掉。莱蒂西娅赶紧拉好了衣服并抬手整理了一下蓬乱的头发。才两年多一点儿时间,她老得让人吃惊,熊猫眼使她的眼睛失去了光彩。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过得怎么样? 要我给你倒一杯龙舌兰酒吗? 我跟你喝一杯,看能不能让这感冒好一点儿,已经拖了一个月了。所以你才会看到我这个样子。”

“还是到厅里去谈吧。”

“那好哇,宝贝儿,我马上套上一件外衣。”

她边说边跳下了床、穿上拖鞋,又随手从椅子背上抓了一件衣服。洛伦索印象很不好。“真邋遢! 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

莱蒂西娅面对哥哥坐了下来,接着就点起了一支香烟。

“你要吗? 我得抽,需要镇静一下,你让我有点儿紧张。”

“莱蒂蒂蒂蒂蒂!”门缝里传出了叫声,“如果我不回来睡觉,你不用担心,听见了吗,亲爱的? 我去应付那个骚货。”

“知道了,心肝儿,祝你顺利,明天再见,哎,帅哥?”

“你跟房客还真够亲密的啊!”

“你想怎么样? 要我恨他们?”莱蒂西娅说道,“你最好还是跟我说说在美国怎么过的吧。那儿用美元,对吧?”

莱蒂西娅因为跟房客过于随便而显得庸俗,应有的老练却变成了轻浮。她的孩子,全都上学去了,很不错,对吧? 因为这儿的收入你是不知道的,他们表现如何,嗨,天知道,我估计还不错,至少是没被开除。“埃米利娅从得克萨斯回来过一趟,漂亮极了,你不知道,岁月在她那儿是停滞不动的,那身材,不是吗? 而我却是人老皮松,她穿着极其漂亮的鬼子衣服。她给我留下了一件非常雅致的连衫裙,可惜我穿不了。多亏有她帮助,我才开起了这家公寓。桑迪亚戈进了银行,简单点儿说吧,那装束,

你没见到他那装束，真是有模有样，个头比你高多了，当然，让姑娘们神魂颠倒，你会见见他的，不是吗？他偶尔到这儿来吃顿饭，每次都会给我留下一份喜钱[①]。你知道什么是喜钱吗？当然不会知道，哥，那你就去打听打听吧。你想见胡安？那就得到暗无天日的莱昆贝里宫去拜访他啦，六个月前他在那儿建立起了自己的领地，我希望他别死掉，因为他还欠我钱呢。我当然不去，我不想再被他敲诈。惟一有胆量去见他的是桑迪亚戈，不过也得是在他的那些女友没有把他拴住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别推辞，马上就好。唉，别装模作样啦，我还以为你从鬼子那边回来以后能变得讨人喜欢点儿呢。这就走？好吧，真没办法，想来的时候，我随时欢迎。我总是在这儿给房客们当老妈子。"

洛伦索晕晕乎乎地在里约热内卢广场找了一条凳子坐下点起了一支香烟。过了一会儿之后，他的心绪平静了下来。"莱蒂西娅一向如此，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至少，她也算是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②] 吧。"他发现就连这些堂波尔菲里奥连同阁楼和雪檐一起从法国引进的红砖建筑也有些不伦不类。哪儿来的雪？多滑稽的栏杆！真是荒唐透顶！他缓缓地朝着神圣家族那奶白色寓所走去，麇集在教堂台阶上的一大群乞丐伸出了手来，他觉得那里面好像也有胡安的手。两个身穿黑袍、头蒙黑纱、胸前吊着一个显眼的瓜达卢佩圣母像的女人与他迎面而过。他穿过恰普尔特佩克大街，再转到弗洛伦萨路，又顺着改革大道走了好远，一直走到与起义者大街交叉处的夸乌特莫克亭，在那儿，他看到了露西娅·阿兰布鲁曾经住过的房子。那房子已经重新整修过了，里面又住上了人。他继续朝前走去，最后停在了布卡雷利街的中国钟下。啊，墨西哥，你多么令我伤心啊！墨西哥

---

① 指节庆期间分发给穷人和仆役的赏钱。

② 原文为拉丁文。

让他刻骨铭心，让他痛不欲生。他当时尽管不仅热泪盈眶而且还双腿麻木，但却依然渴望继续在城里走下去。我是不是快要发疯了？他大口大口地吸完了最后一支香烟，然后沉思起来："自从回来以后，我一天吸多少盒，三盒、四盒？"

洛伦索早在去哈佛之前就已经同原来的那些朋友疏远了，此刻却很想再次见到他们，特别是迭戈·贝里斯塔因。见面后，两个人谁都没提贝里斯塔因大夫的去世，拥抱的时候，两个人又都同时闭起了眼睛。"以后再说，哥儿们，"迭戈支支吾吾地说，"以后吧，这会儿先放一放。"于是，他就可以泛泛地谈起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他的网球赛事，每场都赢，因为他的发球特别厉害。关于社交活动，他还提及了桥牌，"特费脑子，哥儿们，简直就跟下棋差不多，以你的记忆力，肯定可以玩得很好。"

见到洛伦索一直默不做声，他说道：

"看来你是一点儿没变，依然是个心高气盛的知识分子。"

洛伦索对朋友的奉承颇为不快。分别之后，迭戈变得更加世俗了。他精于应酬，言不由衷成了第二天性。周六与周日总是跟乌戈·马尔加因与胡安·桑切斯·纳瓦罗厮混。这是两颗新星，英俊潇洒，前途光明。在墨西哥，人们用表面的彬彬有礼掩饰起了真正的情感。一个个多么殷勤有礼、多么风姿绰约、多么善于辞令啊！洛伦索特别怀念同诺曼就学术问题进行过的争论、怀念利莎的坦诚。"你回来了，太好啦，"阿德里亚娜声柔情切地说道。"无聊的老东西，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心里想道。他不在期间，首都的人们照样过着自己的日子，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同他的伟大理想相比，他觉得原来的哥儿们的追求显得无聊透顶。年轻时的意气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一个个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还保持着激情，贝里斯塔因过世之后，惟一可能同他有着共同理想的小鸟雷韦尔塔斯却在受着囹圄之苦。他感受到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奸诈与苟且的气

氛。他的朋友们奉行的是美国佬的好得令人难以置信[1]的准则。这里面有鬼。难道人们在过着双重生活？人们在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用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面具啊？

没过几天，洛伦索就发现自己在哈佛积累下来的经验完全没有用处。对利莎的思念使他心如刀绞。我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什么可干呢？干吗要回来？为什么要接受烟斗、恰瓦·苏尼加的邀请？我跟他们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洛伦索对没有时间限制的丰盛午餐的拖沓大为震惊，因为这让整个下午除了蜷身一睡之外无法再做任何别的事情。“你难道变成美国佬啦？墨西哥餐可是世界第一啊。”在哈佛，所谓的午餐[2]其实不过是工作和思路的间歇而已。没有时间可供浪费。在这儿，时间成了让人馋涎难止的醋渍猪蹄。现在再来尝尝烤猪蹄和饼卷里脊，这煮猪皮可是没比的，来点儿绿酱炸猪皮吧，猪、猪、还是猪，干脆再给我一张玉米饼把我这猪头也卷起来算了。“伦乔，没有赤豆砂和玉米饼，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整个墨西哥简直就像是成了一张太阳炙烤下的硕大肉饼。

人们怎么竟会相互听着自贬人格的话语呢？“他们本该比这聪明才是，”洛伦索不安地想道，“我记得他们都是很出色的呀。”可是，事实上却不是，他们继续说着无聊的空话，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贝里斯塔因有时候还会高声强辩，以至于借着酒兴谁也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他们怎么居然会就此满足呢？”与此同时，他又自责起来：“我怎么就不能改掉挑剔的毛病呢？”有几位女士堪称串场的高手。她们神采飞扬地详细述说着自己到此之前的经历，洛伦索发现他的朋友们对她们的逢迎是另有居心的。“让她把蠢话讲完，然后你可以把她带走，是够生猛的，不过，床上功夫一流，”恰瓦·苏尼加证实了他的揣测。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洛伦索重又产生了在卢塞尔纳的那幢房子里度过的十一年中所感受过的焦躁，那时候，他曾经以为大人们都很明白事理，结果却发现他们的见解都很浅薄。面对这种情况，利莎和诺曼会不会目瞪口呆呢？也许是由于利莎的原因，他觉得女人就像是聚合于远处的那无法测知距离的神秘球状星云。

洛伦索挨了墨西哥一石头，"那要了我父亲命的石头，"他心里想道。在哈佛，他压根儿就未曾见过有人冲着太阳丢石头，未曾见到过有人待在街角无所事事。贫穷使得墨西哥人甘于眼看着生命的流逝。革命为他们做了什么？"我如果一直留在这儿，还能觉察到这么多的疮痍吗？"在哈佛，每一颗星星都是新的；在这儿，我见到的只是星云。

"哥儿们，你是条离开了水的鱼，"迭戈·贝里斯塔因拥抱了他之后说道："要么回到水里去，要么自己找死。不能把自己的境遇归咎于别人。那样的结果只能是特立独行。"

"我会到哪儿去呀，迭戈？你追求的是一个少数人分享蛋糕、代替别人作出决定并抱怨自己不得不受广大因为穷困而无所作为的民众拖累的国家。我所希望的是把农民、工人、母亲、主妇引向科学，尽管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尽管他们甚至都不清楚自己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但是要让他们参与其中。我生活在这儿，这是我的国家，我想做点儿什么。"

洛伦索讨厌那些哥儿们所喜欢的一切。《图片新闻》上面刊登了路易斯·马里亚·马丁内斯大主教为商店、酒吧、舞厅、餐馆开张祝福和掸洒圣水的照片。"你们瞧他身穿无带的[1] 法服走在西尔斯－娄巴克公司的柜台中间，所经之处，售货小姐纷纷跪拜。""洛伦索，你错了，"恰瓦打断他说，"他是个不拘礼节的人。两天前人家想请他到第一排就座，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我随

① 原文为英文。

便找根钉子挂一挂就行了。'"洛伦索坚持认为彤戈莱莱与大主教之间的差异只是领口的高低而已。"那个女人更敢暴露罢了。"接着他又用恰瓦的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说道:"这个国家属于阿古斯丁·拉拉、何塞·阿尔弗雷多·希梅内斯、豪尔赫·内格雷特、'骑士歌手'、身裹斗篷偎依着龙舌兰睡觉的印第安人。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明信片啊?"

洛伦索最烦恰瓦。他的哥儿们的理想显然都从下水道流走了。他们本人的日子过得都很好,不过,洛伦索却说他们"胸无大志"。恰瓦很不服气:"你一定要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人肯定不合你的要求,整个国家也达不到你设定的高度。忍着吧,哥儿们,忍着吧。""你这是退让,萨尔瓦多尔,退让,我决不退让。我有要求。""所以,你还是别那么苛刻啦,活得好一点儿吧。"

洛伦索喝下了第一杯酒,没有任何感觉,接着就又灌了第二杯。第三杯下肚之后,他开始逐渐兴奋起来,越喝下去,那种飘飘然的感觉也就越加强烈。他从前怎么就没有想到用酒消愁呢?利莎和他从不喝酒,诺曼也不喝酒,顶多不过偶尔喝杯啤酒而已。

洛伦索觉得,诺曼·刘易斯肯定会愿意同他弟弟胡安一起讨论问题的,因为胡安跟诺曼一样相信别的星球上有可能存在着智能生物。"那儿,"胡安常常会激动地指着天空说道,"有很多可以开发的资源。跟地球上一样,可以开采出天然气、石油和矿石,那儿有着尚未探明的矿藏在等待着我们,在那些类星体和黑洞的那边会有无尽的田野在等待着我们。"

胡安本人就懂技术,他常常以改进设备为乐趣而且逢人便说微音器比耳朵灵、胶片比眼睛准,至于光电池,那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技术能够超越人的局限,如果机械能够比神经末梢更为敏感,我们的大脑肯定会被技术所取代。巴甫洛夫不是已经证明人的神圣意志很可能是一种条件反射吗?洛伦索不能接受

胡安的推测,可是,诺曼却总是愿意拿行星的寿命同短暂人生相比,他认为完全可能会有一种一年等于一千年或十万年的外星人最后侵占我们的星系。胡安和诺曼肯定会一拍即合,洛伦索非常希望看到自己的弟弟满脸机智地同诺曼一起探讨切磋。

洛伦索决定再到莱蒂西娅的公寓去一趟并让她邀请桑迪亚戈一起吃饭。"当然,哥,早就该这样了。你看星期五行吗?"

桑迪亚戈长得真高啊,莱蒂西娅讲得很对!他漂亮、自信,洛伦索被自己的小弟的魅力所倾倒。弟弟对埃米利娅无限感激,这使他显得更加可爱。"我永远都无法报答她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他的身上也沾有着贝里斯塔因、恰瓦·苏尼加、烟斗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俗气:墨西哥优越的错觉。快要吃完——饭菜的确不错——的时候,洛伦索跟桑迪亚戈说想到莱昆贝里去看看胡安并商定星期天在门口见面。"带上你的证件,否则,不会放你们进去的。"

到了莱昆贝里就是到了墨西哥最为不堪入目的地方。被关押在里面的人们像猩猩一样抓着铁栅,不是嘶声叫骂就是伸手要钱或吃的东西。洛伦索由于不慎走得过于靠近栅栏而曾经被人揪住。他们去到了监禁盗窃罪犯的 F 区,在那个臊臭的地方听到了有人喊出自己的姓氏的时候,洛伦索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哆嗦。洛伦索一下子没能认出胡安,他变得矮小了,脑袋被剃得光秃秃的,脸上凸显着一对大眼睛。"兄弟。"胡安垂着双臂任人摆布。洛伦索强忍着才没有大声咆哮。"兄弟,他们怎么你啦?"胡安木呆呆地望着哥哥,囚服又破又脏,胳膊上满是伤痕,颧骨变成了青紫色,手里捏着一个烟头,毫无反应。"还差多久才能出去?""不知道,公家派给我们的律师说,得到年底。"他们之间自始至终都未曾有过亲近的感觉,就连兄弟三个准备吃莱蒂西娅为他们准备的食物的时候也不例外。"我的这个姐姐做饭还真有一手,"桑迪亚戈兴致勃勃地边吃边说。胡安没有表

示。洛伦索默不做声。“兄弟,我给你带烟来了,”他递了过去一条香烟,胡安甚至都没有伸手去接。直到探视结束的时候,胡安才转向洛伦索问道:“你在哈佛研究过蓝色星体吗? 你是不是又重新开始研究在托南钦特拉时曾经感过兴趣的某些恒星的谱线了? 你说不定会从那儿捕捉到恒星演化的要义。”洛伦索以为自己已经让死人复活了,正高高兴兴地准备回答的时候,胡安却掉转头朝着自己的监房走去。“让他走吧,咱们下次再来,如果你还想来的话。”绿色的铁门哐当一声关了起来。

“他还能恢复吗?”到了监狱前面的花园里以后,洛伦索这样问桑迪亚戈。“能,你就放心吧。他总是有办法的。”“他好像处于麻醉状态。”“这样更好,可以忍受里面的日子。那里面是一群无恶不作的无赖,”桑迪亚戈说。“他怎么没有单独找一个辩护律师?”“没那必要,哥,全都是些吸血鬼,再说,胡安就快出来啦。”“我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洛伦索难过地问道。可是,桑迪亚戈的回答却是既不符合他的年龄也不符合他的生活方式:“什么都不必做,哥,完全不必,管好你自己、过好你的日子。如果不这样,咱们又怎么能够帮助胡安脱离苦海呢?”

19

洛伦索当天下午就愤然地搭车返回了托南钦特拉。他好一阵子都忘不了胡安。他还在半路上的时候,金牛座 T 型星就已经升了起来。尽管费尔南多·阿尔瓦非常悲观,在天文台里肯定还是可以找到能够与之谈论星星的人。“如果你坚持研究行星状星云,德·特纳,我的朋友,”巴尔特·扬·博克对他说过,“你就会确定像氩和硫一类重元素的存量以及从氦到氢的前星系商。这是极其重要的!”

天啊，时间仿佛在托南钦特拉已经停滞了下来。天文台的寂静令洛伦索震惊。小镇如同睡在梦中一般，托斯基一家毫无变化，甚至连孩子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去过波士顿之后，在他的眼里，似乎一切全都变小了。不仅街上的坑洼依旧，屋顶上仍然是那等待加层的钢筋，院墙不是业已坍塌就是尚未垒完，一切都是处于半半拉拉的状态之下。“种花的事情怎么样了？”他问堂奥诺里奥。“再说吧，”这就是他所得到的索然回答。事情出在谁都没有劲头。“我的科学是无用之学，因为着急上火的就我一个。”

洛伦索又一次同埃罗认真地就他们之间的永恒话题展开了讨论。他发现老人此前一直还好的左耳听力大为减退，脸上显出了因为极力想要听清而产生的痛苦表情。气势磅礴的雄辩大家也已经失去了激情。

洛伦索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着香烟，屋子里烟雾弥漫。他对埃罗说出了自己对眼前的谷地就已明显反映出来的墨西哥的落后状态的忧虑。就连天穹的运动都比地球上的这一小块地方要活跃得多，这怎么能行呢？“天地本是一体。天空一如地上，”他笑着对埃罗说道。那笑容使老师记起了当初在皮拉雷斯大街那幢房子的屋顶上提议他来给自己当助手时的情景。

“别再住在镇上了，特纳，您愿意住到平房里来吗？”

“一个人住一排平房？那怎么成呐。”

“是啊，特纳同志，您该娶个老婆啦。您就没有考虑过结婚的事情？”

“我只想工作，”洛伦索没有好气地说。

“结婚不会妨碍您工作。”

“我在下面跟托斯基一家生活得很好。”

洛伦索沉醉于自己的星系和蓝星，但是却找不到可以与之谈星的人。埃罗已经老了。在哈佛的时候，博克是个真正的谈

友,可是,在这儿,谁能充当这个角色呢?作为童年的挚友,迭戈·贝利斯塔因可能会听他唠叨,但却不能给他以任何回应。啊,诺曼!你在哪儿呢?从那一刻起,他无限怀念起在哈佛时的那些激烈争论。

洛伦索第一次站到施密特望远镜前的那天晚上,墨西哥的天空就重又恢复了对他的魅力。这片天空就是他的肌肤、他的骨骼、他的血液、他的呼吸,就是他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一切。

"我觉得没有什么能像托南钦特拉的天空这样令自己兴奋,"他对埃罗说道。

"那您就倾心投入吧,这是您的出路。"

"天上确实是不断有事情发生。"

"您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吧?"

两个人都知道胡安横在他们中间,既是牺牲品又是幽灵。洛伦索不仅责怪埃罗毁了自己弟弟的生活而且也责怪他造成人员流失和天文台同整个国家一样死气沉沉。

"我可以离开十年,回来的时候还会看到当年的山楂仍在树下腐烂。"

"人们不能持之以恒不是我能管得了的,"埃罗说道。

国立大学吸纳了由索特罗·普里埃托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大学的系科遍布全城:生物楼位于恰普尔特佩克,地质系在圣马利亚－拉里维拉,数理学院在矿业宫,哲学院在马斯卡罗内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也都纷纷回来开设在墨西哥尚未为人知的课程:纳沃尔·卡里约在矿业宫讲授土壤力学,卡洛斯·格雷夫重又捡起了相对论;劳尔·马尔萨尔担起了筹建工程学院的重任,阿尔贝尔托·巴拉哈斯致力于数学院的开办;尽管未来的工程系主任阿尔贝尔托·J·弗洛雷斯是机械运动学的专家,却是莱奥波尔多·尼埃多在张罗开设这一

学科;年轻的马科斯·马萨里学起了物理和工程,从劳尔·马尔萨尔的门下转而师从纳沃尔·卡里约,没过多久,他又提出:"老师,您为什么不给我们讲讲固结理论?"多么热情啊!那些日后将在自然科学系任教的老师们就是这样开始锤炼自己的。

此刻,在墨西哥城,各个院系正在城南的广大火山遗址上齐聚一堂,"漂亮极了,兄弟,漂亮极了,"格雷夫·费尔南德斯喜不自胜地说,那校园肯定超过常春藤联合会中的任何一所学校。"你来吧,兄弟,我们没有天文专业,你来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着手组建。你的岗位应该是在这儿,而不是那个小镇。""我会让那儿兴旺起来的,你就等着瞧吧。"洛伦索愤愤不平地回答道。"别那么死心眼儿,你没有人。谁会愿意到那儿去蒙受灰尘啊?"有格雷夫坐镇,自然科学系必将带动国家进步。迭戈·里维拉、达维德·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和胡安·奥格尔曼常在校园里走动。奥格尔曼受命装饰图书馆大楼,达维德和迭戈将用此前从未用过的材料分别为校长楼和体育场绘制壁画。那将是三个艺术杰作,此外还有大学博物馆、植物园、标准游泳池和好几个运动场馆。

格雷夫透过巨大的窗户欣赏着面前矗立在一片凝固了的岩浆之上的华丽建筑、想象着空间的辽阔和景色的秀美。"多么漂亮的校园啊!这大学城尚未完工就已经如此宏伟啦!而且是紧挨着奎奎尔克金字塔!"新墙接连拔地而起,屋顶好似四处绽放的鲜花。有些院系还只是刚刚开始在筹划。手提灰浆桶的建筑工人犹如围着面包山盘旋飞舞的鸽群。"这都是我们的,"纳沃尔·卡里约宽厚地说道,"不过,我们很愿意同你共享。"格雷夫列数了自然科学系已经开设了的课程,他还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原子反应堆和一台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以便开展对原子的研究工作。同格雷夫在一起的高个子黑发青年马科斯·莫辛斯基有几次插话非常精彩:"格雷夫,你难道没有发现我们的大学就像

纸糊的楼阁一样缺乏根基吗？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教育还属于第三世界吗？只有百分之二十，不对，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达到大学预科的水平，而在美国，同一群体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我们的辍学率极高。”“伦乔，你不必那么悲观，重要的是着手发展高等教育和科学教育。我们已经收到了好几份美国大学的合作建议。”

“是啊，这是因为我们的科研能力还不能对他们构成任何威胁。美国科研人员的数目差不多是我们的一百倍，正是由于这原因，他们愿意我们做些研究，因为还远不能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同他们竞争。”

“有竞争能力的是你，伦乔，可是，你的悲观情绪会把你毁了的。”

“我们还没有一个精英群体，为了造就这个群体，必须提高各级教育水平。”

“我有信心，伦乔，咱们会培养出一流人才的。”

正当墨西哥城热火朝天地创建科学门类的时候，托南钦特拉和洛伦索的情绪却日渐衰落。有多少次他都后悔自己没能再在哈佛待上三年！“你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胡安·马努埃尔·罗萨诺有一回就是这么抢白他的。他只能跟诺曼讨论自己的学位问题。在自己的同事面前，他只能不服地保持沉默。“祖国欺骗了我。”大多数年轻人并不热衷于提出解释地球和天空现象的模式或假说，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制定方程的，人们全都愿意去做确有把握的事情。在塔库瓦亚就更加不可能了，因为，即便是最想做事的政客也都不会朝那儿望上一眼。

从前，街上的行人只要一抬眼睛就能在夜空中找到那颗最亮的天狼星。如今，路灯和车灯湮没了所有的星星。人们在追

求现代化的同时也将天空排斥到了自己的生活之外。除了少数几个科学家,谁还在意行星、恒星、流星、彗星?

天使之都普埃布拉城的灯火也殃及了托南钦特拉那个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小镇。从建筑物和广告牌上发射出来的亮光犹如橙色的尘埃遮没了从前漆黑而清澈天空,使得观测难以进行。没人对此说半个不字。只有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和洛伦索·德·特纳对这种麻木忿然于心。

洛伦索刚刚提出要在托南钦特拉建立一所小学的时候,卢卡斯·托斯基兴味索然地对他说道:"既没人又没钱,政府的人连个面儿都不露。""难道不能在露天地里、在树阴下面念书?如果想念,条件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我们想要一所正规的学校。"由于洛伦索的努力,当地终于有了学校。但是,洛伦索费了多少心血啊!"我活不到老就得死掉,"他心里想道。"肯定的,不过,我不在乎,随便吧,只要值得。"

对洛伦索来说,托南钦特拉和塔库瓦亚的滞后是越来越明显了,因为,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卡洛斯·格雷夫、阿尔贝尔托·巴拉哈斯等一些伟大的数学家、索特罗·普里埃托的弟子和自己从前的老师及同事一个个都在大学城里春风得意,他们的感召力已经使得原来那些只对法律、会计、医学一类保险专业情有独钟的学生们觉得自然科学也绝非不值一顾和高深莫测了。物理学有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作为师从的楷模,格雷夫·费尔南德斯毫不逊色,更不用说阿尔图罗·罗森布卢思啦。不是说科学不可理解吗?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洛伦索依照埃罗的忠告而埋头于夜空,不过,恰恰是因为这样他才发现施密特望远镜不听使唤。橡树岭啊,橡树岭,你在哪儿呀?!那望远镜的毛病大得可怕。镜头功率极大,毛病到底出在镜筒还是镜架?"洛伦索,费利克斯·雷西亚斯下星期要到大学来,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谈谈?"路易斯·里

维拉·特拉萨斯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洛伦索在普埃布拉同雷西亚斯见面之后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您听我说，特纳，是美国佬的也好，不是美国佬的也好，托南钦特拉的望远镜是个破烂货，没人能够让它发挥作用。不是镜筒的设计原本就有问题就是机件不灵。别忘了，那东西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工匠手工弄出来的，安装的人又是埃罗东一个西一个找来的绝对外行。您刚一去哈佛，施密特望远镜就不能用了。从来就没有人用它工作过，从那时起就一直闲置在那里。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其送回哈佛。”

在从普埃布拉返回托南钦特拉的汽车上，洛伦索反复地琢磨着雷西亚斯最后说出的几句话：“没人能够让施密特望远镜发挥作用。机件不灵因为安装的人都是外行。”镜片没有毛病，问题出在镜架是用锤子敲出来的。需要一流的工程机械人员重新精心设计，而这种人，墨西哥暂时还没有。

洛伦索想起了堂路易斯及其朋友们当时的激情，想起了在拼装和焊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那深得迪米特罗夫好评的智慧与认真。与此同时，他也歇斯底里地一再对自己说：一架机器绝对不可能难倒自己。“瞧我怎么来对付它吧，不过，我肯定能够成功，无论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我一定要找出办法来。”这一决心使他进入了一种难以自制的状态。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宁死也不能在一架望远镜面前屈服。”由于无法解决施密特望远镜的金属配件存在的问题，他不断地这么发狠、自责。

洛伦索每天都急匆匆地跑到山上去，除了望远镜，他的心目中已经再也没有了别的东西。他拼命地想让那架施密特恢复功能，就像着了魔一样，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吞服着阿司匹林，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无能为力的痛苦，又气又急，真想抱头痛哭。他有那么多计划、那么多想法，怎么可以没有一件得心应手的仪器呢？给沙普利打电话？离开墨西哥？他真想踢它几脚。

“我没有别的望远镜，”他反复地默念着，“我也没有别的祖国。”

一天晚上，他打开穹顶将望远镜对准了天空，但却发现镜筒不灵。“真像雷西亚斯说的，那是一件手工产品，可是镜片绝对无可挑剔。”那些夜里，他连一张胶片都没有能够拍摄下来。他那擅长分析的脑袋算了又算，一直折腾到凌晨五点才下山回到镇上去睡觉。他刚一睁开眼睛就又重新陷入了如何使用那架望远镜进行能够达到自己希望的深度观测的烦恼之中。“数学家们发现一个定理的过程大概也是这样，需要不断地披荆斩棘才能找到关键并迈出最后一步，决定性的、最终解决的一步，”他这样给自己鼓劲。

洛伦索全身心地忙于运算和制作图表，完全不顾自己的健康。每天三盒德利卡多牌子的香烟都不够抽，此刻他又去到了杂货店里，堂克里斯宾对他说道：“我的博士，这是您要的四条香烟，祝您工作顺利。”他的努力每天都能有所进展。他在一个黑色漆布面的小本子上记录着望远镜的倾角并继续进行着揣摩。“既然镜筒能够倾斜二十度，如果我参考着这个可变度将之重新装配一下，就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后的两个星期里面，他几乎没再需要做任何记录，所有的更改、将要进行的步骤，一切的一切，尤其是雷西亚斯说过的那些话，全都装在他的脑子里。

他已经连续九十天每天工作十四个钟点了，每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他都能获得新的成果，尽管那成果还只能以毫米来计算，但是他却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掌握施密特望远镜了。“现在行啦，你这个破烂望远镜，咱们一起来证明你还是能用的。”待到胶片冲出来之后，他确有把握地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在橡树岭时的水平，甚至可能还有所突破。

地球与天空的距离是人的头脑无法想象的，有些行星和恒星是固定而静止的，不过很多却在不断地变化，在其隐没期间，

会以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至少洛伦索是这样认为的——在南部天空移动。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吃尽了苦头。他同望远镜如影随形,他高声与它讲话。他已经完全清楚怎样操纵它了,一旦校正了方位就立即拍下胶片。每天晚上他都会触及一个谜团,接着就会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谜团。猎户星云的耀星吸引了他的注意并将他引向了发射着强烈的红色巴耳末系氢原子谱线的金牛座 T 型星。

当他向埃罗展示了自己的初步观测成果的时候,老人像父亲一样拥抱了他:

“特纳,您已经做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一切。”

雷西亚斯对洛伦索敬佩不已,将他引为自己的同僚:“我不知道你是列过图表呢还是将一切都装在脑子里,总之你的观测极其成功,胜过了所有的前人。听我说,特纳,你对施密特望远镜的功能的开发超过了克利夫兰和威斯康辛十倍。美国佬们很快就放弃了,他们对这类望远镜的使用率还不及你在墨西哥使用的一半。”

雷西亚斯的话让洛伦索感到很舒服。遗憾的是没有记录,他后悔没有将记录保存下来,因为,正是这架该死的施密特吓跑了学生和空等了一场的理论家们。“拥有这么精准的镜头,本来就该是一架货真价实的望远镜,”雷西亚斯说道。极富民族主义情绪的埃罗则将这架望远镜视为墨西哥的技术奇迹。“即便是在荷兰、在美国,也不会做得比这更好!”不过,尽管洛伦索凭借耐心与勇气让这架望远镜运转了起来,它本身还是有毛病,在克利夫兰也一样,因为效果并不理想。“真是个不得了的年轻人,”埃罗说道,“天赋智慧足以使他在任何一个第一世界国家里成为奇才,在这儿却不被器重。”

一天下午,洛伦索决定再去看一次托南钦特拉圣马利亚教

堂。“工匠们真的在下面创造出了自己的宇宙体系?”

他到充当保管员的堂克里斯宾家里取了钥匙。开了门之后,他有一种进到了橘子里面的感觉。被阳光点染了的暖融融浆汁顺着金铸的橘瓣流溢、凤梨飘散着甜甜的蜜意、鲜红的西瓜令人馋涎欲滴,鲜果装满了果盘,而果盘正是这座自上而下缀满凤梨和西瓜、大得如同无花果般的葡萄、形似勃起的阳具的香蕉、瓣片贪婪的食肉花朵的教堂。然而,这并不是全部,这里还有着许多固定的点和符合数学规律的布局。

教堂拥有着一种让人着魔的魅力,镇上的居民就是天使,而他们的母亲、给他们以慰藉、真心爱着他们的圣母赐给了他们大量的鲜花和丰美的鲜果。圣母让当地居民做了自己的永久陪侍,将他们固定在了童年时期。作为一种平衡力量为他们主持公道的教堂里面到处都飘舞着注定不可能长大的孩子。这教堂有点儿像莱蒂西娅。“我同意,”莱蒂西娅可能会这么说,而那些小天使们也一定会为她欢呼雀跃。莱蒂西娅应当同教堂那杂乱无章的顶部属于同类,而那教堂恰恰又是因其过分充盈而具有了令善男信女以及观光游客们顶礼膜拜的威仪。

洛伦索发现天已经黑了,于是就将那些戏闹不止的天使们锁了起来并交还了钥匙。施密特望远镜还在山上等着他呐。在朝着山上的望远镜走去的途中,他心里在想利莎如果见到这座教堂一定会说:太过分了。①

20

《至上》报的头版头条新闻《墨西哥天空出现怪异物体》吸引

① 原文为英文。

了洛伦索的注意。埃罗得意扬扬地大谈不明飞行物，亦即飞碟。他还用一系列通过托南钦特拉的施密特望远镜拍摄下来的照片来证明自己的发现。照片确实显示出有一道白光掠过月球表面。洛伦索感到非常惊奇，于是就在晨练的时候迎上前去问埃罗：

"堂路易斯，您能肯定吗？"

"当然肯定，我可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台长没有好气地说。

"您很清楚，施密特会摇晃的，布劳利奥或者恩里凯·恰维拉在拍摄的过程中可能会突然动了一下，这个因素，您考虑进去了吗？"

"当然，您是在怀疑我，特纳，"埃罗愤然地说道。

"台长，您本该等一等再见报。"

"为什么？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纳，我对自己的发现确信不疑。"

洛伦索不服地表示当天晚上将对月球进行拍摄。"您这是向我挑战，特纳，"埃罗气得直哆嗦。

第二天，洛伦索将照片呈送到了埃罗的眼前：

"那是移位的痕迹。我反复验证过了，那道亮光是望远镜轻微移动的结果。按照这种办法，每天夜里都可以随意发现天体。"

埃罗完全失态了，以恐吓的口吻说道：

"特纳，我不想再见到您。"

当天下午，洛伦索又一次见到埃罗躬着腰同图书管理员堂胡安·普雷斯诺并肩而行。普雷斯诺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道："诺斯特拉达穆斯[①]！"

---

①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占星学家、预言家、医学家。

"我不是已经说过让您走人了吗?"路易斯·恩里凯·埃罗仍未消气。

"是说过,您不必担心,我马上就走。"

在驶往联邦区的汽车上,洛伦索良心上感到有些不忍。他很可怜那位老人。"我太过残忍啦。本应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决不能容许发生这种事情,太不负责啦。"

从那一天起,洛伦索就再也没有回过托南钦特拉。晚上,在墨西哥城的旅馆里,他无法入睡。他找到了迭戈。"不折不扣的自杀行为!老人待你像亲生儿子!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当然,我可以在这儿给你找到事情,不过……"

哈洛·沙普利曾经推荐他去领导哈佛附设在南非布隆方丹的天文台。"我怎么就没有去非洲呢?绝对应该去布隆方丹的啊!"

五十年代的末期,当听说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已经老到了只剩下一贯的坏脾气保持没变之后,哈洛·沙普利又一次向洛伦索提起了这个建议。洛伦索同沙普利取得了联系并决定买票乘坐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四引擎飞机连续飞行三十个小时,从墨西哥城到哈瓦那、从哈瓦那到百慕大、从百慕大到亚速尔群岛、再从亚速尔群岛到马德里;第二天上午转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然后再经达喀尔、安哥拉,最后到开普敦;从开普敦启程,随便利用什么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甚至是骑骆驼,都可以抵达布隆方丹。"如果我曾经学过拉小提琴,简直就可以跟施韦策①大夫一样了!"他想到这里不禁微微一笑。他的双脚踏在人行道上发出啪哒、啪哒、啪哒的声响,脚上穿的已经不再是塔娜的鞋了。"今天我还走在市中心的大街上,可是,下个星期我就将置

① 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风琴演奏大师和赤道非洲传教医生。

身于一个陌生的非洲城市，我的生活也将成为一个未知数。"他很想知道在那种新的生活条件下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洛伦索，我喊你好一会儿了，你就是不看我。你魂不守舍的样子，这是要到哪儿去啊？"

"去布隆方丹。"

"那是什么地方？"

"南非。我去接手一个天文台。"

阿莱汉德拉·莫雷诺疑惑地收住了脚步。

"你怎么像是挨了棍子的彩罐[①]？"洛伦索笑着说道。

"瞧你，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吧，你不该作出这样的决定。"

阿莱汉德拉那蓝色贝雷帽下面的脸上露出了惊异的神情。

他们的身边车辆和商贩越来越多。时间已经不早了，他们继续向前走去。"听我说，别摆出那么一副模样，我也没死。"阿莱汉德拉将他朝着自己的身边拉了拉："墨西哥需要你，你不能走。"到了塔库瓦大街之后，洛伦索刚想走进旅行社，阿莱汉德拉一把就将他揪住了："买票之前，先去跟萨尔瓦多·苏维兰道个别吧。"他们一起去到了胡斯托·西埃拉大街 16 号的大学校长楼。有权直闯威严的校长办公室的阿莱汉德拉激动地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像他这样的人才，咱们可不多啊，怎么能放他走呢？"她挥动着手臂说："咱们这个可怜的国家啊，真的，好可怜啊！有人可能会推动它的发展，可是我们却连知道都不知道。别人承认他的价值、知道他是何等人物，而我们却忙于签发公文、大搞官僚主义。"

阿莱汉德拉用难过的眼神望着洛伦索，随着讲话的声音越

---

① 指化装舞会上的一种游艺活动中用的陶罐，罐中装满糖果，将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之后让其挥棍击打，待到陶罐破碎后，人们再上前哄抢散落的糖果。

来越高，忧伤的情绪也就越来越重。

萨尔瓦多尔·苏维兰坐在桃花心木写字台的后面，以对待自己的病人的慈祥倾听着阿莱汉德拉的牢骚。他一身深色装束看起来倒像是穿着洁白无瑕的接诊长衫似的，这使他在开口讲话的时候平添了几分镇定。他望着面前的年轻科学家及其卫士阿莱汉德拉。他认识她已经有几年了。他打心眼里希望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她一样充满激情，尽管此刻并不十分清楚她激动成那个样子究竟是为了科学还是为了那位双颊绯红的圆脸小伙子。他知道，在塔库瓦亚，除了望远镜之外，最不顶用的就是人员了。时至今日，方位天文学在帕洛马山、威尔逊山、基特峰、利克等世界上所有的天文台都已成为古董了，可是，他们那儿的几个业余爱好者却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天空寻找着恒星。格雷夫·费尔南德斯、费尔南多·阿尔瓦·安德拉德、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里卡尔多·蒙赫斯·洛佩斯、阿尔弗雷多·巴尼奥斯以及流亡的西班牙科学家们也都一致认为塔库瓦亚天文台应该换血。埃罗本人曾经对他说过，加约在霸占了台长职位二十年后的今天几乎已经变成了墨西哥天文学界的波尔菲里奥·迪亚斯："我姓加约，所以就必定会像公鸡① 一样捍卫我的职位。"已经到了该在塔库瓦亚清理门户的时候了。

面对两位年轻人，苏维兰不再犹豫了："机会到了。别无他法。天文学应该现代化，加约必须走人。"

当两个青年手拉手地走下那幢令人肃然的大楼的台阶的时候，洛伦索·德·特纳已经是塔库瓦亚天文台的新台长了。

"你陪我到顿塞莱斯大街去吧，迭戈·里维拉正在教育部大院画壁画，"阿莱汉德拉说道，"我像发了疯似的在找他。走吧，别傻呆呆的。"

---

① "加约"(Gallo)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公鸡"。

在政府各部以及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过道里，人们惟一的话题就是国家的工业化。墨西哥可以借助外资开始腾飞并最终变成美国的竞争对手，从而，从农业国家过渡成为工业国家。在阿潘平原的龙舌兰种植园里，采汁工们正在变成制造铁路机车的熟练工人。

在美国，农村已经没有人而只有机械了。墨西哥也必将会是这样。可是今天墨西哥却在为北边的邻居提供苦力，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而不得不涉过布拉沃河。洛伦索特别厌恶政府的自鸣得意架势。如果不想失去理智，最好还是远离这类幻想，尤其不能像弗洛伦西娅教他跳舞时所唱的《丰饶的草原》那首歌里说的那么天真。

自从上任之后，洛伦索就在塔库瓦亚那个离市中心八公里多的外省荒僻小镇安顿了下来。迭戈·贝里斯塔因前去看望了他。

"真遗憾，没能看到你主掌恰普尔特佩克城堡天文台，不过，这个建筑倒也配得上你。"

天文台有树木成荫的宽敞院子，房间很高，窗户很大而且镶有金属窗框，不仅整个环境颇受参观者的好评，而且还拥有一个可以打开的观测塔。焦距五米、直径三十八厘米的反射望远镜可以看到土星及其卫星、小行星和恒星。一株兰花每到三月都会迎空怒放，让人心旷神怡。主楼最惹眼的地方是从法国运来的十五扇纪念哥白尼、开普勒和赫歇尔的彩色玻璃窗，他们的名字赫然地写在由小天使护拥着的横幅上。画面上还有一架安装在木座上的望远镜和一棵结有五个苹果的知善恶树。除了豪华的金属窗框，再有的就是空无一物的箱子、落满灰尘的书架、已经发黄的简报和一溜溜从一八八一年开始出版的国家天文台年鉴。那里没有任何能够引起一个年轻人关注的东西。然而，建筑本身却能让到访者肃然起敬。"从这儿可以看到天空，孩子，

科学家们就是登上那座塔楼去进行观测的。"

洛伦索拂去灰尘,从架子上找出了前辈们的报告。他满怀兴致地阅读了弗朗西斯科·迪亚斯·科瓦鲁比亚斯和弗朗西斯科·布尔内斯于一八七六年发表的文章。他们两个曾经有幸到日本的横滨去观测金星运行。"我们先于法国人提出了报告。"基于那一成就,拥有比塔库瓦亚功率更大的望远镜的国家纷纷邀请他们前去进行观测。那些年里,天文学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市中心的一家酒馆竟然以"金星掠日"为自己的店名。

一九一〇年革命战争期间,人们整天面对的是死亡,因而已经无暇再去关心星星。天文学的复兴得益于巴伦廷·加马。这是一位富有开拓精神而又非常聪明的人,他任命华金·加约为天文台的台长并使之从地质学者转而成了天文学家。加约最热衷的事情是组织人力跟踪观测日食和月食。最后一次是一九四四年去秘鲁观测日全食。关于这次跟踪观测,洛伦索曾经听何塞·雷韦尔塔斯和菲利克斯·雷西亚斯谈起过。"我们从阿卡普尔科乘船到了卡亚俄,"雷韦尔塔斯告诉他说,"我对自己的记者身份非常认真,写了很多报道,而随团同去的另外两个作家费尔南多·贝尼特斯和路易斯·斯波塔却懒得动笔。我的报道极其完整。说不定就是专门为你而写的。后来我跟他们一起到智利去参加了一个文学会议,不过,就我个人的兴趣而言,倒是宁愿跟那些天文学家们留在秘鲁。"

好一个雷韦尔塔斯!他一向都称洛伦索为"天文学家"!洛伦索翻阅了纸页发黄的厚厚卷宗并想到了华金·加约:"总有一天人家也会将我淘汰,也会对我说:'喂,特纳,要学会该退出时就退出,现代天文学已经不是你能力可及的了。'几年之后将会有一位新台长前来接替我并视我为可敬的僵尸。他会对我说:'你已经不再有用而且还在妨害你的同事们。'"他确信科学机构的领导人不该是终身制,所以就制定了新的规章。六年或八年

应当作为在位极限。他会将这一想法告诉给苏维兰以及正在酝酿对大学领导层进行改革的格雷夫。

一个星期一的晚上，洛伦索发现，已经七点多钟了，把门的小伙子还在放人进入天文台。

“他们这是到哪儿去呀？”他问道。

“去看星星。”

“开放的日子只有两天：周六和周日。”

“堂华金吩咐能开的日子都开。他说，这样可以消除愚昧和迷信。”

“加约已经不是台长啦，参观取消。”

看到他一脸惊讶，洛伦索解释道：

“望远镜是供研究人员使用的，而不是给人看热闹。”

“研究人员？”那小伙子问道。

“怎么？没听说过这个词儿？”

塔库瓦亚天文台大约是在一九一四年投入使用的。中小学生随时都可以前去观看星星和参加有关日食及金星运行的讲座。观众和听众有时是五个、有时是二十五个。门口出售天文台为了“自助”而印制的、由卡洛斯·罗德里盖斯编制的对数表。“就差再卖‘乘法歌诀’啦，”洛伦索气愤地说。人们可以进去观看镶在玻璃橱窗里面的天文照片和已经不再使用了的古老仪器。总之，洛伦索时常会在过道里碰上男男女女、大人孩子问他：“喂，能让我用用你们的卫生间吗？”而且，也不乏有人会坐到院子里的长凳上大嚼自带的食物。

“这儿不是庙会，”洛伦索不满地说，“这儿是高等教育与研究场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决不容许。”

洛伦索每天上午都会遇到出其不意的情况。那位年纪最长的秘书埃尔林妲·托瓦尔小姐提示他说：

“我负责向媒体发布新闻，此外，还通过电台举办讲座。我

在省内免费授课。根据堂华金·加约先生的指示，我应该领取差旅补贴和讲座酬劳。”

洛伦索终于明白了托瓦尔教授的一些朋友们为什么那么偏爱星星，她们来看她是因为急着想要知道自己的星运。

“那和天文学毫不相干，”洛伦索吼道。

“但是，也不会给任何人造成伤害，先生，相反，您的臭脾气却在葬送天文台的祥和气氛，”埃尔林妲不甘示弱。

天文台的所有人员全都不满洛伦索的急躁性格，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得罪了一贯迟到并声称华金·加约从未说过什么的图书管理员。尤其可怕的是那些女秘书，因为她们跟托瓦尔小姐结成了联合阵线，甚至还想强行设立秘书节。“咱们这个国家恨不得让人每天都干十二小时但却不肯增加休息的日子！”针对埃尔林妲的提议，洛伦索毫不客气地说道：“咱们为什么不设立一个‘笨蛋节’呢？这样的话所有……”令他大为震惊的是，托瓦尔小姐没等他说完就接过了话茬儿：

“王八节，博士，王八节……”

埃尔林妲始料不及的是竟然看到洛伦索笑了。

创建于一九〇一年的天文协会的成员们也有遭到冷落的感觉。与加约那位跟他们谈笑风生的老谋深算之士不同，新台长竟然连咖啡都没有请他们喝过一次。好几位实业界人士甚至自己家里就装有望远镜，只要能够受到相应的礼遇，他们是很愿意为塔库瓦亚天文台助上一臂之力的。那个特纳有什么可狂的！

只有那个看门青年觉得新台长不错，对他忠心耿耿。每当塔库瓦亚夜深人静的时候，洛伦索都要到台里去进行观测，尽管市区的灯火会有干扰，那种时刻仍然不失为启动望远镜的最佳时机。不过，碰上皓月当空的日子，他就只好躲在办公室里一边数着钟点一边思考整个国家——特别是在科学方面——的落后问题。

太性急啦！洛伦索像一头被困的狮子一样踱来踱去。“耐心点儿，别急，要有耐心。”有时候，他也会为同埃罗的疏远而自责。他还在为那件事情伤心，不过，那位老人继续在《至上》报上发表文章，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洛伦索把观测当成了消除烦恼的秘诀。一天晚上，他见到那个被华金·加约当做听差支使的小伙子之后就对他说道：

“愿意跟我一起上去吗？”

洛伦索耐心地教他如何将望远镜对准星云。那小伙子绝顶聪明，第二天夜里的同一时刻，他又准时地去到了那儿。

“你叫什么名字？”洛伦索问道。

“阿利斯塔克·萨穆埃尔。”

“什么？”

“我姓萨穆埃尔，名字是阿利斯塔克。”

“谁给你取了阿利斯塔克这个名字？”

“不知道，可能是我爸。”

“有没有人对你说过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是世界上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有，皮什米什博士说过，不过，她根本就没有留意过我叫这个名字。”

“既然没有天文学家，我就自己来对有志之士进行培养，”洛伦索打定了主意。

那也许正是在一个不发达国家里发展科学的途径：抓住最先表现出兴趣的人，尤其是那人还叫阿利斯塔克。退一万步讲，他本人也正是怀着一腔热忱跟随埃罗登上利纳雷斯大街那幢房子的屋顶的。

“听我告诉你，适合观测的夜晚得是没云、没雾、风清气朗。为了让观测系统适应环境，必须提前打开穹顶。你看，这是温度计。要想转动望远镜，用这根绳子就能将其对准想要的方向。

这是位置圈。咱们每天上午确定晚上的观测计划。"

洛伦索向小伙子指明了将要观测的确切区域:"你不能离开这里,咱们来拍摄胶片。跟照相一样。"第二天,胶片冲好之后,洛伦索就教他进行比对。阿利斯塔克·萨穆埃尔的热情和效率都是无人可比的。

当天晚上,月处下弦,洛伦索和那小伙子一起登上了观测塔。他们在茫茫的天空找到了将要观测的星星并接连拍下了一分钟、三分钟、六分钟、九分钟、二十七分钟的胶片。"观测时间要以三的倍数递增,以便能够捕捉到最为微弱的光点。"阿利斯塔克·萨穆埃尔以难以描述的惊异神情将望远镜死死地定在指定地区。他尽管才只有十五岁,但却整夜都很清醒。他有着使不完的精力。洛伦索对他说:"现在咱们来观察高亮度的星星,你帮我进行分辨。""我想看得再远一点儿,"阿利斯塔克急于求成。"我的朋友,那得等到光线到达的时候才行。如果你的瞳孔直径是四米,你能够看到的距离将是这架望远镜的四十倍。但是,你没有那样的瞳孔,你看到的将是一片漆黑。"

"那也就是说越远就越年轻,"阿利斯塔克说道。

洛伦索教他如何根据颜色指数来判断一颗星星生成时间的早晚。"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记录星星的位置、胶片的类别、明天夜里将要观测的空区。"

阿利斯塔克的投入让人感动。他不断询问星星是由什么构成的、朦胧物质和气态物质都是什么东西。他对红星尤有兴趣。

"我讨厌月亮。"

"为什么?"

"它一进入上弦,咱们就没有办法观测了。如今我只祈求圣母能够赐给咱们没有月亮的夜晚。"

洛伦索用一个螺杆将一个罗利弗莱克斯镜头接到了望远镜上并借助一个可以调节的活垫使之能够适应望远镜的移动。

一天晚上，洛伦索因为得了感冒而问那个小伙子能不能自己进行观测。将近半夜的时候，他去巡视了一趟。他一边咳嗽一边爬上楼梯，看到小伙子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于是就说道：

“明天我要看你收集的资料。”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阿利斯塔克竟然回答说：

“真希望能有一架更大的望远镜。”

第二天，洛伦索看到小伙子在打扫院子。

“你今生的最大追求是什么？”

“当天文学家。”

“坚持下去，你会如愿的。”

“博士，怎样才会有所发现？”

“任何伟大发现都是许多人的劳动结晶。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几个人分别取得的成果汇聚到一个更为聪明、与众不同的人的头脑之中。牛顿，还有后来的爱因斯坦，都是集别人之大成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阐述。那就是发现，阿利斯塔克，不过，走到这一步所必需的知识其实早就已经是现成的了。”

洛伦索让阿利斯塔克记住这些名字：赫歇尔，康德，拉普拉斯，英国天文学家托马斯·赖特，最后还有哈勃，正是这位哈勃最先测得河外星系的光谱并证明了那些星系离我们很远，根本就不属于我们这个星系。

“阿利斯塔克，距离是通过另外一些较小的或亮度有限的恒星来计量的。哈勃借助于自己那性能极佳的望远镜观测到了另外一些星系并以变星为基础对那些星系进行了测算。光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而距离又是以光年来计算的。仙女座是离我们较近的星系，距我们有二百万光年。我们接收到的光是那些星系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四千万年前发射出来的。天文学家看得越远就越能见到接近于其形成之初状态的物体，最终的目的是找到最早的星系、刚刚形成的星系。”

21

从哈佛回来之后,洛伦索的薪水一直低得可怜,不过,他是个非常简朴的人:一双鞋穿破之后,他总能想到办法再买一双。"有点儿钱就能活。""你什么时候才会开自己的车呢?你千万别跟我说你喜欢公交车。""这是真的,恰瓦,这样能够接触到民众。""你喜欢民众的气味儿?"洛伦索冲着满脸揶揄的苏尼加挥了挥拳头。"你还不想结婚啊,伦乔?""想啊,不过得找到一个能够让我工作的女人。我对她的惟一要求是:让我工作。""若是真的这么想,你可就有好日子过了。""我要从事科研,恰瓦,我想对咱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有点儿用处。""你最小的弟弟桑迪亚戈会比你有出息,他更现实。看来你和胡安都是绝对无法融于现实的主儿。你们到底生活在哪个星球上啊?"

一听到胡安的名字,洛伦索立刻就泄了气。胡安如今已经获得了自由,此刻正在敲着他在托纳拉大街的办公室的门:

"哥,你是我惟一能找的人啦。借给我五百七十九比索吧,否则人家就要掐掉我的电话了。"

"你怎么会欠这么多话费?"

"通过爱立信打长途,紧急订购一批墨西哥没有的导体。"

爱立信这个名字使洛伦索想起了父亲,他总是问人家用墨西哥电话公司的电话还是用爱立信的电话。如果有谁用的是墨西哥电话公司的,他就会瞧不起人家。

胡安很兴奋,因为他发明的墨西哥冰箱就快成功了。"既然可以进口通用电气的冰箱,你这个发明还有什么意义?""是可以进口,不过,我的成本低、性能好,堪称世纪发明。我惟一需要的是有人支持我最后完成。"洛伦索无法相信他,他的境遇是每况

愈下，这会儿简直就是在乞求了：

“伦乔，你难道就不能将塔娜姑姑留下来的家具卖掉一两件吗？”

“哪件？我一件都没要。”

“莱蒂西娅说衣柜可能在你手里。”

“莱蒂西娅一贯喜欢胡说八道，你跟我一样清楚。”

“你也可以去找哪个哥儿们借点儿。”

“找哪个，兄弟，你让我去找哪个？我跟你不一样，我还知道羞耻。”

“去找贝里斯塔因，对他来说，五百七十九比索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

洛伦索对官场的裙带关系深恶痛绝并呼吁立法禁止任用亲眷，所以，他对自己的弟弟彻底地关死了塔库瓦亚的大门并开始讨厌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每次见到胡安去找他，他都会在心里说道：“又来敲诈了。”胡安请他到盖雷罗小区去参观自己的发明的时候，弟弟的生活状况令他大吃一惊。那是一片空地，在一个上下左右全是用铁皮搭建起来的棚子里，摆放着的不只是冰箱，还有各种各样的铁件，其中包括由其设计和铸造的、颇具艺术情趣、非常漂亮的窗户护栅和阳台围栏。洛伦索举起一个护栅说道：“兄弟，简直无可挑剔啊。”他巡视了一遍加热器、电冰箱、拆散的电机、扔在地上的涡轮，尽管不知该说什么，但却确信那些发明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有任何前景，因为，如果进口汽车成本更低，谁还会投资开发墨西哥自己的汽车呢？院子里的一辆血红色的小汽车引起了他的注意。“哥，那是辆电动车，不用汽油。”加热器也是电的。同胡安在一起的还有三个对之毕恭毕敬的年轻人，“我的助手”。“说不定哪一天我会赶在你的前面揭破宇宙形成之谜，”胡安说着拍了拍他的后背，“哥，到时候，我会到你的观测塔上去讲给你听的。”洛伦索强忍着才没有坦白地说

出自己的这个弟弟已经才枯技穷、不可能会有任何发现。他真想大哭一场。胡安才是真正可以与之交流的对象，其学识要比路易斯·恩里凯·埃罗丰富得多，他们本该能够就天体物理的抽象问题一连讨论上几个钟点。可是，在这个一文不值、到处都是废铜烂铁的垃圾场上，又有什么可谈呢？纸箱子里面散乱地堆放着几本破旧的书籍。一本爱迪生传，一本计算学，一本塞马特，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一叠纸，折起的纸角上露出了潦草的字迹，三张可能是从托南钦特拉带出来的天图。

洛伦索也在忘情地重读斯威夫特。他想通过斯威夫特而不是乔伊斯了解爱尔兰。当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有关于天文学的精彩论述，但是，他确信，如果没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以及《一只澡盆的故事》，也就不可能有乔伊斯。他仍然对《格列佛游记》留有深刻印象并多次拿墨西哥人与利立浦特人相比较。弟弟的旧书中有斯威夫特的作品这一事实本身让他耿耿于怀。“我们竟然会在同一时间阅读同样的书籍。”两个人的共同之处由此可见一斑。除了他，胡安还能跟谁议论斯威夫特呢？他的孤独该是何等可怕啊？他洛伦索还有迭戈，可是胡安又有什么人呢？

胡安的助手们不会让他一个人独处。他们没有一个懂得他那写满了一页又一夜的算式，不过，他们的忠诚却让他感受到了自己被人敬重。他同他们共进早餐、午餐和晚餐，楚法斯的母亲帮他洗涤衣物。他又有什么衣物可洗呢？看到他落魄到了那种地步，洛伦索不由地这么想道。而他的消遣，如果他还有消遣可言的话，他的消遣不过就是周日的下午在马路边上喝喝啤酒而已。洛伦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变成为西罗·佩拉罗卡式人物的胡安，一旦完全失去准星，即便再有才华，也难免最后沉沦。他本可以建议胡安与自己一起生活，可是他的这个弟弟已经适应这种边缘状态并使之成了自己的生存环境。身无分文既是无

奈的表现又是堕落的根由。活一天算一天,到了晚上才发现自己一天没有吃过东西的日子,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忍受,可是,老了之后怎么办?胡安衣衫褴褛,有着穷人的神情、穷人的疤痕、穷人的双手、穷人的眼睛。未老先衰使得他更像是自己的哥哥的哥哥。并不是说他洛伦索有钱,就在一年前他也是跟托斯基一家一起住在托南钦特拉镇上,不过胡安的潦倒状况还是让他心颤:"如果真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我脱离了现实,我弟弟就该是在沿着一个未知的轨道旋转啦。"他在想:说不定德·特纳家的人都有疯狂的因子:莱蒂西亚变化无常,胡安不负责任,他本人爱认死理儿。"妈妈死得太不应该了,"他心里说,"她一走也就带走了我们的安宁。"他们姐弟四人的境遇就是证明。惟一没有失常的就是埃米利娅。

洛伦索最后决定向大姐求助。"胡安,你给她写封信吧,她能替咱们解难。"出自哥哥嘴里的"咱们"二字很可能让胡安大受感动。埃米利娅很快就给了正面的回应。仰赖丈夫的慷慨,她很快就会汇钱过来。两个月后,胡安又需要一笔贷款,于是,洛伦索也就开始将他视为威胁了。每次见到胡安露面,洛伦索都会有一种非常不安的感觉,因为,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是不会来的。"兄弟,就连莱蒂西娅都比你有责任感。"

"莱蒂西娅是女人,有人供养。"

洛伦索又见到了从前的哥儿们,迭戈·贝里斯塔因对国家未来的豪情令他惊异。

"我们国家很富,有石油、矿产、森林、水利、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大多数南部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所没有的悠久历史。这一切都有助于使我们成为拉丁美洲的霸主。我们的民族英雄比本大陆任何国家的杰出人物都更具独创精神。"

"得了吧,迭戈,萨帕塔早已经被革命制度党、当权政客、各

色寄生虫们据为己有了,惟独不再属于他真正代表的人们。这帮人在利用他来干卑鄙勾当的时候就已经葬送和亵渎了他的名声。我真受不了革命制度党在宣传中使用的这种假借萨帕塔的名义进行蛊惑的做法。对华雷斯[①] 也是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将他奉为历史上的楷模罢了,而实际上总统及其内阁过的却是由各种报纸的社会新闻栏展示的另类生活:死后有教皇的祝福和神圣教会的鼓噪,嫁女要到教堂举行仪式,活着的时候会去梵蒂冈朝拜,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教会的认同。真是无耻之尤!"

"由于战争的原因,欧洲人来到了墨西哥。你会看到我们将会因为这种经济分流而取得的进步、而创造的就业机会。是他们促成了钢产量的大幅增长。蒙特雷钢铁厂和联合钢铁公司不再使用木炭而是改用了焦炭。坦姆萨、美国熔炼可都是高利润的公司啊。"

"给谁的高利润,迭戈?腐败与公共事业必不可分。革命制度党是一个垄断集团,从未遭遇竞选失败是因为没有对手。如果有对手,反对派很可能会给我们增添意想不到的力量。我们需要新鲜空气。尽管你说将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可是,眼下墨西哥的穷人却没有消费能力,我所看到是一如既往的贫困。"

"我跟哈罗德·佩普有来往,在墨西哥高炉会议上,我看到他正在设法提高穷人的购买力。我们将会达到美国的资本规模并可以改进税收制度。"

"别做梦啦!"洛伦索打断他说,"在咱们这儿,怎么变也都影响不到富人,与此同时,党政联手致穷人于死地。他们连活路都没有,何谈购买力?"

---

① 华雷斯(1806—1872),亦译胡亚雷斯。曾四次就任墨西哥总统,任内发展国家经济,修建铁路,实行教育改革等。

"必须实行贸易自由化,而这,只有大量引进外资才能办到。你应该去跟戈梅斯·默林交个朋友,他是墨西哥银行业的鼻祖,一位出类拔萃的金融专家。我们将会拥有用不完的外汇……"

"和社会动荡。"

洛伦索坚持自己的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的立场。"他是中了邪祟!"恰瓦·苏尼加笑着说道。哥儿们没人认同他为捍卫自己的理想而表现出来的激情。恰瓦认为八小时工作制只适合于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而洛伦索的情绪几乎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咱们怎么才能让国家前进?咱们怎么才能跟工业国家并驾齐驱?咱们必须加倍努力以改变落后面貌、自立自强、提高竞争能力。

"洛伦索,你去过的地方是哈佛还是日本?"

"但愿日本之谜能够感染我们。日本让我在内心深处受到震撼。看到他们用垃圾填海造出了那么多土地,我就会想到:咱们墨西哥土地这么辽阔,为什么就不能发展呢?"

恰瓦于是接茬儿讲起了艺妓以及在东京的银座大街搭乘出租汽车的故事:那车简直就像新房,座位蒙着白纱、靠背洁净无瑕、司机的脑袋就像盛在杯子里的蛋白酥一般悦目。"跟你们说吧,一登上出租车就会让人联想起拥美而卧,为情欲安上轮子,而那床铺,与在墨西哥不同,绝非石板。伦奇托,你找过艺妓吗?如果没有找过,倒还可以冒充华雷斯门生。"

22

"咱们必须争夺优秀学生,将他们从法律系、哲学文学系、经济学系挖过来,"格雷夫对洛伦索说,"我去物色对象。你负责说服他们、让他们看到前景。伦乔,你是个做事果决的人,现在要

看你是不是也能像老索特罗·普里埃托一样聪明了。”

在大学里，洛伦索证实了年轻人应该到国外去攻读博士学位：美国，苏联，还有日本，如果必要的话。“必须要让他们具有竞争能力，”格雷夫曾经这样说过。

培养自然科学系的优秀学生、发现他们的天赋并加以引导，在这方面，帕丽丝·皮什米什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合作者。在墨西哥没有天文学研究生，甚至没人能够指导论文，帕丽丝一个人应付不了。学生们都不怕她，相反，倒是会在过道里躲着洛伦索走。台长是得说服他们，不过事先必须做好联系工作，不仅是同哈佛的诺曼，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沃尔特·巴德和恒星结构及演化学家马丁·施瓦茨柴尔德。他的荐书很有分量，所以只给那些最杰出的学生。

然后，他还将邀请著名的天文学家到大学来讲课和去曾经令沙普利、钱德拉塞卡、维克托·安巴楚米扬和巴黎默东天文台的埃夫里·沙茨曼赞叹不已的托南钦特拉参观。

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洛伦索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分别对每个人进行诱导和说服。“老师，问题是我马上就要结婚了。”“可以把妻子带去嘛。”“博士，我父母舍不得我一走就是四年。”“跟他们讲清楚你去干什么，他们甚至可能会去看您的。”“他们去不起呀，博士。”“您可以利用业余时间打工嘛，所有的学生都打工。”“老师，我的英语糟透了。”“那有什么？我的英语也不好。去上个强化班，立马就学出来了。”“我有反美心理，讨厌他们的文化。”“没关系，我可以帮您申请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或日本的奖学金。您愿意到亚美尼亚的比拉干天文台去吗？”这种说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令他筋疲力尽。“每个脑袋都是一个世界，”都得让人磨破嘴皮。真难啊，我的上帝！每位候选人的情况虽有不同，但总是要求多于借口。值得为他花钱吗？洛伦索一边听着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边在心里想道。到了较真的时候，一

个个又全都露出幼稚的本相。在物理学方面成绩突出者是当然的候选人，他们的回应却常常令人无法忍受。“天文是科学的民俗分支。”“什么？”洛伦索气得半死。“这是事实，非常普及，人人都喜欢，不过……”“喂，格雷夫，你选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给我另找别人吧。”长时间让人泄气的交谈使洛伦索产生了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作为心理学家，坦白地说，你还差得很远啊，我的老师，”格雷夫笑着说道。

洛伦索跟每个人的谈话都是既让人恼火又让人吃惊。每次都是对方掌握主动，滔滔不绝，根本就不顾及他的感受。“他是不是在对我进行报复啊？”他心里想道。

头发蓬乱、穿着一条带有破洞的裤子的法维奥·阿尔古埃耶斯·纽曼怯生生地坐在洛伦索的面前。如果不是看到他眼睛中流露出的那种绝望神情，洛伦索说不定真的会将他踢出自己的办公室，不过，这会儿，望着他那刚刚长出胡须的面庞，已经不再觉得反感了。这个聪明的小伙子是自然科学系最拔尖的学生之一，但却始终下不了决心，他到底有什么难处呢？洛伦索强迫自己不要有失冷静。在法维奥的年纪，他自己不也是在犹疑彷徨中挣扎吗？听着对方那略显尖厉的声音，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到全国各地去分发《战斗》时的情景，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贝里斯塔因大夫的慈祥面孔。

“是这样，德·特纳老师，我确信不疑的事情不是很多。我知道爱比恨好、公正强似不公、真理胜于谎言，尽管文学本身就是弥天大谎，只不过是讲得完满罢了。宇宙在哪儿都是一样的，到了伯克利，我的疑团仍然是疑团。”

“不过，仪器不同……”

“我的大脑就是我的仪器。”

“在那儿，您能够获得在墨西哥无法得到的讯息、您将同精英一试身手。”

“老师，能讲的，柏拉图都已经讲过了……”

“在科学方面呢？您读过耶格尔的《派地亚》吗？”

“当然读过，老师。”

阿尔古埃耶斯·纽曼很喜欢康德及其至高的观念。一个人在得以破解某种没有穷尽的、无法估量的、不可言喻的对象并发现其构成材料与宇宙本身完全相同的时候就可以称自己曾经有过至高的体验。“可是，这是天文学呀，法维奥。”年轻人回答道：“天文学是试图解释可感宇宙的起源，而我的忧虑却带有本体论性质……是或者不是。”

“宇宙是我们的寄身之处，”洛伦索笑着说道。

“不过，博士，天文学要做的是解答有关宇宙的物理性质的疑问，而哲学的任务则是提出疑问。老师，假如宇宙只是一个梦呢？您想送我到伯克利去，可是，认为世界只对其感知者存在的难道不正是伯克利吗？总之，我是疑问多于确信。”

洛伦索本想告诉他：此刻他必须确信一点，那就是他法维奥·阿尔古埃耶斯·纽曼肯定得去伯克利。但是，他忍住了。那小伙子捋了捋头发，接着说道：尽管已经找到了许多科学解释，主要谜团尚未解开。洛伦索认可了他的说法。我们在这儿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认为存在的东西果真存在吗？洛伦索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既然不相信真实的就是可感的，您干吗还要在自然科学系瞎混呢？”

“这恰恰违背哲学的反证。我不知道这张桌子是否比我对它的感觉更为真实。这种表述可以套用到整个宇宙上去：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真的就像我们的那些先进至极的仪器展示给我们的那个样子。”

法维奥扯着嗓子继续侃侃而谈，洛伦索使劲儿扒住椅子才没有拍案而起。小伙子大概从台长的眼神中看出了点儿什么，于是就赶忙补充道：“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科学研究的功绩，我

承认科研的成果,但是,却没有能够消除我的疑问。"

"哦,没有?"

"老师,弄清楚恒星的构成或者火星上到底有没有水,这的确是人生中不可多得幸事,不过,知道了之后就真的能够消除我们对宇宙存在本身的疑问吗?我认为不能。"

"这是个混蛋,"洛伦索心里骂道,但却没有说出口来。他试图想点儿别的事情而不再专心致志。接着他又有所动情,因为法维奥讲到:尽管我们可以自以为知道一个小时或一年之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却永远都无法预见"转眼之后瞬间将要发生的事情,尤其荒唐的是,其他的一切事情又都取决于这个转眼之后的瞬间。谁又能够确保这个瞬间的存在?"法维奥咄咄逼人地问道。洛伦索想起了自己在贝里斯塔因大夫的书房里向他提出的问题:"那么,哲学永远就不敢提出真理喽?"那回答是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不会没有保留,洛伦索,不会不先要问一问我们能否接受,因为,真理有时候会更像是一个很难站得住脚的假说。"

法维奥这时候已经站了起来而且还挥动着手臂:"或许,事实上时间并没有在流逝、更谈不上朝着某个方向流逝。我们一直都在以渐进的方式在计年,就好像岁月可能会将我们带入一个更为美好的去处似的。"说到这儿,他也就讲完了自己想要讲的一切,于是,垂下双手,神情忧郁地望着洛伦索。老师给他的回答是:"不管我们对宇宙有多少疑问,我们自己的生命却依从于一个未知的规律,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生命具有意义。"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会见也就到此结束。

洛伦索曾经对哲学非常着迷,可是他此刻的心声却是:"我想要的只是能够给我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啊。"

洛伦索并不了解亲属关系的意味,所以才会去对格雷夫说:狭小的生活圈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结,换句话说,也就是绞索。

这些年轻人中没有一个有点儿冒险精神。“当然有了，洛伦索，你应该去发掘。”洛伦索坚称美国的教育体制更为优越，在那里，年轻人十六岁就都走出温馨的家①，只有到了感恩节②那天才回去。那才是真正的放手。咱们这儿可好，没有一个是断了脐带的。“告诉你吧，格雷夫，他们甚至连碾玉米的石板都想带上。真让人受不了。说实话，有一天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

“对不起，打断一下，你会控制不住自己？我没法相信！”

洛伦索没有搭理他：

“‘您是不是希望奶奶陪您一块儿去啊？’我对一个小伙子这么说道，不过，说完之后马上就有点儿后悔。”

一种文化同另一种文化成了鲜明对比，洛伦索所处的是极端落后的墨西哥社会。没有自身的主动又怎么能够有所进步呢？路易斯·恩里凯·埃罗可没有费这么大的力气就为托南钦特拉网罗到了众多的男男女女，而且还是在那个年代。与现在不同的是，被选中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己十分幸运。至少是在洛伦索看来，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简直就是得到了天助。“我可从来都没有像当今的年轻人这样等人请、让人求，”他不满地嘟囔道。

格雷夫一脸严肃地说：

“人们已经失去了理想，伦乔，不再天真、不再充满幻想了。毫无疑问，从前更好一些。”

“别这么说，听起来有点儿古董味儿。”

“人们已经不再激情澎湃了，兄弟。”

“是啊，全都疲沓了，不过，你我还能顶一阵子，不是吗，格雷夫？”

凄苦而落寞的路易斯·恩里凯·埃罗继续在《至上》报上发表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文章,他的著作《现代天文学思想基础》、《蜜蜂的语言》也摆到书店里了。他最好的作品当推小说《打赤脚的人们》。这本书是他在被迫住院休息期间写的,意在讴歌"我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年代的明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

洛伦索到医院去探望他的时候直言不讳对他说道:"您的小说要比《公理》以及关于数学的逻辑基础的论文好。"埃罗讲话已经困难了,但还是对洛伦索的探访表示了感谢,而他的妻子却不然:"这个年轻人让你一辈子没得安生。他提出的问题,你已经没法解决了。再说,他这个人太过狂傲。"

埃罗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去世,享年五十八岁。洛伦索答应拨给堂娜马尔加丽塔一笔数目不大的补贴并按照死者的遗愿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了托南钦特拉天文台。

"不要搞任何仪式或者别的什么俗套,您应该能够理解! 我不要豪华的陵寝,只立个像公路边上的里程石桩那么大的墓碑就行啦。"

在那一时刻,洛伦索本该尽情表白自己对他的深情、对他的感激,对他说:"埃罗,我一直待您如同父亲,您曾是我最好的导师。"他也没有告诉老人:他洛伦索死后将以一块同样的墓碑永远陪侍在他的身边。老人会怎么回答他呢? "不必那么多愁善感,特纳,我的朋友。"后来,洛伦索为自己没能当面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深感懊悔,因为,两天之后,埃罗的妻子马尔加丽塔·萨拉萨尔·马寅就哭着打电话告诉他老人已经去世。

最令洛伦索感到欣慰的是留学生在国外的表现。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有一名墨西哥学生,伯克利的六名留学生中有三个是墨西哥人。他满腔热情地写信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当前的处境就像是中世纪的那些等待就位圆桌的骑士。"你们将经受检验和磨砺并最终成器"。豪尔赫·桑切斯·戈梅斯告诉他说

自己的老师中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两千个毕业生中竟有九百五十名外国学生。"博士,您想过要和印度及中国学生比拚吗?这里的确是个民主国家,因为不会由于你是外国人而就对你紧闭大门。在这儿,我遇到了智利、阿根廷、法国、英国、日本最聪明的人。"洛伦索笑了。"总之,竞争是极其激烈的,我将考验和鉴识自己的智慧、潜能、特别是自察的能力。有时候我会同一个学天文的小巧但却非常不错的玻利维亚女孩共进午餐。您能够想象一个玻利维亚女孩进入了加州理工学院吗? 寄上我的成绩单,恭候指教。"

23

洛伦索发表在《天文学报》① 和《全国科学院学报》②上的论文在美国引起的反响震动了墨西哥,他的名声也随之鹊起。在公共教育部的走廊里、在大学、在国立学院、在高级文化中心,人们全都在议论这位"国际承认的杰出天文学家"。"实在难得啊,"萨尔瓦多尔·苏维兰兴高采烈地说。

鲁道夫·明科夫斯基曾于一九四八年断言行星状星云的数目已经到达了极限,因为,德雷伯星表所列的星体数目从九千增加到了二十二万七千,而其中只增加了一个行星状星云。然而,洛伦索及其托南钦特拉的同事们仅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间就在六百平方度的区域里发现了四百三十七个目标。这一贡献使墨西哥一跃而居于学科的前茅。

洛伦索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他被任命为国际天文学会副主席和皇家天文学会的正式会员而且还得往来奔波于各类群

①② 原文为英文。

众性的会议之间。“难道所有的人都变成为天文学家了？我真没法相信自己能够跟两千多人对话。”他每次讲演都是这样开头的：“我讲的是带点儿英语味儿的西班牙语。”① “我是个非常走运的天文学家，”他对人们说道。在会上，人们对比各自所取得的成果、相互了解各自的专长，尤其是讨论各种问题。啊，值得称赞的讨论！

为了去和奥托·斯特鲁韦一道工作，洛伦索专门从克利夫兰的凯斯工学院飞到了得克萨斯州的麦克唐纳天文台。能够同弗里茨·兹威基一起讨论问题乃至到他在瑞士的家里去探访当被看做是一大幸事，尤其是如今正值他在研究后发星座的恒星的时刻。他重返麻省理工学院去参加一个关于气体星云的研讨会，从那儿再穿过大西洋到澳大利亚的斯特罗姆洛山去继续研究金牛座 T 型星。看到了仙女星座和水蛇三角的光谱之后，他发现那两个星系中原来被认为是星团的物体其实不过是类似于猎户座的发射星云而已。人们一直以为金牛座 T 型星只见于发射区域的昏暗边缘带，而实际上，无论是在南部天空还是在托南钦特拉以及别处的天空都有大量的金牛座 T 型星在闪光，只是亮度和光谱特征差别很大罢了。

洛伦索和恒星光谱图的绘制者威廉·威尔逊·摩根共同研究的金牛座 T 型星促成他发现了后来被称之为耀星的星体。

通过对不同年岁的银河星团的系统研究，洛伦索证实了耀星见于年轻恒星群中。他设定了这类星体的演化阶段并断定它们体积要比太阳小、温度也比太阳低。“这类耀星的亮度会突然变大，持续几秒钟或几分钟的大爆炸有时候能够使其亮度增加几千倍，几个小时之后就又恢复正常。”

人们因为洛伦索发现了新星和超新星而对他敬佩不已。银

---

① 原文为英文。

河南极方向的蓝色恒星以及另外一些星体、一颗彗星和蓝色及紫外色星系已经冠上了他的姓氏。已经发表了七十四篇论文并获得了克利夫兰的凯斯工学院的荣誉博士头衔,他应该知足了。凯斯工学院认为他的发现为学校、为美国赢得了声望,在未来的岁月里,很多国家的学生和天文工作者都将从他的发现中受益。

自从读了洛伦索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有关天琴RR型变星的文章之后,沃尔特·巴德就请他到加州理工学院兼课。德国移民和观测天文学家巴德是宇宙距离标定方法的制订者,但是,由于天琴座RR型星的发现,洛伦索提出了宇宙的体积比原来大了一倍的观点。宇宙的确比沙普利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加州理工学院,洛伦索非常想念如今已被自己超过了的沙普利。科学就像是一个链条,前人总是后人的铺垫。只有老天文学家们还记得柯蒂斯和沙普利就星系的性质所进行的辩论。哈勃和宇宙膨胀的理论已经成了崇拜的对象。

主持塔库瓦亚的工作并没有影响洛伦索自己的科学研究。当校长提出让他同时也把托南钦特拉天文台和大学的天文学院管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负担太重了。卡洛斯·格雷夫向他表示了祝贺。"有什么办法呢,兄弟,你是惟一的天文学家!你能够胜任,而且还有余力。大学需要你,你的编制在塔库瓦亚。至于托南钦特拉,只有你能够使之维持下去。"

一个星期天中午,迭戈突然到托南钦特拉去看望洛伦索:"山不转,人转。请我吃饭吧,哥儿们,不过,还是应该先带我看看你那著名的四十英寸望远镜。"

看到镌刻在主楼上的希腊文之后,迭戈想起了埃斯库罗斯那部名作中的许多片断,特别是普罗米修斯同民众与海中仙女们的对话:"你通过什么办法让人们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普罗米修斯回答道:"我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盲目的希望。"巴斯孔塞洛斯将这句话译成了:"我让盲目的希望寄寓于他们中间。"

洛伦索被迭戈的热情所打动,真诚的交谈使他们重又回到了青少年的时代。他们再一次捡起了有关时间的话题。“迭戈,咱们死后,时间还是照样流转,”洛伦索笑着说道。令他感到安慰的是科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实验会持续不断,一旦有人停了下来就必定会有人继之向前。他说:“恒久是人类的一项发明。”迭戈谈到了宇宙的大爆炸和世间万物的奇妙精准:“毫厘不差,伦乔,我们要去月球、要去火星、要看到银河的流水。”洛伦索坚持认为仍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存在有数以百万计的星系。“你就说吧,哪儿是尽头啊?”迭戈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尽头在我们自己,”洛伦索断然地说道,远不如他的朋友乐观。

“伦乔,你还记得咱们在宗教问题上的争论吗?你总是说不愿意谈论宗教,因为说着说着就必然会大放厥词。埃洛尔杜伊老师见不得一个胡子拉碴的老头子右手抱着儿子坐在云端的样子。‘你们怎么能认为宇宙没有生命力和调节力呢?’你一再提出这个问题。没人能够让你打消宇宙具有调节力的念头,你自己又说不清楚,只是像着了魔似的反复申明:‘我不信上帝,我不信上帝,我不信上帝。’”

“我有点儿像丁尼生笔下的圆桌主人亚瑟王。亚瑟王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征战,等到他大败而归的时候,却感到无限失望。王后已经移情别恋,一度令人艳羡的王国变得破败不堪。于是他得出结论:上帝只见于星辰的起落和风云的变幻。‘而在尘世,我却看不到上帝的踪影,人们充满仇恨与私念、不忌残杀与抢掠,这一切仿佛只能出自于一个无力铺排得更好一些的小神之手。’我能理解丁尼生。宇宙的完美与谐和让人感动,可是人世间更多的却是邪恶。人类可以铸成无法想象的罪孽。就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就见证了惨绝人寰的集中营和广岛及长崎的燔祭与屠戮。”

当涉及到饥馑这一话题的时候,他们的议论就变得沉重起

来。“说实话,迭戈,墨西哥没有民主可言。文盲是无法参与投票和选举的。他们懂得什么政纲不政纲?他们需要有起码的经济条件来确保自己的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穷光蛋又能确保得了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既然墨西哥人民无法参政,依你看,伦乔,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洛伦索认为出路在于教育并大肆抨击教会,称其为墨西哥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忍着点儿吧,我的孩子,因为你将升入天国。”天主教会麻醉了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使他们流落街头而又没有任何应变的能力,洛伦索对此耿耿于心。“并非都是这样,伦乔。”作为回答,他打算带自己的朋友到特佩钦特拉去看看。那是普埃布拉北面山区的一个小村落,离萨卡特兰·德拉斯·马坦萨斯三个小时的车程。“地处深山之中,人人打着赤脚,用一根吊在脑门上的带子背柴运物。我有个熟人租种着一小块收益可怜的土地,他对我说:‘吃饭跟喝酒一样,多了伤身。’他的子女又瘦又小,而且不会再长了,个个严重营养不良,十岁的孩子看起来只像是六岁的。‘您觉得他们瘦小,可是他们已经习惯于饿着肚子了,很多孩子根本不想吃东西。’我去看望他们的时候,迭戈,他们都躲着不肯露面。你若是见到他们那肮脏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窝,也会像我一样感到气愤而无奈。”

“哥儿们,你什么时候去墨西哥城啊?”

“每周我有四天在大学和塔库瓦亚,不过,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啦。”

“你不该那么孤僻。下星期四我有一个晚宴,你来吧。”

“说实话,我相信自己的举止可能会像雪人一样可厌。”

“那就更好了,我正想向你介绍一位白雪公主呢。我妻子非常好客,而且我的书房里还有几部你没看过的书。”

即便是在迭戈家的聚会上,洛伦索也是一条离水之鱼。迭

戈的妻子克拉拉大谈书刊、音乐会、展览会，但是却没人敢于侈谈科学理论。即使偶然涉及，也只不过是议论议论爱因斯坦的大脑的重量而已。三四杯酒下肚之后，洛伦索讲起了自己年轻时看到写在黑板上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时的惊喜："这家伙怎么可能竟然于某一天早晨醒来之后灵机一动就写出了电能方程呢？"他越说越兴奋，但却没有一个人受他感染。迭戈本来会给他捧场的，不过，作为周到的主人，必须照顾到每一个人。麦克斯韦的大脑肯定与众不同，所以才会有伟大的发现。没一会儿的工夫，他的听众就丢下他分头另找交谈对象去了。"难道他们没有兴趣了解宇宙？"他不解地想道。

听到有人称赞巴斯孔塞洛斯思想高尚，洛伦索非常气愤。巴斯孔塞洛斯高尚？他为墨西哥人民做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一点儿都没有，没有，只是让他们更加无所适从。他教会人们反对政府？劳驾啦，咱们别再当傻瓜了！他将自己的那些如同穿好嫁衣、满怀期待的新娘一般的追随者们给遗弃了。

墨西哥青年的悲剧恰恰就在这里：没有可以相信的人。没有值得仰望的长者。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心怀叵测之徒！

向农村散发百部经典有什么用处？有谁读过了？那叫有钱乱花。我们需要的是"能做事情"。农民守着丰富的资源因为不会利用而忍饥挨饿。对他们来说，学会恢复地力和果蔬保鲜要比得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意义得多。为什么不教教他们如何采摘和利用烂在了地上的山楂？为什么别的农业国家能够依靠加工自己的产品而致富？别忘了那句俗话："施人以鱼，能解一日之饥；教人以渔，乃授终生之计。"

"饴糖，塞拉亚不就出产黑饴糖嘛，"迭戈笑着说道，他由衷地为自己幼时朋友的成功感到庆幸，"我觉得自己比你本人都要高兴，哥儿们。"

"那是当然，因为你不知道我的难处。"

迭戈的仕途通畅，有望当上财政部长，如果愿意，甚至是共和国总统。

“对了，哥儿们，部长先生很看好你的光学实验室计划，我觉得你应该去拜会他一次并把事情敲定。”

“当然，好极了，我随时都可以，时间由你来定。这一次我可要尽显自己的外交才华！”

“这就好，”迭戈边说边拥抱了他。

恰瓦·苏尼加好奇地凑到了老朋友的跟前：

“科学是一个陌生的、难以进入的世界，此外，还不信上帝。没人与你为伍。在墨西哥，教育尽管属于世俗范畴，你还是会吓跑自己的听众。”

“恰瓦，你可是一向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家的呀，这会儿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女人们受不了我的无神论，希望我跟她们谈论上帝。”

“在床上？”

“那个地方……我说，伦乔，你是个教区神父式的无神论者。你的说教貌似圣灵的余音，其实不过是痛苦的呻吟和酒后的胡言。”

恰瓦也太浅薄、太庸俗了！迭戈也一样。每次出来之后，洛伦索都会发誓再也不跟他们掺和，可是，对迭戈的感情总是将他拉回到他们中间去，结果又是自找不快。

“洛伦索，你不打算结婚啦？”

“你这个鬼家伙！也只有你敢向我提这个问题，迭戈。”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

“隐私问题向来都是不正常的。性质不同。”

“阿莱汉德拉·莫雷诺，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考虑呢？她为人聪明，几里地之外都看得出她很喜欢你，又跟你同在一个圈子，都是搞教育的。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是，她性情开朗。你本人也

跟我说过她能使你振奋。”

洛伦索确实偶尔会想到阿莱汉德拉。他也知道，只要自己提出来，她会愿意嫁给他的。不过，迷人的阿莱汉德拉是个好斗分子，不仅如此，还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常以头戴巴斯克式贝雷帽的形象见诸报端，或维护妇女权利，或要求堕胎自由，或参加工人游行，快饶了我吧。跟她扯到一起，那家可就成了炮制口号的车间、各类斗士的巢穴。啊，清静，宝贵的清静、可爱的清静！

恰瓦·苏尼加始终未改年轻时的态度：

“哥儿们，你活得很不痛快。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为自己设定的框框，你的世界观、你那错误的道德观，你为自己设定的框框扼杀了你的天性、扼杀了你对幸福所仰赖的一切事物的欲求。你如果执意这样苛待自己的话，必将毁了自己。”

“噢，是吗？你这个一向没有头脑的家伙，有什么建议？”

“给自己放个假吧。你时时事事操心，实在是可怕。”

洛伦索一直以来都无法避弃乡下生活。在乡下，他至少还有十个朋友。“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我们诚心诚意地求您给个面子。如果是男的，我们想让他跟您一样也叫‘特纳’。”“不过，‘特纳’是我的姓啊。”“我们想叫他‘特纳·托斯基’。”女人们怀孕、生产，紧接着再一次挺起大肚子。“我又让她怀上了，”卢卡斯·托斯基得意地说。

托斯基认定了这一次是儿子。“难道我就不该有儿子？”他忧心忡忡地想道。他真怕生下来的是女儿。“这个世界不适合女人。五十年后也许可以，现在不行，她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应该为她们开辟出一条新路，不能只是生孩子。”洛伦索有一天刚巧碰上堂娜马尔蒂娜敞着怀奶女儿，他觉得既尴尬又恼火，于是就问道：

“我说，嫂子啊，您就不能学会遮着点儿吗？”

看到孩子们到由自己倡议建立起来的学校去上学，他心里想道："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前途在哪里？"不过，人们的日子还是变好了。堂奥诺里奥自从种出了翠雀花之后，就一直拿到普埃布拉城里去卖。

"博士，您会看星象，我说不定会扩大种植，所以需要借点儿钱来做运费，因为好多都烂在地了，"堂奥诺里奥有一天早晨这么对洛伦索说道。

洛伦索长舒了一口气。堂奥诺里奥五十多年来一直顽固不化："我就是这个样子了。"可是，如今终于在事实面前服输了，农民开始不再固执。直到那个时候为止，可怕的认命观念使他们无欲无为。那对火山夫妻捆住了他们的手脚。洛伦索曾经起过亲手掐死那个每半个月来讲一次弥撒的神父的念头。他本可以影响、教育农民，至少是传播一点儿信息，可是他却什么都没做，因为他什么也不知道，只会说：这是上帝的安排，这是上帝的意愿，上帝要这样。

有一天，洛伦索听到那个神父问一个可怜的女人："你给我带来了点儿什么东西？"他愤怒地吼道："为什么要问'你给我带来了点儿什么东西'？你这个不要脸的寄生虫，你给了他们什么？你甚至都未曾建议他们在自行车上安盏灯以免会在公路上被人像苍蝇似的给轧死。"

那个小神父毫无长进，依然不管教众的死活、任那羔羊自生自灭。他没有提醒他们从波波卡特佩特尔下来的山洪会卷走一切。相反，洛伦索倒是听见他若无其事地说："只要山洪没有冲走你的房子，你就待在那儿别动，不会有什么事儿的。"难怪人人都说"我就是这个样子了"。忍耐是他们的惟一生存方式。神父也不断重复他的那句近乎经典的名言："真到了有事儿那天，你们会听到钟声的。"现如今，刚刚才过了五年，堂奥诺里奥一改惰怠的习性而有了企业家的眼光。别人也会步其后尘的，因为，窄

额头、宽下巴的堂奥诺里奥堪称群龙之首。

迭戈打电话到托南钦特拉说可以同财政部长见面啦，洛伦索立刻来了精神并马上就去到了墨西哥城。他酝酿了好多个月的光学实验室总算见到了光明。在那份好心情的驱使下，他竟然去看了看已经几个月没有见面了的莱蒂西娅。临别的时候，妹妹对他说道："我要在圣母像前点根蜡烛，求她保佑别出意外。"

洛伦索于五点钟准时到了财政部，而且，有生以来头一次没为那七分钟的等待心生厌烦。"部长先生正在开会，不过，马上就会见您。"进了办公室之后，部长那紧锁着的眉头立刻就成了不祥之兆。

"德·特纳博士，我要说的是，总统先生认为眼下还有更急的事情要做，不过，关于在托南钦特拉建立光学实验室的申请，我们将留待以后再研究。"

"申请？我从未提出过什么申请。"

"我们十分敬重的堂迭戈·贝里斯塔因学士先生说您在为一个实验室筹措资金。"

"迭戈·贝里斯塔因完全搞错了。他说您对那个实验室有兴趣。误会到此了断，多多保重，部长先生，"他说着就朝门口走去。

他立即打电话给迭戈。

"你为什么要让我相信财政部会介入？这事儿办得糟透了，我不许你再插手我的事情。"

洛伦索没等对方回答就挂了电话。这还是出在他最好的朋友身上，对那些根本就看不到科学的重要性的墨西哥政客们，又能指望什么呢？他得罪了一个又一个权贵。"对不起，博士，没有资金，主任出差了。""非常抱歉，博士，您的计划无法列为公共教育的优先项目，我们的全部资金都用在了增建教室上面了。"

"博士,您是国际名人,为什么不去找找荷兰、瑞典、挪威、澳大利亚的科学机构呢? 他们比我们有钱得多。""博士,咱们就把这种事情留给富国去做吧。世界正在全球化,就快天下一统啦,咱们没有必要把钱花在发展自己的科学事业上面。"

洛伦索那天晚上回到了莱蒂西娅的家里。她一看到哥哥的脸色就知道事情办砸了。"来,哥,喝杯酒你会觉得好受些。不值得跟那帮婊子养的生气。不过,如果你愿意,我倒是可以教你点儿整治他们的损招。"

"在返回托南钦特拉的路上,我会考虑的。"

洛伦索并不觉得返回普埃布拉的路程有多么难熬,因为沿途美景不断。相反,他倒是可以利用那段时间反复思索自己最感兴趣的天空物体。财政部发生的那件事情影响了他好几个星期,直到迭戈打电话告诉他说自己在那一不幸事件之后已经提出辞职。

过了伊斯塔帕拉帕的最后几个村庄之后,洛伦索就能够集中精神考虑自己的问题了。福特车随着他思绪的变化而忽而慢慢爬行忽而又突然加速,就好像感觉到刺痛而猛然前冲的坐骑。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距离星系有多远呢? 即便是加速,他也是让汽车保持一定的速度,不过,他又并非匀速行驶,有时候还会跟在卡车的后面。如果宇宙还在膨胀,也就是说,以几十亿年前聚集起来的物质为基础继续膨胀,而宇宙中没有直线、只有曲线,又该怎样来计算距离、怎样确定其间的空间?

返回天文台的旅途解除了他因在联邦区经历过的连续拜会、压力和失败而感到的烦恼。他又来了精神,反反复复地思索着宇宙密度问题。谁能解开这个谜呢? 什么时候才能解开?

窗外绵延的田野使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了下来。汽车行驶在上坡的路上。迎面那片能够起到蓄水作用的松林越来越近。

"我得在托南钦特拉多种些树。"等到抵达飘着苹果香味儿的韦霍钦戈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恢复了一度丧失了的沉静,呼吸也变得平和如初了。这个钟点,路上货柜车和运输车不多。据交通部说,很快要修高速公路。幸亏我们还有合格的工程师,因为我们的道路确实属于一流!火山俯瞰着这条皇城之路,是啊,皇城之路,从韦拉克鲁斯到墨西哥城去的人们一定会这么想,因为,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约① 惊叹特诺奇蒂特兰② 的宏伟,于是就称其为"皇城"。

洛伦索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穿过了天使之都普埃布拉。他满怀柔情地瞪着眼睛搜寻着托南钦特拉山岗。他在内心深处对人并无兴趣。他笑着想起了帕勃罗·马丁内斯·德尔·里约的一句话: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对考古学那么迷恋,他回答说早在公元前一万年之前他就对人失去了兴趣。

他无法忍受墨西哥城的嘈杂,而在托南钦特拉,却只能听到钟鸣和偶尔传来的刺耳猪叫。那寂静是凝重的。甚至都没有飞机掠过,天空一片空漠,堪称望远镜的领地。快到阿卡特佩克的时候,他差点儿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出公路。真可怕!为什么不强行规定安装车灯?就连运货卡车都不注意开灯,很多司机还会将车停在路边睡觉,或者,说不定是玩女人。墨西哥,你是个多么不知自爱的国家啊!"自爱"这个词儿使他想起了弟弟胡安,在城里的时候,他们倒是常能见面。

洛伦索朝左侧拐上了以安妮·江普·坎农③ 的名字命名的小山坡并按起了喇叭。他已经不可能见到另一个能够使他高兴的人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了,格拉西埃拉和吉耶尔米娜姐

---

①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约(约 1492—1581?),曾参加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军人,著有《征服新西班牙纪实》。"新西班牙"即今墨西哥。

② 即今墨西哥城。

③ 安妮·江普·坎农(1863—1941),美国女天文学家。

妹肯定也已经回普埃布拉去了。瓜尔内罗斯迟迟没来开门，他很不耐烦地又按了一次喇叭。“这个天文台的人全都是疯子，包括我自己在内。”该死的瓜尔内罗斯。那个相貌不祥的花工钻到哪儿去了？他正准备第三次按喇叭的时候，突然看到跑过来了一位身穿混纺布裤子的姑娘。那姑娘急忙用钥匙捅开锁头、取下铁链并满脸带笑地打开了大门。洛伦索进了院子，没等下车，双手还握着方向盘，就凶巴巴地大声问道：

“请问，您是什么人？”

“浮士妲，浮士妲·罗萨莱斯。”

“哦，是吗？如果可以问问的话，您在这儿干什么？”

“我在给瓜尔内罗斯帮忙。”

“能告诉我帮什么忙吗？”

“收拾院子，他干不过来。我提出给他帮忙，他同意了。”

“你刚才说叫什么名字来着？”

“浮士妲，博士。”

“浮士妲？”他恶狠狠地吼道，“没有一个女人会叫浮士妲。”

“是爸爸取的名字，”那姑娘回答道，已经有点儿慌神儿了。

“我马上就把瓜尔内罗斯轰走。”

他下了车，从姑娘手中夺过锁头和铁链，冲她喊道：

“请您出去，我不想再在这儿见到您。”

姑娘挺着身子走下山坡，连头都没回一次，直奔小镇而去。洛伦索怒冲冲地重又发动了汽车并将其停到了自己所住的房子跟前。他很久以来都没这么恼火了。他四处寻找，连着喊了五六声“瓜尔内罗斯”，像中了邪祟似的搜遍了整个领地。他又叫了一遍“瓜尔内罗斯”，可是，那花工就是没有露面。最后，他只好回到自己的住处煮了一杯茶，打开冰箱找了点儿吃的东西，摘下了夜间观测时穿的厚皮衣。

十年来，瓜尔内罗斯一直是惟一在天文台过夜的职工，因

为,阿里斯塔尔科·萨穆埃尔住在乔卢拉,有月亮的晚上不在。孤单而又寂寞的洛伦索有时候会请那位夜间伴侣一起喝茶并听他磨磨叨叨地讲述他家遭遇的一桩桩倒霉的事情:母亲瘫痪,妻子卧病,儿子残疾,薪水可怜,身体越来越糟。花工的不幸打动了洛伦索,一天夜里他竟然悄悄地紧随其后,心里想道:"我来为他做件善事吧。如果他经过水塘,我就把他退下去,这样一来,他的烦恼也就解除了。"当他省过味儿来以后,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这是孤单寂寞的过错,我在失去理智,明天一早就回墨西哥城。"他把这事儿讲给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听了。特拉萨斯憨厚地一笑了之。"你不必担心,伦乔,你永远都不会杀人的。"当他们见到瓜尔内罗斯头戴湿漉漉的毡帽、手拿树剪进来的时候,俩人笑着对望了一眼。瓜尔内罗斯没有以笑回应,因为没有缘由。"博士,水泵坏了,"他报复却又无奈地说。

"知道了,放心吧,过来,瓜尔内罗斯,我给您倒杯酒喝。"

此刻,洛伦索遇到了一个像宇宙的年龄一样的难解之谜。这个蠢丫头跟瓜尔内罗斯在搞什么鬼名堂?他是哪个星期、哪一天的哪个时辰跟她搭上话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事儿让人难以置信。明天一早,等好心的特拉萨斯教授来了之后,我得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洛伦索在城里忍辱负重的时候,他们却在这儿为所欲为,竟然到了连瓜尔内罗斯都能请人雇工的地步。雇的还是个骚货,而且居然还叫什么浮士妲!

第二天,路易斯试图为他消气。

"那姑娘在镇上找到了住处。这儿人人都挺喜欢她。人很规矩,又非常机灵。你想象不出她向我提出的那些聪明问题。他是一位医生的女儿,父亲几年前就死了。我亲自同意她到图书室去,她去过几次,我每次都看见她在潜心阅读塞马特。"

"可是,她在这儿干什么?干什么?"

"给花工当帮手,她总是拿着大扫帚跑上跑下。干活比瓜尔

内罗斯麻利多了。"

"瓜尔内罗斯那个蠢货哪儿去了?"

"在那边,别急,你马上就会见到的。"

"那姑娘呢?"

"鬼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她会来吗?"

"别那么健忘,伦乔! 你不是说您把她赶走了吗?"

"是'你',"洛伦索没好气儿地纠正道,"是'你',不是'您'。对,我是把她赶走了。"

"行啦,那就别管她了。"

"不管,我不管。"

那天没人见过浮士妲,洛伦索为自己做得有些过分而心感不安。"大可不必,"向来公正的特拉萨斯笑着说道,"不必把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放在心上。"不过,接着又向他的痛处捅了一刀:"伦乔,你是个厚道人,怎么可能就一下子失去了控制?"

到了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洛伦索对路易斯说道:

"若是在镇上遇见她,告诉她说可以回来。"

浮士妲什么都没说就回来上班了。洛伦索看到她跟瓜尔内罗斯走在一起。下午六点钟的时候,他又从办公室的窗户里见到她往水管子上安喷嘴。他真想走过去告诉她:"不能那么安。"但是,他忍住了。等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就这样一连过了四天。浮士妲总是离他的办公室远远的,而洛伦索却又不得不在没能跟她搭上话之前就再次返回可恶的联邦区。他不想主动去找她,不过,深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在院里的某个角落或者是在据说她非常爱去的图书室里同她不期而遇。浮士妲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台长的活动区间。"她能嗅到你的气味儿,"特拉萨斯笑着说道,"她对你是戒备有加啊。"

24

浮士妲专注地看着伦勃朗的自画像。十六岁的时候，一脸傲气，自命不凡，浓重的眉毛，白色的皱领衬托着刚毅的下巴，面颊好似敷着金色绒毛的鲜桃，充满着青春的活力。一六〇六，一六二九，一六三〇，一六三二，一六三四，一六五二，眉头终于成了紧锁之势，一六五九，戴着金光闪闪的头盔，各式各样的翎帽、缠头、华丽的软帽遮着额头，眼窝越来越深，天数难违，老态骤现，一六六二年的微笑不过是一时的宁静，时光催人、逝而不返，发如霜染，须显稀疏，一六六九年的最后一幅，时年六十三岁，俨然老翁。岁月真是无情！浮士妲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摆在面前的明信片，伦勃朗渐次衰颓，目中神减、形容日枯，直至三年之后，以六十六个春秋的寿数溘然谢世。

自画像是怎么画的呢？得用多大的镜子啊？岁月又是在何等孤寂中悄然流逝啊？浮士妲的父亲也是逐渐落入悲凉境地的，他的每一个毛孔上面都留下了失败的印记，他的眼睛因为深陷而变小，然而，他的目光却透过耷拉着的眼皮和加大的眼窝紧紧地盯着她、要求给予一个回答，可是，什么回答？她在小时候，他也曾向她询问："你可能够登上顶峰？你将独自出行，路途还是很远。你能够坚持得住吗？"

浮士妲不记得曾经有过出行。咽峡炎、发烧让她失去了一切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她与世隔绝。"浮士妲不行，她得了流感，"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大夫替她挡了驾。被隔离了的浮士妲变得非常内向。她得着什么读什么，诸如医学专著、口腔卫生指南、阴道清洗注意事项。"总有一天我是要走的，"她暗下决心。大哥阿尔弗雷多也看书，不过，从来都没有把

他读的书借给她看。除了阿尔弗雷多,其他几个哥哥姐姐都有自己的事情:踢足球,去库埃曼科河里划船,练钢琴,学英语。她特别羡慕哥哥们,因为他们做的是户外运动。

浮士妲于七岁之前偷窥了他父亲专用的卫生间。哥哥姐姐们称那个地方为"手术室",任何人都无权使用。浮士妲像警犬似的循着花露水香味儿走到那扇白门跟前并毫不犹豫地将其推开。她顿时觉得眼花缭乱,仔细查看了两个喷头(其中的一个还是高压的)、最新款式的马桶、松软的坐垫、大立镜和另一面对着澡盆平镶在顶棚上的镜子,干吗要那么多镜子?可以摇动的台板、搓身海绵、暖融融的气氛会让人产生干点儿什么的欲望,可是,干什么呢?一块玻璃搁板上面摆着的一溜光洁的小瓶子可以有多种用途,比家中别的毛巾更为好看的毛巾就像是一道白色的瀑布。她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羞怯涌上心头,于是就踮着脚尖儿退了出来,希望没有被人发现。她得出了家中住有一个生人的结论。

哥哥姐姐中最显孤僻的是阿尔弗雷多。吃饭的时候,一个个又叫又嚷,只有他例外,仿佛是个多余的人。他面色苍白,衬得嘴唇显得格外红润。一天夜里,浮士妲跟他单独待在一起:

"求求你,阿尔弗雷[1],"她对他说道,"给我一杯柠檬水。我烧得嘴唇发干。"

"我给你倒水,你能让我到你床上去吗?"

"当然,来吧。"

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又能说什么呢?那位年龄比她大一倍的哥哥钻进她的被窝并开始对她摸来摸去,紧接着又爬到她的身上想要强奸她。"阿尔弗雷,你太重了,快下来,你要干什么?快下来,你弄疼我啦。"小女孩只记得自己当时拼命地挣扎着想要

① 阿尔弗雷即阿尔弗雷多。

避开那截插进了自己两条不住哆嗦的大腿之间的皮管子。第二天一早,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了母亲。

"你听着,不可能有这种事情。你在胡说,"母亲呵叱道,"你怎么想得出来?肯定是听到过……"

"听到过?我听到过什么啦?"

父亲也不表示同情。从那一刻起,她意识到父母不敢面对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事情。没能让他们相信,悲剧也就不是事实;相信了,他们就得承受。

母亲见到浮士姐哭就只会问道:"你感冒啦?""大概吧,妈,应该是。"她从来都没有把女儿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去问问:"浮士姐,你到底怎么啦?"浮士姐痛彻骨髓,想到学校里去讲讲自己的不幸,可是,克里斯蒂娜却堵死了那条路:"你脸色很不好,一定是累了,快去躺下吧。有话留着明天再说。"

她们压根儿就没有在一起说过话。对一个把一切都归结为她身体不好的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浮士姐从小就逆着潮流而动。她很快就想出了一些能让自己好受的绝招。"你叫什么名字啊,孩子?"每当人家这么问她的时候,她立刻就会因为自己露馅而脸红。

她家的四间屋子是通着的,可是,正像阿尔弗雷多选中了她一样,一只野猫偏偏选中了她的房间下崽儿。看到了床上的血迹之后,她抓起刚刚出生的猫崽儿就丢进了水桶,然后又把老猫吊死在了院子里的无花果树上。死了的是阿尔弗雷多吧?

"我坏,非常坏,"她对自己这样说。为了证实自己非常坏,她纠集起了一帮孩子用石头去砸别的孩子。她在家里闷声不响充当乖乖女,却到街上去尽情发泄,将一身的力气全都集中在右臂上。她一投一个准儿,对手没有不怕的:"别靠近'那个蔫儿坏',小心'那个蔫儿坏'。"扔石头成了精神慰藉,战场成了最为安全的地方,因为,在那儿,她战无不胜。

"伪君子，婊子养的货，"有一次，一个同学当面这么骂她。

早晨八点钟，看门的嬷嬷敲响了放行钟。浮士妲怯生生地走进队伍。

"你的两只袜子颜色不一样。留在外面，等人来领吧。"

因为袜子一只色深一只色浅，她在门外一直站到下课。站在外面倒不算什么，让她难受的是那份屈辱。

为了报复和亵渎嬷嬷们的至诚，浮士妲专门干起了偷窃圣饼的事情。她会趁着课间休息的工夫钻进小礼拜堂，从圣约瑟像后面的圣龛里拿出钥匙，像只猴子似的爬上去抓住圣杯，然后将圣饼全都倒进自己的前襟口袋里。她惊魂未定地回到院子里，先吞掉一些圣饼，余下的留着上课的时候再慢慢地偷着吃。圣饼像绵纸似的糊在上牙膛上，她于是非常惬意地用舌头尖儿一点点儿地将其舔下来。冒险的刺激取代了犯罪感，"我这算得了什么罪过呀，算得了什么罪过，这是天赐之宝。"谁都没有发现她的这种亵渎神明的举动。

"我们都是圣子之女，/难道真有贵贱之分？/我们一起来唱圣歌，/圣歌献给圣父本人。"

"如果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九点都领圣体，天堂就一定会属于你。"女学生们从七岁起都得跪到昏暗的忏悔室里坦白自己的罪过。神父是个聋子，人人都知道，但是他本人却羞于承认。浮士妲于是就要弄他："神父，两天前的夜里我把哥哥阿尔弗雷多杀了。""很好，孩子，你不必担心。说三遍圣母马利亚，别忘了下个月的第一个周五要领圣体。"忏悔者继续胡说八道，对上帝毫无畏惧之意。对她来说，阿拉丁[1]的神灯就在那圣龛里，日久天长，宗教变得就像神话故事一样没有了实际意义。

---

① 阿拉丁，《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拥有一盏能够召来神怪帮其实现愿望的神灯。

窥探嬷嬷们是怎样的人、都在做些什么,是浮士妲的又一个冒险行动,只是风险不大。她们的头巾下面有没有头发?弄清她们吃什么不是难事,因为圣母会的马尔塔修女的牙齿上留有菠菜渣渣和赤豆皮儿。法服并没有将她们变成圣人,只是遮掩了她们的汗水、臭屁和身上其他不能示人之物。

逐渐长大之后,由于父亲是医生的缘故,浮士妲最感兴趣的是解剖人体。“你见过手术中的人体吗?”陪伴父亲做手术是她的一大乐事:她看到了切开的皮肤、体腔、器官及其光泽和颜色,肠胃会随着呼吸而蠕动,常人的肺叶泛着珍珠的光泽而吸烟者的肺叶却覆有一层黑膜,胸腔、腹腔可以任由医生伸手进去搅和。

“在这儿,我会觉得无比幸福。”在走出手术室的时候,父亲对她这样说道。

“看得出来,爸。”

“这是一个需要做出巨大牺牲的职业,孩子,连觉都睡不安稳,因为,211 床的病人很可能挺不过今夜,417 床出现了你本该预计到的术后休克,302 床药物不适而必须另开处方。不过,即便是让我改行当国王,我都不干。”

有一回在伊斯塔潘·德拉·萨尔度假期间,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大夫忽然觉得自己将一块纱布忘在了患者的肚子里,于是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墨西哥城。克里斯蒂娜生气地耸了耸肩膀,孩子们也都对他表示不满,只有浮士妲愿意陪他回去。“不,孩子,我可不能让你牺牲假期。”他最终还是一个人驾着 MG 上了路。那辆汽车是他这辈子用过的惟一的一件高档物品。“你爸爸不会回来了,不信就等着瞧吧。”果不其然,他第二天一早就做了一个紧急手术。“你知道一天里面给五个人开膛破肚是怎么回事吗?”浮士妲父亲辩解道。母亲不高兴地扫了她一眼。“我嘛,就是为爸爸感到骄傲,我打心眼里爱他、敬他。”“瞧这个

马屁精!"大姐阿尔西拉说道。他们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够赶得上他,浮士妲心里想道。她决心学医,步爸爸后尘、像爸爸那么做人、成为六五年代的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她围绕着医学并以父亲为榜样规划了自己的未来,直到十七岁那年她的少女年华蒙羞受辱为止。

著名医生罗萨莱斯定期到洛佩斯大街的海军部去找水手。一见到他的跑车,水手们都会主动上前自呈,接着就对他讹诈。

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为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痛苦不堪。妻子怀孕是避免同她做爱的一种办法,可是,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孩子、对病人关心备至。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治好这个毛病而且也确实用尽了各种办法。他对自己的这种倾向极尽克制之能,就是没法不到洛佩斯大街去同那些小伙子们进行丢人的幽会。本性难移。

克里斯蒂娜逐渐知道了自己并非是他的惟一所爱。她终于接听了一个电话,听声音,对方当是一个小青年。那人找医生要钱,说什么,如果不给的话,就别想再瞒着他的妻子,也就是她本人啦。她于是使出了杀手锏:

"哦,是吗?你就等好吧,我马上就可以让你活个痛快,"她委屈地哭着说道。

孩子们大为震惊,全都跟他翻了脸。他们一直都把爱同责任联系在一起,而父亲也一向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什么?我爸?你说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有家有口又恪尽职守的男人怎么会同时还有那种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嗜好。"我们竟然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人的儿女,"老大说道,他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了。阿尔西拉学了他的样子。只剩下了一直未动声色的阿尔弗雷多和浮士妲。

和哥哥姐姐不同,浮士妲常去诊所看望父亲。随着去的次数的增加,她对父亲越来越亲,尽管因为有病人在场而使他们未

能深谈。她望着六十四岁的父亲灵巧而优雅地忙这忙那，一会儿是听孩子的后背，一会儿又是检查母亲的肚子，"别在意，是我女儿，"他对病人说道。浮士妲的紧张常常会令他手把着听诊器却回过头去瞄一眼女儿那对黑色的大眼睛，然后再把目光重新转回到病孩的肩胛、青年的包皮、肿块、疱疹、油性头发。"您瞧，大夫，我这儿起了一些疙瘩。"难闻的气味儿、又黑又皱的皮肤、浓重的痰液都是家常便饭。

"我能替你开处方吗？"

"当然，你的字比我的好。"

浮士妲把能够撕下写有父亲的名字"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墨西哥自治大学，营业执照 87997 号"的处方签交给父亲签字、再递给病人视为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我像他，"她多次想道，"我们都是幻想太多、愿意舍己为人、胆小怕事以及心里都有某种说不清楚的阴影。"

罗萨莱斯大夫救助过那么多人，但是如今却没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好几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全都受到占主导地位的恐惧同性恋心理的影响，他们以嘲笑他的"疯狂放纵"的方式来凸显自己的阳刚。

子女中，浮士妲是跟罗萨莱斯最亲近、也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这孩子对自己究竟有多少了解？她说谎，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为两处疝气做手术期间，只有浮士妲一个人陪侍在他的身边。她去到了医院里，他也就只好接受了。女儿的在场让他体验到的不是感动而是屈辱。

"把假牙给我，如果有的话。若不，你就张开嘴巴，我帮你取下来。"

"我自己能行，把水杯给我。浮士妲，请你离开这儿吧。"

至于他的人品，他是个尽失廉耻之人，他的"痼疾"已经令他低人一等。

对浮士妲而言，看护就意味着忘我地照顾他睡觉、为他更换汗湿的枕头和变成了汗巾的床单，每隔半个钟头就得拧一次围在他脖子上的毛巾，唉，他身上冒出了多少汗水啊！他那双高贵的手一个劲儿地哆嗦，还有两只胳膊，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牙战，这会儿那牙齿倒是全的。他会突然睁开同样不住抖动的眼皮对她说道：

“浮士妲，你去吃饭吧。”

“爸，我把你剩在盘子里的东西吃了，这会儿不饿。该吃东西的是你。”

跟在社会保险医院里一样，护士们总是抽空去躲清闲。一天下午，弗朗西斯科·罗萨莱斯醒来之后不知哪儿来的力气，竟然自己穿好了裤子鞋袜并穿过走廊上了街。他叫了辆出租车，是到了家之后才付的钱。浮士妲对父亲的这一举动赞叹不已。

“应该告医院一状，”克里斯蒂娜说道。

他们没有上告、没有申诉，也许是因为他也是医生，也许是因为怕麻烦，也许是因为担心不会有什么结果，值得吗？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想闹得满城风雨，同性恋的癖好使他们自惭形秽。

浮士妲跟母亲很疏远。小时候，她不止一次满怀期待地三脚两步爬上楼梯冲进房间想把心事告诉给母亲，结果却是每回都遭到冷落。克里斯蒂娜心不在焉，对她爱答不理，她的话也就失去了味道、没有什么意思了。浮士妲和母亲的脾气不对路，永远合不上拍儿。

浮士妲的外表也不像母亲。她的头发又细又黑，梳成两条辫子耷拉在肩头。“浮士妲，把头发剪短，下人才梳辫子。”她偶尔也会在夜里像西班牙女人似的将辫子在脑袋后面盘成鬏髻，不过，到了第二天，她又梳成辫子，而且还要用根黑色丝带将辫梢缠上几道再扎紧以防散乱。她那涂有深色唇膏的嘴角总是显得非常严肃，不过，更为严肃的还得说是眼神，两个火炭般的眼

睛仿佛在警告她的母亲:“别拿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眼神望着我,我觉得不舒服。”

高颧骨、尖鼻子和黑皮肤使得浮士妲具有了一种武士的风范。

“你就不能换一种唇膏而不用那讨厌的兰牌?”

“妈,我就喜欢这种。”

她从十六岁起就一直用那种深色唇膏。

一天夜里,她在圣安赫尔大街桑伯恩连锁店的酒吧里喝了两杯加酒可乐,一到家就赶紧上了床深怕被母亲截住,不过还是听到了母亲那沙哑的声音:

“浮士妲,是你吗? 过来一下。”

“我很困。”

“你过来,你爸爸死了,是心肌梗死。”

“胡说,你是个乌鸦嘴,不是真的,”浮士妲吼道。

“是真的,孩子。”

克里斯蒂娜还是头一次这么称呼她。一个女人孩子多了,会心烦的。

浮士妲知道自己生活中惟一能够找到的一点儿默契已经不复存在了。为了能使丧父之后的日子好过一点儿,她仍然继续同父亲进行那已经不成对话的对话,每天早晨都要同他商量一番,就像是翻阅《易经》一样。“真没意思,爸,我不想去上学!”“去吧,浮士妲,去吧。”她对父亲的依附比从前更甚。现在好啦,他完全成了她的帮凶。“你不知道有多丢人,爸,那姑娘请我跟她跳舞,我跟她说,不行,太丢人,我可不愿意让人说三道四。你别忘了,还有我妈呢!”

浮士妲只有一次在厨房里对母亲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我爸很了不起。你干吗要毁了他的生活而不能对他说一句‘这事儿就算了’呢?”

"也许以后我会只想到他的好处,浮士妲,可是眼下做不到。"

"做不到还是不愿意?"

"孩子,以前我不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一直以为不过是男人打扮成女人的样子罢了。"

"妈,你都五十五岁了,讲话简直像个弱智。"

人流熙攘的地铁过道是流眼泪的好去处。少数几个注意到了的人会立即别过脸去,而她也会马上为此表示歉意。"最好没人看见,"她边想边偷眼扫视着周边的人群。她暗暗祷告:"最好别出声、别看我、别跟我讲话。"她尽量贬低自己,就像家里人待她那样。罗萨莱斯家的孩子都出去过那种所谓的"自己的"日子了,她落在了后面,成了惟一单身而且孤僻的人。空荡荡的家里如今只剩下了阿尔弗雷多和她,她挑了一间能够上锁的屋子。在那个家里,实际上没有哪个孩子有自己专门的房间,都是得着哪儿睡在哪儿。这种情况倒是有利于遏制占有欲的生成。

母亲知道浮士妲在学演戏,但却没有问过她怎么学、跟谁学。谁说得准呢,这也许能使她变得开朗一些、不再那么不合群。"演戏能使人稳重,"大女儿对母亲说道。克里斯蒂娜看着她进进出出、几乎不吃不喝,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说不再回来了、要去跟一个朋友同住。

"哦,是吗? 那你靠什么生活呀?"

"我会有办法的。"

浮士妲小心地保存了下来父亲的海蓝色领结和假牙:嵌在一个带有挂钩的托儿上的两颗牙齿。她还曾想让裁缝将父亲的几件衣服改小。"改不了,小姐,差别太大。"

浮士妲的朋友马尔塞拉的住处简直可怕,尤为可怕的还得说是她对电子音乐的偏好:她在《至上》报当记者,每天从报社一

回来就把音量开到最大。那房子坐落在离巴亚尔塔大街不远的地方,"我每天走着上班,"她得意地说。浮士妲的房间成了共鸣箱,尽管嘈杂的摇滚乐曲已经让人够受的了,但是更为令人难以忍受的倒是窗户对面的广告牌那晃眼的灯光。

"浮士妲,你也太娇气了,瞧你那脸色吧。"

每当浮士妲想谈点儿正事的时候,马尔塞拉就把音量调大。只要一打开冰箱,准能看到有腐烂了的西红柿、变黑了的半拉鳄梨。浮士妲有时候会把烂了的东西丢掉,马尔塞拉于是就会像只母老虎似的冲她大嚷:

"你怎么敢呢?扔不扔是我的事儿。"

浮士妲自己另外租了房子。依靠在剧院的收入,她应付得了。她负责舞台设计和服装、灯光和售票,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她总是头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有一天主角没来,浮士妲因为早就背熟了台词,所以就临时救场,而且演得更好。就像在好莱坞的影片中的情形那样,她的身价一下子就提高了,大有取代主演之势,不过,那不是她的目的,她只想帮忙,跟她父亲似的。浮士妲决不争强好胜、决不讨人嫌弃,她总是给人以某种神秘感,作为回报,她赢得的是超出了一般的人缘。

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已经不再跟父亲窃窃私语了,既然可以一连几个钟点欣赏伦勃朗的自画像,也就没有必要再向父亲倾吐心声啦。

25

浮士妲在邀请母亲去看演出的时候没做任何警示,演出结束之后见她脸色发青,心里非常抱歉。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她小声说道。

"妈,就是这样,"浮士妲挽起了她的胳膊。

"不,不,"她连连摇头。

"你别哭,否则,我受不了。"

"跟你爸爸一样,跟你爸爸一样,"她嘟囔道。

浮士妲发现她一下子变得苍老而佝偻了起来,于是就伸手搂住了她那裹着一块漂亮的羊驼毛披肩的肩膀并将头朝她靠了过去。

"你是不想看到事情的本来面貌,好几个月以来一直是这个样子。"

"好几个月?"

"也许有几年了,妈。"

"你跟那个姑娘住在一起?"

"当然,而且很好。"

她一定在想:浮士妲不仅跟女人睡觉而且当众表演,真是给家里丢人。她的女儿在台上亲吻一个女人并与之一起宽衣解带,她那梳着两条黑色辫子的女儿赤身露体、一对小小的乳房紧紧地贴着另一个女人的两个大奶子、性器的黑色三角正对着另一个女人那颜色稍浅的三角区域,另一个女人,另一个,另一个。闷声不响、蔫不唧唧的浮士妲,低声下气地索要一个比索去杂货店里买糖吃的浮士妲。

"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妈,是另一种样子。你如果还想见到我,就得接受我的同性恋癖。"

"可是,你不以为耻吗?"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丢人。我的身体比我本人更知道自己的需要,我的身体驱使我去做它要做的事情。我的神经细胞……"

"浮士妲,人们会怎么说呢?"母亲打断了她。

"我不认为别人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的感受。这是我的领地,我的身体是我的自由、我的自治大学,此外,我喜爱……"

浮士妲突然一转话头，讲出了一句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会讲得出口的话来：

“请你不要像对我爸爸那样对我。”

陪伴着她们的阿尔弗雷佯装毫不在意，或者他也许忘记了多少年前所做过的坏事。

“去把车开过来，”母亲吩咐道，“我要回家。”

浮士妲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对女人感兴趣了。她尽管有过男友，但是，跟他在一起，从来就未曾有过难舍难分的感觉；相反，同拉凯尔的耳鬓厮磨却使她有了另一种体验，犹如得见光明。

狂野的女孩、放荡的母狗、发情的母马，释放自己体内的巨大能量是生死攸关之事。瘦得麻秆似的浮士妲，凭着自己的力量和挑战欲望，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屡屡获胜。她是最敢冒险的女孩。为什么要冒险？现在你的机会来啦。她总是觉得死亡的威胁就在自己的脑袋后面，因为她对大人怀有恐惧心理，害怕验证他们不爱自己。童年时期的恐惧和失落始终伴随着她。她的家人是爱她的，这是事实，不过，她没有得到自己期望的那种爱，没人让她得以体味想要的感受，或者，他们确实爱她，但是，爱得不够。

只有豪赌才能耗尽她的精力并最终使她忘掉自己。在这种时候她才会将自己视为观众，从而得到充分的休息。

她在被第一个情人——也就是那个在舞台上亲吻过她的女孩——抛弃之后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她精神上完全垮了，终因无法承受心头的痛苦而病倒并住进了医院。她被摘除了扁桃腺，母亲去看了她。这个时候，她已经不再为独处而烦恼了，反而甘于那种状态。后来又有一位姑娘对她说道：“你来吧。”不仅如此，那姑娘还为了她而抛弃了一个男人。她因为得到了补偿而沉醉于新的情侣造就的诗情画意之中。这位高挑而苗条的女伴为她打开了面向大海的窗户：“你看。”刚开始的时

候，她什么也看不见，自怜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一年后，马尔塔坦白承认自己还是喜欢男人。“咱们都是成年人，不必在自己到底是异性恋或者同性恋、双性恋的问题上较真，只要知道自己是个能爱的人就可以画个句号了。爱是不在意对象的，只要是爱上了就该画个句号。”

同那位像句号[①]不离口的老式电报员一样爱说“句号”的性伴侣分手之后，浮士妲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幕后、台前、化妆间里的各项繁重工作之中。她又是打扫又是清理，把所有没人愿意干的事情全都包揽了下来，应该为别人效力，必须保持低调，要像美国佬说的那样，不能好高骛远。她仍然登台，但却力避引人注意，真够矛盾的，特别是拒绝一切成功的机会。“不，我做我该做的，我只想助人而无意冒尖儿。”“浮士妲，你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我无所谓，重要的是其他人。他们会怎么样？如果他们不能成功，我也不想与众不同。”业主说：“他们都太平庸，而你不同，你还是想想自己吧，我看中的是你。”她愤然答道：“抛弃他们，我不干。”“唉，那也就没得可谈了，你守着他们好啦。你既然想要自找倒霉，没人一定要拦着。”

生活在一个激烈竞争的世界里，浮士妲却非要首先替别人着想、替那些以其近乎修女一般的观念苛求着她的人们着想。“以你的这种心态，应该去搞社会人类学，而不宜跻身演艺圈，”相貌最像父亲的大哥马尔廷又一次这么对她说道。“你应该脱离这个沙丁鱼罐头到外面去走走，见识见识祖国的河山、接触接触其他类型的人群。”“我怎么能丢下他们不管呢，马尔廷？”“只要你一走了之，我敢肯定，除了你本人，没人会把这当回事情。”“哥，你怎么会知道呢？”“我比你年长，我对人有所了解。”

浮士妲于是就背起行囊，带着一个睡袋、一个耐久牌手电、

---

① 原文为英文。

几条混纺布裤子、奇孔夸克帽子和手提包,于是就开始了休假之旅。她预计九月份再回来,到那时候,应该是不会再有黑眼圈了,而且肯定不会还这么瘦弱。在从墨西哥城驶往普埃布拉的汽车上,她看到了蓝天和旷野的美景。眼睛、鼻子和耳朵充分体味到了苍翠葱茏的愉悦。没等到达圣马丁－特斯梅卢坎,她就已经觉得呼吸非常顺畅并在汽车站上嗅到了苹果的清香。她在又大又美的普埃布拉城里停留了三个钟点,然后就决定到萨卢斯蒂娅所住的村庄去。萨卢斯蒂娅是一个在她家里干了多年的姑娘,临走的时候曾经说过随时欢迎她到托马特兰去。

真像神话故事一般,萨卢斯蒂娅亲自为她开了门。"小姐,怎么能让您睡在地上呢,无论如何我也得给您找张帆布床来。"她很快就适应了那一家人的生活。在那儿,什么都和玉米有关:种玉米,收玉米,吃的也是玉米。凌晨四点钟醒来的时候,黑暗中,她失去了时间的概念,竟然犯起了糊涂,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我成了开创世界的人,比报晓的公鸡醒得都早。"晚上,因为没有电视,猪羊入圈之后,人也跟着上床就寝。每天全都一样的程式使她产生了一种在城里的时候从未有过的永恒感。堂维森特清晨五点将家畜放出圈来,接着,他十二岁的儿子佩德罗就带着一条名叫公爵的狗赶羊上山。人畜之间亲如兄弟,仿佛情意相投。"我像条小狗似的一觉睡到天亮,"萨卢斯蒂娅天天都这么说,尽管冻得哆哆嗦嗦。人畜的眼睛里洋溢着同样的期待。清晨,总是鸟雀的啁啾迎来新的一天:有的低沉,有的高亢,有的尖利,成千上万的小鸟齐聚在那片天空下用歌声表达着各自的欢欣。那啼啭接连不断,一直持续到太阳升起才会戛然骤止。它们就不再叫了?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停了下来?它们有记性吗?它们那鸟雀的小脑袋瓜里都在想些什么?有的一遍遍重复着同样的旋律,有的则是常鸣常新,只是在换气的时候才会稍停。它们也换气?浮士姐画了一个十

字。如果教它们一段新曲,它们能够记住吗?真想对它们那小小的机体多一些了解。那些无欲无求的人们也同样在唤起她探索的兴趣。"它们是因为气温升高才叫的,"萨卢斯蒂娅说道。到了晚上,树枝梢头也会飞出感激的鸣声。萨卢斯蒂娅说那是出于本能。浮士妲却认为那是它们在追思既往,因为记得曾经啼叫,所以才在日落的时候重施故伎。"跟人一样,"浮士妲自作聪明地说,"它们也会把诸如叫声之类的事情储存在像草籽那么大的一小块地方里。""它们的脑袋很小?"萨卢斯蒂娅问道。"就像它们的眼珠那么大吧,"浮士妲说。

男人们下田,按照季节播种、锄草、培土、翻耕;萨卢斯蒂娅以及别的女人,则是头顶水桶到河里去洗洗涮涮。浮士妲跟那些女人们一起下河。她看到她们会把一片龙舌兰的叶子垫在膝盖下面,然后再将那叶片向上一卷,以防弄湿自己的衣服。她们先要将衣物摊在石头上面打上肥皂晾一会儿。"这样才洗得干净,"萨卢斯蒂娅解释道。洗好拧干的衣物晾在树枝、篱笆、龙舌兰叶子上面。

萨卢斯蒂娅对晾好的床单说:

"快点儿干啊,来吧,一定要快点儿干啊。"

然后,她又会召唤太阳:

"你躲到哪儿去了?别不赏脸,快来把床单晒干吧。"

萨卢斯蒂娅怎么能够适应得了乡间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反差?二者的区别使浮士妲产生了挨了一记耳光的感觉。洗衣机和烘干机与垫在膝下的龙舌兰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罗萨莱斯家用什么诱使萨卢斯蒂娅舍弃了高耸的松林?

浮士妲有了另一种思维方式:"我为什么没有一直过这样的日子呢?"

女人们每天下午一点钟将饭食送到地里。她们用披肩为自己遮着太阳。做完弥撒之后同人调情和裹住孩子背在背后用的

都是这同一块披肩。男人、女人、孩子围坐在一起吃饭可是个美好的瞬间，有人甚至还会背靠树干闭起眼睛打个小盹儿。望着他们、想着他们，浮士妲感到了一种圣洁的惬意，就好像悟到了某种玄机、原理、学说。

萨卢斯蒂娅及其母亲和妹妹们对她特别照顾："小姐，您要不要喝茶？""您想用什么来卷玉米饼啊？""别麻烦，萨卢斯蒂娅，我挺好的，从来都没像现在这么好过。"她如果接受了，就会变成为惟一的特例。在两顿饭之间，就连孩子们也都是水米不沾的。孩子们也跟大人一样辛苦，他们最愿意干的活计是带上葫芦和水桶跟着父亲去吸龙舌兰汁，然后再帮助他把吸来的蜜汁舀到大木桶里加上引子发酵。孩子们参与龙舌兰酒制作过程中的每一道工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那所谓的引子，因为是粪便做的。你的粪便还是我的粪便？随便什么人的。浮士妲小姐的也成，如果她愿意。过些日子，堂维森特就可以用仙人掌果、芹菜、番石榴汁进行勾兑了。

浮士妲跟孩子们一起去给马琳巴送龙舌兰酒。"你们别洒到身上啊。"一路上，孩子们对水塘特别有兴趣。他们会把石头子丢进水塘并欣赏水面上逐渐扩散开来的小小水纹，要么就平着投掷并看着石头子在水面上跳跃。"瞧你把鞋弄成什么样了，这下子可要被罚饿肚子喽。"他们还会趁着赶驴驮水的机会到山上去玩"蒂斯卡拉维"。那是一种游戏：坐在一片去掉了刺的龙舌兰叶上面从高处滑到松针、树叶堆上去。他们会把龙舌兰叶子藏起来，以免被别的孩子给拿走。晚上，饮过牲畜之后，他们会就着很伤眼睛的油灯的亮光做功课。浮士妲于是就给他们讲故事，比如《爱丽丝漫游奇境》①。孩子们并不觉得动物讲话是

① 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摄影家和小说家刘易斯·卡罗尔（1832—1898）所著著名儿童文学作品。

什么怪事,因为他们都在跟驴呀、牛呀、狗呀讲话,甚至还跟开花的野莓或者牧草絮絮叨叨呢。对他们来说,吞下一小块果仁点心就能随意变大变小的奇迹也不是不可理解。莫德斯塔、埃斯特拉、恰维拉、露西娅、西尔维斯特雷、欧罗西奥、维森特和费利佩逐渐都把自己的心里话对她讲了。恰维拉的一位同学的男朋友骑着马去到了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女学生全都羡慕地凑到窗根儿去看。那就是白马王子。

浮士姐发现自己的积蓄所剩不多,于是就跟萨卢斯蒂娅谈起想找个工作。"噢,在这儿可就难了。乌里亚尔特加在普埃布拉有个瓷器厂,只有那儿有适合您干的活计。听说,在托南钦特拉建了一个天文台,就是那种看星星、找秘……"

"天文台?"

"小姐,您的眼睛都放光了呀。"

浮士姐收好了自己的东西、拥抱了所有的人,大家送给了她许多苹果和一个披肩,她答应一定再来。萨卢斯蒂娅把她送到公路边上,她在那儿上了开往普埃布拉的汽车,然后又换了辆汽车就到了托南钦特拉,那个小镇的教堂就坐落在天文台的脚下。

浮士姐至今还记得,她没有在意戴着有色眼镜冷冰冰地望着自己的那个夜猫子的横眉怒目,因为,她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收起那副眼镜的。她已经跨进门槛身在圣殿[1]里面了,离望远镜只有咫尺之遥。"他讨厌那些嬉皮士,"对她伸过援手的副台长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告诉她说,"说不定他把您错当成了托托纳卡族的嬉皮士了。自从美洲大学创建起来以后,这儿的嬉皮士人数猛增,而且还影响当地的农民也都戴起了项链、留起了长发。"从最初的几天起,浮士姐就对洛伦索·德·特纳的人品有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了清楚的了解。她知道雷维拉·特拉萨斯在研究太阳黑斑和每天五点钟返回普埃布拉,跟他一样按时下班的还有两位秘书格拉西埃拉和吉耶尔米娜·贡萨莱斯、图书管理员、天文学家布劳利奥·伊里亚尔特和恩里凯·恰维拉。她没费什么劲儿就掌握了天文台的活动规律,帮助瓜尔内罗斯干完活之后就可以到图书馆里去看书了。恩里凯·恰维拉准许她夜里陪他待在施密特旁边。她甚至还可以独自进行观测,因为恰维拉已经把所有的程序全都教给她了。"说实在的,这姑娘真是把好手,学得比我都快。每当清晨时分我关闭穹顶的时候,她都会心有不甘地问道:'这么早?'我老婆都怪我回家太晚啦。从前是最晚不过十二点,可是现在后半夜两点都到不了家,都是因为她,"恰维拉对特拉萨斯说道。"真是古怪！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即便不了解,人们还是接受了她,因为她的好心是显而易见的。"她轻得像根羽毛,"托妮塔评论道。"她主动提出要帮教堂管事更换祭坛的鲜花,堂克里斯宾说她一天都没落过。"

托南钦特拉的沉闷气氛常常会引人反思,浮士妲有充分的时间回顾往事。此刻的日子令她欣喜不已。她喜欢那悠扬的钟鸣、那清澈的天空、那周日的集市,但是,她更爱陪伴恰维拉守在施密特望远镜旁边。

副台长的支持是义无反顾的。他们曾经多次一起喝茶。洛伦索有一次听见她在咖啡馆里同特拉萨斯开怀大笑。"他对她说了什么?"他好奇地想道。她也跟贡萨莱斯姐妹成了朋友。里维拉·特拉萨斯有一次偶然对他提起:"半个月前我带她去了普埃布拉,她需要一双新鞋。你也许注意到了,每只鞋底上都有一个窟窿。""是你帮她挑的?"洛伦索别有用心地问道。"差不多吧,"路易斯笑着说,"她需要一双结实点儿的靴子。几乎花掉了她的全部薪水,你该给她涨点儿工资。她可是个难得的姑娘啊。是不是可以让她到普埃布拉大学去听听课啊?尽管那里的人们

还没有听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不过,看样子她早就读过马克思的书了。"

26

浮士妲头一次说出"生物能"这个词的时候,洛伦索意带讥刺地纵声大笑起来,可是她却像没事儿似的,甚至连头都没有朝他所在的方向转一下。浮士妲讲话很能服人,就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她的激情直扣心弦,总是能够触到听众的某些神经。"你听到她刚刚念过的经了吗?她如今居然成了蛇女啦!"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对洛伦索说道。她竟敢说自己喝过恒河的水。什么时候?每天都喝。每天?对,而且还是和千百万为了祈福而在那河里清洗脓疮、残肢及内裤的香客们一起喝。她还在贝拿勒斯帮人在恒河边上用劈柴焚烧尸体,再用扫把将骨灰收集起来撒入那来自喜马拉雅山、流向印度洋的圣水之中。直到今天,她都每天凌晨四点就从席子上爬起来修炼诃陀瑜伽。天啊!这么说,每天当洛伦索关闭穹顶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这个蠢货则是结束打坐泡在冰水里了?

浮士妲迎着洛伦索的探询目光走进图书室。"她在读什么书?"她给他看了一眼《魔山》的封面并说道:"我讨厌塞坦布里尼的大段议论,有时候就跳过去。"她出席会议、上台长的餐桌并盛赞托妮塔的巧手拍出来的蓝黑玉米饼。

"博士,您知道老子是怎么说的吗?'大则延展,延展致远,远而归元。'①"

"我不知道老子是何许人,"洛伦索没好气地说。

① 《老子》的原文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嗨,博士,您也该放松放松。"

浮士妲时常会令洛伦索大为光火。一天下午,他看到她抱着一棵大树就问她在干什么,她却以问代答。一棵她搂不过来的大树竟然源自于一粒小小的种子,他难道就不觉得奇怪?洛伦索甩出了一句:"愚蠢至极!"她却回嘴说道:爱情也可能潜藏于微末之中。

"接着就发育生长直至变成参天大树?"洛伦索讥讽地说。

"或者像落入鸟嘴的草籽一样惨遭厄运,"浮士妲说完之后一扭身就走了。

好一个讨厌鬼,她怎么可以将他晾在那儿扬长而去呢。时至今日,凡事一直都是他说了算。从来都还没人先他而退席。没有教养的丫头片子。她难道就不明白可能会被轰出天文台吗?轰她走?得了吧,不会的,他在心里苦笑了一下,事情也没有那么严重,尽管他恨不得能那么做。那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为什么会闯入他的心中、让他不得安宁呢?

浮士妲向洛伦索呈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她怎么可能会有那么丰富的阅历?如今的姑娘们都敢铤而走险?她的经历要比同代的女孩曲折得多,其中包括自己的两个妹妹埃米利娅和莱蒂西娅以及迭戈周围的那些结了婚、为人母、当主妇的女人。跟她们不同,浮士妲到圣路易斯－波托西去吃过老头掌①、认识女巫马里娅·萨维纳;她对他讲过曾经在瓦乌特拉－德希梅内斯待过几个月,住在濒临悬崖的一个茅草棚里,而那悬崖并不仅仅是指崎岖的自然景观,其实也暗指她本人的精神状态;她把那个推销致幻毒蘑的女人的咒语、祷词、言谈背得滚瓜烂熟,有一天,竟然口口声声对他说"我是女耶稣基督、我是女耶稣基督、我是女耶稣基督",弄得他不得不声色俱厉地将她喝止。有一

① 老头掌,一种植物的名称。

次，他对她说："浮士妲，您不正常。"她笑着回答道："一天做三顿饭的那种正常？我不要。只会打饱嗝的那种正常？我不要。相互之间没话可说的夫妻的那种正常？我不要。我比别人多那么一点点想象力，您也一样，博士，只要放得开。您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变成一朵玫瑰。"

"我变成玫瑰？"那天晚上他在去观测塔的路上这样想道。

"这个姑娘的聪明劲儿是没比的，"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说道，"不只是在天文学上，在一切……你应该听听她是怎么说你的，她全知道，全知道。"

"噢，是吗？"洛伦索气哼哼地说，"她应该听听我是怎么看她的和我要把她轰走的理由。"

人人都求自保，而浮士妲却从来不计得失。"博士，您说得不对，"她竟敢打断他，甚至都不肯说："请原谅，博士，不过，我觉得您可能记错了。"不。浮士妲直截了当的顶撞让里维拉·特拉萨斯目瞪口呆。那个无名鼠辈居然跟他叫板。"那是她的性格，天生如此，你无法改变，要么接受她，要么放弃她，"路易斯替她辩解说。接受她？他接受浮士妲、那个疯子、那个不负责任的丫头？她确实聪明，可是，她的聪明对他有什么用处？洛伦索就是讨厌她的那些神秘兮兮的东西，什么打坐、什么古鲁[①]、什么得道，他认为印度的那些撇家舍业随师修行的信徒不是弱智就是容易糊弄的、耽于妄想的可怜虫。对他而言，惟一现实的印度就是科学家钱德拉塞卡，其余的只是愚昧、贫困、流离、污秽、饥民的哀号。

浮士妲的本事之一就是能够猜透别人的心思，不仅看得准而且还要当面揭穿，所以，不论是在什么会议上，洛伦索都会盯着她以便听取她的精辟见解。

---

① 印度教中指引他人进行灵性修行的导师。

洛伦索让浮士妲给折腾得六神无主。他有生以来很少有工夫去关注别人弄出了什么声响、怎么会引发笑声、走路是什么姿态。他对人总是远观。对他来说,别人不过是空间中的某种形体。他从未关心过诺曼·刘易斯的人生经历,诺曼也没有打听过他这方面的情况,他们之间要谈的话题太多。对莱蒂西娅、胡安、桑迪亚戈,他不想沾边;真有了什么事情,他们会主动找上门去气得他半死。原来的哥儿们已经是各行其是了。离开墨西哥城之后,面对着每天早晨都会呈现在眼前的两座火山,他的生活变得平淡无奇,他常常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一片荒原,对,的确是一片荒原,只是上面布满了星星,然而,浮士妲的犀利目光竟然会介入了他的生活。

难道是想要搅得他神经错乱? 当然要把一切搅乱了,博士,就是要怀疑一切而不能静坐观景。

洛伦索整天都提心吊胆,比从前更加谨慎地暗中窥视着浮士妲。我要让她入套。他一向都很擅长给人设计陷阱,总是冷眼静观,等待人家失足落难,"疑而后知",可是,浮士妲总能涉险而过,继续向他挑衅。"特纳博士,月亮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不是一块气体裹着的没有生命的石头。塞勒涅① 是咱们的朋友,每逢月圆的时候都应该对她礼拜七次并许一个愿,她会让您的愿望得以实现的。""就差您来给我上天文课了。再说啦,月亮就是月亮,地球不是该娅②。""不敢,博士,我还不至于那么无礼。我说的是您关于月球的阐述,我觉得您完全错了。说真的,您没能善待它。"

"噢,没有善待? 那么,对女人呢?"

"同样没有,博士,同样没有。请您打起精神,听我好好跟您

---

① 希腊语中的"月亮",希腊、罗马宗教中的月亮女神。

② 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

说说吧。”

她难道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她怎么看《罪与罚》？浮士妲告诉他说，读过《白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后，她就不再读了，因为觉得不健康。对此，洛伦索回以讥讽的一笑。“不健康？我可听说您是什么都不惧的呀。”洛伦索开始出招了，可是，浮士妲的反应却令他感到更加出乎意料的不安。

正如在原子世界的变易中无论多么认真的检验、多么精准的测量与观察总会有悬疑一样，洛伦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 $A = b/mv$ 的方程去破解浮士妲。

悬疑，正是这个意思。对浮士妲，他摸不准、捉不着。他的高频伽马射线完全没用。哪怕是她别再烦扰他了也好哇，他也会因此而得以清静，然而，不是他的科学不灵，而是她的本性出了问题。对她，到底应该怎样计量？没有办法确定她的方位和速度，说不准她的运动节律，虽然还不清楚她身上有什么不太对劲儿的地方，不过，他一定会找出来的、一定要帮她擦掉脸上的那块污斑。

在通向小镇的路上遇到浮士妲之后，洛伦索刹住了汽车。

“浮士妲，愿意跟我一起去韦拉克鲁斯吗？”

“即便是疯了，也不会跟您去的。”

“好吧，那就下星期再见。”

可是，他正要拐进狭窄的坎农街的时候却看到她从后面追了上来。

“我去，我跟您去。”

她说完就立即坐到了前排的座位上。

“您怎么改了注意？”

“由于一个您无法理解的宇宙性质的原因。”

“就这么走，什么都不带？”

“我本人就是我的全部。”

“连牙刷都不要?”

“只要有饭吃,何必要牙刷。”

两个人谁都没再开口。眼前的景致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香蕉园之后,洛伦索说道:

“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把您送回到您上车的地方。”

“不,博士,我想去。不过,按现在的速度,我看天黑之前是到不了韦拉克鲁斯的。”

“咱们可以在弗丁过夜。您喜欢栀子花吗?”

浮士妲没有吭声。她怎么会鬼迷心窍爬上台长的汽车呢?她为什么竟会凭着一时冲动而感情用事呢?如果待在家里,这会儿一定是悠然自得而不必陪伴着一个不通人情的男人。里维拉·特拉萨斯及其平易的性情要比这头老是暗中窥视着自己的牲口强上一千倍!然而,她知道自己同洛伦索·德·特纳的关系比同特拉萨斯的交往重要得多。男人或是女人、飞鸟或是幻梦、走兽或是木石、行星或是彗星,没有什么人或是什么事让她那么心神不宁,包括生平最爱的父亲。

浮士妲知道自己可以不计后果地在刹那间抛弃一切,就像此前那样,可是,这会儿却对自己非常不满。

“您愿意咱们在这儿停下来吃晚饭吗?”

浮士妲真想回他一句“你怎么不在这儿停下来肏你妈呢”,但是,她没有说出口。“我真窝囊,”她想道。

无论是在弗丁还是在韦拉克鲁斯、哈拉帕、奥里萨瓦或河边餐馆,他们一直都像两头怪物似的怒目而视。在旅馆里,洛伦索要了两个房间并郑重其事地问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吃晚饭?您打算几点钟吃早点?”他显然也很不痛快。洛伦索眼睛望着天边坐在花园里,浮士妲却出去遛弯儿并比约好的时间晚了半个钟头才回来。他对她大发脾气:“您怎么能这么对我?”

回来之后,在进入天文台的大门之前,浮士妲气哼哼地问道:

"您干吗要我一起去?"

"您干吗要同意?"

浮士妲下车后狠狠地摔了一下车门。

洛伦索在墨西哥城待了差不多有十天之久,回来后,浮士妲问道:

"自从咱们那失败的蜜月之后,您过得可好?"

洛伦索正是由于这个让他寝食难安的讨厌鬼的缘故才刻意不到托南钦特拉来的,可是这会儿她却又成心来迎他。

"咱们来弥补一下吧,浮士妲。"

"怎么弥补?"

"我有一个宇宙性质的方案。两个行星相撞,陷入混沌,形成真正的锥形影圈。"

浮士妲用手指封住了洛伦索的嘴巴并对他说道:

"咱们距那波动现象仅有千分之十毫米,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不是一道模糊的白光。请给我的物质以时间。"

洛伦索抓过放在自己唇边的纤手亲了一下。

"就照您说的办吧,浮士妲。"

洛伦索依然是要务缠身。"我还有多少时间?"他时常提出这个问题,就连晚上睡觉也都无法忘记尚未完成的工作。在托南钦特拉,有一次在喝咖啡的时候,他突然问浮士妲:

"您有没有看见过我夜里骑着木桶在天上飞呀?"

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面对着波波卡特佩特尔,他挽起她的胳膊说道:"我的爱,浮士妲,就像那火上。"她使劲儿地攥着他的手。"您这是想让我接受诱惑啊。"还有一回,他对她说道:"浮士妲,我才是浮士德博士,整天圈在实验室里,只能听到从那死气

沉沉的山谷中传来的钟声。”

“不过，我的名字可是浮士妲呀，博士。”

“真是不可理解。为什么是您而不是我呢？讨厌人的是我，渴望超脱的是我。您活得有滋有味儿，而我却充满了疑惑。”

“您该休息一下，博士，您太辛苦啦。”

“我一直都想从自我中解脱出来，但却被禁锢得死死的。”

然而，当初恰恰是科学使他有了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的呀，因为工作带有创造性质并完全取决于自己、必须面对的对手也是自己而不必向任何人请示汇报。被人称为“疯狂学者”的现实反而保护了他、为他开辟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他能够理解别人，诸如政客、牙医、管理人员，而这些人却不明白他在干什么，这种状况最终是将他限死在了自己的天地里。科学知识非属猥琐之列，他确信自己在做的事情造福于人，归根到底，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就好像置身在尽管迷茫却又不同一般的汪洋大海中的航船上，日子每天都不一样。最让他兴奋的还是他同世界各地的同行间的联系，他们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研究工作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他们为了推进研究工作而互通着信息。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他已经耗掉了相当大的精力。“科学是很苛刻的，事物瞬息万变，你可能会因为信息不灵而痛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所成就的时机。”格雷夫曾经这么对他说过，话音中不无忧伤的成分。洛伦索当时还不理解，如今却正在切身感受着。

27

洛伦索最感挠头的事情是浮士妲总是将他推向那些他根本无法掌控的领域，计算机世界就是其中之一。每次跟随浮士妲到了天文台台长的指令必将严格执行的疆界之外，他都会有一

种飘浮在半空中无所适从的感觉，就像有一回遇到的那种情况：突然之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头发奇长的小伙子走到他们所在的桌子跟前邀请浮士妲跳舞，而她呢，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站起身来就跟着他走进了舞池。

“我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叛逆者/也不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放音器中传出了摇滚歌手的刺耳尖叫。洛伦索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看着她跟那个完全陌生的人翩翩起舞，那人搂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把她的胳膊举得高高的，让她露出了迷人的腋窝。拆开他们，揍那个无赖一顿，拉着她离开那里，踹了放音器，刹那间，他的脑袋里曾经闪过所有这些念头。但是，他最后只不过是将标准牌黑啤酒送到嘴边并看着他们跳舞罢了。

那天下午，洛伦索一时兴起要请浮士妲到托南钦特拉附近惟一的一家餐馆里去喝咖啡，她满心欢喜地接受了邀请。浮士妲没有料到他竟然要了啤酒。十分钟后，洛伦索刚刚找到了感觉，浮士妲却跟那位长发青年舞兴正浓。

管声响的人接连不断地往放音器中塞着钢镚儿，洛伦索想丢下浮士妲一走了之。她会因为自己的离去而难过吗？不会。她会害怕吗？不会。害怕的人是他。明天她会问他为什么会走了吗？不会。他独自一个人对着面前的啤酒，一种被人遗弃的可怕感觉袭上了心头。我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他心里想道，接着又要了一瓶啤酒。浮士妲每移动一下脚步都是对他的自尊的践踏、都让他确认那尚不明朗的事实：我已经在为她神魂颠倒了。啤酒不仅没能令他平静下来，反而使他觉得更为压抑。舞池中的浮士妲，一会儿扭动屁股、一会儿昂首仰身，叉着两条长腿，蓝色上衣下面的乳房不住地颤动，柔臂轻舒挽着那个男人、满脸都是会心的欢笑。同她成双作对的是那个汗流浃背的舞伴，而不是他。他又要了第三瓶标准黑啤。如果他站到她与那人中间去，能够将其取代吗？台长先生没法想象自己在舞池中满场扭

摆的情形，那还不跟天塌了一样啊。他想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曾想趁机离去，但是，因为害怕这样做会显出自己无能而终于没走，说到底还是不想走。他继续坐在桌边，面前的啤酒已经不知道是第多少瓶啦。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平生太注重精神而忽略了肉体，如果不这样继续下去，他会颓然崩溃的。"我活着的理由就是为了这样工作，"他心里想道。他是为科学而生的。成为天文学家已经足以让他心满意足了。他不该有觉得失落的理由，然而，浮士妲"那个一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该死的讨厌女人"却偏偏让他产生了这种感觉。

恰在那时候，他看到浮士妲从舞池中冲着自己展露出了妩媚的笑脸。凭那一笑，没走算是对了。欲望如同波涛一般在他心头涌起并将他淹没。不过，他清醒地知道，要想让这欲望维持下去就只能使之升华、使之只是存在于精神上。严格的观测实践帮他了解了人心潜在动力的奥秘。浮士妲如果还会回到桌边来的话，等到她回来的时候，自己该有怎样的表现呢？"我可不能犯下显出悲情的错误。"又一股欲望的热流传遍了他的全身，就在那一刻，他明确地意识到浮士妲永远都不会爱上自己，即便爱，也只能成为她所爱的诸多对象之一。这样更糟，成为她所爱的诸多对象之一，这是他无法容忍的事情。预计到自己的激情注定不会得到回报使他对那个轻率地走近自己的女人充满了怨怒。将她从自己的领域中驱逐出去也许不是什么难事，说到底，过后不想的女人多得是，她也不会是个例外，而且可能尤甚，因为甚至连她本人都不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

当那青年一脸诡谲地对他说"谢谢您让女儿跟我跳舞"的时候，他居然还有心情回答道："她很像我，是吧？"浮士妲立即将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咱们走吗？"他问道。作为回答，她抓住他的手拉着他走出了餐馆。在汽车上，一反靠向车窗的习惯，她跟他挨得很近。他顿时感到心慌意乱。她干吗要这样？是疯了还

是犯贱？他觉得，不能指望那是真情的流露，那个贱货跟他黏糊是因为把他当成了五分钟前跟她跳舞的小白脸啦。死不要脸，真是死不要脸！何不现在就带她去一家汽车旅店、把她收拾了、明天就把她轰走、从此彻底跟这个讨厌鬼一刀两断呢？

汽车的前方出现了薄雾轻裹的伊斯塔克西瓦特尔火山，洛伦索觉得自己仿佛头一次见到似的。面对眼前的景象，他心中的种种鬼胎、精神上的种种屈辱一扫而光。他心平气和地提示自己的同伴："我没法调整车速了。"浮士妲立即向旁边挪动了一下身体。

矗立于浓重的墨蓝色的夜幕之中的波波卡特佩特尔和伊斯塔克西佩特尔的英姿使洛伦索重又找回了自己从前的尊严、自己的真正位置。他才是这整个难题的关键部分，这边一抹蓝，那边一抹黑，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完备的整体；而那姑娘却没有容身之地，鉴于她的天性，没人知道应该将她摆在哪里，而这正是她孜孜以求的：与众不同。她不是曾经亲口对他讲过自己是白天的月亮吗？

洛伦索在浮士妲住处的门口停了车，她彬彬有礼又不无用心地问道：

"台长先生，不想进去坐一会儿吗？"

"不啦，我得去观测。"

"我可以去陪您吗？"

"明天，宝贝儿，明天吧。"

洛伦索走下汽车的时候觉得非常疲倦。他打开药箱取出了一瓶安眠药片，比医嘱多吃了一片，然后就倒到了那显得凄凉而空旷的床上。

浮士妲使他回归到了年轻的时代，也不可避免地让他琢磨起了从前甚至未曾考虑过的女人问题。对他来说，女人不过是一个个孕育并非所愿的孩子的口袋。都是些不能自制的可怜

虫,必须对之加以呵护。像他此刻这样去琢磨她们,就使她们完全失去了神秘感。口袋。鼓鼓囊囊的口袋,盛满奶水,泄出血液和体液。软软乎乎的口袋,平卧在床单上面等待着超生。当太阳晒得他浑身黢黑的时候,她们却躺在那里等待着像被戳破了的气球似的扑倒在男人的脚边。将她们摁在身下,赶紧射精,然后走人,不能像恰瓦·苏尼加似的跟罗西妲·贝拉因缱绻个没完。对待女人必得像对待死亡一样: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迅速地从她们的大腿之间挣脱出来,别让她们跟自己有所牵连,可怜的人群啊,她们在地球上真正立足的时间还没有到来呐。

浮士妲打碎了他的这种观念,胜利者不是他而是这个没有教养的女人,她让他一败涂地,让他认识到自己一直都在试图掩盖的那个自己其实是个懦夫的事实。浮士妲使他想起了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他重温了同那些"下贱东西"的经历,特别是头一个,恰维斯·佩昂神父开的欧雷卡电影院里的那个姑娘。每个星期天,等到电影院里的灯光熄灭了之后,男孩子们就都不顾一切地蜂拥着冲进去坐到女孩子们的身边。每当银幕上出现持续的接吻画面的时候,恰维斯·佩昂神父都要用帽子把镜头遮住,这一举动总是引得坐满放映厅的那些半大小子们连声叫喊"接吻、接吻、接吻"。于是,身穿散发着腐气的黑袍、头戴遮住了耳朵的塔尔丹帽的神父恰维斯·佩昂就会走上舞台就廉耻问题大发一通议论。等他下了台之后,才又接着放映,直至再次出现接吻场面,就这样,三十分钟的片子从下午四点一直要演到六点半才能结束。

洛伦索总是要跑到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孩身边就坐。那女孩名叫索科罗·盖拉·利拉。他特别喜欢她的一头乌亮的黑发和身上的那股柠檬香味。她也很快就作出了回应,让他抚摩自己的手而没有缩回去。他已经顾不上银幕了,完全陶醉于自己的感受,随着女孩越来越温柔,他的感受也就越来越强烈。他被亲

她一下的念头折磨得苦不堪言，她却假装没有发觉，可是，当他将她拉向自己身边的时候，竟然是她先吻了他。从那场难忘的电影之后，洛伦索每个星期天都会到欧雷卡去排队买票并赶紧跑到索科罗为他预留的座位上坐下随心所欲地亲她吻她。那个时候，他还不解风情，那种感觉令他震撼。长此以往，会怎么了结？显然一切全都取决于他，因为索科罗已经把手伸进他的裤裆让他飘飘欲仙了。他生平头一次知道了射精是怎么回事。三个钟头之后，他惶惑而羞惭地回到了卢塞尔纳大街的家里。

阿卜杜勒·哈达德向他发出了挑战：

"你在跟我女朋友搞什么名堂？"

尽管阿卜杜勒块头很大，洛伦索还是冲过去给了他一拳。他在贝里斯塔因家的体操房里学到的东西派上了大用场。他的力气大得出奇，仅仅那一拳就决出了胜负。那大个子撒腿就跑，可是，当发现洛伦索又朝自己扑了过去的时候，立刻掏出一把小手枪冲着他的肚子就开了一枪。决斗场上死一般的沉寂，"揍他，伦乔"、"宰了他，阿卜杜勒"的呐喊声戛然而止了。洛伦索居然还有工夫想到如果迭戈在的话该有多好。他一定是失去了知觉，因为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白色病床上了，而且头疼得厉害、恶心得直想吐。"是麻醉的反应，"莱蒂西娅眼泪汪汪地对他说道。她和塔娜姑姑一起守在他的床边。

"小伙子啊，我们不会让你再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啦。"

他是在卢塞尔纳大街的家里养伤的。塔娜姑姑、蒂拉和莱蒂西娅轮流在床边照顾着他。"感谢上帝，子弹没有伤着内脏，伤口也在愈合。只是擦到了肠骨，是个小手术。"

他没有机会再见索科罗·盖拉·利拉，不过，一位护士小姐曾经对他说过有个女人的声音哭着询问他的情况，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就把电话挂了。听人提起哭泣，洛伦索的脸红了一下。

"你简直是一头小牤牛啊，小伙子，"外科医生爱怜地说道，

"你的肌壁非常强劲。躺上几天,你会比从前还要健壮。"

洛伦索非常奇怪自己会那么清楚地记得和想起同索科罗及那个阿拉伯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还有一天下午,塔娜姑姑坐在他的床边并帮他解开了睡衣的扣子:

"天气太热了,伦乔,你就别裹得那么严实啦。"

姑姑的手让洛伦索就像在欧雷卡电影院里的时候那样一激灵。堂娜卡耶塔娜应该是有所觉察,因为她的手再也没有接触过他的皮肤。整个墨西哥的热浪全都从窗口涌进了阁楼。

"你很快就能下床,现在先躺着别动,免得自己吃苦。"

"被动地忍受,姑姑?那可不成!"

相反,他显得十分冲动。

"姑姑,我自己决定应该怎么活着,我要自己掌握命运。"

"总爱说大话,"莱蒂西娅笑着说道。

洛伦索并不承认自己已经有了强烈的肉欲。他以为是因为长时间的卧床才会受到勃起的困扰。蒂拉总是一声不吭地为他换掉留有大片白色印记的床单。洛伦索知道,只是由于羞于启齿的缘故,双方才都闭口不提。他的情况是明摆着的,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全都在装糊涂。"这个家里没有血肉之躯,没人会受性的问题困扰,"洛伦索想道。只有一次莱蒂西娅——在他看来,因为年龄的关系情窦未开而无须假装正经的人——对他说道:

"塔娜姑姑对蒂拉说应该多多为你祈祷。这回你该知道她确实是爱你的了吧?"

"她们还都说了些什么?"

"她们说,事情是因为你不安分引起的,恰维斯·佩昂神父来告过状了。"

困在那间如同火炉一般难耐的阁楼里,洛伦索完全复原成为肉身了。从前他是纯粹的精神。如今他必须驯服那桀骜不驯

的肉体、必须将自己的冲动隐藏在被单的下面,绝对不能让人发现,尽管他们肯定会有所怀疑。

“你父亲说了,等你能够下楼吃饭的时候,他要见你。他要你记住,苦难可以净化人心,”塔娜姑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说。

“既然苦难具有那么大的教化作用,他为什么就不能勉为其难上来看看我呢?”

“没有教养的东西,想让你父亲爬到阁楼上来?”

“喂,莱蒂,能不能帮我个大忙、去让迭戈给我送本《物种起源》来?”

迭戈来了之后,他们不仅谈到了达尔文、谈到了倒霉蛋儿阿卜杜勒·哈达德和索科罗,也谈到了枪伤。“让我看看伤口。”洛伦索吹嘘说伤口很大。“你真够运气的,哥儿们,太可怕了!还疼吗?”“只是痒,特别想抓,可是又怕伤口会裂开。”“缝了多少针?”“十三针,用的是黑线。”洛伦索急不可耐地问他的朋友人的本性是不是倾向自由。“我不是生物学家,伦乔,不清楚。”“你应该知道,迭戈。”“跟你说过了,我不知道。”“那好,代我问问贝里斯塔因大夫。”“好吧,没问题,我跟你说过他问候你了吗?”“谢谢,不过,一定问问有关本性的问题。”“哥儿们,我看你的火爆脾气一点儿没变,他们肯定很快就会让你下床,你瞧,我爸爸送你一本萨米恩托[1] 的《法昆多》。”“你能不能给我带一本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来?”“我不觉得那是一本适合病人看的书,不过,随你吧。”

洛伦索只回过一次欧雷卡。自打枪击事件之后,没人再见到过小索科罗,恰维斯·佩昂指责他说:“你让人家背上了狐狸精的名声,谁知道还嫁不嫁得出去呀。”

真该死!洛伦索如果此刻去到客厅里告诉诸位德·特纳说

---

[1] 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政治家、教育家、作家。

自己在养伤期间终于明白了外面有另一种生活、无限美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他们肯定会说感到压抑的是他、愚蠢至极的是他。德·特纳家族位居社会精英之列,过的怎么能不是最好的生活呢? 曾祖母阿舜西昂曾在卡洛塔皇后身边当差。德·特纳家族,跟埃斯坎东、林孔·加亚尔多、罗梅罗·德·特雷诺斯、马丁内斯·德尔·里奥等诸家族一样,忠实地信守着铭训,堪称如今墨西哥已经为数不多的有基业、有美名的家族之一。这些家族的祖籍是西班牙,他们视西班牙国王为家人、把马克西米利亚诺和卡洛塔当知己。不可能,他的宣言不可能得到任何回应! 相反,倒是可能会在胡安和莱蒂西娅那儿找到支持。真是该死!

对洛伦索而言,回忆无异于一种休息,因为他对浮士妲的痴迷竟至使自己的存在显得有些虚幻的味道了:哈佛、托南钦特拉渐渐跟自己脱离了关系。"我得工作。这是摆脱浮士妲的惟一办法。爱情在空耗着我的时间。"

"已经是星期三了? 真可怕,时间过得太快了!"

听到他说这话之后,浮士妲回答他说:

"您每天都在抱怨浪费了时间,有时候甚至还不止一次。其实没人真正知道时间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操的又是那份心呢? 您就把时间当成是悄悄掠过的清风吧,是没有办法抓得住的,别再自寻烦恼啦。"

在那些漫长的孤寂日子里,洛伦索逐渐将自己对时间的执著传染给了浮士妲。有一次,他跟她谈起了《人生如梦》,令他深感意外的是,她竟然对他说,黄金世纪的核心人物是贡戈拉、委拉斯开兹和比洛佩[1] 小三十八岁的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2]。

---

[1] 即洛佩·德·维加。

[2]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人生如梦》是其代表作之一。

“浮士妲，您是怎么知道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的?”

“通过戏剧。我很喜欢惟一跟塞希斯蒙多接触的仆人克洛塔尔多的名字。那个名字很难听又很迷人。跟您说吧，博士，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由于不喜欢自己画出来的人物，于是就给他们取一些难听的名字，记得有一幅叫做‘亥道雷’。我当时想，等到哪一天画好了，我再称他们为罗德里戈、托马斯、安德雷斯、尼科拉斯、卢卡斯、克里斯托瓦尔、伊内斯，可是却始终都没能画成样子，结果也就没有超出亥道雷的水平。”

“那是追求完美的倾向。”

浮士妲复述了一遍波兰国王巴西利奥把王子塞希斯蒙多关进塔楼的原因：妻子因为生他而去世和占卜师们断言他将篡位夺权。

“您瞧，博士，了解塞希斯蒙多的只有克洛塔尔多一个人。等到塞希斯蒙多长大之后，国王吩咐仆人将儿子释放出来并送进宫去进行考查。克洛塔尔多让王子喝了迷药，赶在天亮之前将他送进宫中。王子醒来之后，先是因为从未见过女人而对萝绍拉施暴，接着又咒骂宫廷并把一位朝臣从窗口扔了出去。塞希斯蒙多是个畜生，不配担当一国之君，他父亲重又将他囚禁起来并让他以为只是做了一场梦。‘此刻我梦见自己在这里，/镣铐禁锢着整个躯体，/我也曾梦见另一种境遇，/那可要比现在美好惬意。/人生是什么？是狂想。/人生是什么？是幻象，/是浮影、是虚构的场景，/至福也只算小事一桩，/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梦，/是梦，就该当梦去衡量。’然而，塞希斯蒙多王子却堕入了情网，最后他只记得对表妹埃斯特雷娅的痴情。您不觉得这个故事荒唐吗，博士?”

“什么?”

洛伦索和浮士妲全都陶醉于对塞希斯蒙多的独白的议论之中并探讨着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如飞鸟和狗熊自由。他们齐声背

诵着:“我有了灵魂,就得失去部分自由?”“我有了良心,就得失去部分自由?”

沉湎往事是明显的老态,洛伦索有了不安的感觉。“我同意自己在肉体上会变老,但是头脑不会。头脑不该背弃我的。没人能够胜过我。”

28

洛伦索每次从联邦区回来都是心里乱糟糟的,暗暗希望最好不要见到浮士妲。她已经是托南钦特拉的正式员工、列入花名册了。她会有多大年纪?她给人的印象是经历了不少事情,也许太多。她是由多少重血缘混合而成的呢?是谁把她塑造成了这个样子?洛伦索并没有指望能够创造出改变自己的奇迹,可是这个从地狱里钻出来的女人却做到了。浮士妲嗜毒,抽大麻,年轻人把她当成知己,因为她跟他们一起吃喝,讲起话来跟他们一个腔调。“怎么着,博?”她曾经这么跟他讲话,他真想告诉她:“请您不要称呼我为‘博’。”但是,他忍住了,作为报复,他反问道:“您总是穿着这一条裤子啊?”“这条裤子样式不同,您瞧,博,这条口袋在屁股上,那条是侧兜。”她又反过来问他:

“您为什么不留长发?”

“我?”

“对,就像爱因斯坦,又长又乱。”

还有一次,她被摇滚乐打动了:

“您知道贾妮丝·乔普林吧?听说过吗?她死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到了托南钦特拉之后没有几个月,浮士妲就展示出了一种挓挲的发式。她已经把那两条漂亮的黑辫子给剪掉了。洛伦索

强忍着没有表露出自己的不悦，只是问道：

“您是怎么让头发立起来的？”

“用发胶，博士，是男人用的东西。您瞧，摸摸看。”

浮士妲拉起洛伦索的手放到了自己的头顶上。全都硬撅撅的，就连苦行僧的钉板都不会比那更加尖利。他赶紧把手缩了回去，不过，顶着一头尖刺的浮士妲倒是蛮可爱的！没过多久，她玩厌了，就又把头发留了起来。

对洛伦索来说，毒品、大麻与不务正业、迪斯科、摇滚、堕胎医生、超市抢劫、群居乱交等污秽勾当一脉相承，因而不会有好的结果。他本人愿意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不过，他是男人；她显然走得更远，然而却给了他一种像金牛座T型星一般纯洁的感觉。

浮士妲眼下还只是托南钦特拉的麻疹，但是，鉴于里维拉·特拉萨斯的热情，很快就会肆虐于普埃布拉大学的校园。路易斯非常关注自己的大学并经常向洛伦索通报情况。“至少是开始讨论经济和政治问题了。直到不久之前，惟一可以被视为带点儿文化性质的活动就是谢恩弥撒。”

洛伦索和路易斯常常一连几个钟点地谈论高等教育。据路易斯说，一走进卡罗利娜大楼的门厅就能看到一块大黑板上写着：“法律系学生行将举行考试谢恩弥撒，敬请光临。”大主教经常到访，朝拜瓜达卢佩大教堂被列为教学内容。“咱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啊，伦乔？”他伤心地问道。物理系的情况也一样，只有一本教科书，糟透了，兄弟，糟透了，作者西班牙人莱雷纳的物理知识就跟我的剪裁与缝纫知识差不多。想想看吧，将近七万名预科学生要买这种教材啊！

路易斯使劲地搓着手说：“你为什么不来开门课程，兄弟，只开一门？看着我的面子，来吧。”“你知道我不愿意，路易斯。你就可怜可怜我的研究工作吧，我花在这方面的时间越来越少

了。"路易斯不肯放弃:"我必须设法找到至少不会分不清重量和质量的教师呀。您想想看,伦乔,我去听物理课的时候竟然发现教师不知道摄氏温标和卡尔文温标的区别。"

特拉萨斯说完就笑了起来,因为洛伦索在嘲笑他的共产主义瓜达卢佩观和他对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的迷信。"在大学里,另一位教师让我明白了他所说的'墨西哥种族'竟然是科瓦东加[1] 圣母和瓜达卢佩圣母融合而成的怪胎。"

"伙计,巴斯孔塞洛斯曾经谈到过宇宙种族,亦即优于以无论杂色还是单色都是卓尔不群的墨西哥人为集中代表的白、黑、黄、红各个种族的第五种族,在这方面,你简直是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洛伦索笑着说道。

一天早晨,托南钦特拉的院墙上出现了许多大标语:"特纳和特拉萨斯是共产党","反墨分子","赤魔滚出去","卖国贼","特纳和特拉萨斯是同性恋"。反共浪潮绵延到了托南钦特拉。任何具有新思想的人都对普埃布拉的传统观念是一种威胁。普埃布拉比任何别的省份都更加保守,那里的人们将一切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人都斥之为卖身投靠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

在普埃布拉自治大学,一百二十名学生挤在只能容纳六十人的教室里。特拉萨斯对教师们说:"同事们,诸位有义务在学校待满八个钟头。"有人反驳道:"完全同意,可是,你让我站在树阴下还是坐在石头上?"没有容身之地,又怎么能要求教员在学校待满工时呢?很多学生家里没有读书的地方,而学校又没有教室。

"跟你说吧,我们只能帮助四十人解决困难,因为只有十张

---

[1] 科瓦东加,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省的一个小村庄,阿斯图里亚斯第一位基督教国王佩拉约于 718—725 年间在该地击败摩尔人,科瓦东加战役因而成了基督教重新征服西班牙的标志。

可供四个人使用的桌子,我们这儿可是全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啊。”洛伦索答应去找公共教育部长谈谈,不过,他和路易斯都是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可怜的国家啊! 可怜的墨西哥! 青年的前途何在?”

里维拉·特拉萨斯在普埃布拉大学遇到的问题,使洛伦索想起了大学城里的各个学院以及科学研究院创立时的情景。化学家阿尔维尔托·桑多瓦尔·兰达苏里亲自推倒了墙壁以扩充科学大楼的十一、十二和十三层的空间。“我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实验室都需要些什么、玻璃车间该建在哪儿、库房该设在哪儿、空气压缩机和真空机摆在哪儿。”他不想冒任何风险,于是便手执榔头指挥安装起了二氧化碳灭火器和高压水龙。建筑师卡乔提出反对,桑多瓦尔·兰达苏里则讲述了费尔南多·沃尔斯就是因为手提一瓶甲烷滑倒在锅炉前的一摊柴油上面而引起火灾并被严重烧伤的往事。.

化学院的院长以难以接近和讲话武断出名。洛伦索却很喜欢他那直来直去的作风。“他属于我愿意与之交往的类型。”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相同,于是,下午一起喝茶就成了惯例。

与大多数科研人员抱怨薪水太低不同,桑多瓦尔·兰达苏里却对每月六百比索的工资非常满意。他的那种大公无私精神令洛伦索深受感动。

“我们的科学楼里有些事情不大对劲儿,”桑多瓦尔·兰达苏里对洛伦索说道,“我在第十三层,所以发现同事们进出电梯的时候跟任何人都不打招呼。不同学科互不往来。如果我们连科学家们的兴趣都调动不起来,又怎么能够唤起民众的兴趣呢? 你不觉得同事之间互不通气有点儿过分吗? 你是我的朋友,洛伦索,帮帮我吧。”

桑多瓦尔·兰达苏里有一只跟他形影不离、名字叫做妮卡的狗。那只皮毛乌亮的小狗趴在会议桌下一动不动,竟至有人问

他:“你的宝贝儿是不是已经成了标本啦?”可是,一听到表明会议结束的掌声,妮卡就会一跃而起,摇动着尾巴准备启程。妮卡死了,让人在背上砍了一刀。洛伦索对自己的朋友深表同情。“我一直都有一条狗,我一直都住在花园里,”他对朋友说道。

在决定了要创建科学研究院之后,桑多瓦尔·兰达苏里笑着问洛伦索:“除了你我,还有谁可以做成员呢?”在洛伦索的支持下,桑多瓦尔·兰达苏里选择起了研究院的成员。“不行,那人不行,那是个不祥的家伙。”“我可见不得那个讨厌的老太婆。”“这是个花花太岁,我一点儿都信不过他。”桑多瓦尔·兰达苏里是公立学校出来的,讲话干脆,像个大孩子。跟洛伦索一样,他也觉得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空谈。“我们落后得太多,既没有基础设施又少人缺钱,我们的计划落后五十年,如果不能唤起墨西哥企业家们的兴趣,我们将永远都不可能跟第一世界的科学发展竞争。科学是当务之急,如果那些无知的政客们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将被抛弃,洛伦索。”

洛伦索不无得意地主持着刚刚创建的研究院的会议。研究院首先接受了二十五名成员,随后又增加了二十五名。他坚持的是精英路线。“第一流的人才,兄弟,绝对第一流的。必须严格。既不要老朽也不要大腕,当然更不要徒有虚表的蠢驴。”他专为不满四十岁的科研人员设立了年度奖金。当然,他侧重于自然科学,不过同时也鼓励人文科学。首批获奖者中就有一名律师,埃克托尔·费克斯－萨穆迪奥。不过,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青年物理学家马科斯·莫辛斯基能够获奖。

研究院章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其成员必须在最近三年内发表过学术论文。

洛伦索的刻板达到了耸人听闻地步,他的话着实会让人吃惊:

"至少必须每三年都要发表一篇得到公认的论文,当然,这样一来就把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排除在外了。靠荣誉吃饭的大佬们是不能接受的。马努埃尔·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没有发表过论文,所以,不能进来!"

德·特纳怎么可以跟科学泰斗较劲呢?桑多瓦尔·巴亚尔塔可是在国立学院接待过他呀。

"我认为重要的是证明一个人有本事,"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反驳他说,"你的要求把几乎所有的数学家全都挡在了门外,其中包括我以及格雷夫。"

"简直是发疯!"纳沃尔·卡里约插言道。

"马克斯·莫辛斯基、阿尔维尔托·桑多瓦尔和我,我们认为,要想成为正式研究员就必须不断发表论文。"

"没人能以你的速度发表论文,"纳沃尔·卡里约不肯退让,"你就宽容点儿吧,我的朋友,我们不能以你的尺度去衡量整个科学界。我们本来就人数不多,如果你现在就开始往外轰人,请你记住,我们的后来人也会像你对待我们的领路人那样对你毫不客气。"

"老得不能干了,就该被淘汰,"洛伦索固执己见,"既然要求年轻人出类拔萃,我们就不能对自己宽容。"

"你最终会成为孤家寡人的。"

"我准备冒这个风险。如果迁就,必定失败。科学尚未融入国家生活。印度、非洲都比我们强。不到百分之三十的墨西哥人读到了预科,而在第一世界的国家里,这个数字是百分之八十。除了国立大学和理工学院,我们的大学都是名不副实,因为连中学的水平都还没有达到。我们还没有成为科研精英,巴拉哈斯,对此,你比谁都清楚。如果不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事业上作出巨大努力,我们就完了。"

"重要的也许不是发表了多少而是知道多少,"阿尔维尔托·

巴拉哈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发表著作就淘汰[1] 的做法是希腊的流毒。”

“对，要想具备竞争能力，惟一的办法就是跟美国对着干。”

“兄弟，你越来越像埃罗了。你已经有了妖魔的名声。‘特纳，就是那个排斥所有人的家伙？’年轻人都在这么说了。他们都躲着你，还上我这儿来发牢骚。你想组建科学队伍，却又不能善待他们。”

“问题出在诸位太不认真、太不严肃，纳沃尔，跟沃尔特·迪斯尼[2] 的三骑士一模一样。诸位还记得吧？‘我们是三骑士……’”洛伦索说着摆了几个桑巴舞的姿势，接着又补充道：“你们得了明星综合症，惟一感兴趣的就是出名。”

“你已经出名，没有问题了。你的苛刻最终是会把研究院葬送掉的。”

“恰恰相反，如果我不严格要求、不清除懒汉，倒真的会把研究院葬送掉。”

墨西哥是个看重权势的国家。“你将来会有一辆福特”要比“精神是民族的象征”更具现实意义。在大学里人们同样也是对权力眼热。接任伊始，洛伦索就跟校长干上了。

“我不同意，”他做了一个蔑视的表情，“他不配。”

“真拿你没办法，洛伦索，你是开口没好话啊！”

“一个校长不该让学校的花工去侍弄自家的庭院，他应当自己去雇一个。”

德·特纳容不得任何虚假。“太过分了，洛伦索，你这一次确实有些过分！”在托南钦特拉，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皱着眉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沃尔特·迪斯尼（1901—1966），美国电影制片人、动画电影的先驱。

头对他说道，"你就饶了他吧，再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客人。"四年来，托南钦特拉连续邀请苏联和美国科学家前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并同时给为数不多的几个有关人员上课。应邀而来的科学家们都对托南钦特拉的优美环境极有好感，一切都很顺利，可是，洛伦索却突然亲自过问起了来访者的工作，认真地同其辩论起来，直逼得人家无奈地俯首认输，因为他切中了要害："这是故弄玄虚，朋友，是故弄玄虚而不是科学！"按照他的说法，这种不留情面的批评能够使之拓展研究思路。

对那些来自普埃布拉大学和国立大学的青年学生也是一样，洛伦索常常会一连几个钟头地诘难他们。他总是利用白天的时间构思问题、记录下来、同路易斯讨论，到了晚上就去找对手发难。"我有点儿过于咄咄逼人了。"他尽管能言善辩，路易斯却发现他也有沮丧的时候，坦然承认："我物理知识不够。"有一天，他竟直言不讳地说用不了几年自己就可能不再是那些年轻人的对手了。"我不具备学术素养，单凭直觉是不行的。"

不过，他处理问题的惟一方式就是直接面对。

"伦乔，你为什么要逼哈罗德·约翰逊讲西班牙语？这是强人所难，"里维拉·特拉萨斯抱打不平。

得克萨斯仪器厂的唐纳德·肯德尔说了一句"我是美洲人①"，他也去纠正人家。"我也是美洲人，您是北美人，"他断然地说道，"你们尽管对整块大陆垂涎，但却尚未能够独霸。"

"这儿是墨西哥，这个美国佬就得讲咱们的语言。"

"咱们会浪费很多时间的。"

"没关系，我有耐心。"

---

① 英语中的 american 一词多作"美国的，美国人"解，而与之相应的西班牙语中的 americano 一词通常作"美洲的，美洲人"解。此处出自美国人之口的"我是美洲人"意为"我是美国人"，拉美人多不接受这一说法。

“得了吧，你缺的正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这个美国佬就是得讲西班牙语。”

“这有什么意思？他讲了西班牙语，你又能得到什么？”

“尊严，要让他知道我们跟他是一样的。”

“洛伦索，科学的通用语言是英语。英语就是当今世界的拉丁语。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典人、荷兰人，全世界都在讲英语。”

自从这场争论之后，特纳和里维拉·特拉萨斯就分别各自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了。

与种种悲观的预测相反，洛伦索的严格树立了研究院的威信。然而，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洛伦索收到了阿尔维尔托·桑多瓦尔·兰达苏里的一封信。“没有办法，兄弟，近三年来我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我必须对自己言行如一。规矩是咱们定的，咱们不能自己坏了规矩。”桑多瓦尔·兰达苏里按照章程退出了研究院。

桑多瓦尔·兰达苏里不再出席研究院的会议了，洛伦索还真有一点儿想念。他此前主持开除了桑多瓦尔·巴亚尔塔、桑迪亚戈·赫诺维斯，已成日渐孤立之势。他想象得出人们对他的议论。“讨厌鬼，”有一次他就亲耳听见贡萨莱斯·古斯曼这样说过。所有的研究员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可是他却毫无退缩之意。他很需要桑多瓦尔·兰达苏里的耳提面命。

他们两个甚至还有过共同的经历，都曾跟吉耶尔莫·詹金斯打过交道。“伦乔，放下架子，抛弃嫌忌，去拜会一下詹金斯吧，”贝里斯塔因鼓动他说，“他很爱普埃布拉，如果你是个好的说客，他也许会帮你一把。谁都知道他在酒类的营销中偷税漏税，不过，他是个企业家，说不定是惟一能够理解你的人。”“瞧你说得多轻松，”洛伦索立刻火了起来，“‘偷税漏税’！你认为那些窃国大盗只是偷税漏税而已？”“别管盗不盗，你去见他一面。就我而

言,我肯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但是,即便是做梦,我都永远不可能有詹金斯的实力。”

詹金斯是半个普埃布拉的主人,他发的是不义之财。

为学生提供奖学金是洛伦索最大的心愿之一。詹金斯的私人秘书给他打来了电话:“领事先生星期一中午十二点与您见面。”

办公室的门刚一打开,詹金斯就看到了洛伦索并立马同他较起劲来:

“噢,共产分子!”

“噢,走私犯!”

“说我是走私犯? 您错了。”

洛伦索转身要走,前美国领事有力的大手却搭到了他的肩上:

“博士,您请进。”

洛伦索陈述完了之后,詹金斯只说了三个字:

“我支持。”

“您希望我们如何回报您的支持?”

“请我去看看您用我的钱都干了什么。”

“好哇,看看您能否通过这种办法涤除自己的罪孽。”

刚刚走出詹金斯的办公室,洛伦索立刻就被一个彪形大汉给抱住了:“真不得了,太好啦! 詹金斯可是个大佬。他是美国最大的地主,不仅财力雄厚,而且还让手下也都赚得了万贯家私。你听说过他在阿滕辛戈的酿造厂了吧,就是酿酒的那个?”

洛伦索挣脱了那人的手臂,可是对方却揪住他不放:“我是里维拉·特拉萨斯的朋友,也想跟您交个朋友。几年前我加入过共产党。我的名字是阿隆索·马丁内斯·罗布莱斯,我请您吃饭。跟您和特拉萨斯教授一样,我也认为收入分配不公。”

洛伦索真想问问那人,既然这样,又怎么会跑到一个来历可

疑的资本家的候见室里来呢，不过，他忍住了：人家可以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可恶透顶的资本主义，不得不来向詹金斯这种人求助确实是件十分尴尬的事情！不过，这个美国佬给他的印象不错，像所有的实干家一样，干脆利落。要么行，要么不行。对他，詹金斯说的是行。

关于詹金斯，桑多瓦尔·兰达苏里曾经说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在阿滕辛戈酿造厂当过化验员：检测含糖量和酒精比例。他发现詹金斯贿赂检察人员。用甘蔗汁酿酒是犯禁的行为，而在阿滕辛戈却用大金属罐让甘蔗汁发酵然后进行蒸馏。“我在那儿忍了一个月，伦乔，后来听说埃尔蒙特酿造厂要人，我就去应聘了。”

同桑多瓦尔·兰达苏里一样，洛伦索也希望通过提出好的项目吸引企业家对科学事业进行投资。阿尔维尔托曾经在合成技术及激素实验室参与过类固醇的研究工作。化学家拉塞尔·马克发现可以从瓦哈卡出产的薯蓣中提炼出皂苷，从皂苷中又可以提炼出皂苷配基，皂苷配基经过非常简单的加工就能生产出雄性和雌性激素。简直就是一颗重磅炸弹！合成技术及激素实验室的老板们索姆洛、罗森克兰茨和考夫曼靠卖避孕药丸成了亿万富翁。

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发现立刻就会派上用场，可是，谁又肯为天文学投资呢？洛伦索特别讨厌“你们天文学家……”的说法，因为他知道人家马上就会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头戴风帽、肩驮一只老猫夜行于屋顶之上并时刻准备像巫婆似的骑上他的望远镜腾空而飞的疯子。光学仪器可以，光学仪器完全可能唤起企业家们的兴趣，因为光学玻璃有利可图、收效迅速。生产自己的光学玻璃并以低于进口产品的价格投放市场？我们能够竞争得过鲍希－隆勃吗？电子也是大有前景的学科，不过，“咱们这些天文学家们却因为不食人间烟火而注定要迷失在平流层里”。

然而，在所有的学科中，天文学是最浪漫的，学生们，尤其是女生，对之兴趣盎然。大学里的热烈气氛是有感染性的，洛伦索非常愿意在电梯中看到好奇地注视着自己的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年轻面庞。“我的学生越来越多，”帕丽丝·皮什米什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微笑，“现在还说不好，不过，有些学生提出的问题很有见地，为了能够回答，我常常都得琢磨整整一个晚上。”格雷夫对科学的未来充满信心。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就更不用说了，他在各个方面都是紧跟格雷夫的。

在大学里，拉法埃尔·科斯特罗告诉洛伦索说自然科学系的女学生阿曼妲·西尔维尔对他出言不逊，他于是就派人将那个学生找了去：

“听说您背后对我骂娘……”

“是这样，博士，”她承认道，接着就咽了口唾沫。

阿曼妲从报上得知，每月来校连续授课十五天的老师、亲共分子里维拉·特拉萨斯在普埃布拉被捕。她未加思索地将这事儿归咎于洛伦索·德·特纳。“他怎么能不在墨西哥城替里维拉·特拉萨斯辩诬呢？”

“噢！报上说的，您全都相信？”

洛伦索拿起电话拨通了托南钦特拉，接听的是浮士妲，他要同利维拉·特拉萨斯讲话。“路易斯，你在这儿的一个女学生说你因为我而被捕了，说我这个那个……你跟她说吧。”

那姑娘惊讶地接过电话：

“恰恰相反，阿曼妲，特纳一直都在保护着我。不仅如此，一九五九年铁路工人大罢工期间，他还让我把天文台当成了避难所。此刻我正是躲在这儿。如果愿意，欢迎您周末和同学们一起到这儿来，这儿有地方给你们住。”

阿曼妲在很不好意思地退向门口之前偷偷地瞄了台长一眼。

“从明天起您到这儿来上班,”洛伦索叫住她说。

“那上课呢？我还没有结业。皮什米什教授会同意吗?”

“我要您从明天开始每天下午到这儿来上班。”

她会有发展吗？在女科学家们中,洛伦索只信任塞西利娅·派内·加普什金。其他的都没法跟男人相比: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女海尔、女沙普利、女哈勃、女赫茨普隆。尽管埃罗用安妮·江普·坎农的名字来命名通向天文台的那一小段公路以感谢她对托南钦特拉计划的热情支持,但是,她的功绩远远不能同博克、史瓦西、兹威基、柯伊伯和霍伊尔相比。

至于阿曼妲,她的物理学、数学、电子学和光学知识肯定会大有助益。她本人也像是突有所悟似的一再提醒自己:“我将成为天文学家。”

在托南钦特拉期间,洛伦索意外地看到了“特纳和特拉萨斯是共产分子”的大标语。“是外面来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刷上的,”托妮塔在给他打扫房间的时候说道,“浮士妲小姐已经买来了涂料。”“谁?”“浮士妲·罗萨莱斯,她是谁的忙都帮的。”

帕丽斯·皮什米什带来的一群年轻人为托南钦特拉增添了许多欢快的气氛。夜里大家全都聚集在观测塔里,每人划定了一个观测区域,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地比对拍摄下来的胶片。尽管洛伦索对他们要求很严,他们还是去找他,极力想要博得他的信任、尤其是赞赏。“听说您是个了不起的文学评论家、读了托马斯·曼的所有作品。”拉法埃尔·科斯特罗不怵台长,常常向他提出别人不敢开口的问题。

有人说科学是国际性质的事业,不可能孤立进行。洛伦索不信这一套,偏要推动服务于墨西哥的科学事业。他努力让墨西哥青年到欧美名牌大学去完成学业和打拼,却又担心会人才外流,不过他还是决心要去冒冒这一风险。“听好,你们一定要回来,诸位对墨西哥负有道义上的义务!”然而,他又不能否认,

如果自我孤立,墨西哥必将完蛋。阿尔维尔托·巴拉哈斯认为:"天才没有国籍。你看钱德拉塞卡,他出身于印度贵族家庭,留学英国,最后却留在了美国。没有办法阻止第三世界的科研人员流向第一世界。我们的实验室在哪儿呢?第三世界的科学家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金。"

来到托南钦特拉的年轻人们缺乏耐心、急于有所发现。没出一个月,一个个就都希望能够发现一个星系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他们毫不自卑,却又不肯像蜜蜂那样认真而辛勤地工作。埃罗可是写过有关蜜蜂的专著的呀。当听到洛伦索告诉他们说能在百分之一毫米的夜空有极其微小的发现都是了不起的成绩之后,他们群情激昂。他们一个个雄心勃勃,青春的活力使他们取代了那些已经熄灭了的星辰。他们甚至提出要到塔库瓦亚去进行观测,然而,那里的焦距为五米、直径仅八厘米的望远镜很难帮助他们测到什么。他们一遍遍地比对着拍下的胶片,结果只能是大失所望,于是就宣称自己不做观测天文学家而做皮什米什那样的理论天文学家。"不管做什么家,都得努力工作,"台长告诉他们。

拉法埃尔·科斯特罗常常会在傍晚的时候大着胆子带人敲开洛伦索住处的大门。他于是就请大家喝茶并一起大谈自己的前途和政治、墨西哥的科学和政治、电磁学和政治。洛伦索多次请他们到普埃布拉的巴斯克人餐馆吃晚饭,以便继续交谈。他没有想到学生们那么想了解他的情况,因为,对他而言,他个人的生活是无关紧要的。他是光棍儿还是已经结婚?他有没有秘密情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读书?他建议他们读些什么?他们怕他又将他加以神化。"博士,您好像学过哲学。您喜欢尼采吗?康德呢?萨特呢?奥尔特加-加塞特呢?"洛伦索又一次跟他们谈到了耶格尔的《派地亚》,就像那次跟迭戈·贝里斯塔因一连讨论了几个钟点一样。

同学生们在一起，洛伦索重又找回了青春时期的热情，不过，他也为时光的流逝和墨西哥科学发展的缓慢与艰难感到难过，实际上没有一届政府关心这件事情。拉法埃尔·科斯特罗出其不意地问道："为什么不把浮士妲请来？她很出色！""出色？""当然，她的头脑特别聪明。您不知道我们从中受到多大益处。她成了阿曼妲的朋友，她们俩一起观测。她是那么勤奋，阿曼妲准备在自己的硕士论文中提她一笔。""浮士妲参与了观测？""是的，博士，此外，她的经历也很有意思。"

这么说，浮士妲对他们讲过自己的经历喽，这个可恶的女人。跟谁都来往，就是排斥他。

不可理解的是，学生们总是让他想起浮士妲。她是从哪儿来的？她为什么不能再随和一点儿？怎么才能同她接近？她是不是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了？他心里在想，如果说学生们缺少的是冒险精神的话，浮士妲恰恰是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29

"卓尔不群的墨西哥人，但愿你能向我展示自己的城市。我将下榻于马赫斯蒂克饭店，"诺曼·刘易斯在信中对洛伦索说道。他将从哈佛前来，很想同洛伦索一起度过自己的假期。太好了！他们将探讨超弱物体，诺曼是这方面的专家。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与之谈论天文学的人啦。

洛伦索在饭店的门厅里使劲儿地拥抱了诺曼·刘易斯。"老伙计[1]，我说过会到墨西哥来找你的，"诺曼对他说道。"我都等

[1] 原文为英文。

了一个世纪啦。"见到诺曼之后，洛伦索才意识到自己一向是多么孤独，尽管还有迭戈·贝里斯塔因那个朋友。诺曼没有变化，高贵的双手仍然是那么细长有力，走路的样子就像个探矿的人，蓬乱的胡须和长有金色鬈发的可爱脑袋更加凸显了那一特征。"他就像是个淘金者，不停地淘洗着宇宙之沙以便找到别种文明遗弃在茫茫太空中的砂金，"洛伦索默默地想道。因为长期守望月亮而脸色苍白、由于高近两米而显得柔弱、两只眼睛却总是带有探询神情的诺曼回应了洛伦索的拥抱。

如同不解之结一般的激情将两个人紧紧地捆在了一起。他们相互之间不问"你好吗？"而问"你在忙什么？"他们交流着各自的最新发现，其他的一切全都不很重要。

"我想了解你们的艺术，明天就去金字塔。"特奥蒂瓦坎令诺曼赞叹不已，那的确是一个让人到了那儿就会觉得自己变成了神的场所。他执意要走遍那块方圆二十公里的地方，结果是弄得洛伦索筋疲力尽。等到洛伦索将他带到阿克尔曼修道院之后，他说自己更为喜欢在太阳和月亮两座金字塔之间留连的那几个钟点。

以特奥蒂瓦坎为起点，诺曼·刘易斯有意游遍所有的古代遗迹、查看记录了像古墨西哥人这样伟大的民族有关天象、测算和纪年知识的典籍手本。"咱们去奇琴伊察、乌斯马尔，去米特拉、塔金、阿尔万山。""看来你的测算能力还不如墨西卡人①，诺曼，你不知道从一处到另一处有多远吗？"诺曼简直着了迷，根本就不理他。"土著人的纪年法绝对神奇。在哈佛的时候，咱们怎么就没有谈起过呢？"

一个头戴草帽的导游说亡灵大道② 所指的方向是昴星团。

---

① 墨西哥古代的原住居民。

② 连接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的通道。

"您瞧,昴星团的七颗星星原来看得清清楚楚,现在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说不定已经死了。天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着。"让诺曼感到惊异的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对你讲上一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随便什么人都能告诉你"从天上消失了的星星也是像我们人一样死了"。

洛伦索有时候甚至觉得诺曼是在说胡话:"你的祖先是不是跟别的星球上的智能生物有过联系并得到了人家的真传?他们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地掌握抽象思维和数学呢?应该有过沟通,你说呢?古墨西哥人的才智超出了地球的范围。"

诺曼一直怀疑古墨西哥人可能接收到了太空传来的声响、怀疑他们听到了来自银河的独特嘶声。那些恒星和星系到底有没有发出过无线电讯号?

诺曼无论看到什么都会将之同星星联系在一起。他把一面墙上的石雕说成是天图,把三根线条看成是三个星座的象征,把刻在一块石头上的图像当作完整的星图。任何一个图形只要同经度和纬度联系在一起就可以被他解读成同夏至、冬至有某种关系。

"诺曼,我带你去看点儿别的吧,别把自己完全局限在科尔特斯之前时期的艺术之中。"

洛伦索于是就带诺曼·刘易斯到教育部的院子里去看迭戈·里维拉的壁画。诺曼的评语是:"是行家,不过很平庸。"洛伦索非常耐心地对他解释说里维拉讴歌土著而谴责殖民战争。"我没兴趣。这是宣传。"洛伦索于是又满怀热望地带他到圣伊尔德丰索去看奥罗斯科的壁画,真心期待他能够表现出就像见到了自己的作品似的大吃一惊。然而,诺曼却冷冷地说道:"比前面那位还糟,这位流于粗俗。"

"怎么会呢?"洛伦索不解地问道。

"这是描述性的,近乎漫画,愚蠢,丑陋,过于简单。我从来

都没有见过这么蹩脚的东西。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亵渎一个掌握了抽象思维的民族呢?”

洛伦索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是个讨厌鬼,根本就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

“人物形象过分富于寓意,线条拙劣而夸张。实在是可怕,[①]”诺曼断然地说道。

“现在你该好好地听着,”洛伦索满嘴喷着唾沫星子,揪着他的袖子将他拉出了圣伊尔德丰索院子。洛伦索在陈述自己的观点的过程中逐渐平静了下来,最后竟亲切地挽起他的胳膊慢慢朝着科尔特斯饭店走去。

“你听我说,该死的诺曼,印第安人惨遭屠戮,他们的体制惨遭践踏,他们的神祇和庙宇惨遭摧毁,你所崇拜的他们那科学和宗教知识已经被人清除出了这个世界,先是由西班牙人后来又有混血人。你说说看吧,对一个民族来说,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情吗?他们被剥夺了欢笑的权利,不再动情,丧失了享乐、分担、救助的能力,丧失了做人的本能。眼看着自己的火神、水神被一个不仅没有任何威力而且还会可怜巴巴地死去的神祇所取代,你想想他们会有什么感受。”

“凡是被人征服了的民族全都会同一时间失去自己的过去。”

“你就住嘴吧,讨厌的美国佬,不是一码事儿。就我们而言,那伤痛是致命的。我们甚至迷失了生命本身的意义。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何许人又朝何处去。我们从备遭蹂躏的土著人变成了心态复杂的混血人,直到爆发了那场革命[②]。我们本想通过革命获得新生,在受尽凌辱的印第安人的基础上获得新生。迭戈·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指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

里维拉将观念颠倒了过来，他颂扬了土著人、嘲弄了征服者，包括外来的和内部的。连传教士们也都没能幸免，你瞧，诺曼，他们全成了梅毒病患者、卑鄙小人、好色之徒。后来，亲法派用刺刀毁了壁画家们的作品，那些马琳切① 的同类，那些忘了本的'笨蛋'。”

洛伦索讲的那堆道理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他的朋友断然地截住了他的话头：“我不想再听你废话了。你在哈佛的时候要比现在聪明。”② “别跟我讲英语，这是在我的国家里，你这个混蛋！”他们在科尔特斯饭店的院子里要了两杯茶，诺曼语气非常肯定地说道：“喂，你不该回来，你已经变成为一个阿斯特卡人，简直就差用石刀捅我的胸口啦。你这是怎么了？”“只是因为你们美国佬不了解墨西哥。”“相比之下，我更是英国佬而不是美国佬，我不是来挖你的心去敬神的，因为，我觉得你的心已经落在利莎的沙发床上了。”“哦，原来你是为了这个、为了跟我谈那个巫婆来的呀？”“用不着我插手，那个巫婆完全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来这儿，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因为你总是谈论你的国家，我想亲眼看看。不过，如果你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从明天起，我就自己逛了。你甚至都想抽我嘴巴了。洛伦索，你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吗？你已经变得感情用事了。感情用事，如果说是一种释放的话，同时也表明了真情的衰减。我更喜欢在哈佛时的你，那时候你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激情。”

“你这么拼命很可怕，”③到了托南钦特拉之后，诺曼说道，“总有一天你会累死的。你为什么不用大学指派的司机？那样

---

① 马琳切(约1501—1550)，又名马里娜，墨西哥土著女人，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的西班牙人侵者登陆墨西哥后，被塔瓦斯科人献给了科尔特斯并做了他的情妇、向导和翻译。

②③ 原文为英文。

你会节省很多时间。”“我不想依赖别人，”洛伦索没好气地回答道。他尽管天生就爱发号施令，但是当官却不是他的追求。他拒绝接受因为职位而得到的好处和利益。当然，争取时间是必要的，作决定的时候需要心平气和，不过，总有点儿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权力意味贪婪，得寸进尺，而且还会渗入家庭生活。汽车司机转而就会成为声称“我值那个价”[①] 的海伦娜·埃尔利的舞厅女郎。于是，诺曼就给他讲了皮埃尔·居里的故事。皮埃尔·居里同妻子玛丽·居里一起在巴黎洛蒙大街的一个木棚子里发现了钋和镭之后被推荐为荣誉勋章的候选人，可是，他却对保罗·阿佩尔说：“饶了我吧，劳您驾谢谢部长并告诉他说我根本不需要勋章而是急需一个实验室。”

“我也急需两个实验室：一个光学，一个电子。”

“哈佛也许可以帮你，不过，沙普利没有表态之前，我说了不算。”

在随后的几天里，在诺曼的好心情影响下，洛伦索也平和了下来，甚至还邀请诺曼到那个曾经同路易斯·恩里凯·埃罗一起玩过的老球场上打一场篮球。作为回答，诺曼无数次地将皮球投进篮筐，他的身高占了优势，不过却真心称赞了洛伦索的弹跳：“你真是一颗跳豆！”[②]两个人笑了个够，同时也出了一身透汗，随后就亲亲热热地去冲了个澡。

诺曼和浮士姐是在图书馆里相识的并立即就相互产生了好感。诺曼告诉洛伦索说，除了手脚麻利之外，没人吩咐，浮士姐每天都把茶水给他送到办公室里去，还帮他接听电话、解决难题。洛伦索也告诉他说，浮士姐将跟他们一起回联邦区，也就是首都，去准备托南钦特拉和塔库瓦亚两个天文台的《简报》。“太好啦，你的简报世界闻名，没什么能比陪你们去印简报更让我高

---

①② 原文为英文。

兴的事情了,"诺曼兴奋地说道。

校对是一项枯燥乏味的工作。洛伦索对谁都不敢相信。自从发现浮士妲是位校对高手之后,他就把这个被她称之为"苦差事"的活儿交给她去干了。他们通常是夜里出发,第二天清早七点钟赶到印厂。浮士妲不知疲倦地改毛样、纠破字,然后再逐页复核,跟洛伦索一样耐心。排字工们喜欢浮士妲。浮士妲喜欢印厂的氛围:一个个窄窄的长条铁面排字台,一台台印刷机以及滚筒发出的声响,一页页文稿刚刚印好就立刻被洛伦索捧走以近乎歇斯底里的神态去校阅。任何符号的错误,一个等式中的加号变成了减号,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葬送一个新的理论。浮士妲深知其中利害,其全神贯注的作风令洛伦索深受感动。她的确是个不可多得的校对员。工作的时候,她的头发散落了下来,洛伦索发现了几根银丝。"浮士妲,您有白头发了,"他不无欣慰地对她说道,因为她老会使他觉得年轻。

中午,他们同排字工人一样吃的是便当就汽水,边吃还在边看毛样。"油墨的气味比任何毒品都更毒,"浮士妲说道,为了安慰自己的上司,她微微一笑,"这里是一个真正的天堂,不过,跟珀涅罗珀[①] 不同的是,我不是待在家里,而是坐在奥德修斯的身边修改着天空及其种种难测的变化。"他们一直要工作到半夜一点。"这可是要比爱情的夜晚漫长得多而且更费心思啊,"她已经累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但却仍然笑着这样说道。洛伦索将她送到借住的朋友家门口,提醒她说:"明天早晨七点见。"《简报》的排版和校对可能会历时三到四天,只有到了看完清样说一句"好了,我觉得……"并听到印厂负责人的"您可以走啦"的回

---

① 珀涅罗珀,希腊神话中英雄奥德修斯的妻子。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丈夫迟迟不归,为了应付求婚者的纠缠,她坚持要等到为公公织完寿布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嫁之事,其实,她每天夜里都会将白天织好的部分拆掉以便第二天再织,就这样一直持续三年,直到丈夫归来。

答之后，洛伦索才会恢复常态。

诺曼和洛伦索重又回到从前的状态，所不同的是中间多了浮士妲。他们争论不休。说到底，科学就是这样，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争论。无论是诺曼还是洛伦索，谁都没有掌握绝对真理，不过，洛伦索除了关心科学之外还为国家的前途操心。“住口吧，诺曼，你们前途无忧，而我们却不行！”

洛伦索认为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冷漠让科学工作者永无出头之日。“我们注定成为一潭死水，你就看看咱们眼前那毫无生气的旷野吧。”“不过，总还是有那么一任总统给了你们一个天文台吧。”“那是给了埃罗一个面子。同样也可以给他一个政府部长的职位、一个海关、一块庄园。”“伦乔，别那么悲观。”“我不悲观。这就是墨西哥的现实。”

洛伦索讲了自己的一段遭遇。有一次，他停下汽车捎上了一个农民。那人一路上闷声不响，洛伦索就问他在做什么梦呢，那人回答道：“您该知道，先生，我们没有做梦的资格。”浮士妲突然气势汹汹地冲着洛伦索吼道：“博士，您以为几百年来胆战心惊地活着的男男女女还会做梦吗？不仅仅是饥饿，博士，关于墨西哥人性生活的惨状，您又怎么说呢？我们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吗？您说说，有哪个领域不受权力的制约？在墨西哥，奴役制度见之于各个方面。您看路上那些背着柴火的女孩了吧，她们每天都在被人强奸。早婚已成定式，数以百万计的女人不知道乐趣为何物。”“强奸？”诺曼问道。“不错，刘易斯博士，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家无法计数。我们女人没有人权可言。”

洛伦索怎么也没有想到浮士妲竟然会成心地一下子把话题转到性的问题上去。以为性的惟一宗旨是生殖的观念是同性恋受到谴责的原因之一，所以同性恋者被看成是变态、是退化，肮脏，无法接受。

“我认为性倾向是人类生活中的不可侵犯的隐私，”诺曼插

言道。

洛伦索对浮士妲改变话题毫无准备，于是就说，在墨西哥，教会主张女人必须将受孕的胎儿生下来，不过，浮士妲强行引入的话题不合时机，或者是她希望三个人一起来讨论有关同性恋的问题？

诺曼支持浮士妲的观点。在美国，没人还会赞成性只是为了生育的谬论。墨西哥是个奉行大男子主义的国度，虐待女人是出了名的。将同性恋倾向看成变态是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

洛伦索于是就问浮士妲：对女孩儿们来讲，如果连饮用水都没有，自由又有什么意义？首先要满足的是生存的基本需要。浮士妲非常激动，宣称要将他就在那个房间里对她讲过的一个故事逐字逐句地复述一遍。她说着就立刻站了起来。

"我同时来扮演两个角色：伽利略和红衣主教克雷莫诺尼。"她让诺曼和洛伦索坐在客厅里，而她本人则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杰出的星象专家和托南钦特拉的至尊与领主、墨西哥谷地的科学盟主，"接着对洛伦索深深鞠了一躬；"尊贵的来宾和二十一世纪的凯特察尔科阿特尔①、日食和月食的追踪者、辐射声的捕捉者、控制论的驾驭者、电子的发现者，"接着对诺曼鞠了一躬，随后又像流浪艺人准备开始演出那样蹦跶了两下。

根据人物的需要，浮士妲交替着改变语气与表情：伽利略坚定而自信，克雷莫诺尼手脚乱颤、弓腰驼背、有气无力。她用一块床单当斗篷、把一条毛巾变成了威尼斯帽。她解释道：

"伽利略用自己那小小的望远镜证实了木星有月亮而且那些月亮还在转动，然后他就去到著名数学家切萨雷·克雷莫诺尼

---

① 凯特察尔科阿特尔，意为"羽蛇"，墨西哥古代纳瓦人的神祇与先知，民间传说将他描绘成一个魁伟的白人，宽额、大眼、黑发、浓须。他在离开人世的时候预言自己还要回来。

红衣主教在罗马的家里对其说道:‘大人,我能证明亚里士多德错了(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是不动的),请您来看看木星的几个月亮是如何运转的吧。’

“‘听我说,伽利略,’克雷莫诺尼满怀恐惧地回答道,‘尘世的科学是以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为基石的。两千年来人们生生死死,但却始终坚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宇宙的主人。我们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貌创造出来的。后来,耶稣基督来到了尘世并给我们带来了他的赠品:比亚里士多德更为精深的基督教义,这教义完善和升华了亚里士多德。’”

“我们今天所掌握的知识,医学、植物学、天文学,当然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作为基础的,”洛伦索插言道,“两千年来,那些伟大的天才们一直都在维护这一信念并且使之一统天下,不过,除了基督徒之外,我们不应该忘记犹太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

“还有中美洲的各个民族,古墨西卡人、奥尔美卡人、玛雅人,还有南美洲的印加人,”诺曼站起身来并做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手势。

“观众不能打断演出,尤其是,刘易斯博士,因为我正要朗诵克雷莫诺尼对伽利略的答词呐!”

“对不起,他是如何回答的?”

“‘我将自己的一生全都献给了基督,他的教诲让我得到了安宁与幸福。如今我老了,已经没有多少活头,你为什么要来破坏我至爱的信念?你为什么要我在所剩不多的余年会因为疑惑和不安而备受煎熬呢?你不要害我,我不想去看什么木星以及它的月亮。’

“‘可是,切萨雷,难道真理就一钱不值吗?’

“‘不值,你就饶了我吧,我需要的是安宁。’

“‘真奇怪,对我来说,安宁与幸福向来都是探索并崇拜真

理。世界是由你我、克雷莫诺尼和伽利略之类的人组成的。你希望世界保持原样,我却要推动世界前进。你害怕仰望天空,因为说不定会在天空看到什么与你毕生所受教育相悖的东西;我理解你,因为我们的任务很重,而且不幸的是还有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人。不过,咱们俩之间只能有一个人获胜。'

"'伽利略,你如果胜利了,又会怎么样?如果确实证明了我们的地球是一颗跟成千上万颗星星一样微不足道的小星星和人类只不过是一群偶然落脚其上的生灵,你又能得到什么呢?贬低按照上帝的形貌创造出来的人类?小看地球的主宰并将之等同于蛆虫?这就是哥白尼、开普勒和你想要达到的目的?这就是天文学的真正宗旨?'

"'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伽利略回答说,'我探索真理,因为我是数学家,我相信任何一个承认真理的人都会比那些将自己的尘世尊荣建立在毫无意义的谬论之上的贤达都要更为贴近上帝。'

"'伽利略,我都八十三岁了,一辈子都信奉一种哲学并始终都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进行思考,你就让我安宁地了此一生吧。'"

德·特纳博士的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浮士妲完成了表演、拉起了虚拟的幕布、重又坐回到了两个男人中间。

"浮士妲,您真是好记性啊!"洛伦索高兴地说道,"不过,我看不出您刚才的表演跟咱们的争论有什么关系。"

"当然非常对景了。克雷莫诺尼红衣主教的那句'你就让我安宁地了此一生吧'是怯懦的表现,是不想面对真理和固步自封,是用教条作盾牌以换取安宁。更新不是容易的事情,德·特纳博士。一个科学家必须随时准备依据新的发现改变自己原有的观念。否则就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

"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浮士妲。科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

程,如今的年轻人懂得比我们多得多,因为,现在的任何一个科学家所受的教育都远远胜过了我们这些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

"您的科学思想是进步的,博士,不过在其他方面却令人厌恶。您刚刚对诺曼和我说不愿意谈论同性恋者。您错过了许多基本命题,或许是您根本就不想面对。您没能做到将至大和至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您同爱因斯坦的差别在于您还没有明白——或者是不想明白——一切都是相对的,地球上存在女性同性恋者符合牛顿一六八七年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您落后了三百年,博士,您不觉得已经到了应该跟上时代潮流的时候了吗?坦率地讲,我原先曾经指望您的思想会更为健康。"

浮士妲走了之后,诺曼惊异地问道:"伦乔,这女人是个什么人①?"

洛伦索解释说,浮士妲是他在猎户星云的气团中偶然遇到的怪物,诺曼应该非常清楚,猎户星云是位于距地球一千五百光年的新星摇篮。在成百上千颗正在形成之中的星辰里面,浮士妲使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由于她的缘故,他学会了如何看待别人,这是他以前最不擅长的。"这么说,她让你更通人情了?"诺曼笑着问道。"我觉得自己更加宽容了,"洛伦索回答说,"不过,坦率地说吧,我有些担心。像浮士妲这种刚刚诞生的新星会用自己的紫外光流冲毁周边的一切,它们那强劲的星风常常会殃及将其孕育出来的母体、形成宇宙间的弑母现象。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在浮士妲那旋风般的怀抱中,我会落个什么结局呢?"

洛伦索没有说出口来,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他都一直在默默地忍受着有关浮士妲的种种流言的折磨。布劳利奥

① 原文为英文。

不是就曾经对他说过浮士妲跟嬉皮士们一样放荡不羁和在她的眼中男人、女人、禽鸟或鬼怪在特定的情况下没有什么差别吗?他不是听说过浮士妲曾经当众脱光衣服而且不是很美、显得过瘦吗?那帮欣赏过她的裸体的龟孙子们都看到了什么?不可否认,浮士妲的朝气吸引着他,具有一种无情的力量,只是他无法解释,就像不能理解星辰一样。浮士妲的引力已经将他俘虏,她成了他吸入的氧、他骨骼中的钙、他血液中的铁、他细胞中的碳。如果什么时候真的理解了她,也许他也就能够明白弗洛伦西娅为什么会死了。

三天之后,洛伦索发现诺曼凡事都想得到浮士妲的认同。"他看出了她的聪明,"洛伦索暗自欣喜。在洛伦索满怀柔情的注视下,浮士妲讲到政客们甚至连"科学"这两个字都有一种恐惧感,他们惯用的托词就是:"我数学不灵,所以才当了哲学家。""这么看来,你永远都成不了优秀的哲学家,"浮士妲还把洛伦索当成了例子,因为交通部长至今都不肯原谅他的傲慢。

一天傍晚,他们登上了瞭望台①。灯火辉煌的墨西哥城就好像是一颗溅落到地球上的巨星。"太不像话了!"看到城市四周层层叠叠的民居正在延展着贫困地带,洛伦索愤然说道。浮士妲站在旁边认真地听着他的议论。"他们在乡下活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来挤在那些真正的猪圈里。"浮士妲再一次表达了对他的崇敬:"德·特纳博士曾经当众诘问总统:渔业部为什么不到墨西哥湾或太平洋沿岸去修建港口,留在国家的中部有什么可干?墨西哥石油公司为什么不去科阿查科阿尔科斯或波萨里卡,留在联邦区有什么可干?德·特纳每次到国立学院去演讲都会谈到分散权力的问题。有一回他极具嘲讽意味地讲了埃里维尔托·哈拉将军的故事。那位革命战争中之英雄在政府部门任职

---

① 为方便游人欣赏城市风光而在墨西哥城边修建的平台。

之后,居然让人在卡普尔特佩克山上建了一个造船厂建造水泥船。"

当天晚上,在马赫斯蒂克饭店喝最后一杯茶的时候,诺曼背着浮士妲直截了当地问洛伦索:"你为什么不娶她为妻？她实在是不可多得啊。""她一直都在我心里,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她。我始终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生活,不过,我会挤出时间的,诺曼,等我能够喘口气的时候,我会立即向她求婚。"诺曼打断了他:"问题出在你实际上比你自己想象的要保守得多,洛伦索。你被自己的过去给困住了。我就不像你有那么多成见。""我保守?"他不服地问道。不过,待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枕头上想道:如果自己不保守的话,本该带诺曼去看看胡安,可是,仅仅是这个念头都会让他因为羞惭而脸上发烫。此外,就凭最后一次见面时弟弟的那副模样,他怎么给诺曼一个交代呀？

第二天,三个人一起去了印厂,不过四个小时之后诺曼就独自去见阿尔丰索·卡索了。浮士妲不像往常那么投入,有一阵子竟然放下毛样、铅笔悬在半空,洛伦索问道:"浮士妲,您在想什么?""我在想,诺曼告诉我说,很快这一切就都可以借助电子来完成了。"

洛伦索重又提起了往事,诺曼想要安慰他。"跟第一世界的国家相比,在墨西哥生活更会令人振奋。""那你就迁过来吧,还等什么呀?""只要你给我工作,我就过来,尤其是现在,因为认识了浮士妲,不是纪德[①] 的浮士妲,而是你的浮士妲,"诺曼笑着说道,"我很喜欢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状态,因为在美国那边一切早就事先安排得妥妥当当。我从来都未曾像你似的会有自己必须去拯救国家的感觉。在那儿,我隐身于茫茫人海之中,位居芸芸众生之列。""看来你也得了明星综合症,"

---

① 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洛伦索讥讽地说，接着又补充道："太好了，你也加入到马术师、歌手、足球的群体当中了，这些才是我们国家长盛不衰的东西！赢了牙买加和玻利维亚一场球，墨西哥就会举国振奋。人们只想着进球、只想着当球迷，因为这同他们贴近。""好哇，那你就把球踢进科学的大门吧。""我会尽力的。""我认为德·特纳博士已经做到了，"浮士姐突然出现并立即救驾。"你们并不孤立，我们会伸出援手的，"诺曼边说边拥抱了洛伦索。"眼下的情况是，"洛伦索重又激动起来，"很多出去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都留在了你们国家，因为你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意想不到的高薪和优裕的物质生活，不过，我一定要设法让他们回来，所以你得帮我，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我的安排去做。"

诺曼回哈佛去了，洛伦索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空落落的感觉。洛伦索记得，在机场，即将道别的时候，面对着最后一杯啤酒，浮士姐以一种足以倾倒任何人的魅力歪着头唱道：

在那边境的南面
有个地方叫做墨西哥，
我在那儿坠入爱的陷阱，
恰在满天的繁星
开始闪闪烁烁的时刻。
现如今我彷徨犹疑，
思绪纷乱不知所措，
在那边境的南面
有个地方叫做墨西哥。①

她在什么地方学会了英语？什么时候学的？浮士姐确实能够产生直触洛伦索心底的热核反应，其辐射波和红外光所及的

① 原文为英文。

范围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他并不介意进入她的轨道、变成一个呵护她的猎户气旋。赫拉克利特① 在谈及宇宙的时候说道："这个宇宙，这个世人共有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出来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团有规律地燃烧和熄灭的永恒火焰。"正如这一曾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给过他巨大震撼的论断中所说的那样，浮士妲的为人行事也是有规律的，那规律因为不可捉摸而令他更加想要琢磨。

30

卡洛斯·格雷夫告诉洛伦索，政府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全国科学委员会取代如今过于庞大的全国科学研究会并拨给数额空前的预算。洛伦索深感意外：

"你猜谁是那位已经走马上任而且薪水高得你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主任？"

"谁？"洛伦索问道。

"法维奥·阿尔古埃耶斯·纽曼。"

"那个搞哲学的？"

"正是。他最近几天就会去看你，因为他正在笼络我们这些人呐。"

一天上午十一点钟，洛伦索接待了阿尔古埃耶斯·纽曼的造访。他身穿一套肯定会让烟斗加尔西亚迭戈羡慕死的阿尔马尼牌蓝色套装，简直都让人不认识了；他头上打着发蜡，已经不再是六年前洛伦索曾经与之进行过一次长谈的那位年轻的存在主

---

①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约前480)，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闻名于世。

义者了。法维奥似乎也不愿意记起那次会面。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接受了总统的任命是因为希望能够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还说现在有钱来进行类似托南钦特拉那样的重要项目了。他请洛伦索在自己觉得适当的时候共进早餐、午餐和晚餐，他随时听候吩咐，这是他的私人电话。他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还抓住机会用自己的埃梅斯打火机为洛伦索点了一支烟。他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法维奥·阿尔古埃耶斯·纽曼，哲学博士"。他结束了热情洋溢的自白，洛伦索站起身来说道：

"您是个卑鄙小人，我不希望再在这个办公室里见到您。"

法维奥惊恐地站了起来，洛伦索接着说道：

"您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天体物理学家，但是您却为了一点儿小利而葬送了一切。"

"博士，请您不要出言不逊。我会继续自己的研究，职位不是永恒的，再说了，我可以利用周六和周日完成论文。"

"哦，是吗？这么说，您的学业尚未完成喽，不过却敢在不是博士的情况下给自己冠上博士头衔。我本来还在奇怪您竟然能够用四年的工夫就得到了博士学位呐。我可以到大学委员会去揭发您，只是我的同事们全都知道而且还会毫不留情地点明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博士学业，不过，我的局限是有客观原因的，而那原因跟您的不同，绝非出于私心。"

"博士，我的情况并非大逆不道，不该成为您侮辱我的理由。六年任期届满之后，我将重返研究岗位，在此期间，我会大力推动许多同行的科研项目。跟您不同，他们都很欢迎对我的任命。"

"好啦，没什么可说的了，您请回吧。"

这时候，法维奥突然觉得自己两腿发软，如果不是双手抓住了椅背，说不定真的会瘫倒在地。他仍然像他们头一次见面时那么没有自信，这种状况使洛伦索心软了：

"您若是觉得头晕,那就坐下吧。"

法维奥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并抹去了额头的汗水。洛伦索突然觉得自己被打败了。是啊,法维奥的失败正是他本人的失败。

"不幸的是,博士,您总得跟我谈谈您所领导的机构的预算问题吧。"

"好吧,"洛伦索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您别过分介意。我是一个妖魔,不过,有时候我自己会把这一点给忘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已经有些力不从心啦。"

这对师生又在教育部碰面了。

"博士,咱们得重新制订您所领导的机构的预算。除了购买仪器的开支之外,包括您本人在内的工作人员的薪水也得说得过去才行。"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时代不同了,处事方式也该有所变化。"

"我对自己的工资很满意,他们也一样。"

"他们到我这儿来抱怨过,我支持他们。这样吧,咱们在这儿附近找个地方一起吃饭,我先给您讲讲情况,然后再把工资单给您。"

"把单子给我,我来看看应该如何调整吧。"

洛伦索不想跟法维奥一起吃饭,于是他就在下午两点钟的时候约了位同事走了。等到他五点钟回来之后,却看到那位天体物理所所长兼托南钦特拉天文台台长手拿着铅笔依然坐在老地方冲着工资单发呆,旁边的烟灰缸里烟屁股则已经堆积如山。他还没有最后确定手下人员的工资额度。法维奥凑过去看了看那张单子。

"博士,现在已经没有了限度,您应该抓住机会。"

“不行，那是腐败。”

“博士，求您啦，您就学学国立大学的样子吧，人家已经上了档次，您应该给他们增加的不是三百或四百比索而是三千或四千。您就听我的，让大家的收入有个实质性的提高。听我说，您本人的薪水就少得可怜。我不仅为您弄到了工资，而且也搞到了购买摄谱仪和装备电子实验室的资金。说实在的，您应该学会花钱，现在可是恰逢其时啊，咱们必须忘掉那种每年照抄一遍的固定预算机制……”

“您没能说服我，法维奥，作为所长和台长，这就是我准备认可的增加幅度。”

“博士，谁都不会反对给自己增加工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工会制造麻烦。不提高薪水还会造成人才流失。您如何应对美国工资的诱惑？一流的研究人员纷纷出走。您还是跟跟形势吧，博士。您还记得分光光度计那件事吧？那件价值一万一千美元的仪器，您非得坚持让托南钦特拉电子实验室制造，却又不知道如何制造，结果是花了一万二千美元。我们从未受过生产仪器的训练，但是您却一向主张自己生产所需仪器。不过，在电子实验室和光学实验室里，我们都听您的并且取得了某些成果，诸如微型机械、太阳电池、导体和电容器还获得了专利，您对这个电容器尤其感到骄傲，因为引起了得克萨斯仪器厂的注意，然而，到头来咱们还是落在了别人的后面。博士，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您百依百顺吗？因为怕您。在托南钦特拉，除了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人人都怕您……”

洛伦索被法维奥数落得头都大了，作为回答，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拦住了法维奥，独自走下四周是迭戈·里维拉的壁画的大楼梯来到了街上。他中午没有吃饭，倒也没有饿的感觉。他是因为伤心而失去了食欲。“我不合潮流。实在是弄不明白。”观点的分歧归分歧，当务之急是必须找到地方再建一个新

的天文台、配备一架功率更大的望远镜。现有的那架四十英寸的望远镜已经不够用了。现在这个天文台的设施可以用作光学和电子实验室。当然,也可以用于教学和研究!托南钦特拉落后了,不过,托南钦特拉和塔库瓦亚的那些令他名扬世界的简报却没有落后。至少还有那些简报!

洛伦索只有在出访的时候才能暂时忘却对国家忧虑。出访是他国际闻名的效应之一。邀请他的不仅有美国的基特峰、帕洛玛和威尔逊山各天文台,还有美洲大陆南端的托洛洛和科尔多瓦天文台。如今他已经到过了西南非洲的布鲁卡罗斯山,最令他激动的还是参观哈佛的非洲站点布隆方丹,因为他差一点儿就成了那儿的头头。现任台长见到他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大声说道:“那么您就是伟大的特纳博士喽!”[①] 史密森天体物理台、美国天文协会、国际天文联合会的专家们定期在世界各大国首都举行会议,洛伦索每次登机的时候都很兴奋,因为他会顺便想起一位非常迷人的女天文学家的妙语:“出访是性交和醉酒的最佳时机。”洛伦索热衷于狂饮。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有一位姑娘提出要求,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随手将自己的公文包丢进河里去。是塞纳河、泰晤士河还是多瑙河?由你决定。有好几次,他到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和唐宁街去游荡,仿佛是想要寻找点儿什么但却始终又都没能找到,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想要寻找的到底是什么。卡森·麦卡勒斯[②] 说“心灵是孤独的猎手”,洛伦索装备齐全、情绪极佳,对空施射,猎物纷落,人们称他为“阿斯特卡人”并求他务必将自己的心挖走。此刻他却觉得自己好似一头忽落平川的可怜小鹿,仿佛世界上所有的猎枪全

---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卡森·麦卡勒斯(1917—1967),美国女作家。

都对准着自己。他一瘸一拐、伤痕累累、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老态龙钟同时却又像是刚刚出生:对浮士妲的爱使他变得脆弱起来。最近几年里,他知道了和忘掉了多少事情啊。他已经习惯于跟克洛蒂娜们和科莉特们调情、对她们说自己疯狂地爱着她们,仅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他也的确是个抢手的光棍儿,法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意大利的女人都争着要跟他这位来自于奇异国度的两个科学机构的掌门人结识。她们觉得能够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在太阳升起的时分将自己叫醒以银河当床做爱的人一起生活肯定是无比浪漫。

洛伦索用十六世纪的丹麦腓特烈二世国王宠幸的第谷·布拉厄[1] 的故事来为那些女人解闷。那位天文学家用国王给的钱让人在文岛修起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哥特式城堡:"天文堡"。他利用那座城堡的塔楼、圆顶、平顶、阳台研究星星。过了些年之后,那个天文台显得不够用了,于是他就重新又建了一座,称之为"星堡"。他所用的器具中有无数大大小小的铜制六分仪、圆环、半环、四分环、星盘、日晷、太阳钟,不过最主要的是一个嵌在墙上的木制象限仪,他就是凭着那个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测定了星宿的准确位置。

故事尽管过于专业,听众们还是假装听得很有味道,因为她们感兴趣的是那讲故事的人。爱上一个天文学家,成为一个海岛的女主人,居住在星堡里面,多么令人向往啊!洛伦索每次一说不往下讲了,她们就齐声大叫:"不行!"第谷变得简直就像阿兰·德隆一样尽人皆知。第谷必须连续不断地去进行观测,但是,和赠送给情人的太阳、月亮、行星、彗星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第谷有一个痴心追随的学生,那就是开普勒。开普勒一遍

---

① 第谷·布拉厄(1546—1601),丹麦天文学家,1576年腓特烈二世出资专门为他在文岛建立了一座大型天文台。

又一遍地反复研究了老师的十四卷遗著，不过，第谷于一六〇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的时候还是跟所有的天文学家们一样感到非常悲伤。

“为什么天文学家临死的时候都会感到悲伤呢?”漂亮的亚美尼亚女天文学家埃尔玛·帕尔萨米扬问道。

“因为再也不能进行观测了。”

亚美尼亚的比拉干天文台是一个出色而富有的机构，其主要原因在于有了维克托·安巴楚米扬。洛伦索于一九五六年头一次去访问的时候，其规模还略次于托南钦特拉，然而，安巴楚米扬却使之变成了全世界最有生气、最活跃的天文台之一。墨西哥天文学的内外环境都无法与之相比。不仅如此，作为亚美尼亚科学院的院长，安巴楚米扬还主持建立起了一系列科研、技术和人文学科机构：冶金，生物，大地测量，物理，天文，数学，石油化工，化学，土壤力学，光学，电子，历史和语言学。发生在一个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缔造起来的、人口几乎不到三百万的小国家里的这一切，洛伦索就连做梦也都想象不到能够见之于墨西哥。

在比拉干，洛伦索原先沉醉的东西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作为耀星的发现者，他热衷于跟人们进行探讨、向人们解释自己的观点，他那原来尚有争议的工作得到了认可。他对自己颇为满意，这是很少有的事情，即便是面对安巴楚米扬，也并不怎么自惭弗如，尽管那位亚美尼亚天文学家的高大形象在他心目中有增无减。安巴楚米扬不仅发现了银河星云的宇宙空间裂变，而且每天还将十四至十六个钟点花在管理事务上面并处理各种问题，但却没有像不很擅长应对行政责任的洛伦索那样认为这是浪费时间。

“维克托，问题主要出在人上。比拉干的人员大体上是聪明的，而且不会败事。在墨西哥，人们甚至还想在我那儿建立工

会,我告诉他们,只有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他们才有权成立什么狗屁工会。”

“这儿也有问题,特纳,我的朋友,”安巴楚米扬憨厚地笑着说道,“要有耐心。”

“我所缺的恰恰就是耐心,那些男男女女让我生气,我讨厌他们,可是过后又很后悔。”

“后悔是没用的,”安巴楚米扬说道。

墨西哥没有这么杰出的人才,实在是太遗憾了。洛伦索的工作成果经由安巴楚米扬被介绍到了苏联,他对此不无得意之感。自己若是能在墨西哥取得安巴楚米扬在亚美尼亚所取得的成绩的百分之一也就谢天谢地了!不可救药的国家,不可救药的国人!夸夸其谈、哗众取宠、不务实际的风气使他断定墨西哥难免沉沦的命运。“我们是地球上被判死刑的民族,”他曾经借用弗朗茨·法农[①]著作中的话这么对迭戈·贝里斯塔因说过。他不满那些最有才华的人们甘于当个狗屁议员、五流大学的校长、纳乌卡尔班之类地方的首脑或者至多是在什么赛诗会上得个奖、出出名而已。

比拉干成了真正的巴别塔[②],吸引着欧洲人、美国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埃里温、前往那些公元前十五世纪的古代遗址。那里平均生活水平很高,大多数居民以农为业。洛伦索情不自禁地做了对比。“墨西哥人得等半个世纪之后才有希望达到这个水平。”于是,他更加痛恨墨西哥人的自欺大话、食不果腹和教育不力的现状并大骂革命制度党和不干好事的政府。

受安巴楚米扬之邀,洛伦索参加了在比拉干附近的村庄阿

---

① 弗朗茨·法农(1925—1961),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

② 据《圣经·创世记》记载,大洪水之后,巴比伦人想在示拿建造一座“顶可通天”的高塔——即“巴别塔”——以扬名。上帝不愿其成,所以就变乱工人的语言使之互不相通,结果是塔未建成、人群四散。

什塔拉克举行的科学仪器研制所这一新的机构的奠基仪式。参加那一仪式的有当地的显要和最普通的工人和农民。洛伦索根本分不清楚哪是显要、哪是农民,这在墨西哥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洛伦索时常同让·克洛德·佩克、欧里·沙茨曼和夏尔·费伦巴赫等在下加利福尼亚有过合作项目的法国朋友聚在一起喝酒。他们喝的是亚美尼亚酒,洛伦索觉得那酒不错,其他几位却认为口感不佳。费伦巴赫发明过一种可以测得辐射速度的对比光谱。在这种场合,洛伦索才意识到自己法语不行。都怪该死的拉维勒神父!他无比愤怒地告诉他们,那个神父曾经摸着他的大腿说"好个韦斯特伐利亚火腿",所以他就再也不想学法语了。看到自己的故事逗得朋友们哄堂大笑,他也跟着笑了起来。"伦乔,你真不愧是个阿斯特卡人!"不管会不会法语,反正他们都将一起发表文章,而那文章又将是他的首批亚美尼亚文和俄文著作。

洛伦索的轻声细语、夸张手势乃至长吁短叹常常会逗得那些科学家们以及比拉干的工作人员大笑不止。他也常常大胆地脱口说出零星的亚美尼亚语的词句,然后再对照词典和照片回味当时的场景。夜里,他则精疲力尽地在床上辗转反侧,极力地琢磨着人们的意图并向宇宙讨要一个答案。

讨论的过程中,人们两次乃至三次地重复着自己的观点。会议一结束,洛伦索就躲进自己的屋子里。他每天清晨四点钟就醒了,但要捱到八点天文台食堂开门的时候才会走出房间。通过连说带比画的滑稽方式向服务员要一份煎鸡蛋和牛奶咖啡真是好玩极了!"说不定是错用了自己的天分,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丑角演员。"除了原本就讨人喜欢之外,随机的能力使他成了最受青睐的访客。亚美尼亚人排着队邀请他共进那缺少不了大蒜和伏特加的早餐,而且是在清晨六点。

洛伦索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有一种在空中飘浮的奇特感觉。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何人、在做什么事情、来自何方、是自己的观众还是别人的善意调笑或恶意戏耍的对象、是高兴还是不幸,他完全成了个中性人,就像一颗按照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规律或动或停的流星。由于手头没有报纸,他以为,除了比拉干、那些科学家以及自己的沉默,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工作自有其规而且是永远都做不完的,既然宇宙是无限的、时间也只是具有每个人所赋予的意义,那又何必着急呐。他如同活在梦中,忽忽悠悠,在他的印象里浮士妲就像是一颗远不可及的星星。墨西哥也成了生疏的词语,而且没有破解的秘诀。真的有个墨西哥吗?他什么时候到过那儿?墨西哥人是个什么样子?他所发出的只是一个漫无目标的信息,但却指望有人——浮士妲?——能够收悉。

说不定就连他本人也都并非真的存在。总而言之,他浮想联翩。梦境也好、现实也好,有时很美,有时又苦不堪言。浮士妲会怎么看他?她会想起他吗?对她而言,他只是一个可敬的老人?他早就有意屏除情感之事。他憎恶本能,可是此刻所处的这种懵懂的失魂落魄状态有时候甚至会令他担心自己是否会失去理智。"我们这些天文学家,人所共知,全都是些精神失常的人,"可是,在欧洲,精神失常就是疯子。劈头浇上一大桶冰水可以使之恢复神志。当天的剩余时间里,他都会沉浸在那使他想起梦想成真的第谷的梦幻世界之中。

洛伦索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旅馆的床上就会感到一阵伤心。"我这是在哪儿?"他会一时间想不起来并因而急出一头冷汗。按照他的手表,他同墨西哥相隔十个小时。也就是说,浮士妲同他相差了十个钟点。没有办法将时针调得一致,真是气死人啦!"我离开浮士妲已经有一千年了。"他觉得这是自己头一次远离家门,确实是非常之远。"爱我吧,浮士妲!"他给她拍过

这么一封电报,但是没有收到回音。

针对安巴楚米扬的提问,洛伦索回答说自己发疯地爱着浮士妲。“我满脑子的胡思乱想,”他解释道,“在这儿,绝口不提,通过我们通常借以自卫的这种绝口不提的奇妙而自私的方式,我逐渐淡忘了此事对自己的伤害。然而,犹如噪音一般的现实会让人突然猛醒并陷入极端惶惑之中。一个孤单的人怎么可能活得舒心、安稳、踏实呢?”

洛伦索很为不能掩饰自己的情绪而难过。他已经在比拉干待够了。“我们已经在像拉磨的毛驴似的没完没了地重复着老调调了。”

“都是那个妖女闹的,不管到了哪儿都觉得不自在,”洛伦索心烦意乱地想道。浮士妲的朝气使他尤显衰老,她的快捷更是犹如夺命利剑。每次一起到托南钦特拉的郊野散步的时候,她总是像条小狗似的忽前忽后,走的路程要多出一倍,突然跑向前去、然后再跑回来,面颊绯红、头发飘逸,整个人都洋溢着惬意,包括她那他还未曾染指过的肌肤。

每次散步的时候,浮士妲都会揪下一些迷迭香的茎叶用手指捻碎再兴奋地送到鼻子跟前嗅了又嗅:“您闻闻,博士,多香啊!”她向洛伦索描述在法国骑着自行车穿过的长满薰衣草的原野的景色。什么时候?她没有说。有些女人就愿意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浮士妲就属于那一类型。她擅长走路,常常徒步到乔卢拉去,洛伦索就跟她开玩笑说:“您为什么不训练训练走到普埃布拉、然后再到联邦区呢?”浮士妲天真地回答道:“普埃布拉没多远,我走十二公里没问题,就是回来的时候会有点儿累。”“您的双脚一定长满了老茧。”“喔,当然!要不要我给您看看?”她的世界中的种种神奇成分是洛伦索没有办法理解的。

洛伦索望着浮士妲,她的那种未解其意的样子让他颇为难过:“你跟你的同类一样,也是个智商不高的蠢货。”他真想放掉

她的血、掏空她的心，然后由自己去占据她体内留出的空间。我是多么恨她啊！我是多么爱她啊！她身上最小的毛孔、最细的汗毛都是他憎恨、他崇拜的对象。如果他会杀人的话，被杀的一定就是她。

自从和浮士妲有了来往之后，洛伦索就在内心里和精神上忍受着折磨。浮士妲确实刺到了他的痛处。难道这就是爱情？

31

在一次于卡罗利娜楼召开的大学校长会议上，普埃布拉大学校长对一直没有开口的洛伦索说道："您是权威，博士，我们很想听听您对高等教育的意见。"

"等奇尔潘辛戈大学校长不再嚼口香糖了，我才会发言。"

人们惊异地将目光转向了那位校长，会议也就到此结束。在返回托南钦特拉的路上，洛伦索心里很不好受。干吗要侮辱一位年轻的校长呢？他没有考虑自己的话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别的场合，他也曾播下过不和的种子。

洛伦索有一次在天文台里见到了浮士妲，于是就问她：

"浮士妲，您见到我的时候，我是从左边还是从右边走过来？"

浮士妲对这个问题显露出了明显的诧异，不过还是回答道："右边。"

"噢，这么说我是吃过饭了。"

洛伦索的这种心不在焉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排斥一切与天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务。除了他的研究工作，他惟一肯花时间的就是去看那三匹马。他每次都要在外衣口袋里揣上两个苹果，其中的一个是给汤姆·琼斯的。在那马咬

碎苹果的同时,他本人也狠狠地朝另一个苹果咬上一口。

那几匹马是天文台的赞助人多明戈·塔沃阿达送给托南钦特拉的礼物。"博士,您那儿有的是地方,可以给这个高贵的生灵找个遮阳挡雨的处所。"

"它会啃坏我的果树的。"

"您就把它养在下面,那儿没有果树。"

继汤姆·琼斯之后,又送来了娇娃,一匹温顺的白马。多明戈·塔沃阿达特意说明它已经怀驹了,否则洛伦索是不会收的。下驹那天,他二话没说就挽起衬衫的袖子把手伸进了马的肚子里,浮士妲看得两眼发直。"您去拎点儿水来,"他冲着傻愣着的浮士妲大声说道。等到小马驹站到了母亲的身边之后,浮士妲问道:

"您是在哪儿学的? 想不到您还会接生。"

"这是我的秘密,"洛伦索笑着说道。

"咱们给它取个什么名字?"浮士妲抚摩着身上还湿着的马驹问道。

"金环。"

这位德·特纳博士真不可捉摸! 路易斯·里维拉·特拉萨斯可要平易得多。

"看看您是不是个好骑手,骑上汤姆·琼斯,"洛伦索向浮士妲发出了挑战。

"我不会骑马,博士,非要骑的话,我也只会去骑娇娃,因为它没那么高。"

"特拉萨斯说您无所不能,所以,我等着瞧呐。"

浮士妲对洛伦索心有不满,而他呢,更是恨不得开她的膛、榨她的血、掏出她的五脏六腑。

"我曾经想过,博士,刽子手应该是就跟您差不多。"

"您为什么这么说?"洛伦索很不高兴。

"因为您总是跟身边的人过不去,相反,我却是那种觉得人们都比外表印象要好的人。"

"哦,是吗? 不过,在托南钦特拉这儿,目标是共同的,可是人们都在争着抢着要达到那个目标。"

洛伦索告诉浮士妲,就像马洛[1] 据以写出他的《浮士德》的十六世纪民间传说一样,魔鬼曾经化作狗的样子呈现在他的面前。浮士妲听了之后莞尔一笑,然而,她立即就收敛起了笑容,因为她看到他正对着一条缘坡而上的黑狗的眉心开了一枪,那狗一个跟头就栽倒在了地上。她早就听特拉萨斯说过特纳是个好猎手,不过,那一枪还是让她心惊肉跳。"真没想到他会杀死一只狗。这人让我害怕,"她对里维拉·特拉萨斯说道。"为什么?""我恨打猎的人。""特纳是个天生的猎手。他也在公路上杀狗。""太可怕啦!"

有一次,洛伦索眼神无限忧郁地问浮士妲:

"您和我能不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什么心都不再操了呢?"可是,紧接着他又对她发起了攻击,"您是墨菲斯托菲里斯[2],是来诱惑我、来让我相信您能够令我得遂所愿的,可是,归根到底墨菲斯托菲里斯不过是一个丑角、一个可怜的魔鬼。"

"这么说我是个可怜的魔鬼喽?"

"也许吧,我不敢说您不是。"

"就算我是个可怜的魔鬼,但是我不会残杀无助的生灵。"

"噢,是吗? 您勒死的那只猫又算怎么回事?"

"那是小时候干的,而且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

① 马洛(1564—1593),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先驱,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② 墨菲斯托菲里斯,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

“您大吃牡蛎又算什么?”

“那倒是有意的。”

浮士妲和洛伦索都有一个至今还在困扰着他们的童年。

洛伦索看到浮士妲坐在图书室的桌边就笑着走了过去:

“您能告诉我返老还童的秘诀吗?”

话一说完,他转身就走,跟进去的时候一样突兀。

浮士妲有时候会忍无可忍:

“据我所知,博士,您从未对女人下过功夫。您不懂什么是爱得死去活来。”

“噢,您懂?”

“我的直觉特别敏锐,我知道您之所以跟我来往是因为您没有感情生活。”

从什么时候开始浮士妲在托南钦特拉成了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看着她迈动着有力的长腿朝着天文台走来真是一大乐事。她面对着太阳,像年轻女人一样矫健。洛伦索已经能够分辨得出她那轻盈的脚步声。“我觉得她该是年近四十了,”特拉萨斯推断说。

浮士妲有时会失踪一两个月。那是出去旅行了。独自一个人?去哪儿了?希腊。怎么会去希腊?哪儿来的钱?“动用积蓄。您在亚美尼亚期间,我去了希腊。我忍不住要去看看迈锡尼。”

洛伦索于是妒忌得要死,利用一切机会跟她找茬。机会总是有的,浮士妲每时每刻都会给他提供由头。她在观测塔旁边栽种了一些花草,洛伦索见了之后就吩咐瓜尔内罗斯薅掉。“为什么呀?这可是浮士妲小姐栽下的呀。”“您不薅,我薅。”一怒之下,他就将那些花草连根带茎地一起拔掉了。后来,他却发现那些花草全都被移栽到大院子的另一侧去了。“我真是个混蛋!”他再次见到那些花草的时候心里又羞又愧,因为浮士妲问过他

那些花草碍着他什么了,他气哼哼地说:"跟天文台不相配,这儿是工作的地方。""我是头该死的蠢驴,"他过后想道,"浮士妲让我的劣根性暴露无遗。"

跟洛伦索不同,浮士妲似乎是依然故我。每逢洛伦索大发雷霆之后,她就会消失一天或两个月,于是洛伦索又想念得不行,以至于天文台的人都会说:

"德·特纳博士气儿不顺,因为浮士蒂塔① 不见了。"

浮士妲成了洛伦索的晴雨表。她一回来,洛伦索就恢复常态,他会逮住她随便说出的一句什么话来自我安慰。"我惟一受不了的是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这句表白让他确信:"她再也不会出走了。"然而,浮士妲又去旅行了,洛伦索的情绪再次跌入低谷。

傍晚喝过茶后一起散步的时候,浮士妲会说些令洛伦索深感宽慰的话语:

"您瞧,博士,我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见到的就是那种光亮,"她边说边抬手指了指面前的山谷。

浮士妲很残酷,她应该知道洛伦索会死在她的前头;而洛伦索呢,出于忌讳,不跟她谈论生死的问题,不过,却对她那令人惊叹的青春活力欣羡不已。

"是啊,人家都说我很像科塔萨尔②,就是那位一年比一年年轻的大块头、人挺好的作家。"

"您认识他?"

"当然,他还送给了我一瓶长生不老药呐,但是不许我转赠他人。"

没有理由责难浮士妲。换一个人也许会设身处地地替她想

① 浮士蒂塔为浮士妲的爱称。

② 科塔萨尔(1914—1984),阿根廷作家。

一想，因为他洛伦索·德·特纳太不能容人。他的力量在于他的坚韧性格、他的思辨逻辑、他的决不退避，而如今这个女人，尽管他无时无刻不在贬损，却就是让他不能割舍，即便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也无法将其屏弃。“我恨她，”他一再地默念着，但却毫无用处。浮士妲到底是怎么一个人？“请你消除我的疑团吧，亲爱的，告诉我你是什么人，告诉我怎么样才能让我不再爱你。”浮士妲的一切原本应该使洛伦索避之不及。她吸大麻、用毒品，尽管已不年轻，年轻人却把她当成自己人。她为什么就从未同他酩酊一醉呢？博士，您，您，博士，再见，博士，天啊，多么疏远！浮士妲对他怀有戒心。可曾有过得到她的机会？也许有过，那是在开始的阶段、在她刚到托南钦特拉的时候、在他同摇滚青年狂舞之后邀请他到她屋里去坐坐的那天夜里。他是彻底败在了浮士妲的手下。可是，在别的女人面前，他从来都是所向披靡的呀。浮士妲筑起了一道他无法逾越的壁垒。无论是细密周到的解析还是观测金牛座 T 型星的恒心都没能帮助洛伦索破解浮士妲的来历、心思、变化。她成了他那可算漫长的一生中观察过的最复杂、最揪心的目标。在发现了耀星之后，他主动选择了蓝色物体作为研究对象。他从未选取浮士妲，她是像陨石一样自行坠落到观测塔的穹顶之上并砸得他半死的。她为什么不继续在天空飘浮？此时此刻洛伦索终于惴惴不安地认识到了自己并不具备责难她的条件，也许正是这种有欠开阔的心胸妨碍着他正确理解万千的天象。

试验的方法也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因为，能拿浮士妲怎么样？肢解了她？洛伦索遇到了一个复杂得出奇的理论问题，而他又一向都是实践观测家。即便是将她制成切片放到显微镜下，他也将是一无所获。也许她只是一个被他错当珍稀的俗物、一个并非与众不同的女人，如有差别，不过是更加疯癫而已。然而，即便这样，他还是不能将她忘记。

"爱情比死亡更具威力、嫉恨比冥罚更为凶猛,爱情的炽度恰好似耶和华的烈焰熊熊。

"再多的水都不能使爱情止燃,就连江河也无法将之熄灭。

"如果有人想用生命和金钱换取爱情,他得到的只能是轻蔑。"①

这是《雅歌》中的诗句,洛伦索在读预科的时候曾经同迭戈一起背诵过,如今却有了切身的体验。

洛伦索和浮士妲之间还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问题,不过,洛伦索已经有了遭到轻蔑的感觉。"这就是我的收获,"他反复地想道,"这就是我正在吞咽的苦果:轻蔑。浮士妲完全知道我爱她,所以才会对我不屑。"直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娘儿们",一旦用过之后,洛伦索全都可以远远地抛到脑后;可是现在,到了垂暮之年,浮士妲却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浮士妲比金牛座T型星更让洛伦索牵念。因为什么?她连个长处都没有,凭的是什么?

洛伦索是个有理想化倾向的人,凡事都喜欢走极端。非恨即爱。毫不含糊。他仰起脑袋、闭上眼睛,欣慰地想起了那位名字叫做萨乌尔·韦斯的学生。这个学生的确不同凡响,托南钦特拉能有这样一个人也算是对洛伦索的种种失意的补偿。韦斯前途无量,肯定会为墨西哥增光。看到他坐在自己房间的写字台前,洛伦索心里美滋滋的。他的母亲每个星期五都会准时给他

---

① 此段译文为译者依照原著的西班牙文译出。圣经公会版《新旧约全书·雅歌》的译文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送来干净衣服以及一点儿好吃的东西，萨乌尔总是把那些好吃的东西拿给同事们一起分享。韦斯太太很有点儿韧劲儿，每隔半个月就准能从电话里听到她那清脆的声音："萨乌尔怎么样，博士？"

发现韦斯开始有些松懈起来，洛伦索就将他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您最近怎么了，萨乌尔？"

"我在谈恋爱。"

他迷上了一位秘书。一天夜里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跑到观测塔去找洛伦索。

"博士，您能开车送我到乔卢拉去吗？我必须马上跟普埃布拉通话。"

洛伦索望了望那个年轻人：瘦瘦的身材，大大的鼻头，细长的脖子，早谢的头顶，厚厚的镜片后面是充满恳求的眼神。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立刻关闭了穹顶。

"当然可以，韦斯，咱们走吧！"

"我睡不着，必须跟女朋友谈谈。"

"还好，不是找您的母亲，"台长戏谑地说道。

洛伦索已经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弄到了一个奖学金名额，他相信萨乌尔·韦斯会像所有孤身独处的年轻人一样在逆境中经受磨炼。所以，六个月后，当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发来电报通报萨乌尔·韦斯已经在壁橱里用腰带上吊身亡的消息的时候，洛伦索登时就瘫在了那儿。"我不在乎化为乌有，"韦斯在离开托南钦特拉前往加利福尼亚之前曾经这么说过。

洛伦索了解到，萨乌尔的普埃布拉籍女友在其动身前与之断绝了关系，不过，事情过于突然，她既没有告诉韦斯也没有对浮士妲提起。"那小伙子有点儿怪，他母亲是既怕他晒着又怕他冻着。""他是个天才，"洛伦索反驳道，"别的都无关紧要。"

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萨乌尔·韦斯的成绩并不是像希望的那么好。洛伦索曾经写信鼓励他。那里没有任何会使他分心的事情,所以,他的成绩没有理由下滑。洛伦索坚信他能够赶上去,准备继续给他写信,而且也确实写了。正当他认为韦斯已经度过了适应期并走上正轨的时候,却传来了噩耗。

萨乌尔·韦斯连一封信也没有留下。洛伦索念念不忘他的自杀事件。

"说不定他脑袋里面长了瘤子。"

"没有,博士,您就不要自己骗自己啦。他是自寻短见。"

"别这么说,浮士姐,没法让人相信。"

"阿曼妲·西尔维尔说,"浮士姐告诉洛伦索,"您总要求年轻人努力表现自己,可是很多人都感到压力太大。她的原话是:'整天地拼、拼、拼,有时候会有效果,但是却忽略了到底能够拼到什么地步,结果有的人就严重地丧失了自信心。'"

"的确是这样,我承认有时候可能会事与愿违,不过,萨乌尔·韦斯是个天才,浮士姐,他是个天才。"

"请您让我把阿曼妲·西尔维尔的话讲完。'台长把韦斯捧上了天,不给他台阶下。对那位有两个孩子的女人格拉西埃拉·奥塞霍也一样。当他问起孩子们的学习情况的时候,格拉西埃拉回答说:"儿子死不用功,女儿非常努力。"台长颇为惊异。"太糟糕了,怎么会呢?""他不喜欢学校,没兴趣,不过还能升级。""这可不好,格拉西埃拉,说不定是您对他关心不够。"格拉西埃拉于是回答他说:"哎哟,老师,您别这么说,我可受不了,本来我就已经是到了台里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回到家里又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科研人员了,所以,您就别再责备我啦、别把我儿子的过错加到我的身上,他已经大了,应该管好自己。"'

"阿曼妲觉得您这个人自相矛盾,"浮士姐接着说道,"据她说,两天之后您完全改变了观点,格拉西埃拉求您为她向澳大利

亚的斯特罗姆洛山写一封荐书,您说她不仅是位杰出的的科研工作者而且还是模范母亲。格拉西埃拉还提出了异议:'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吗? 我不是模范母亲也不是模范科研工作者,有时两方面还都很糟。显然您很难准确地评价一个人。'"

"这跟韦斯有什么关系?"洛伦索不解地问道。

"阿曼妲认为,韦斯感觉到了您已经将他捧到奥里萨瓦的山尖儿上了,倘若不能如您所愿,您就会将他打入阴沟。"

"噢,这么说您觉得我应该对萨乌尔的自杀负责喽!"洛伦索沉痛地说。

"那倒不是,您不必那么伤心。"

"那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可能最令我难过的话呢? 您没有看到我为此无限悲痛吗?"

"我这会儿跟您说这些是因为,在艰难的时刻和极端的情况下,人们才会讲真话。韦斯这件事就是极端情况。跟阿曼妲一样,我也觉得您的偏执有可能伤害年轻人。萨乌尔不过是在学校里得满分、按时完成作业,您却把他抬高成为墨西哥的爱因斯坦。然而,我认为,真正的才干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发现问题的能力。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之后,韦斯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思维方式而且他也不是惟一的聪明人,很可能因此而就产生了悲观情绪。"

"那很正常,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消沉,适应了之后就会重新振奋起来。"

"您知道,博士,百分之十的概率对任何人都不是包票。有多少科学家是学出来的? 您本人就不是科班出身。在科学上,必须善于提出问题而不能像韦斯那样只是完成别人布置的作业。"

浮士妲说完就扬长而去,丢下洛伦索一个人完全陷入了困惑之中。"阿曼妲·西尔维尔也许是对的。我不仅要当天文学

家,而且还得成为土木工程师、监工、心理医生。"他很可能错在以为别人也都跟他一样对自己非常苛刻。

洛伦索想起了在下加利福尼亚时的一件往事。在修筑魔鬼峰顶的平台期间,头一天他就以为自己是下不得马了。自尊心迫使他整整一天都紧紧地跟随在工程师卡洛斯·帕拉苏埃洛斯及其工程队的后面,死死地趴在马背上,尽管腰背疼得他两眼发黑,还得强装若无其事。他心里明白:"如果下马,必摔无疑。"两条腿僵得像是木头棍子,胳膊像是灌了铅,手指像是粘在了缰绳上。他是怎么了? 天知道。浮士妲担心地望着他。帕拉苏埃洛斯工程师不是没有留意就是假装没有看到。洛伦索托人传话说自己不吃晚饭了,大家全都没有吭气。其实是他根本就站立不起来了。

洛伦索浑身的肌肉疼得无法入睡。太阳穴嘣嘣地跳了一夜。"明天大概撑不住了。"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却以超凡的毅力重又爬上马鞍。是骨气在支撑着他,他必须作出榜样。"即便是拼得一死,也不能稀松。"

随后的几天里下起了大雨。雨水使山体变得泥泞不堪。

洛伦索表现出了与其年龄相符的镇定,雨水顺着草帽哗哗地流淌着。屁股罩在他的雨衣下面的坐骑不住地摇晃着脑袋,弄得他心里也有些紧张。有人提醒说这会儿地上特滑,必须小心淤泥。他并没有过分在意。人家那话其实专门说给他听的,他年纪最长、体质最差又不熟悉地形。"雨水会令人胆怯,"帕拉苏埃洛斯笑着说道。洛伦索暗下决心一定要表明自己恰恰相反。

"工程师,明天咱们天亮之前开工。"

"不行啊,博士,不能对他们提出那种要求,再说,也看不见啊。"

"去买几盏汽灯不就可以施工了嘛。只有这样才不会被雨

延误。"

"真没见过这种事情!"

"帕拉苏埃洛斯工程师,发号施令的人是我。"

"那好吧,博士,不过,不会有用的。"

"毋庸置疑,既然要施工,就得下大力,那就大家一起变成壮工苦力吧,"洛伦索心里想道。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他必须做到的事情。他常常讥诮自己:"二十年后的三个火枪手已经不似当年喽。"

在山上,每天都是自然和人的意志之间的对抗和殊死搏斗,这两种力量就像是荷马的《奥德赛》中的导致水手们丧生的那两块巨大的活动礁石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①。

这会不会成为他本人的不朽业绩?

起初帕拉苏埃洛斯工程师及其副手打算炸掉一侧的山体以开通通向平台的栈道,但是石质不行,由于属于砂石结构,可能会出现崩坍。爆破手们正在等待着填药并贯通路段。

"不必破坏这里的地面,相反应该加固,可以修成梯阶,"洛伦索说道。

帕拉苏埃洛斯看了他一眼,这位科学家似乎什么都懂。

"不炸了,使用机械,履带车明天开进来,"帕拉苏埃洛斯很服气地宣布。

"这儿的道路承受不了拖车的重量,""大嘴巴"嘟囔道。他是惟一的一个头上戴着安全帽的人,其他的人全都是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的,甚至连个水壶都没有。"长毛"只是将一块大手帕的四角各打一个结套在脑袋上雨天挡雨、晴天遮阳。

---

① 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希腊神话中阻塞希腊英雄奥德修斯所经水域的两个长生不死、不可抗拒的妖怪。在古代,二者常被合理地解释为礁石。

恶劣的条件、过高的海拔、陡峭的地形和松动的山石使公路的工程进度慢得让人恼火。如果所用材料能够有些黏性，每天也许可以推进二百米，可是那些砾石却哗啦啦地滚下山去。夜里，五六米的路段突然下陷变成了一个大坑，没有几天的时间很难再次填平。他们就像横行的螃蟹一样不进反退，实在令人无法容忍。晚上的时候，洛伦索躺在睡袋里盘算着回到平台上去所需要的时间几乎无法入睡。筑路工人们把好几个钟点浪费在了准备工作和吃饭上面。似乎没有一个人愿意重新拿起锤子、尖镐和铁锹。

“说筑路工人勤劳简直就是神话。”

“您就耐心点儿吧，博士，只有这样咱们才会有所进展。”

帕拉苏埃洛斯告诉洛伦索说，他的一个工程师朋友在修筑从库埃尔纳瓦卡到阿卡普尔科那段公路期间甚至还修起了一个足球场。

“咱们也就差给那帮懒鬼修足球场了，以便让他们把本应用来挥舞榔头的精力耗费掉。”

“足球场对谁都没有坏处，”浮士妲插言道。

“他们如果喜欢上了您，博士，干活就会更卖力气。”

“我还真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他们调皮捣蛋，到头来还得我做让步。这不道德。”

“有了足球场，他们也许就不会把工钱送给酒馆和妓女啦。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了，博士，结果是每个人的效率都大有提高。此外，恐怕还得改善营地……”

“咱们的营地跟他们的一样，也没有打算改善。”

“您有睡袋，博士，他们没有。我这么说并非是出于人道的理由，而是从实际出发。我有切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就有什么样的效率。您就想想科洛拉达山发生的那件事情吧。”

洛伦索毫不掩饰地狠狠瞪了帕拉苏埃洛斯一眼。他立即想

起了农民何塞·巴尔加斯那固执而阴沉的面孔并气得直哆嗦。尽管已经过去四年了,揍那家伙一顿的欲望丝毫未减。他当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有扑过去。如果仔细想想,他一辈子经历的全都是难事。"镇定,混蛋,要镇定。"显而易见,安定药片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不是借助了医学,他会怎么样呢?四年前,他从得克萨斯仪器厂购得了一台辐射计,准备安放到科洛拉达山的峰顶上去。那台仪器价格不菲,十八万多美元,但是,以其效用而言,倒也物有所值,因为实际上是自行运作,只要每周上去"核查"两次就行了,而这个工作甚至连一个女人都能承担。

三个月后,浮士姐在托南钦特拉接到了一个电话,随后她就神色慌张地跑去向洛伦索报告说辐射计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地山民将那套精密的电子设备捆进了山沟。洛伦索差点儿气疯了,跟浮士妲一起赶到科洛拉达。他们一到圣费尔民村就风风火火地冲进了村政府。洛伦索要求传召肇事者,于是就见到了不肯正眼看他的何塞·巴尔加斯的那张脸。巴尔加斯还带来了五个人,他承认自己曾经跟他的同伴们讲过都是"那些有学问的人"安在山顶上的玩意儿闹得天不下雨。

"工程师们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过不要安那东西,他们还笑话我。你们瞧吧,刚刚把它弄掉,就连着下了两夜大雨,直到天亮都没停。"

村政府的人一本正经地听着何塞·巴尔加斯的陈述。洛伦索大发雷霆,以教训的口气对他们说:辐射计会给他们带来无法估量的好处,他们毁坏了国家的财产,每个人都有权利不求上进但却不能成心损人,他们的行为是犯罪。

"带我去现场!"

在山涧里,洛伦索还想捡回点儿什么。他找到了四根支棱在那儿天线,还发现了几块太阳电池。这儿的人怎么会竟然无

知到了阻碍自己的进步呢？突然，从沟底下传来了卡洛斯·帕拉苏埃洛斯的喊声：

“你们别忙活啦，这儿有个东西。“

那是一具高度腐烂了的女尸。

“别出事儿，但愿不会倒霉，”一个山民说道，“应该是一个本地姑娘。”

浮士妲挽住了洛伦索的手臂。

“要不要我收尸啊？”帕拉苏埃洛斯问道。

“不要，必须报案，一切都应保持原样。”

在返回的途中，洛伦索问浮士妲：一个姑娘能在四千米高的科洛拉达山上干什么呢？

浮士妲流出了眼泪。

“您是不是认为她是被人杀了之后扔在那儿的？可怜的女人，肯定还不到二十岁。”

能将死者丢入山涧的会是个什么民族呢？那姑娘又是什么人呢？在洛伦索的嘴里，死者从姑娘变成了女孩。她的葬礼是晚上七点钟开始的，洛伦索觉得她好像就是自己的亲人，可怜的孩子！该死的民族！别指望这样的一个民族能够成就什么好事，连一个辐射计、气象站、天文台都不配拥有！不配、不配、不配，什么都不配，让他们全都去死吧！死在仪器残骸中的女孩成了墨西哥在科学领域失败的象征。洛伦索和浮士妲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他们就这样回到了托南钦特拉。

如今，在这漆黑的深夜里，洛伦索仿佛看到山涧里的女孩的遗骸同代表着他的全部希望的萨乌尔·韦斯的尸体并排地摆放在一起。一只黑色的蛾子在他的台灯四周飞来飞去，他暗暗地想道：“合乎逻辑，本来就该是这样，弗洛伦西娅的阴魂在窥视着我。”

32

洛伦索看到浮士妲仍然像几个小时之前他离开时一样坐在计算机前。她的披肩已经从肩头滑落了下去。洛伦索对她掌握互联网这类新玩意儿的能力颇为惊异。她跟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一样,如醉如痴地随意坐在计算机前,两眼盯着屏幕专心致志地等待着信号。

洛伦索还记得早期的计算机如同布满导线的巨大衣柜一般。那些东西一定就像曾经光耀夺目的废旧汽车似的被丢弃在了垃圾场上,任凭雨淋日晒、锈蚀朽烂。

望着浮士妲对计算机倾情的样子,洛伦索想起了第一台计算机运抵托南钦特拉之后的情景。那台机器安装在电子实验室里,贡萨莱斯姐妹拒绝使用。"我还是喜欢我的打字机,"切拉宣称,接着又补充道:"一摁字键就通过色带将字母打印到了白纸上,不比这个摸不透的新玩意儿简便多了?"她始终都没有接受。"我讨厌老鼠,可是那东西却老是在眼前的屏幕上跑来跑去。"

于是浮士妲就接了过去。她一下子就着了迷,很快学会了使用,而且连讲话的内容都变了。数位,圈 a,移动单元,高清晰度,网址,主页,滚动条,文件夹。洛伦索大为不满:多可怕的词语,您是在糟蹋西班牙语。Windows。窗户在哪儿呢?不过是有个硬盘的计算机而已,竟能一下子就联通全世界并储存足以让巴别塔的图书馆为之瞠目的讯息,好像所有的智慧全都可以浓缩于一部电脑似的。那就是时至今日一旦出了问题也许还不知道怎样使之迅速复原的电脑。

浮士妲很可能正在同地球失去联系,就好似一颗不断发出哔哔的讯号声但却不是靠近而是朝着十二亿光年之外飞去的人

造卫星。她的计划恐怕三千小时都无法完成,如果说她还吃饭的话,那也是跑出去吃上几口就马上回来,手里端着咖啡,眯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佝偻着身子,沉浸于那个专为俘虏她并将她永远捆绑于光纤之上而设计的可视系统之中。

浮士妲为天文台的那台电脑取名为台长。那是一台经过多年改进而成的阿尔托斯 1200LH 型高密度服务器,是专门为需要大功能、大内存的用户而研制的。科学必须配备通过无线调制调解器加快终端机与内容丰富的互联网之间讯息传输速度的最新一代先进设备。

洛伦索宣称宁愿对手下口授,身边的那些女人就是为了接受他的指令而安排的。尽管经过浮士妲的辅导,他直到最后也分不清楚硬件和搜寻器、数位和微晶片、软件和微软。那么多"软"倒让他觉得比切菜刀还要锋利。

洛伦索跟控制论领域简直就是格格不入。他,作为一个科学家,怎么就会跟一个塑料盒子无缘呢?尤其不能容忍的竟然是塑料那种劣质材料。

科技领域的规律是冷酷无情的,就像几年前他在科研院的时候要求每个成员必须三年提交一项研究成果一样。

浮士妲对他可是从来都没有像如今对这些令她全神贯注并使用一种他全然不懂的语言的烦人塑料盒盒那么上心。

"您和电脑合而为一啦。"

"博士,电脑将我同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联系在了一起。"

"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表现形式。当您在电脑中迷失了自己的时候,我却依然故我、不改本色。我是个科研工作者,不会满世界地去寻找依托。"

洛伦索想起了自己五十年代受到的挫折。当时他满怀激情地将望远镜对准了天空,可是施密特却不能得心应手。"现有的设备不听使唤,可真是让人上火啊!"然而,他最终毕竟制服了施

密特,而现在,这个要复杂得多的浮士妲却让他无计可施。

天气很凉。浮士妲重又披好了披肩。她知道自己在计算机前面待了多久了吗?她会不会在他的眼皮底下突然断气啊?"摘掉披肩,披肩最让女人显老,"洛伦索对浮士妲说道。

洛伦索看到了"mexico. com. mx,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字样和诸多选择窗口。浮士妲那个索命女妖篡夺了他的学科、矮化了他的学识。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深爱着浮士妲还是妒忌她对自己隐瞒了的学问。那些如同星星一般闪烁的小小符号仿佛在向他显示托南钦特拉的生活可能会听命于某位高人,不过,休利特-帕卡德[①] 和麦金托什之类的公司确实弥补了人脑的不足,尤其可怕的是,电脑浮士妲已经攫住了他视为女人的浮士妲。

"博士,您想不想进入纳萨[②] 的主页?他们正在直播西欧日食,"浮士妲突然意识到了洛伦索的存在,于是就这样问道。

多少年前,也就是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他们曾经一起收看了电视转播的人类登月的实况,洛伦索当时激动得毫不掩饰地当着浮士妲的面流下了眼泪,她拥抱了他,而且还破天荒地吻了他,以至于让他觉得自己也像那两个宇航员一样踏上了月面并同尼尔·阿姆斯特朗一起说道:"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是,对全人类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然而,在吻过他之后,浮士妲却拒绝让他送自己回家:"我非常激动,需要一个人走走。"

正如自知被电子拒绝一样,洛伦索陷入到了情感世界之中。计算机有幽默感、能够唱到失声以至于唱不出《戴茜》——而二

---

① 即从事电子测试设备、个人计算机及激光和喷墨打印机的美国惠普(Hewlett Packard)公司。

② 即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的缩写(NASA)的音译。

〇〇一年的《戴茜》就是《太空遨游》——那首歌的结尾吗？洛伦索从前绝对不会贸然提出愚蠢问题的，可是这会儿却问道：

“计算机为什么不对我说‘我希望你幸福’呢？”

洛伦索已经不记得他本人早就将恰瓦·苏尼加排除在思想家的圈子之外了。“他没有达到那个档次，他不是一个值得与之交谈的人，”他曾经对迭戈这么说过。只有他才有资格同阿尔图罗·罗森布卢思进行交流。诺伯特·维纳到国立心脏病学研究所的生理实验室来推广新兴的控制论学科，而罗森布卢思则来同他和莱夫谢茨以及另外一些数学家聚会，应邀参加的只有他的侄子埃米利奥、何塞·阿德姆和吉耶尔莫·阿罗。这一聚会对洛伦索的鼓舞几乎不亚于物理所的那台被卡洛斯·格雷夫亲切地称之为“小球”的、用作质子和氘核加速器的二百万伏范德格拉夫静电发生器。

“在人类的所有幻想中，这才是最完美的、才是能够传世的，”浮士妲眼睛盯着屏幕说，接着又装腔作势地补充道：“不能立刻真正进入互联网的人将成为落伍者。”

电脑浮士妲改变了女人浮士妲，甘受浮士妲精神的感染而被迫置身于自己无法理解的传奇中的洛伦索可就悲惨喽。浮士妲是否能够倒转时间、超越时间？她凭借着“兆为”①、“呼叫中心”②和“弹性答案”③等等整套英语术语到底都掌握了什么魔法？

“博士，您为什么不利用虚拟图书馆了解天文学在世界其他地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呢？”浮士妲曾经提醒过洛伦索，“您瞧，博士，互联网开机就通，您不上网，也就处于“在外”④状态，您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与世隔绝。博士，求您啦，别那么固执，您已经完全不必再去乔卢拉买报纸、也不必再一边等着摊主找钱一边

---

①②③④ 原文为英文。

跟他胡扯或者把他当成朋友以便让他为您留份报纸了。相反，您可以在互联网上读报,既了解了世界大事又节省了上街浪费的时间。”

对洛伦索而言,科技通讯的大飞跃意味着同浮士妲沟通的大倒退。正如浮士妲所说,洛伦索自觉在外。每天晚上,不管多累,浮士妲都要打开自己的电子邮箱,然后就痴迷地在成千上万封包含有大量可供选择的信息的邮件中游弋到深更半夜并用惠普激光喷墨打印机加以复制。

浮士妲完全沉入到了电子邮件那隐形世界中去了,一改过去的殷勤,变得对任何人都不再理睬,就好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遁入监视器中消踪匿迹一般。一天夜里,她非常激动地说道:“我对数控世界坚信不移。”洛伦索问她跟谁联系得那么频繁、那么痴情。“跟诺曼,”她回答道。“诺曼?”洛伦索一愣,“哪个诺曼?”“您的那个诺曼,咱们的诺曼,我们已经通过互联网成了情人,每天都联系。”“我不,我要给他写信,就把信的内容口授给秘书,”洛伦索在离开实验室之前嘟囔道。毫无疑问,什么情人不情人的事情只是浮士妲那个蠢货的一个残酷讽刺而已,不过,那个女人永远让人琢磨不透。

洛伦索睡得很不踏实,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又做了个恶梦。已结永好的浮士妲和诺曼在那蓝得可怕的屏幕上狂笑不止。第二天上午,洛伦索打发人将浮士妲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有关诺曼的事情,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博士,我甚至还到哈佛去看过他。”

“他怎么会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起过呢?”

“也许是不想伤害您,打算找到机会再说,谁知道呢。恋爱中的人嘛,博士,心目中只有自己,会将一切全都置之度外。”

“恋爱中的人?”

“就是诺曼和我呀。”

洛伦索用手捂住了脸,浮士妲强忍着没有作出心软的表示。

"好吧,浮士妲,您可以走啦。"

洛伦索一气之下拎起皮包就去了墨西哥城。随后的几天如同噩梦一般。知心密友迭戈不在。恰瓦·苏尼加可能会笑他,或者,谁知道呢,总而言之,已经无所谓了。胡安和莱蒂西娅,他早就同他们断了联系。莱蒂西娅紧急住院差点儿死掉的时候,他都没有到医院去看过。他一天到晚忙于天文台的事务。如果说他一向都是为了工作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更不必说感情生活了——的话,此刻却逐渐切断了往日自己同别人的联系。他已经把诺曼忘了,只是偶尔还有点儿公函往来。他向来擅长解决问题和排除干扰,如今却不得不承认浮士妲是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病毒,完全正确,她就是一个病毒,比任何可能对计算机造成危害的病毒都要厉害得多的病毒;诺曼则改程式变成了黑客①,犯下了盗取他准备启用——对,确实准备启用——的讯息的罪行。待到他可以重返托南钦特拉之后,他将发布果断的指令。浮士妲将不能再次踏进天文台。其次,他将谴责那个美国佬不忠不义。再其次,他将不惜一切代价掌握电脑技术,要到网上去漫游,要像浮士妲一样表明自己也是为了网络而生,要扩展和深化自己的虚拟世界,要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他是不会对任何人和事屈服的。他仿佛听到浮士妲在对他说:"博士,您将同那些可以在域外自由徜徉的新新数控漫游家们有多大差距呀?在即将到来的时代里,高风险投资会优先选择那些能够为通用接线连接——通过数字化自然会变得更为快捷——的计算机提供广阔活动空间的领域。博士,现在的处理方式还是同网面对面,热交易②,需要改进。"

十五天后,洛伦索在托南钦特拉的门口按了按汽车喇叭并

①② 原文为英文。

带着明确的决心驶进了院子。他装作毫不经意的样子向切拉·贡萨莱斯问起了浮士妲小姐。

"她三天没来了,病啦。麻烦的是积存了一大批电子邮件。"

第二天上午,洛伦索决定到镇上去找她。她亲自给他开了门。她一个人在家里,黑黑的眼圈表明她确实是得了病毒性感冒。见到她的那副模样,洛伦索觉得一股柔情涌上了心头,为了她,也为了自己。他真想对她说:"我已经完全变了,亲爱的,我知道重新找回自己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你那像让死人再死一次的行为实在是太为过分啦。"他是为了轰走她才到那儿去的,连词儿都想好了:"浮士妲,您就不要再去天文台啦,我们会给您一定的补偿,已经没有您的工作了,您被解雇啦。"然而,一听到她有气无力地说"请进,请吧,博士",他立刻就乱了方寸,不仅没有当场宣布决定并转身走掉,反而问她病了多久了;而她呢,也想知道他为什么走了那么多日子;他差点儿回答她说:既然她已经有了诺曼,这又跟她有何相干。她说要请他喝杯茶,这样也许对两个人都好。您请坐吧,博士,请吧,您站在屋子中间显得有点儿怪怪的。于是,他鼓足勇气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去哈佛,她回答说还没有决定。她说,由于他来得太突然,她毫无准备,所以,请他原谅,她想趁水还没有烧开的这点儿工夫梳洗一下,需要回卧室一趟,马上回来。她果真走了。这时候,他竟毫不犹豫地跟踪而去并将披头散发、面无血色、咳嗽不止、重病在身的她揽入怀中狂吻起来。

浮士妲以为他疯了。"您怎么了,博士,您昏了头啦?"她极力想要挣脱他的搂抱,可是,他却既没有看她脸上的表情、听她口中的拒绝,也没有理会她身体的挣扎。他将她摁到了床上、剥下了她的睡袍,立马,连衣服都没顾得脱掉就扑到了她的身上。这急切是多年独身生活的淤积、是苦于缺乏这种关系的表现。

浮士妲一动不动,已经不再反抗,只是以一种洛伦索从未见

过的冷静对他说道:“请您脱了衣服,博士。”洛伦索站起身来,在浮士妲那严肃得可怕的目光的注视下脱掉了自己的衣服,而她呢,则像等待处决一般等在那里。“您这是在拯救我的性命,”洛伦索一边嘟囔着说道一边趴到了浮士妲那瘦得肋骨暴突的躯体之上并就近——从来都未曾这么近地——看了看她那病态的憔悴面庞。“我在拯救的是我自己的性命,”浮士妲回答道,不过,洛伦索并没有听到,他已经得到了她并知道很快就会达到高潮,这才是惟一重要的。

洛伦索轻松地离开了浮士妲的卧室,此前没有忘记给她盖上了被子并告诉她说夜里再来。当他踏上通向观测塔的路途的时候,他才豁然明白浮士妲就是那颗黄昏时分发现的红色行星。他站在控制台前打开了穹顶并打算拍摄胶片,但却搞不清楚自己在瞎忙活什么。他心里惦念着浮士妲,满脑子都是她的样子,根本无法聚精会神。他同浮士妲一起生活了多少年了?他想起了穿过烈日下的沙漠驶往圣佩德罗·马尔蒂尔山的那漫长而乏味的旅途,当时她就坐在自己的身边。她能够在他眼中的尘土与岩石当中发现美景并兴奋地喊道:“咱们能够登上月球吗?月亮表面也像这个样子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静海吗?”那一次他们到圣佩德罗·马尔蒂尔山去是为了在蓝瓶峰旁边的魔鬼峰上安装那台拉丁美洲最大的、直径为两米的望远镜。晚上,她蜷缩在睡袋里面,只有头发露在外边;清晨,在攀爬陡峭的山峰之前,她兴致勃勃地为大家准备咖啡。在整个过程中,她始终用她的小手挽着他的胳膊,不许他对那些进度迟缓的修路工人发火。“他们也够苦的了,您看看那些啤酒箱子就可以想象啦。”她陪着他为新天文台选址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考察。“博士,根据统计和当地农民的说法,这儿晴明夜晚的天数很多。”“博士,这儿从不下雨。”“我喜欢为了寻找天空而跋涉,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会有这份荣幸。博士,您能想象得到在地上寻找天空对一个人来说意

味着什么吗?”她是他的伴侣。只有同她在一起,他才有可能最终过上自己希望的生活。她自己为所欲为也曾让他听命于她,因为她无拘无束。他佩服她的自主精神。她能够给他以力量,他同她可以谈论气温带、沙普利梦想的那个半球最大的天文台,也可以谈论瓜尔内罗斯、马匹、政治腐败。“我真是疯了!我为什么没有像为了成为天文学家洛伦索那样去努力做一个普通人洛伦索呢?有了浮士妲,我就可以脱离这个孤独运行的轨道而重新回到热闹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可是我的最后机会啦。”

无法控制的激动使得洛伦索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哆嗦了起来。“我不到镇上去找她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呀?”对,说到底,他渴望能够同她一起生活,还完全来得及生儿育女,生个女儿就取名叫弗洛伦西娅。对,不能失去浮士妲,她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活着的理由。没有浮士妲,他即便是进入了真正无法企及的空域又有什么意义、他所发现的那六个超远星体又有什么价值?现在他真的应该慢慢地对她温存、让她得到快感、对她施以耐心,现在他们应该真的相爱。他们终于可以完成很多年前就已经规划好了的爱的礼仪了。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了莱蒂西娅的身影。“小妹,我有生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变得跟你一样了。”

洛伦索不再迟疑了。他关闭了穹顶、匆匆地盖上了控制台,心急火燎地冲下山去跑到了浮士妲的住处。

即便是在最为恐怖的噩梦中,他也不可能想到没人给他开门,他也不可能想到恰巧在那么晚的时候醒来的堂克里斯宾会告诉他:

“我刚刚看到她走了。情况很不好。拎着一只箱子。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说永远都不再回来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天空的皮肤
作者＝（墨）波尼亚托夫斯卡著 张广森译
页数＝３４０
ＳＳ号＝１１１０８２９５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８７６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